文淵閣
四庫全書補遺
——據文津閣四庫全書補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3

楊訥　李曉明　編

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

集部・第三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十宋别集六

龜谿集

別集類三 南宋

龜谿集序

元樞忠敏沈公當建炎紹興間被遇思陵為耳目股肱其勲業在朝廷其聲名在天下其風節挺挺特立號稱名臣蓋中興人物之冠冕吾鄉閭之光寵也紹興三年由吏部尚書奉祠歸里門伯氏桐廬丞彥衡守元規自公在憲府賓客館下與其諸子游雅相好也時彥穎年十有五學於伯氏早暮見公來館舍相對無雜語論文

説詩亹亹不倦尤喜論體製格律源流所自不務苟作
每從旁竊聞之則知所忻慕焉時方亂定才大夫士游
居郡邑者以十數相與賡唱為娱樂篇章流傳得輒誦
記若其它文藁伯氏又能收拾藏于家得以時時覽觀
顧方為童子雕篆之習它未暇以學莫獲拜下風而請
焉而公益嘗辱撫憐之曰是子可教也未幾詔起公鎮
京口召還仍為天官掌內制遂持鈞樞位貌殊絶與所
窺尋其聲光巳隔闊君薨于位矣年甫五十二家任故

里旁無壯子弟平生著述文字故多散落或為親黨取去此得於所聞者如此而吾伯氏亦且下世諸子都未省事凡得公手筆起草與所抄録在紙者皆亡之雖往還尺牘無留者惜哉後六十年當紹熙辛亥公之孫詵為浙漕始能裒輯類次為十二卷將以板行於世蓋其家所存止是矣以序見屬念自少小知敬重公令甲子一終既篤老矣撫往念舊安能無槩然也公英邁絶人早以翰墨知名歷三院御史中執法排姦擊邪風采峻

縣觀所作中丞謝表有曰本之以忠厚愛物之誠加之以正直事君之道故嘗爲之言曰此御史箴也或謂公在臺中論議少恕是何足以識公之用心視草禁林得代言體親征詔書凡四方聽聞之者莫不感動流涕庶幾乎奉天之作此特私愛味之故云爾初衣冠南渡一時能言之士衆矣當其時儕流之所推稱學者之所宗仰如公者屈指幾人而後來或未之詳也傳世行遠其始自今公爲不亡矣公諱與求守必先其立朝出處之

大節國載之史官獨始初親見之幸夙昔願學之私因得自見於此十一月既望觀文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

吳興李彥頴序

屏山集卷十八

汴京紀事二十首

帝城王氣雜妖氛汴水何知屢易君猶有太平遺老在時時灑淚向南雲

聖君嘗膽憤艱難雙蹕無因日問安漢節凋零邊地闊北州何處望鳴鑾

屏山集卷十九

呂丞相挽詩二首

愼德重調閈宣威屢斡方夷吾欣在晉尚父果興唐劒佩凌烟閣笙歌逸老堂猶聞病來馹遺恨隔清光

北海集卷十八

宋 綦崇禮 撰

内中講筵殿改作謝晴道塲散罷表

臣言伏為罷散内中謝晴道塲設醮一座三百六十分位者伏以國以民為本益惟憂樂之同民以食為先豈免豐凶之慮屬兹陰沴將害歲功既昭祈禱之誠遂獲清明之應五風十雨敢稍傷天地之和千倉萬箱願毋失公私之利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言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七

侍御史論和戎劄子

臣聞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自託於鄉里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陛下即大位坐席未暖而強敵侵疆長驅萬里所過州縣無一人敢攖其鋒中外之憤孰不欲一戰驅之以為快然茲事體大陛下當飭將相大臣深思熟慮為萬全之計差之毫釐便有莫大之侮遺社稷之憂不可忽也臣竊讀國史見寶元

康定間趙元昊為嫚書邀大名以怒朝廷規欲譴絶以激使其衆舉朝忿然皆曰發兵坑小醜耳時吳育為諫官奏言承平日久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且當順而撫之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擇士堅城鋭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于必叛而吾戰守之具立矣疏入宰相張士遜見之大笑曰人言吳舍人患心風果然于是決意用兵所向輒敗一方

騷然大將劉平石元孫任福相繼戰沒大盜王倫專掠江淮間契丹聚重兵境上邀請三關之地中國耗虛邊民疲敝天子厭兵卒賜元昊夏國主如育初議令女真暴起滅契丹為北方大種而非元昊小醜之比舉國大入直抵京師又非元昊犯邊擾塞之盜天子之郊宗廟社稷太上皇兩宮在焉亦非戰地至於將帥不才士卒驕惰軍政隳壞器械朽鈍財用空竭法度廢缺又非仁宗皇帝之時臣熟思之莫如和戎為上策強胡乘勝屯

兵觀闕之下彼見天子宮室城池苑囿之大而西兵日至正疑懼不測之時陛下戒諸將堅壁固守不施一鏃不交一刃使野無所擄掠後然與之議和彼將竦然聽命捲甲而歸足以為德矣以其暇日蒐擇名將選練將士謹蓄積修法度成中國安彊之勢所謂屈于一時信于萬世之下者也陛下受太上皇投艱之托至大至重豈若匹夫之勇小不忍遂校勝負于一擲之間耶伏望聖德以趙元昊校北敵之强弱以寶元康定校今日之

盛衰臣一人雖不能勝衆論而憂國之言或有合于吳
育特賜采納不勝幸甚臣聞道有經有權事有常有變
知道之權者能推剛而為柔識事之變者亦轉禍而為
福今者强敵乘百戰百勝之威合諸種控弦之士超邑
越都鼓行而至直抵京室以為中國有人乎此臣區區
之愚力排羣議進和戎策庶幾甘言重幣足以厭虎狼
貪暴之心紓一旦倉猝非常之變而後徐圖國家天下
善後之計其權固在于此也昔漢高帝仗一劔誅秦蹙

項以定天下而冒頓亦崛起于東胡吕太后稱制冒頓遣嫚書出惡言虐戲醜詆可謂甚矣當是時謀臣猛將如陳平周勃灌嬰之儔固無恙而上將軍樊噲請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豈不壯哉獨季布以謂冒頓如禽獸耳得好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第當自計利害何足與論是非吕后翻然稱善詔大謁者張擇持書幣奉車馬報謝更結私親吕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而季布為任俠以勇名關中一言從容消彌兵端貸兩國數百

萬生靈肝腦之禍非所謂大勇者乎豈若小丈夫悻悻然撫劍疾視斬頭穴胸以報睚眦之怨者哉臣又嘗讀國史澶淵之役諸道兵大會行在敵懼請和諸將爭欲以兵會界河邀其歸可勦殺無噍類也真宗皇帝曰如何殺得盡秖結怨為邊患耳詔按兵勿戰縱使歸國時諸將曰秋高馬肥復入寇矣或曰未也邊儲稍實復為盜糧矣真宗顧近臣曰將率之臣平居無事瞋目抵掌欲赴功名臨時便誤事卿等豈不知此輩情狀乃相為

和附信其說耶陛下觀今日之勢為何如大將劉延慶屯重兵于燕山一夕無故投寨而退人馬相籍蹦踣踵交道棄委金帛穀粟如山積敵人長驅萬里無所忌憚職此之由也伏望聖慈監觀炎漢之興受命而帝羣臣佐命百姓歸仁之初真宗皇帝駕幸澶淵殺其驍將當此兵威大振之時尚不忍計校一時小利摧剛為柔以為萬世無疆之福固不侯臣喋喋瀆亂聖聰而予奪之計已默定於聖心矣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六

宋故楊武翊運功臣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致仕贈通義郡王韓公墓誌銘

建炎三年冬金人合諸種數萬騎絶淮泝江鼓行而南如踐無人之境一時將吏望風逃散竄伏草莽間無一人敢嬰其鋒者當是時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咸安王韓公以兩浙西路制置使提孤軍駐揚子之焦

山暮海船百餘艘具糗粮治具器械進泊金山下連艫相屬為圍陣東向邀其歸路植一幟書姓名表其上金人望見大笑曰此吾几上肉耳平旦擁千舟譟而前先是公命工鍛鉄相聯為長綆貫之一大鈎徧授諸軍之伉健強有力者比合戰分舋船為兩道出其背每縱一綆則曳一舟沉之敵師立萬馬江上鋭為救熟視譟擾莫能進一步曽不踰時掩獲數百舟幾盡遂大敗閉壁不敢復出乃已並出城西南隅鑿一大渠亘三十里欲潜

師渡建康而地勢高仰潮不應一日秉南風縱火十餘栰抗吾師破巨浪冒百死趨瓜州渡公曰窮寇勿追縱使去于是録俘囚東之沉江中金帛盡分麾下贐遣吾人之被係執者書婦女于里姓氏揭諸道以訪其家然後獻提行在所是後兩淮交兵伏尸流血十有餘年而金人卒不能飲一馬于江者繄公揚子一戰之捷也公名世忠字良臣綏德人年十八始隸延安府兵籍驍悍過絶人不用鞭韉騎生馬駒挽彊馳射勇冠軍中家貧

無生產業嗜酒豪縱不治繩檢間從人貰貸累券十數遇出城戰則躍一馬先登捕敵首馳還得金幣償之率以為常嘗從統制官黨萬戰銀州方鮮鞍頓舍而賊騎出間道直掎其營萬狂顧不知所為公袒裼持一戈率其徒戰却之萬兵來援殿而還又嘗選見一騎金甲朱旗護其兵意得甚公馳一騎剌殺之後訪知貴酋駙馬郎君烏伊者大帥張深表其功狀上之朝而宣撫使童貫怒不先己黜其功不録宣和初妖人方臘起青谿不旬

朝衆數萬破衢婺杭睦歙五州江淮大震徽宗詔諸將
發兵捕誅時公隸統制官王禀行次浙河別將王淵駐
兵在焉公叩馬而進曰公領騎兵而戰非其地奈何淵
矍然問曰汝謂誰答曰韓世忠也淵善其言移屯據便
地翌日縱騎搏賊公率所部突其旁賊驚奔殺無噍類
淵喜甚飲公酒悉舉飲器授之會禀率遂從淵不去方
臘授首例補承節郎河朔山東羣盜蠭起大者攻犯城
邑小者延蔓岩谷多者萬計少者千百爲聚魏傳則楊

有楊天生王之流青徐沂密如高托山等至不可勝數公方從王淵招捕于兩河之間而捉殺置制使梁方平又請公自副除山東之盜公皆次第討平之以功累遷武節大夫靖康末金人太原樞密使會諸道兵赴援而張師正統勝捷一軍號精鋭尚書李彌大素不知兵欲誅一二裨左立威以強軍政會太原不守師正遁歸彌大斬以狥衆反側洶洶又不時撫定一夕潰去所遇焚掠官軍莫能抗淵聖皇帝詔公討捕公晨夜兼馳至

宿遷單騎扣其營大言曰我輩山西良家子好勇尚氣豈肯作賊李公繆妄使若等求活于草間耳衆素伏公勇相視慨然投戈免冑請從公自歸公杖馬箠護之而還淵聖召見嘉獎面賜袍帶改授單州團練使今天子以兵馬大元帥駐軍濟州羣臣勸進公偕諸將陪扈南京上即位進嘉州防禦使御營平寇將軍再幸維揚又負櫜鞬以從建炎二年春乘輿亦自維至傳正彥輒起異圖擁衆伏闕敍統官苗傳劉正彥扈隆祐太后駐蹕

臨安府明年樞密大臣與中軍統制吳湛通為囊橐衰
凶聚慝視君父無有也于是觀文殿大學士特進張公浚
以禮部侍郎御營參贊軍事檄召諸將除君側之惡公
時以所統軍承宣使自淮揚由海道來舟次平江境上
檄書適至公讀之怒髮衝冠推床大呼雪涕誓師共除
凶逆人人感厲爭先請行遂偕丞相張公故太師張公
浚故少保呂頤浩合兵倍道而進苗傅弟翊伏赤心軍
伺擊於臨平山下公曰乳臭小兒敢爾耶一戰驅之直

抵北關而傳正彥已拔柵宵遁矣越日公入見曰主辱臣死臣誓不與之俱生縛二凶以快中外之憤上壯其言酌巨觥勞遣公即日就道至建州浦城追及之傳等陣而待正彥曰突一騎拒戰其鋒剽甚公手挌正彥擒之吏士隨縛傳亦就縛卒檻二凶以如獻言上親御翰墨書忠勇二大字賜公制除檢校少保武勝隆慶軍兩鎮節度使四年金捷書至除檢校少師改武威感德軍節度使制曰屯兵要害邀擊其歸大振軍聲殺傷過當

敵人震疊知國有人至今天下誦之金人退舍羣盜尚猖獗如故時范汝為據建州曹成馬友李横衆數萬轉掠湖南北而劉忠者戴白氊笠自表最强盛上面命公副參知政事孟公庾為福建江西荆州河南北路宣撫使公次建安傅城而陣汝為雖不敢出一甲而嬰城固守彌月不下公周視雉堞一日伺其怠梯而上將士隨之盡夷其黨而建州平遂卷甲循江西路入湖南公語其下曰成等烏合無鬭志非汝為比追之則併力玩之

則生奸一諭以招撫一戒以勦除俾自擇已後其徒更相猜二倒戈相誅或畔散或伏降惟白毡笠者負山阻水旅拒自如欲老我師公曰忠作賊耳欲何待之夕部勒諸軍公數道並進忠大窮馳小州跳出有頃徒中持其首至湖南悉平旋師建康是歲建炎四年也除淮南東路宣撫使方宣和末金人犯京師議者皆謂敵人不量彼已鼓勇而來忽見天子宮闕苑囿城池之大憖憖然莫相知而五路之師日至因其疑懼壓以重兵而與

金人講廣幾退聽澶淵之盟足以爲信奈何刼塞一路逃竄不遑使彼輕視中原五六年舉國大入超邑越都通行無忌累至潭湘東曁吳粤皆罹其毒諸將按兵坐視莫敢前惟公自負其勇獨與敵角何其壯也北方之俗善騎壯士健馬被鉄衣數重上下山坡如飛矢及不能傷故常以騎兵取勝公在建康蒐揀惡少年敢死士爲一軍敎以擊刺戰射之法號背嵬如古羽林佽飛射聲越騎之儔履鋒鏑蹈水火無不一當百于是敵馬牧淮

楚間公至天長之大儀與之遇敵將貝勒托卜嘉擁鐵騎奔突而前背嵬者人持一長柄巨斧堵而進上揕其胸下捎其馬足百遇百克人馬俱斃又自出新意𢛳赴敵弓斗力雄勁可洞犀象貫七札每射鐵騎一發應弦而倒敵大震駭若有鬼神捕獲千人長萬人長鎧甲器械甚衆又轉戰至高郵卒擒托卜嘉等具舟載俘獲獻之朝自是敵人一再敗衂稍知沮畏雖時時小入盜邊無復䟦扈不制之患矣進少師橫海武寧武安軍三鎮節度

使公生長行閒習知戎事而天資拳勇未嘗一毫挫于人臨機制勝一出于意造故能以少擊衆劉豫聚兵泗上公戍山陽與之對壘屢戰破之嘗乗勝逐北踰淮涉泗並符離徑淮陽之宿遷豫亟召北軍四面而至圍之數重公按甲不動俄麾其衆曰視吾馬首所鄉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按轡而旋公曰敵易與耳益治兵赴利進攻淮陽敵將達哩貝勒者驍勇蓋衆獨出挑戰不勝而逃有馬大師亦號勇將欲乗兩虎相斃

之勢奮迅而出亦重傷敗去退而太息曰名不虛得矣師旋斬捕首功過當封英國公會金主遣完顏烏凌貝勒來聘請以太上皇梓宮皇太后鑾駕來歸除前事復故約上曰誠如書吾能忍詬以從使驛五反歲行兩周而和戎之議定兩地晏然解兵徹警自山陽造朝拜樞密使豹冠赤舄入侍帷幄極人臣之遇閱數月思避時柄上書辭機務不許章累上且曰臣蒙國厚恩誓捐軀戰場效一死以報今以非材承輔樞極進陪國論實懷

危溢之懼所冀天慈俾解將相之官以祠宫奉朝請日
望清光不勝區區至願上不能奪加太傅鎮南武安寧
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恩禮褒崇度越前
世公受命已杜門謝客絶口不論兵時跨一驢從二三
童奴負几杖挈酒壺為西湖山水之遊解衣藉草命酒
獨酌興盡而歸平時將佐部曲皆莫見其面以二十一
年八月四日薨于私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三方公被
疾上飭太醫馳視問勞之使相屬于道疾益劇始用公

請册拜太師致仕訃聞不視朝贈賻加等遣中貴人護
喪事贈通義郡王官其親屬九人嗚呼靖康建炎間
兵戈内訌天下多故公起行間忠憤感發奮不顧身以
狥國家之急建陽之役手擒二叛金山之戰敵帥奔北
僅以身免然後驅攘羣盜四封之内埽蕩無餘方是時
也諸將校徒屯江左公獨留戍山陽孤壘塊然傍無蚍
蜉蟻子之援蔽遮淮江屹然如金城湯池之固中興之
烈公為第一主上英武所以駕馭諸將雖隆名顯號極

其尊榮而干戈鈇鉞亦未嘗有所私貸故岳飛范瓊輩皆以跋扈賜死惟公進而許國杖一劍戡除大憝為社稷之臣退釋兵權以功名富貴始終官一品為公師持三纛戎節累封大邑進爵稱王賜號揚武翊運功臣食邑一萬三千七百户實封五千九百户澤流子孫書勲竹帛追配前哲可謂賢也已曾祖則贈太師國公祖廣贈太師國公考慶贈太師國公元配秦國夫人梁氏今配魏國夫人茆氏四男子彥直左朝請大夫行光禄寺

丞兼權尚書屯田員外郎彦朴右奉議郎直顯謨閣彦
質右奉議郎直徽猷閣彦古右通直郎直徽猷閣充两
浙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八女右朝散郎通判饒
州曹沾左廸功郎充廣安軍務使馮用休左廸功郎充
詳定一司勑令所删定官王萬修左廸功郎新授福州
懐安縣主簿劉旹左廸功郎新授婺州東陽縣尉胡南
逢右承事郎充秘閣脩撰張子仁其壻也二人奉道為
黄冠孫男四人梃右宣議郎直秘閣杖右宣議郎直秘

閣格右承事郎栩右承奉郎公御軍嚴而有恩紀律修明不以賞罰佐喜怒藜羹糗飯與衆均士以故樂為用摧鋒陷堅百戰不殆威名凛然天下想見其風采太母行殿歸次國門將相大臣班迎道上太母坐帷中顧左右曰韓其孰是虜中皆知其名既而嘉歎久之間遇朝謁傳呼道途老幼夾路倚舂釋擔聚觀太息上所賜詔皆親札雲章寶墨奎壁之光粲然集而録之為若卷錦囊玉軸子孫于世守之為希代之寶公病且革故時將

吏問疾卧内公曰某歷事三朝大小百餘戰冒白刄中流矢未嘗退衂瘢痍尚存發衣視之舉骸皆是賴天之靈得全首領卧家簀而没諸君尚哀其死耶彦直等以其年十一月庚午舉公之柩合附于平江府吳縣胥臺鄉靈岩山秦國夫人之墓于是寺丞過余請銘其曰太師咸安王中興名將盡奏乞本朝有名位能文章銘公卿大夫功德者為之辭以詔後世余方以罪斥辭不敢距今七年韓氏書謁無虛月請益堅會余蒙恩除罪籍

遂不辭乃即平日所見聞誌其大者而係以銘銘曰

炎正中否有來天驕牂羊之咮墳首為妖萬騎控弦鼓行而至諸將按兵拱手坐視暨暨韓公西山之雄赤心許國誼不營躬羣梟謀讙伏闕稱亂奮挺一呼奉頭鼠竄手格二叛檻載而歸磔之東市封為鯨鯢邉馬飲江千艘北渡公挺一身塞其歸路敵人膽落江水為丹電埽霆驅威憺八蠻移屯楚甸坐鎮千里長城隱然強寇氣死釋兵十萬歸居廟堂玉帶金魚異姓之王麒麟圖

像中興第一巍巍堂堂莫與公匹國恩粗報晉矣歸休
奉身而退以老莬裘大雅君子明哲是保一馬二童擔
夫争道嗚呼逝矣生雖有終與宋亡極惟公之功閒闔
之西靈山之麓有杖歸然過者必肅

去年一首

去年冦來清水嚴黃河狹溢冬淩頑戾如飄風速如鬼
紛紛涅虐兼殘貪探禹星奔汗流地猛士背裂髮指冠
潼雍見兵不及萬半闕甲冑屯河邊陰寒身體例皸瘃
亦復勉強橫戈鋋它司金繒封雍府犒軍紙襖如泥錢
敵人隔水相笑侮殺身於爾何直馬同州告急唇齒喻
無兵赴救誠難褕元戎鈴下兵八百蒼頭廝養爭後先

鄜延詔發五千騎此日收兵姑自全平時保甲例烏合
縣符迫促揮空拳甚哉田夫無鬬志一夕驚走如窮煙
漢將蒼黄結旌通敵騎勢合彌山川關中控弦誠萬騎
忠臣義士力可宣書生命運亦蹇劣我師疲少鄰敵堅
却憶長安無事日談及跳亂為尤愆飯囊酒甕誇厚福
捧土掲木皆才賢生靈未悉坐何罪髓腦塗地尤蒼天
天公誠能祐戎敵豈復不解興中原棄圖戎索八百郿
我邦日蹙知誰憐吳中據江恃舟檝惴惴慄慄聊偷安

旅人流徙隘城郭歲事寒薄理勢然去年往矣不須問

安枕而卧祈來年

少陽集卷六 附錄

薦劄

少宰 吳敏

靖康元年四月初二日奏臣伏見太學生陳東遭遇聖明忠義上用賢之請陛下虛已盡下或即聽其言剛克沉潛或久乃施用東之勸獎令始其時臣愚欲望聖慈錄東忠誠遂加官使風勵在位取進止

又

司諫 陳公輔

臣竊惟陛下臨御之初詔求直言而太學諸生皆上封

事陛下不倦聽覽又從而官之如張炳雷觀是也雖古者聽納之君如堯舜禹湯不能過也然諸生有疑焉以謂陳東之書逺勝炳觀陛下不官東而官此二人非惟諸生不平炳與觀思亦厚矣臣竊思之陛下必謂陳東不當伏闕上書以致百姓紛亂夫東固未嘗與百姓期也李綱之罷忠義感奮恐其言不能上聞故率諸生伏闕諍之不謂是日百姓亦來臣詢及諸生皆曰方邦彦退朝百姓皆斥罵東與諸生力遏之繼而百姓諠譁東

惶恐憂懼而若死灰逺欲退而百姓遮擁東出不得然則東豈有率百姓為亂哉東非學問淹該喜論天下事亦忠義奮發之士也陛下善用之于朝必能為公議者臣謂東書深詆李邦彦而大臣有庇邦彦者不欲陛下官之如是則陛下欲以公議用人大臣以私意阻之也安能免人之言哉臣願陛下不惜一官以勸盡忠之士以慰太學諸生之心實天下幸甚臣職在言責茍有所聞不敢默默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薦劉

知海州 洪擬

建炎元年五月二十日己酉臣伏見前太學生陳東風度曠夷文采贍蔚自其少時已勵名節其心事犖犖與時輩不同十年太學倦遊空乏專務趨人之急朋游往往附之項遭事變忼慨論事務引大體前後數萬言明白切至其後東所言畧施行朝廷命以官陳東義甚高懇辭弗受士論偉之令退伏窮巷菽水奉親俛首鄉舉澹然不撓未易以榮辱軒輊也察其素所蓄積必能抗

義率志以徇國家之急臣與之同里與為忘年交之最詳恭被詔旨令薦士所不敢隱默輒以充職取進止

致書　　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　趙子崧

子崧謹再拜致書于陳公先輩執事子崧去年在淮寧間聞公抗章論事士大夫推重今年城中羣奸誤國坐致傾覆二帝北狩六宮九族盡隨以遷稽首賊臣再三而不知恥既無扶危持顛之謀又無仗節死難之義疾首痛心何所逮逅子崧適至輔郡蒙主上名至帥幕又

樹以東南道節制竭力赴難挿血為盟以屬于衆及城之日邦昌以書見告遽正甚確子崧得旨赴行在所遂拳中興見士大夫日望左右名命以濟艱難昨日逮到指揮甚悞公論弔子崧偶被守臣義當勤駕切聞公有遜避之意此何時而避耶昔韓退之移李渤書言之盡矣願一左右少賁來赴朝廷遽命之以美官則辭之益難況主聖臣直欲大有為之時幸無多辭亟赴仄席不勝至願謹布腹心不宣

少陽集卷七

附錄

贖屍記

李獻

建炎改元八月獻以妻父歿于王事自京師詣南郡行在所十五日雙門外忽見友人太學陳少陽敘問畢從容謂獻曰東被名方到未有館舍子當為我圖之獻曰太僕寺丞陳正彙比嘗相邀獻未果往試同謁之既見少陽遂館焉復與獻語時事少陽慨然有忠憤之氣頗

謂歆曰吾復欲獻書天子論列國家大利害事然九重深邃不能自達吾友相識滿目必能為吾辦此吾惟操筆舒紙寫我中心所欲言之者其餘盡煩吾友也于是書三上皆不報書意大率乞車駕還京聚兵親征去邪佞而用忠良會有揭榜通衢斥小人附李綱者歆知其為少陽設也錄以示少陽勉以言歸之意報曰誠知血淚何益臣以名來不敢私還也後二日太僕寺丞之子大方倉皇過歆曰少陽已執赴應天府矣歆應之曰少

陽其不免乎然以言獲罪固義士之常公名家子何足多恠但未知罪之輕重耳因偕大方就卜于日者孫黯曰公所占者恐有負累耶此人自得臯名不及也抵暮乃知少陽死于市猷愴然若無以自存遂于此館哭之移時其僕從潛匿逮夜有來竊伺者猷呼而前曰餘僕何在何乃久不見耶輒曰某等恐得罪今乞批數字取行李之屬某輩亦自還鄉猷告曰汝主翁以忠諫得罪何預汝事又何懼而去乎當守屍柩以歸且令名其徒

而衆皆懼其染逮求去益堅又告之曰汝等若懼得罪則我豈無所懼乎又恐其不之信乃命挈行李就獻之舍明日潛至其死所而遺骸已不知其所在僕輩益喧愈欲求去獻叱曰汝豈盜主翁之物耶一有去者罪在汝輩于是諸僕皆不敢去獻乃于所館舍凡一飲一食必先祭享且祈之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者吾欲收少陽之尸歸塟先塋恨無由知之少陽有靈當啟我心使有可致之理則我與少陽無憾

矣越二日會都市曹復誅一兵官渠造有頃守視者舁其尸去歆即使人躡其後而伺之至門外忽有言曰前日舁兩秀才今日又舁一官人其人因問前尸何在遽指二土堆曰即此是也明日歆往審之其言亦然因詰其僕曰汝主翁有何辨認對曰小人每見濯足時左足趾間有瘢焉守視者亦云二人肥瘠自不同益少陽肌體稍豐因用二說以驗其屍就移于所視之家而少陽之來亦以棺木自隨因就其棺其衣衾焉尚未得其首

也于是百方致之不憚所費又二日得之面如生合而殮之益識與不識之人莫不涕淚之横集也方買舟東下會其鄉人胡中行從太學來欲求護少陽之柩以歸猷服其義乃并以少陽行李付之遂得以善達時猷不暇問妻父事有能力津遣其柩遂亟還京師始少陽就執之時猷在他館不及知後詢其僕始得其狀葢是日有應天府一吏來傳太尹台旨請學士少陽曰東被名來不敢私見吏曰太尹直令請耳少陽曰豈有公文耶

吏乃齎出半紙惟有進士陳東四字少陽又問此何公文吏乃忽怒目而視若有所呼繼而數卒環其左右少陽乃肯首曰東自知得罪吏曰此無事太尹直令請耳少陽曰朝廷名我來若有美命當有快行家或大程官輩來報矣今汝輩來是東得辠矣又豈敢逃避不去尚容喫少飯否吏許之即食又諭之曰更容作家書否吏復許之書訖悉委付羣僕拂袖趨府神色不亂是日暮乃死遲明但見少陽與歐陽澈各梟首于門市獻悼哭

友人直言得罪一至于此輒私誌其事之始終以俟異日史官之採擇云紹興改元正月望日四明李猷嘉仲記

上少陽公死事

少宰　吳　敏

建炎三年二月高宗皇帝南渡幸臨安少宰吳敏奏臣伏見太學生陳東死于言事尚書葉夢得奏臣聞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功則臣下勸此英主之上務也竊見汪伯彥黃潛善于陛下即位南京之初懷姦擅朝廷威

福壅塞賢路妨功害能敢殺布衣陳東歐陽澈卒使陛下受拒諫之謗朝廷著殺士之名忠義之士至今稱屈言及東澈二人未始不悲歎也臣竊考前代犯顏直諫觸忤權臣之流至公論一伸之時雖已死亡未有不追贈官爵而録用其子孫者也臣愚故望聖慈念陳東歐陽澈之抱恨歿地不及目睹聖明優加追贈及官其子孫以為忠臣義之勸仍乞斷自睿旨削奪汪伯彦黄潛善爵秩竄之遠方以為姦臣賊子之戒取進止

請祀墓

五月四日辛巳上次鎮江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

臣寮論汪黄劄子

臣等伏覩近降指揮追贈陳東等官職陛下悔枉責躬極其哀痛道路之人聞之者爲之感激臣謂宰輔非材誤國亂政求之自昔豈可容誅然至極于鄙夫有患失之心廷臣無作威之戒使人主蒙拒諫之謗朝廷有殺

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為政向者建炎之初陛下以四海為奠祀之主雖俯從人之欲絡履至尊念兩宮之遠狩憫宗社之阽危禍故靡常宸心震悼萬幾之事付之二三大臣而黃潛善汪伯彥偶緣攀附同秉國鈞首膺注意之求專任仰成之寄故當開闢言路廣上聰明而潛善伯彥不學無術文過飾非惟用心固寵以保身務㦒處士之橫議致東與澈被此淫刑方其威命之行實為初政之累遠近聞之無不疑惑一自潛善伯彥得辠

去位于今六年而陛下喜聞蹇諤之聲包容狂直之士崇奬臺諫詢擇芻蕘導人使言不吝爵賞使天下曉然愚夫孺子咸知向者東澈之死事非陛下之本心而忠臣義士扼腕共怒甘心于潛善伯彦之日久矣今陛下尚軫淵衷痛自追悔使潛善魂魄有知猶思延頸受戮而伯彦軀幹故在不職何施面目仰覿君親伏望聖慈特垂睿斷

翼按此劄所云則此時潛善當已死及觀宋謝伋四

六謨壐云汪退傳潛善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降官後復以啟謝廟堂時相作荅啟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諸大夫曰可殺公豈容心熊太學叔雅詞也則潛善生前已嘗復官矣謝伋談壐載此語當時必以為工不知少陽所論乃天下大計社稷之所以存亡者汪黄坐此貶官當時必有公論叔雅以太學諸生自傷其類至比之為妄男子若非謝伋筆之談壐世不知有此云㬅嵬瑣也

清波雜志

周煇

陳東字少陽太學所上封事主李伯紀丞相力詆汪黄建炎元年死于應天府被逮之際作遺書付其家區處後事甚悉死生之際亦大矣神識殊不亂其帖今在其外孫䂵蒼潘景夔家頃年許右丞翰為作哀辭具著本末少陽初不識李丞相李念伯仁因我而死祀之家同時上書初行遣者歐陽澈撫州人詔曰朕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雖已各贈承事郎與迪功郎一名猶未

足稱朕悔枉之意可各贈朝奉郎秘閣脩撰更與恩澤二名撥賜官田十頃建炎三年又思張慤之遺直陳東忠諫而死二人皆葬鎮江府界可令本郡致祭嗚呼哀恤之典至矣少陽死之後其家但仰給賜田澈字德明靖康初金人至請質二子二女而使穹廬御親王以歸不報死時年三十三又有進士徐暉乞借官入北奉親王歸詔假暉通直郎往使亦卒無聞

鶴林玉露　　羅大經

高登字彦先漳浦名儒志節高諒少游太學值靖康之亂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人不可和狀紹興間對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調静江府古縣令時秦檜當國檜父嘗宰是邑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彦先毅然不從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繫訊掠迄無罪狀可指校文潮陽出則將焉用彼相賦直言不聞深可畏論策問水災檜聞之大怒謂其隂附趙鼎削籍流容州死焉檜殁諸賢遭誣陷者皆昭雪彦先以遠人下士無

為言者乾道閒梁克家始為之請傅伯壽朱文公守漳又連為之請皆格不下余為容法曹掾容士猶能言其風猷傳其文墨偶攝教官遂為立祠于學宫同時有吳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賦譏切秦檜其家立潛光亭商隱堂其怨家摘以告檜曰亭號潛光蓋有心于黨李堂名商隱本無意于事秦李謂泰發也亦削籍流容州死焉因并祠之

巽按今人但知與少陽先生同時上書者有歐陽德

明而不知有高彦先生志士仁人一時輩出得牽連

併書故不惜其辭之煩也

癸辛雜志　周密

嘉定十四年賈涉上恭膺天命之寶能文之士如朱中美錢樵謝耘等數十人作為頌詩以鋪張盛美四方士子駢舍累足而至學舍至無所容有士子作書貽葛司成洪曰竊惟太學天子儲養卿相之地昔陳東以直言而死令李誠之以守城而死二公皆太學之士也足以

為萬世之名節者矣今兩學之士紛紛而來喁喁相告咮咮相呼僥倖恩賞冀望非常公論將何所賴天下將何所望哉

又　前人

癸辛雜志又云登聞鼓院初供職吏具須知軍狀稱本院舊管鼓一面在東京宣德門外被太學生陳東擊破不曾搬取前來

異謂此鼓當與張良椎朱雲檻張綱輪温序節段秀

實夯同類而並觀之

東萊集　　呂祖謙

呂東萊先生集朝散潘好謙墓誌娶陳少陽公女得官

清孚淳質陸九淵為之碣銘

鼠璞　　戴埴

靖康孫覿論太學生陳東誘衆伏闕為亂建炎黃潛善

輩寘諸極刑覿潛善不足道也張魏公亦奏胡珵筆削

東書欲使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名亂遂以諷諭

狂生覘搖國是將程追勒編置或謂魏公乃潛善客程則李綱客也因借此去之公為一代人物宗主亦復有此失所言六賊乃薦李綱去潛善輩此天下之公言程果筆削之其心皆止于愛君乃不論所言之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為罪督誦工諫何所逃譴使建炎果用東言必無渡淮航海之事然高宗特以靖康之鬨為懼不欲伏闕却不以言罪人他日贈東官祭東墓贍其家而其後以生前布衣為身後法從于東亦無憾嘗曰朕即

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贈官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意也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聖心惻怛如此予深為魏公惜之

翼按莫須有三字岳忠武之所以死也而秦檜實文致之草萊挾權一言陳少陽之所以死也而孫覿張浚實從臾之且浚之以甚心而僨國事不獨此一端如殺曲端而失陝右自壞萬里長城故淳熙間議高宗配享洪景盧舉此為浚罪迄不得侑食快哉容齋

此舉惜不白少陽之寃而併案之也

續資治通鑑　　劉時舉

宋劉時舉續資治通鑑高宗建炎元年秋八月陳東上疏詆潛善伯彦不可任李綱不可去歐陽澈亦上書詆用事者伯彦潛善奏誅之並坐狂直棄市二年春正月太學生魏祐上書論潛善伯彦誤國之辠

少陽先生墓

去縣東北二十五里尚德鄉桐村初先生以言事死闕

下高宗悔悟其忠脩理祠事每歲寒食郡為上塚或給錢付縣官致祭集其子孫胙飲甚厚景定中大夫馬光祖過丹陽即墓建祠自題云有宋脩撰陳公神道葢先生之女適括蒼潘好謙而光祖母葉氏又好謙之甥也國朝天順中郡守林鶚裝潢高宗手勑及公遺像授其族人蔵之成化十一年都御史畢亨譔公行實刻墓上正徳八年郡守林魁表之十四年巡按御史葉忠立祠嘉靖十四年督學使者閩人詮邑侯來汝賢為增秋祭

四十二年巡撫周如斗裁革識者嗤之

蘇後湖

陳摹三賢堂記曰蘇公庠字養直樂于肥遁不肯為時一出蘇東坡黄豫章陳了翁與之遊皆器重之公獨以山水自娱徽書屢下嘯傲塵埃外以終其身時號後湖先生陳公東字少陽當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彦朱勔用事名釁中外公以太學生力條其罪指為六賊書凡六上京城之變和戰異議建炎御極有旨召公時

黄潛善汪伯彦主南幸之議失天下之望公忠于謀國奮不顧身後三上書危言激烈奸黨文致其罪卒陷誅戮二公操行不同而同于合道方脩撰公被名後湖實貽書以勉其行謂兩宮蒙塵九廟危辱言之悲入骨髓少陽忠憤愛君當慰天下之望則是行之仗節雖其性稟忠義亦後湖有以發之

翼按後湖流寓吾邑又與少陽同志于法亦當附書

少陽先生恩敘

弟南處州錄事參軍嗣子嗣宗迪功郎婿楊中和忠翊郎婿潘好謙迪功郎處州麗水尉

高宗時諺語

金人既出境朝中措置多不急之務如復春秋科太學生免解攺舒王從祀之類時為語曰不管肅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聶山不管山東却管陳東不管東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界却管秀才解

亦齋桯史　　　　岳珂

宣和六年春東都地震後三月又震宮殿門皆動有聲既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没入地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驛書聞朝廷徽祖為之仄席時方得燕兵端釁日侈上心因蘭遇災而懼臨朝謂羣臣曰大觀彗星之異張商英勸朕畏天戒更政事雖復作輟朕常不忘五月壬寅遂罷經撫房于是時事幾一變矣會遣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回乃沒其實以不害聞天意遽回六月詔天下起免夫錢圖卒固燕縣遷戶部侍郎建炎中興復

以攀附致辟軸殺陳東歐陽澈逐李忠定公綱撤備納寇皆其為也維揚渡江以覆餗賜罷迹其姦阿患得之心益已見于在庶僚時矣遺臭千載言之弗膺

翼按此論黃潛善耳而附記于此者以見邪正不容並立小人得志此正人所以云亡也

論少陽先生祠額

嘉靖壬寅林平泉先生樹聲以庶吉士請告還會唐荆川先生順之于京口連舟至丹陽謁陳少陽祠入門見

汪黃二像踝膝庭下荆川指謂平泉曰宰相之不足恃如此拜後出視祠額題宋贈秘閣脩撰平泉曰一秘閣脩撰何加于陳少陽盍亦書宋太學生使人興感荆川曰君言固當如没高宗悔過之善何是日訪陳氏子孫出高宗悔過詔書内云朕八年于兹一食三歎使萬世而下知朕為不仁不智之主相對感嘆詔旨諄切若此

翼按先生年十七入鄉校十年以上舍貢于辟雍政和三年朝廷作雅樂命太學生習之事竟推賞當得

官先生以齋長當預先生恥以倖進力辭不受靖康
元年先生以伏闕上書欽宗勅旨賜迪功郎同進士
出身補太學正録先生上書力辭不受是年秋八月
應鄉貢進士舉預薦則先生生前已屢得官不受竟
以鄉貢進士終矣豈以身後一贈為榮哉𦂳以為尚論
先生者當論其大節區區浮名何足掛齒牙閒

少陽集卷八

附録

哀詞

右丞　許翰

建炎元年八月翰蒙恩召至睢陽再俾與政是時李綱黃潛善汪伯彥張慤在樞府翰察之綱必為諸人所危自度不可以留辭位甚切章方屢上而綱得罪翰因獨留祈去力陳綱之忠義英發方今非綱無可與共建中興之業者廢綱而留臣徒無益也上未納而持之故伯彥慤相繼留為上議及綱罷相翰獨綴班列奏事一夕見潛善獨留甚久翌日上顧潛善曰昨夕二人已處之

矣因泛言歐陽澈書論朕宫禁寵樂烏有此事陳東書必欲留李綱歸曲朝廷翰茫然初不知其端也既罷行問潛上所處者何人曰即昔日陳東歐陽澈也處之如何豈已逐之耶曰斬之矣翰驚失色潛善乃曰今日方將論救已不及矣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潛善故不得相示時伯彦懿皆不復問其本末葢所與聞者也伯彦等但稱嘆上神威睿斷而潛善至堂見應天府尹孟庾曰事獨詰何以不關政府而遽斬東等徽示

愠色益潛善前留本定此議惡專其歷故反推而逺之也翰歸謂所親曰吾與陳東皆爭綱者豈有一人斬首都市一人安跡朝堂者哉設上不早聽使去諸人將復澈東處我矣乃辭以同列事不預聞章上卒罷去然世多疑此二人者言太切直攖鱗犯上故深過之紹興三年始見東書于湖湘一書論李綱之用傅亮張所未有過失不當謫去而方為伯彦潛善所排抵二書請上大明誅賞前日諸將提兵顧望不救都城及大元帥必宜

正其罪下親征之詔揚厲威武期還兩宮保據中原無為渡江之計金陵之讖猶柏人也不可不思三書言李綱謫去則朝廷必不能行前書所陳因深論汪黄之奸必敗國事願速去之至于上躬優游不迫也則知東所以死坐咈大臣非天子意潛善等蓋慮天子謂其以詆己故誅東因歐陽澈書攻及上躬而併殺之以蓋其私且謂是皆讒誣均不足信嗚呼其可謂周于謀已而輕殺士矣渡江之後天子感悟詔褒贈追錄二人之忠各

令官其子而厚撫其家顧當時奸臣誤國之曲折世或未究知則仁聖之本心未明故刪取東書大指如此而系以哀詞使後人之有考焉詞曰

紛衮繡兮迷國俾韋布兮憂時忠未諒兮讒興言方發兮身夷敵之氣兮孔揚蒙兩宮兮北之蒯食震兮憑怒哭社鬼兮悽悲委墜緒兮嗣聖基申命兮遺黎何鄙夫兮間此盜威福兮逆施惟寵利兮是圖遑恤國步兮安危慘一朝兮曷故殘二士兮不疑使賢相兮

智伏世體解兮心離　謂圍城兮伏闕幾變故兮弗支
不及今兮誅鋤將鼓衆兮為奇乘新造兮惕惕寧一
忍兮衆是疑嗟仁聖兮本心豈翳諫兮縱非當箝鍵
兮挐挐使寶慈兮傾移知名惡兮委遠云聖斷兮若
斯彼蒼蒼兮匪天乃詭誕兮敢欺臣作君兮慝蒙蔽
陰機杳兮莫窺後執簡兮何人尚有考兮余詞
翼按尚書右丞襄陽許翰字崧老元祐三年進士靖
康初入西府為丞轄與黃潛善輩不合而去

讀許右丞哀詞

劉相

并州更作桑乾客道逢舍者來爭席掀髯對坐有鉅人問口劇談如舊識試問客子從何方輿言扼腕微有傷吾祖昔遑恤緯計屢以直論干君王讒諛弄國賢者避禍福相乘呼吸異懸知必有代庖責被髮纓冠赴東市大明既爭日月光真與天地同久長嗟予之生後長者却識前輩奚其詳大臣罔上擅行戮揚以浮言蓋私曲誅奸發德示後世右丞之文端可復中興名臣凡幾門

聖朝報稱非少恩紈蘭袖出承命帖猶幸及識公之孫
春秋㬅賢許之宥十世已往未為厚況今公議方大明
吁天大呼君無後故人夢想親大賢景仰高行思執鞭
典型方及見故物倏爾長別良依然土田未足為君勸
官爵未足酬君願行矣志意勿倦游歸而視之有家傳

讀許右丞哀辭　南豐　曾季貍

建炎初金師屢至兩宮蒙塵天下義士切齒扼臂于時
陳公衣褐在下越俎代庖肉食者憾之卒以忠死未幾

天子感悟越等加䘏于是陳公之忠始暴白然肉食者
誑上誤國之罪未盡顯著識者恨之右丞許公時在政
府與同列者異議而去嘗著陳公哀詞一篇備言死事
專出肉食者之意及觀責尹之詞則反若已無與焉甚
非人臣過則稱已之義徹許公之辭世未有之者許公
雖著是詞未敢誦言于世其後弟尚書郎忻手錄以藏
之篋有待而後出也許公旣薨其弟尋亦下世故其詞
寂無傳焉後四十年尚書郎猶子進之得所錄遺稿于

篋中磨滅殆不存矣一日出示季貍曰進之將以是鑱諸石子盍為我識之季貍瞿然驚曰是詞之不亡殆天意乎安可使之無傳也昔張巡許遠事史官得以詳著者由李翰傳之于前韓退之序之于後今此詞上以昭仁聖之本心下以正肉食者之罪異時司汗青者得之不為無助是亦李翰韓退之之文之比詎可秘而不傳乎進之曰唯季貍乃述其所以然以告來者云

讀許右丞哀辭

玉山 汪應辰

尚書右丞許公之為人也其言也訒其著易春秋論語訓傳類皆簡要微婉令觀諫議哀辭指摘情偽究其本末詞繁而不殺益忠憤所激孟子所謂予不得已者歟

少陽先生像賛

金 壇 劉 宰

陳公以布衣叩閽恨不手鋤姦佞令雖死垂紳正笏生氣凛凛姦佞者盡少避終不減段太尉無恙時

恭被詔書襃贈陳公忠義痛感有作

李 綱

哀痛綸言灑帝章賜金贈秩喜非常無心聖主如天地

着意姦臣極虎狼忠血他年應化碧英魂今日已生光

先生憤懣誠昭雪九死南阡豈自傷

屢將鯁論叩楓宸不為承恩始愛君誰使崔寧論盧杞

恨無慶忌救朱雲死生一決心應了忠義千年筆有芬

一介草茅言世務從公無復見劉蕡

祖宗德澤在斯民常帶精忠不乏人魏闕獻書開帝聽

匭函諍事觸龍鱗血膏斧鉞雖因我心在宗祧獨許身

宿草已深難以慟臨風空有淚沾襟
平昔初無半面交危言幾辯益寛饒幽冥我已慚良友
忠憤誰能念本朝故國遥看雲杳杳新阡何處草蕭蕭
撫孤未遂山濤志誰繼離騷付大招

哭少陽國士鄉先生有作　　張光

活國幾無術興王獨有臣賊期探虎穴公乃犯龍鱗義
死哀憐汝余愚苦愛身飄蕭重白髮愁殺倚門人

伏讀諫議奏槀有作　　王之野

孤忠浮動墨淋浪字字珠璣照乘光應有鬼神職呵護

未多故勞是甘棠

挽章　張光輝

義氣衝星斗忠謀欵帝閽無心干爵祿有意正乾坤遽

隨俞人手何慭烈士魂節炎豈潛德千古令名存

挽章五首　山南道人葉　忠

書生死亦榮廟堂悔何晚金秩雖有加忠魂終莫挽南

渡誠草草坐席竟不暖哀哉復哀哉殷鑒豈云遠

神羊解觸邪寜知布衣賤無劒請上方而以頸血濺死
者得瞑目生者何顔面嗟嗟黄潛善嗟嗟汪伯彦
有頭不自愛有棺不虚載上書何激烈就死亦慷慨墓
門草芊芊鄉山日增態公去數百年英爽颯常在
天地豈蒙昧負此一掬春雨朝有封事可以識其真直
氣塞蒼㝠遺風振峩岷為公起高閣何用圖麒麟
公世陽宋元公名垂桑梓頟我懐秉彛千秋亦王李祠
以妥英靈詩以薦芳芷歲時走村翁綿綿曷有紀

哭秘撰先生詩　　陳主簿

封章一讀齒牙寒始信相如處世難殊域尚能知姓字兒童猶復為心酸滿朝臣子應知戒後世奸臣不自安猶有英靈凛如在休沉塵跡夜漫漫

哭秘撰先生詩　　徐春中

冰懷壯士雨淚寒我思陳公何悲酸陳公九泉友逢干桐村原頭雪漫漫帶經堂前草班班終日哀吟復倍歎百年一奠勝臨棺敵人負強靖康歲蟊賊內訌稽天語

銀袍一唱空天閽書奏八九誰省悟盡言兮驗著寵之
應履危兮薄雲天之義不以嵩岱將壓而遽移其視鼎
鑊可赴而如歸鯨波方再登帝恩公之識畀爵錫田土
孰敢輕勸旌雖無一時公卿之高位自有萬古不朽之
真榮諸生吡罷不從此爭如伏閾能就死萬家之封亟
辭燕其在于今孰稱賢

題塔詞　　　　吴主簿

讀公遺稿未冠年義膽忠肝氣凜然六賊萌芽俱減絕

一庵草木愈明鮮縣庠屢拜先生像邑里相逢後嗣賢畢竟固知多必大待看接踵佐周宣

挽詞　何元泰

在昔虞庠日嘗陪陳少陽詞傾三峽水忠烈九秋霜藥石壟丹扆琅玕寶皂囊後來門下士多有紫薇郎

挽詞　趙時璨

强敵昔長驅高屋建瓴水權奸誤國家和議甘骫骳遂令九廟尊冒没在棘枳帶甲百餘萬一嘯自披靡堂堂

諫議公屹若頽波砥𠰥閽斥時宰不惜用一死此死不足道閒者自興起一木支大厦于時不可耳使早定大計何物摩壁壘可憐紹興間賻贈官其子我得覩遺稿感慨寧已矣千載凜如生作者書于紙

又

少陽一疏剪羣姦袖手歸來風月閒誤國小人猶發縱叩閽諸子尚延閣是非自在通千古利害安能立兩間暇日西湖乘畫舫好將樽酒酹孤山

題少陽先生祠

西蜀　健庵道人

柳風梅雨氣清和義士祠前兩度過一曲楚些千載憤倚天長劍碧嵯峨

兩宮歸夢八千里六賊含羞四百年花外杜鵑禁不得丹陽烟雨暗湖天

又

會稽　孫應奎

滿地兵戈萬國昏君臣大義定乾坤豈論二豎無天漢但顧孤忠照帝閽精爽猶將開日月旌書空自及亡存

臺前哽咽東流水似為先生哭又呑

又　　　　　　　　　　　　　　　　　　　滇南　陳　表

仰止如神湖上過水光風静起漁歌旙旗未可終忘汴

立馬縁誰不渡河入骨遺奸還紫閣經春荒塜自青蘿

少陽頭斷人曾續錯刃同舟視此何

又　　　　　　　　　　　　　　　　　　　失名氏

嗚呼爾少陽正氣實堂堂叩闕陳封事擕棺裂肺腸羣

姦傾九鼎六館植綱常涕泣沾松檜江山落日黄

又

陸深

鄜鄜初下雲陽驛國士猶懷陳少陽人世自應餘感慨東風原不管興亡誰無一死寧須晚事到千年更有光當日上書多𣪍報至今遺恨説汪黄

又

郡人 張九徵

宋代園陵秋草邊夕陽遺址尚依然松杉剝落英靈在父老悲吟諫疏傳彈指已成厓海月傷心莫話靖康年宗公祠墓遥相望兩地忠魂泣杜鵑

又　　　　　邑人　湯寅

痛哭烟塵結未消已聞艮嶽草蕭蕭豈知玉輦終三竺尚訝丹陽是六朝柳葉湖深低有廟鷓鴣聲急去無橋一龕燈火花如雪莫問西泠渡口潮

汴水繁華記昔年何堪北望淚潸然眼看中土逢鮫鯉心憶羣臣拜杜鵑花草寒泉還過客衣冠春社有先賢荒祠寂寞依風雨不道冬青更可憐

又　　　　　謝亦驥

趙家十世厄方窮南北紛紛顛沛中賞罰誰為華袞補
是非只剩布衣翁市曹一死髮膚棄河渚千秋俎豆同
縱有汪黄子孫在猶從衆口羨陳公

少陽集卷九

附錄

盡忠錄序　　李大有

大有昔侍先祖道及秘撰事云秘撰所上建炎三書其
一乃論天下大計餘兩書乞留先祖而黜汪黄詞皆坦

明惟最後指陳二人奸惡殊激切二人大怒且得以罪
先祖必欲置之死地然高宗初不以為忤也時歐陽澈
亦上書及乘輿頗過時二人遂同以進摘其語激上意
高宗亦欲薄其罪汪黄復動以危言遂俱即東市因謫
先祖海外今觀高宗聖訓有曰聽用匪人至今痛恨之
有曰始皐東出于倉卒聖意可見也歐陽書稿不傳于
世而大有家藏少陽事迹莫知何人編次意有深旨悉
從其舊止易其書二字曰盡忠錄益掇取賜錢制誥中

語因重以詞旨聖語三條揭諸篇首鋟木以廣其傳祕
撰之與先祖未嘗識面至為之死書不出九泉不瞑目
矣聖政所記馬衛尉者先祖嘗與吳少宰書別紙論張
所首論江夏兄弟之奸繼而汪黃選部少陽二人奸謫
必誤中興遂致極法次李春部成章因張遇事言激上
二人亦竄逐布衣魏祐連上六書亦不得其死秋馬伸
疏十五事攻之謫山東監齋不知今存亡也先祖意謂
必當見殺按東齋先生語錄曰馬伸論汪黃逐之敵勢

方張不可守禦或謂中途刺殺之則衛尉死于二人之毒手亡疑也當興復草昧之初朝廷未尊言及兩朝相馬魏二公皆默然被害人無知其寃者則秘撰之死天子旋即悔痛累詔襃贈至今聞者爲之慨慕興起可謂死且不朽視二公其幸多矣大有將以是書求引跋于當世立言君子故述名書之義與秘撰所得其死者始採摭云

嘉定改元十月朔日

欽定四庫全書

盡忠錄序

郡人　楊一清

宋以忠厚立國禮義養士金人內侵之初少陽陳公與布衣歐陽澈首以忠諫死其後死封疆死行陣死沙漠者不可勝紀雖天理民彛之在人心皆其所以自盡者而深仁厚澤之所敷遺明效大驗要之不可誣也顧諸臣皆死賊慷慨赴義乃所甘心焉少陽死于姦相其本心豈欲至是其所遭際然耳葢方是時用事者偷安畏懾不曰還都則曰割地可定大難安社稷者惟一李綱

羣小嫉之如仇以張魏公之賢亦嘗劾綱而佐汪黄少陽以死爭乞用綱決策征討力排割地之説其見悪時宰固宜向使其言獲用綱不斥去則宋不南社稷不墟國勢不弱矣少陽死李綱斥宋之不競不待智者而後知已嗚呼古之以諫死者逢干皆世臣與國同休戚少陽尚為諸生未沾一命徒以區區一寸之忠不能自默至于死不悔不尤重可傷哉或疑洛陽少年易其言斥以死君子少之少陽率諸生伏闕論天下大事力詆羣

奸不得命不止忠憤所激衆集至數萬涉脅持之嫌使姦人指以為名卒陷大戮揆之中道若有未安殊不知事有緩急漢文何如主其時何時誼不能從容納誨乃以立談之頃輒為人痛哭少陽遭時孔棘國之存亡在呼吸間捄之不得不急君臣大倫根于天性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言出而死有所不避此少陽之所以為忠也少陽姓陳氏名東少陽其字潤之丹陽人高宗追念其忠贈秘閣脩撰近丹陽太學生孫育得所謂盡忠錄者

貿之鄉進士陳君沂屬編次焉乃請于丹陽令申君理刻以傳錄曰盡忠蓋因宋丞相綱之孫大有所序舊名用高宗賜錢詔中語也肓緘書京師請予序昔唐何蕃叱六館士不從朱泚之亂且顯名當時韓愈氏亟稱之況少陽精忠大節若此令讀其書猶凜凜有生氣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是烏得無傳傳亦何假于序而後人仰止先進圖其不泯事關風教不可以不書于是乎序

正德十一年夏四月朔旦

丹陽學宫三賢堂記

宋陳摹

始余讀先聖賢之書觀其尚論古人以詔將來有不同于制行而同于立教不同于應世而同于知道者未嘗不表而出之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而夫子曰為三仁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而孟軻氏一以聖與之仁且聖豈易到者而稱之無異辭謂其有功于名教則一也國朝列聖相承登崇良弼以起天下之治蒐訪隱逸以盡天下之才旌别忠義以作天下之

氣士君子或出或處悉關世教慶歷元祐間端人吉士彬彬輩出時則有若丞相蘇公頌以碩德讜論歷佐三朝神宗皇帝在位擢置制苑封還李定之辭所任刑院則執古者刑不上大夫之義寧與朱敏求吕大臨同落知制誥而不容倖門之或啟寧忤上意而不忍衣冠之污辱凡所開陳無或隱諱蓋公優為者猶未見所守方對者惟公奏事宣仁畢必再禀哲宗或有宣諭必告在宣仁垂簾諸臣奏事惟禀旨母后哲宗皇帝有言或無

廷以聽聖語公之意蓋以垂簾之事非獲已者吾亦禀命于君庶幾調娱子母俱無間言異時哲宗默識其事謂公有君臣之義卒相之以成元祐之治非卓然有所主者不能嗣是崇觀之政用舍一偏上下易位則有若處士蘇公樂于肥遁而不肯為時一出又嗣是而靖康建炎之間朋邪撓政國步多難時則有若脩撰陳公激為忠義而獨能為國一死夫處士蘇之孫也乃祖功在王室公亦資禀不凡少時東坡山谷後山諸老與之遊

悉器重之豈不克紹先烈而獨隱居適情山水以觴咏自樂徽書屢下高卧不起時號後湖先生非無所見而忘世者脩撰公則異于是方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彥朱勔用事名釁中外公以太學生力條其辠斥為六賊書凡四上至京城之變和戰異議建炎御極有旨名公時黄潛善汪伯彥主南幸之議失天下之望公忠于謀國奮不顧身復三上書危言激烈奸黨文致其罪卒陷誅戮亦豈無所見而漫輕一死哉二公操行似不

同而同于知道方脩撰公被名後湖實貽書以勉其行謂雨宮蒙塵九廟危辱言之悲入骨髓少陽忠憤愛君當慰天下之望則是行之仗節雖其性禀義忠後湖實從史之若高宗之于二公則所遭際之不同然皆非漠然無情者當六蹕南渡仄席求賢聞後湖之名雖終莫能致而弓旌之名三及其門絡興四禩閒脩撰公之死下哀痛之詔悔過引咎雖不能如哲祖之相蘇公而亦無負于二公矣余自佩鐫知讀書慕三公之名而恨其

生晚蘇公本温陵人以子華宰丹陽迎養官舍于邑東隅築室扁曰壽堂為奉公之所後人目為相公堂有公手植山茶竹柏尚存子孫因占籍焉脩撰則邑人也邑有賢尹政成之暇又能崇尚風教祀蘇公于是堂而以脩撰後湖二公侑春秋于釋菜先聖之二日率其屬若邑之士大夫設牢體以祀之且屬余識其事此素志也其敢辭蘇公諱頌字子容其孫處士諱庠字養直脩撰公諱東字少陽

堂在縣學櫺星門之左陳摹時權鎮江府事紹聖中蘇頌子京宰吾邑迎父就養因誕日築此堂為壽後燬兵火紹興間其曾孫忠規復宰吾邑重建嘉泰中趙善相改曰相公堂寶祐五年邑令趙與懷改建三賢堂增以濂洛諸儒而易其名曰衆賢後以濂洛諸儒旣皆從祀祀仍祀三賢增以洪公興祖名四賢祠

宋少陽先生陳公祠記　　邵寶

天下之勢重在敵國者時有之矣其始也勢必重在小

人小人敵國皆足以病國也然人知重在敵國而反之也難不知重在小人而欲反之也尤難重在敵國當其時以戰鬭死者殆不可勝數也重在小人當其時亦必有以諫諍死者戰鬭死者天下哀之猶可言也諫諍死者天下哀之不可言也此宋太學生追贈秘閣脩撰少陽先生陳公之死所以至于今數百年而痛憫悼之不已廟之貌之尸之祝之而猶以為未足也宋之亂自熙豐以來其所由來者遠矣至于靖康之時則金人日盛內逼

京師敵國之重于是乎極所謂極重不可反者其此之謂乎而中朝六賊者實為之地重在小人則輕在君子重在敵人則輕在中國天下之勢如此誰與反者于是有識有力足以當其任李忠定公綱一人而已使能專任焉而誅斥六賊則天下之勢尚有可反焉者而一二宰執内忌外懾與六賊表裏經營不曰割地以和則曰遷都以避苟遂其私而忠定宏才雄畧直道正氣作用遽罷秘撰公發天下之危言當天下之大難六書淵聖

三書建炎屢遭挫抑愈益奮厲卒之汪黄二姦黨結蒙蔽曲矯密呼身死其手比之朝衣東市之慘殆有加焉而天下之事去矣葢反天下之勢在識與力識在我而力不在我亦獨且柰何哉嗚呼少陽其可傷也已是以天下之人聞其死者莫不扼腕流涕而有百身莫贖之嘆高宗聞于臨安愕然驚悟既贈官推蔭車駕過公鄉特贈錢五十萬絹與初追令官仍與兩資恩澤賜田十頃嗚呼人心之公固出于秉彝之初君心之明又復于

盡愁之後以是觀之若公之盡忠為國雖天下祠之可也而況其鄉哉潤之丹陽公鄉也祠焉禮也抑吾以為祠之者之意不惟風義以起懦而已其欲謹敵國外患之戒于封疆戎好之間也夫其欲嚴君子小人之辯于進退任用之際也夫其欲察奸邪蒙蔽之迹于倉卒變故之時也夫上詰下詔一舉數得其為教也大矣深矣益正德己卯監察御史台南葉君巡我江南諸郡以江西之警往來視師江上道出丹陽問公之故慨然以瞻

謁無祠為歎且見近地有五聖廟者茂林據勝遂命有司改而建焉時知縣武康朱侯方既以憂去金壇知縣南充任侯佃承檄來攝不越月覘制以完繼而合陽趙侯章至從而成之君子謂之善祠祠成且考葉君還朝趙侯亦以憂去越三年令知縣上蔡張侯惟恕踵焉而增賁之趙侯起復復任秀水葉君作臺謂其便也遂命以記屬之于寶寶欽慕秘撰公之忠義久矣且重葉君之屬于是乎記祠在縣西北隅前為石岸以臨運河大

建綽楔楊曰宋陳少陽先生之祠樓門三間入門為碑亭左右各一中為三間二厦像公其中露臺立金鑄汪黄跽伏之像左右廡各十間左曰希賢右曰尚友後為樓五間曰有歸取公自贊語也其下以李嘉仲像配公扁曰交情表贖屍之義焉齋居三間在左守廬六間在右公之族裔居之有三丹亭義見葉君所題詩葢趙侯狀云

陳脩撰祠堂記

劉宰

建炎三年春詔贈故太學生陳東承事郎仍官有服親一人夏四月幸金陵道由京口詔曰陳東嘗奏封事出于忠義大臣涉私力請誅戮朕甚悔之已追贈京秩令行經其鄉未忘于懷可特賜錢五百貫又諭宰臣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忠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降親劄令有司致祭卿等更卹其家紹興四年冬再貶南京用事之臣詔曰朕建炎即位之初昧于治體聽用匪人寘陳東于極典朕甚痛之雖以贈官推恩未足以稱悔枉

之意可特贈朝奉郎秘閣脩撰更與兩資恩澤仍撥賜官田十頃予伏讀聖詔流涕太息而言曰自古人主激一時之忿而輕用其威者有矣未有事非己意悔自己興拳拳不釋如我高宗皇帝者也自古臣子不幸而死非其道者有矣未有寵被九泉澤流後裔赫奕光大如我脩撰陳公者也公字少陽由鄉校貢辟雍升太學為内舍生時入仕途廣幸進者多公嫉焉政和三年朝廷命太學習雅樂前列次第推賞公辭弗就蔡京王黼童

貫梁師成李邦彦朱勔用事名覺中外公慨然有澄清之志嘗賦雪詩有云山嶽遭埋没乾坤着敵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其他賦咏率倣此意靖康初詔求直言公喜曰吾志伸矣即率諸生獻書闕下條京等誤國之罪指為六賊天下竦聞萬物為之吐氣書相繼四上伏闕者再最後言李綱不應罷李邦彦張邦昌不應相白時中趙野王孝迪蔡楙李梲不應用時寇逼京城和戰異議邦彦等主和軍民怫鬱至是聞公等言懽呼和

附不期而會者十餘萬府尹王時雍欲以開封卒刃公
殺帥王宗濋亦以兵會鈇鉞森然公不為動會上遣中
使諭以復用李綱綱亦親諭上旨因得解去蔡楙李梲
諷學官屏士之未幾御批陳東言事忠義即令還學六
賊稍斥公言益未盡用諫官陳公輔援張炳雷觀例請
命以官少宰吳敏亦繼有請勑授迪功郎同進士身仍
與學官差遣公曰吾志拯宗社之危顧以為已利乎再
上書詆時政辭不拜拂袖還鄉里是歲復舉于鄉會京

城之變尼不行公憂國步之艱卧與涕泣建炎御極召赴行在知鎮江府趙子崧身親勸駕公誓盡言以棺自隨既至以宰相黄潛善樞臣汪伯彦主南幸之議失天下之望又其人非濟世才旬日三上書極言之或規其太驟公曰天子即位未十日而召一韋布之士非直言無以報且事關宰相少緩而天子有命彼不以負恩議我則曰觖望矣汪黄閲書恚怒宦官康履者自靖康伏闕軍民乘勢蹂躪其徒宿怨于公又應天尹孟庾王𤣱

容也相與協謀因他進士上書矯誣併致于辟同時執政有許翰者為公哀辭謂黄之力居多方被執時索食作書辭其家人雍容曲折如平時末曰死生命也切勿念東識者謂賢范孟臨終之言遠矣故人四明李猷為殮于所攜之棺鄉人胡中行護視之以達于家時人高其義公死而事寢聞言益驗上追用其言屏汪黄于散地引咎自躬施行羣策宏濟艱難贈䘏之典殷勤懇惻載在簡編益惟恐天下後世之不聞以自墮于飾非拒

諫之域者故諱其事謂為臣子當然殆未知我高宗皇帝之所以聖也慶元中三山陳君德一分教京口謂古者鄉先生殁而祭于社又古孔顏孟未奠位學者必釋奠于其國之先師若脩撰陳公非京口之先師鄉先生歟社非職所及學非吾事歟乃肖公像祠之孔子廟西序陳君代更繼者屏去今教授番陽許君溪視事甫浹日祠之如故又慮廢興不常屬予為之記予聞而歎曰昔人有言死之日是非乃定若脩撰陳公之事是非豈

昧昧然者而祠宇廢興猶反覆于百年之後況當時縉紳于朝廷之上者其能公是公非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于此益歎國是之難明人心之難一我高宗皇帝之聖不可及故拜手稽首詳其事云

清忠祠記

姜寶

春秋時我丹陽吳季子以邦君貴介弟輕讓千乘之國棄而去之其操行與夷齊同清宋時太學生陳少陽上書論事能捐生以徇時危有比干甘剖心自靖獻之忠

焉二公並我里閈中斗山崇望祠各偏一隅久不便邦
人瞻仰萬歴戊子邑父母章南周公既遷改雲陽驛于
城外虚其舊驛之廳請于撫按學三臺奉兩公之神主
安置于其中將以春秋奉祀扁其門曰清忠之祠而屬
予為記惟季子當時賢者孔子謂其葬之有禮表其墓
以有呉君子稱之春秋書札來聘自是即事而書初何
嘗有貶黜意胡康侯求襃貶大意于一字閒以名札為
貶辭殊不似聖人本旨至謂辭國而生亂札之為也聖

人于吳亂數十年之前不應先定其罪于此此尤千古
不白之寃是不可不辨少陽先生當宋將南渡時憤國
事之非疏謂李綱當相黃潛善汪伯彦王黼等六賊當
亟罷言言忠讜嘉謨髙宗惑于奸佞之言竟與歐陽生
駢首就戮于東市後雖悔贈以官卒亦無救于敗其忠
魂迄今未招是亦不可不申理也予甞言于前令君驛
當改于城外兩公當奉祀其中以風動後來有志者卒
因循莫我應惟周公鋭然作而為之由公家先紀善以

清德起家以忠致身家世本有承藉是以聞吾言即感觸應如響固知清忠一脈在兩地猶一家後先數人者彼此猶一心也他公見義不能為惟公獨倡為此舉其可謂難矣今人以身徇利貲百萬曾不拔一毛視季子延陵之逃無忝于首陽之餓衆皆濁而獨清其賢否為何如已食君之祿者往往舍國恤私便其身圖視少陽身未在位即能憂國忘死衆皆負主而獨忠其賢否又何如予于此輒又萌一念分所嘗助賑五十金助營建

驛丞新衘舍請其舊衘舍之小房為清忠會所將來與

二三同志者時聚講其中庶幾仰止景行矯世汚勵臣

節以效法兩公者清與忠之一二蒙公輒許可又蒙帖

給入官田若干畝入祠内助將來聚講者之公費公優

調吳門方去我邑猶孜孜汲汲為義不肯休其尤可謂

難矣玆并為記一以追崇先哲一以興起後人其一則

又以永揚周公之盛美于他日云

墓表

龍谿林魁

先生宋室之孤臣也愛國而忘其家愛君而忘其身愛道而忘其位愛義而忘其死大節清風昭回史籍貫徹宇宙君子之事于是乎畢然而耿耿之靈當不能無憾于九原者宋季姦壬暴棄社稷先生國學諸生耳非有寸祿之榮一命之寄毅然中流思以身翼九鼎倡六館豪傑言人所不能言守人所不能守令夷考之使當時少試則二帝可返九廟不遷所謂一言可以興邦而不用其言必甘心以快讒愎而後已先生骨未冷而敵人

墟宋嗚呼可勝悼哉竊原先生之心豈不知勢逺責薄
高引幸免而汲汲國難死而後已誠以君父之仇不可
以不復深憂大懼精計極言繼之以死庶幾賢相用而
宗廟安即捐軀隕首含笑地下矣孔子曰吾志在春秋
先生其以之卒之事去時非吾身享無窮之名君國無
血食之祀豈先生之初志哉此所以重為先生與哀于
千載之下也嵬為童子時讀宋史歴先生之傳捧卷泣
下者屢正德壬申來守是邦臨郡學閲疏草凛乎若挹

生氣用詢邱隴謂隆榛蕪進逢胄出家狀獲覩遺容暨就義始末于是作文使丹陽令申理勒石墓門以弔英爽嗚呼文山峩峩千載如見君子當望以玆石先生名東字少陽丹陽人正德癸酉歲夏五月甲子

祭少陽先生文

葉忠

維正德十五年歲次庚辰三月己丑朔越九日丁酉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葉忠謹以少牢之儀致祭于宋脩撰陳先生之靈曰惟公才匠貫生主非文帝忠比朱雲朝

無慶忌乃以布衣而預庭議言發禍從勢所必至從容
赴難惟以取義與槻自隨竟酬厥志嗚呼公身雖亡公
忠則遂精貫白日氣塞宇内逢干與遊斧鑕奚避視彼
汪黄穢若犬彘决彼江流難滌腥膻君心尋寤存没寵
貤如膻斯開光生泉隧得失較量霄壤何翅忠也夙企
高風令經兹地作廟妥靈永脩祀事寢廟翼翼漕渠泌
泌于萬斯年有虔無墜兹當落成潔陳殽胾公其來歆
鑒此誠意尚享

先生舊無祠直指葉公從太學生孫育請改北郭外五顯廟為公祠詳見邵文莊公祠堂記

少陽集卷十

附錄

跋遺帖

晉陵 劉宜孫

史臣云忠義天下之閑然忠義不多見于世而世有忠義多不能自全茲何理耶蓋衛國家排患難斥奸惡褒忠良蹈白刃遇事輒發赴死如歸無怍乎忠義之士往

往陷殺身之禍也友人陳少陽與予聯事太學僅三年平居熟察其所為知决非偶然者一旦為國言事屢上屢抑而不衰而卒至于殺身而死死之日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寃之嗚呼身可殺而名不可滅未幾儉人罷國政而少陽進賞典英聲爽氣凜凜在人耳目回視前日保寵輩洪與冀壤等忠義果可少貶哉余知少陽不死矣四明李嘉仲當凶奸熖時能贖其屍首併歸葬于故里復珍其往來遺帖求縉紳識其事以廣其傳嘉仲

之為人也從可知矣故余備論忠義所以然而書之時紹興三年秋七月十有一日

跋家書後　　　　弟南

嗚呼先兄少陽宣和靖康間為太學生當北騎深入國家危急之時上書闕下論天下事天子嘉其忠命之以官既辭不受謁告而歸建炎元年夏四月今上即位之十日以布衣名至行在所未得見又三上書當時用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請誅殛遂陷大禍方收之日自知不

免畧無憂色對所追吏更衣進食索紙作書以遺其家區處家事纖悉備盡字畫如平時無一筆舛悞其書竹紙所寫反覆有字不可裝褙一日其婿潘好謙揭而兩之無所遺缺乃得成軸若有神物護持而至然者三年用事者既逐天子感悟追贈京秩復賜錢五十萬紹興四年冬再贈朝奉郎秘閣脩撰仍官其子弟錫之土田以恤其家德至渥矣則其大節固已不可朽而傳無窮顧所遺家書歲月浸久恐遂磨滅謹用刊之以石垂示

子孫庶幾見者知忠義之士志氣素定視死如歸臨難之際神色不亂如此云十二年夏四月望日

跋陳歐遺事　周必大

高宗皇帝即位南京宰輔不思將順求言之美意專為身謀殺上書人鎮江陳東少陽撫州歐陽澈德明六飛南渡亟出時相再二人秘閣脩撰朝奉郎王音惻怛過禹湯之罪己錄孤賜田光于史冊草制者中書舍人王居正也右丞許崧老既為哀詞必大又抄少陽行狀授

梁君世昌刻之嘉泰壬戌九月乙亥日書

跋奏議

楊遹

右脩撰陳公少陽奏議一卷方宣和靖康閒權奸𥂁禍國勢危如綴旒無敢正言排之者公攻詆六賊凜凜有生氣迨建炎中興公以直言名則又首排柄用之臣不足當大事身膏東市嗚呼痛哉公潤人也祠堂于學而遺稿弗著非闕典歟乃取奏議手帖刋之于學宫且以高宗皇帝贈䘏之誥冠之篇首于以明公之死非本聖

心皆誤國用事者私意云嘉定庚午七月初吉

又

樓璀

夫害止一身而利及天下身滅一時而戒存千古死輕鴻毛可也國家當傾則擾攘之初祚若綴旒奸佞蒙蔽猶不知改少陽以布衣言天下事與櫬自隨而權臣讒愬果以誅死然其人死矣復何云者而所言皆死而後行其為舉世之利令以甚明宜少陽不受其死也方野棄屍首憸人虎視無不遠跡以防不測隴西李嘉仲獨

能訪求而歸葬之葢義不避死亦少陽之流亞也

又　　胡攀鱗

攀鱗頃自總角仰服脩撰陳公忠義之名嘗得之諸老先生謂公以布衣遊太學當靖康建炎國步多艱率諸生伏闕指陳時政旌别忠邪多觸時宰所忌卒之甘戮如飴又聞伯父吏部以與聞諫草斥擯嶺嶠自是括蒼之名播之縉紳著之青史與陳公儷美匹休矣攀鱗每恨生晚所得梗概僅若此有如英姿風裁固願見而不

可得也而封章論奏未獲窺豹意終抱此恨近得公之
姪孫梃逓及短卷七封諫疏九封與夫郡安撫墓誌經
畧錢待制所撰神道碑并范制叅傅公行實且命攀鱗
為書其後一再披味凡公之忠言讜論彪炳紀載讀之
令人肝膽張奮激切足以竊一班而酬素志仰惟公之
精忠獨行殆猶造化功用自然詎可以草草丹青陶寫
矧今名公巨賢品題溢篇豈待予諛閘附書然先世同
比義今又獲同枌社事契稠篤豈容自默嘗觀孟子稱

贊伯夷為百世師有頑廉懦立之化至昌黎韓公著頌則以窮天地亘萬世而不磨昭乎日月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有容也竊謂孤竹君骨僊之後公其人與攀鱗才剪文非不能自為臆說謹摭聖賢之言以識古訓遂伯玉恥獨為君子脩撰流光不朽固矣伯玉豈無華袞之榮云

又　　四明　樓　鑰

嘗謂士君子標準天下羽儀縉紳莫若忠孝節義一操

諸身非特光祖先耀閭里聲名在國史功業流後世靖康建炎間六賊在朝懷奸誤國太學生丹陽陳東非有位于朝無言責于已一旦忠義奮發伏闕獻書鋤姦臣闢賊子極言直諫奮不顧身卒貽天下後世忠臣義士之歎向非高宗皇帝降詔責已引咎自躬追贈爵秩錫土田官子孫以旌敢諫則朝廷負殺士之名雖滁三江五湖之水亦不足雪淪于國史拜公之名慕公之義恨不得悉覩公書一識公後一旦禮部侍郎良能達之引

公之後正旦于實位因得識公後而悉睹公書則公之忠心義氣可一閲而知矣嗚呼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諸公于時為公愧云嘉定戊辰癸酉朏

又　秦州野人

余觀主父偃以直言悟主漢世宗起見晚之歎其後建城朔方之議公孫宏欲沮罷而不能至偃以齊王事下吏治無狀世宗欲勿誅而公孫宏固争卒夷偃族則前日之隙也然偃方貴幸時賔客以千數死之日無敢往

視者獨孔東收薿焉上聞之以東為長者未嘗逮治則世宗無罪僨之心終可知矣且宏之居相位内深意忌雖同時賢若董仲舒猶且疾之使相驕主而欲罹其害况僨輩晚進用事才出宏右而數詘其議宜乎必陷之死地也則人主有好賢樂善之心而為害能之臣肆讒巧以擠之者世豈鮮哉今觀少陽其始也被名赴闕是必有悟主之言若主父偃者既而進言不已豈公孫宏輩讒嫉妬害者所能容之耶嘉仲與少陽乃布衣之交

能收殘其屍俾得還塟又寶遺帖使不泯其傳是亦孔車之流亞也異時嘉仲之名苟上無罪少陽之心安得不以長者歸嘉仲哉

跋遺帖　　孟忠厚

嗚呼不愛一命不食寸祿忘身之危為國之災以天下言為天下死古難其人也嗚呼天啟少陽之口若有意于中興乃不啟吾君之心使留少陽一寸之命夏有龍逢商有比干千歲之上九泉之下少陽與之攜手而遊

矣於戲少陽之死為可悲也亦可榮也少陽死矣吾亡無日矣

又　　劉棐

祖宗教育天下士垂二百年英異輩出靖康之間乃有如殿撰陳公少陽上書乞竄逐姦黨諸生莫不義而從之彼高美爵列官都省甘為敵屈者視少陽當愧死少陽忠憤不少挫意上書詆時相以死當時府尹置少陽又甚慘彼謂雲霧蔽蒙忠佞不復分矣我高宗皇帝感

悟汪黄斥逐少陽贈官又官其子若孫不一銘墨每頌少陽之鄉黨耆老伏誦感泣嗚呼禹湯之罪已太宗之賞諫殆不過是李嘉仲為公殮手足形還塋范允誠傳以顛末以備太史氏之採擇少陽死之日猶生之年若夫增葺其祠守禮邺其後昆以廣聖恩褒忠表行之意又必有賢者任其責云嘉定癸酉臘月

跋陳歐二公實行

李綱

綱嘗伏讀國史建炎元年駕在南京八月壬午殺陳東

歐陽澈李綱罷左僕射黄潛善遷左僕射汪伯彥為右僕射三年二月壬子上渡江至平江下罪己詔壬戌次杭州乙亥陳東歐陽澈各贈承事郎與有服親一人迪功郎仍令有司常存恤其家丙子詔求直言考其年月兩詔皆出大父文肅公之筆大父以二年十二月名為兵部侍郎自揚來杭實兼直學士院今所賜御札具存叅知政事樓公嘗跋罪己詔有曰高宗皇帝當否運之後至誠感悟不啻不敢自文懲艾之深下視秦穆公又

得文肅李公為詞臣有以發揚之所以成中興之業也後詔為丙子所草高宗不以為諱以宸翰宣布所云宰臣非才謂黃潛善汪伯彥也馬南渡益深悔維揚之變言不激切不足以聳動四方當刻石以傳永久嗚呼前一詔則脩撰公未贈卹之先後一詔則贈卹之翌日也罪己而勅興于以仰高宗之所以聖殺身以成仁于以見脩撰公之所以忠嘉定六年中伏日

跋建炎第三書　　王遂

遂伏讀鄉先生脩撰陳公所上書有以知祖宗德澤之無窮焉見人心義理之不泯焉識金人之所以入中國而江淅之所以興王業焉然竊怪夫紹聖黨禍踰四十年而忠賢盡于炎荒子孫老于禁錮應詔上書者猶棄之于終身士宜以言相戒而陳公昌言無忌至于殺死而不悔令聖天子仁覆如天未辠一言者是宜忠言嘉謨日聞于上羣臣萎薾骫骳婾阿脂韋視國之休戚如秦人之視越聞天下之利害如聞父母之名有甚于刀

鋸斲鑊之在前者此則遂愚之所未解而又竊有疑焉者也輒書陳公建炎第三書奏藁之後嘉定十五年四月朔旦

又　　劉宰

脩撰陳公鄉先生靖康所上六書建炎三書家具有紹興間馬會叔大同守鄉郡因郡人楊茂良樗年求之公家公孫光悉以授之遂不復所有惟此藁建炎第三書公所以坐于殺者其辭旨鯁亮字畫遒勁使見者駭歎

豈光固愛重不以示人抑神實衛之使留以為家寶耶公之就逮應天也為書辭其家人語尤壯識者謂賢于范孟博之書手札亦為前倅楊君九鼎所得以歸公之孫甥潘氏然其歸未審也余既為公惜諸藁及遺書之亡而幸此藁之存因公四世孫煜裒成卷軸首尾不但欲公家世世子孫知所愛重亦欲馬氏楊氏潘氏之子孫聞之惻然諸藁或可復歸云嘉定壬午正月中澣

潘彚征

跋遺藁

昔曾大父户曹遊太學知名所交皆天下士諫議丹陽陳公猶以義氣相與公將上書叩閣過曾大父劇飲而别書歲月石柱上其後石歸閻氏而遺墨亡矣大父清齋老人記宣和以後事為詳尤喜言前輩出處每讀骨鯁集至諫議所上書必感咽不自勝顧彙征曰名節不可不立吾先世之志也彙征竊識之適尉句容諫議之孫一旦袖遺稿見過閑卷端誦想嘆風節因思大父之訓不覺涕零嗚呼公卿大夫寧欺君賣國而不忍失富

貴布衣痛哭言事乃殺其身不悔不亦異乎雖然身可殺名不可滅諫議之死將百年殘篇斷簡好事掇取之不翅若珠玉其與富貴而殞為天下後世所羞道磬穢有間矣陳氏尚何憾嘉定壬午正月二十二日

又　　樓申之

使此鯁論用于靖康建炎中興之初則車駕駐蹕不偏依于錢塘使此鯁論徹于英主忠臣規恢之際則脩攘孫枝不固窮于京口齊人有言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令可矣盍行乎

又　李大同

建炎之初人心不欲車駕一日離中原雖金陵形勝之地決以為不可往其後乃舍金陵而都于杭因循今百餘年金亡于元而中原將復于我識者顧以得中原為疑慮時勢之初終若此因讀諫議書藁俛仰懷舊益重下泉之慨歎云

跋諫藁　宋廣震

伯夷扣馬之諫諫雖不偶而首陽高風千古大闗范孟博慨然澄清猶易事惟甘戮如飴別家人恬然如平時最不可強令觀少陽稿及其臨死帖與伯夷同功與孟博同傳

跋奏稿

譚粹古

不理折檻以旌直臣似是也新室之胚胎已結張禹之罪九死莫贖劉蕡見黜人皆傷之不知唐祚之衰尤可傷也陳公奏藁舊嘗誦之矣是以布衣言天下事宣和

靖康之書當世之所難言必扞格而不行建炎睢陽之書人所不敢言者而公言之言直足以博一死吁公為國謀為天下謀為社稷謀未始為身謀也公既殺身矣為國者當柰何此高宗痛于追卹之日公以極諫遭極刑凡公書中力詆之姦俱得保首領沒于牖下始終富貴之享子孫猶得以憑藉而取榮宦福善禍淫之報果安在哉人皆以靖康之變歸之天數謂陽九之阨在是主于人謀之不臧以抗言者未之有也公獨言之哀哉

東楚布衣諱粹古淳父執筆收泣為其子孫煜書于奏

藁之後紹定庚寅秋八月吉日

又　　　　　　　　　　姪　鼎

先伯父脩撰于建炎間論國存亡大計忤權臣而干斧

鉞可謂忠矣世之爵祿盈者而且忠衰于君而伯父乃

以布衣奮不顧身卒陷大戮從古未之有也四明李嘉

仲乃能為贖首領殮藏而歸塟之不亦義乎昔李固暴

尸之時郭亮上書乞收塟不許因往守喪董班亦循屍

不去由是名顯嘉仲一節亦必與先伯父大書信史列于忠義並傳不朽與

又

古鄖 陳塤

塤曩為括蒼郡文學見公就逮時家書草于潘氏潘氏併以公像為贈揭之座右朝夕景仰葢常挹忠靈于凝定之境來司右臬公孫煜攜奏稿相示齋莊中正純粹精一發見于筆墨之閒因思塤至愚不肖曩草奏篇必端居旬日然後為之葢臣之事君非積誠不能感動也

肅容三復所以益重有感云

又

臨川　羅愚

布衣言事激切至此彼汪黄輩何所置愧哉紹定癸巳九月望日敬觀

又

東陽　許元實

此書不聽王業偏安于百年嗚呼惜哉昔賈誼之言不用而主父能用之閲公之藁安知無抗公之言者願與天下忠義之士共觀之紹定癸巳明禮之翌日

跋遺稿

莆田　劉布仁

宣靖間承平日久人不知兵金人入境所至莫支京城失守當時已有不遷都之悔假如明皇之幸蜀德宗之在奉天少避其鋒俟勤王之師四集以與犄角則二聖當不致北狩噫尚忍言之建炎龍飛多議者謂宜還汴然吾之軍政未立敵勢方張長驅深入如涉無人之境至于越江侵浙蓋嘗以河南歸税況不能守使六師遽還汴京未可知也第柄臣如汪黄輩庸惛無遠畧敵臨

泗城已至近境猶會食都堂語人以不足畏暨大駕已渡江乃亟鞭馬南馳誤國若此而莫能預為上極言者惟諫議陳公以布衣為太學生力疏其奸輿櫬自隨死而不悔至今使人讀其書猶有生氣南渡之初庶事草創首興太學以幸多士今百餘年凡事關天下之大計若憸壬之汚在朝廷敢怒而不敢言時閘六館諸生叩閽上書大計猶頼以决而憸壬陰有所忌玆非國家累世養士之仁而享盡言之效與故因覧陳公遺稿而重

有感焉端平改元二月五日

又

宛陵 吳潛

古今獨唐裴相垍能喜言事者自呂申公韓魏公司馬公猶難之若潛善伯彥殆孔寧儀行父輩爾其殺洩治固宜嗚呼金人既亡矣而睢陽之郊百年之下獨柳悲風猶為諫議唧唧也主國是者可不朔乎端平改元四月望日

又

歷城 衛价

尹氏不平皇父孔聖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草茅憂國者之意也嗚呼國武子好言而見殺後世猶賢之况諫議陳公耶敬觀遺稿直筆如生又重為之三歎端平改年四月二十三日

又

富川 桂如虎

建炎間二奸佞之讁也天下咸服光尭聖斷糾劾二十事雖出于臺臣實脩撰公發之也不幸公之言不盡發于當時有以為興復之本因公之孫出示遺稿重為之

感慨嘉熙改元四月八日

又

四明 任裒然

孔子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諫議陳公之忠肝義膽誠百世之下聞者興起況親見其遺稿乎嘉熙改元孟夏後書

又

鄂渚 徐畋

讀諫議叩閽遺稿過于秋霜烈日遠甚觀者致其愛慕之辭人心天理豈有求而得此嗟夫方二臣為奸佞時

邪氣乘陽莫之敢指公逆折其萌俾不能縱以至九殞無悔其為宗社之大計非但立言而已不然原其既燎矣溺寒灰而爭快之此墨氏之所以病仁也不可無辨

嘉熙改元正陽之月上戊

又

金壇陳宗

孔子謂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陳殿撰之所得孔子之言也近之議論不然曰吾亦學于孔子孔子之言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其緘默媕阿與波

上下為得夫聖人之中庸如慷慨論事讜直忤時者不指之為狂人則目之為病子審如是則孔子之志荒矣殿撰奏稿今經百年勁氣不磨字畫如初汪黄為鬼為蜮磨滅誰紀若使炎興喑啞之儔復生于世豈不動人駭目相與咨嗟殿撰之為者當時寧無狂人病子譾耶吁時同則忌之時異則奇之殿撰往矣今以其所以奇殿撰者而交相奇之使正論成黨忠臣義士穰穰而前斯社稷之實利殿撰之所望也不然此稿猶破故紙耳

嗚呼嘉熙二載良月下澣

又

桐鄉 章 琰

攻大臣者有必死之理葢以受人之攻古今寧幾見豈獨大臣哉士自一命而上肆行無忌其肯受人之攻耶茍攻之必求所以報之有殺人之權則殺之矣豈獨大臣哉諫議之言諫議之所以死也亦諫議之所以不死也雖然諫議之幸也而天下之不幸也不然河山萬里安得令日之禍嘻其甚矣可以掩卷矣

又　　　　伍霆

當是時外而忠簡宗公抗二十四疏力乞回鑾亦力攻汪黄之奸邪内而諫議陳公以布衣伏闕首唱大義二公之論不謀而同宗公雖不被害亦卒于所沮疽發背死陳公竟不免東市之誅小人之害忠良誤國家如此哉大抵板蕩棟撓之世自有節義慷慨之士不忍宗國之顛覆奸邪之用事言路之壅塞寧冒死而爭之者斯天地間固有可已而不可已危言危行以蹈于罪者今

陳公明知其必死而不敢愛其死若以其一死有闗于天地離合國勢存亡之大者非天乎是亦天使之扶持使可辱可殺而不可泯没者也誠使當時逐汪黄即日鑾輿北還而宗公則以中興十策指麾王善楊再興楊進之徒一百八十萬衆席捲渡江則邀還二聖盡復輿圖此當時一大機會公既誅宗公亦被沮而死向之一百八十萬衆悉潰裂四去而敵人益熾中原卒不可復痛哉

又

東陽滕嘉

還都汴京自建炎觀之乘輿所至即為邊面未可為至計也然自陳歐二公抗疏以來李丞相宗大尹魏公鄂王惓惓此意何歟天下大計豈全軀保妻子之臣所能知哉曹操幾敗屢危然後偽定一時而蜀之君臣欲以不危定之此固諸葛孔明所未解也春秋時秦賂晉侯乘馬晉之君臣反首茇舍從之秦伯曰晉人慼憂以重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乃歸晉侯當是時豈惟征繕立

圍喪君有君之說足以伐秦人之謀誠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其氣勁其志專敵人畏之此晉侯之所以歸也二帝之在青城也羣臣但有祈哀乞請之文焚香延企之望豈有必死之志哉示敵殆且弱矣獨公所論大義凛然乞車駕還京稍示吾強形以號詔四方則中原尚可圖也異時金人既入汴京不敢遽有之則以援偽齊久而後取使中原若取之齊者以絶民心之望趙則知車駕還京敵豈能有中原哉跨江涉淮渡錢塘臨四明自

不守汴京始也不知咎此而反因是謂汴不可守何足以知天下大計哉秦檜史浩父子秉執和議行乎國政如彼其久天下公論終不肯與李丞相諸人同日語者是非得失自不可泯也嗟夫二公效死之節聖主悔過之誠中興之根本本朝之興替覽卷涕洟不知所從方二公上疏且得罪余曾大父為尚書郎上書申救義概藉藉縉紳間丞相益公誌曾大父墓云然且與大父云在館中嘗見此書稿而余家不傳文獻不足徵也觀公

真蹟又重愧云嘉熙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又

張介

古今君子小人之辨義與利之間而已君子純乎義小人純乎利其初萌于心術者甚微而其終也天運之所以泰否人物之所以生殺國家之所以興亡皆于此乎決可不畏哉南軒先生申之曰無所為而為之者義也有所為而為之者利也此于心術學者警之不小若鄉先生脩撰陳公之事真無所為而為之者乎聖賢之心

抗言犯難之死靡他公葢安行之淳祐丙午八月中旬

又　　　孫應鳳

山嶽遭埋没乾坤着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脩撰陳公咏雪之章當僉壬方張邪黨將盛公力誚之不少恕豈惟書哉此公之所以死也雖然死非難得死爲難彼汪黄獨不死邪夕槿朝菌終歸臭腐公如柏菊久有餘馨其得死也歟孤塋牢落松柏蕭疎孫枝凋零田疇何在使人涕洟交下所以語諸薦紳其相與圖之淳

祐己酉仲春

又

趙霆夫

僕初娶于王其祖則兵部尚書賔是也是時黄潛善汪伯彦當國而王則位獨座知平日二人之姦惡袖疏欲攻之不謂其謀已洩未及上殿間已傳宸命左遷兵部矣自此先正秘撰于是乎叩閽焉一而二二而三其詞愈切且直雖嬰不測之禍而直節忠名具載青史昔王公欲發而不得者其在九原豈不少自慰哉厥後一傳

有子曰昔以訂正曲臺之禮事阜陵至蒙殊遇嘗有莫嫌此笏太彎薄三引宸旒拜玉皇之句是前之未遇乃所以為後之遇也大凡忠孝之報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王公驗矣又當于先正秘撰見之淳祐己酉仲春既望

又　　　　　　　　　　　　　　　　竇忠樂

太學號賢士關河嶽之靈何往不異頁直節勁氣于六館者為尤著此文明開治而學校之有益于人之國也諫議陳公以太學生十叩閽疊疊言事切中時病竟殺

身以成仁令存載遺稿留賢相擯邪朋思故京黙淺議言之用不用人心公是非天下大利害身雖死而聞者猶興起于百二十餘年之後也昔籍談舉典不識其祖令諌議公家有賢子孫寶惜遺文如遺體又能口誦無脫示人無吝色吾輩亦樂為之書而無虚其請者淳祐己酉二月望後三日

又

趙崇縝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自古忠臣義士見之明為之果故

視死如歸患有不辟因觀諫議陳公之死事有感于高祖安康郡王之死節宣靖間小人誤國敵兵入汴敵欲親王出質皆憚行王毅然詣敵營閒陳曲直辭氣勁正尼雅滿憚之命酒三行而遣之回及從驛渡河厲聲抗敵繼之曰寧爲南鬼不作北臣自沉于汴河敵服其義瘞之河干詳見國史太史贊之曰捐軀抗敵宗老孤忠一人而已攻愧潔齋西山諸先生皆有紀録噫當時失節之臣徒務營蠅偷生之念猶嗜腐鼠又安知所惡有甚

于死哉安康王之忠以折强敵而死諫議公之忠以折
權奸而死所以得其死者無以異也彼臨難苟免者則
已與草木同腐豈若死事死節載之青史而與日月爭
光令諫議百餘年之稿已踰數世之傳六丁雷電尚未
取將得非造物報忠在其子孫淳祐已酉仲春閏晦

又　　　　甬客　王　邁

愛君憂國憤世嫉邪為臣子者誰無此心而發于忠言
讜論不顧忌諱者未多見也忠言讜論不顧忌諱者間

亦有之而至再三殺身成仁者間亦有之又至于從容不迫言詞不亂形之字畫遒勁不改常度者葢絶無而僅有也余嘗獲覩修撰陳公就逮時别家人一書語應天府追吏曰容我喫飯乎許之又曰容我作書乎許之于是飯畢書數百字分布家事井井有條尤拳拳于老兒及遺腹之子曰不可使老兒失所先人無後真草相間八法備具于此見大忠大孝死猶不死禍福畧不可奪不知潘氏所藏是此書否今復覩建炎第三奏稿字

體與前書同而加小為之撫卷涕洟

又

新安 汪濟之

世間萬事俱塵迹留取聲名久遠看每誦此言輒歎世事淩薄志士仁人久不復見及覩諫議陳公遺稿前後名卿題于後者幾成牛腰然後知一時之屈乃萬世之伸嗟夫大丈夫遭時遇主慷慨敢言若歐陽諸賢皆分內事獨布衣窮約當國步艱難日抵觸權臣之死靡憾流芳簡冊閒者作興千載能幾人哉余因端明之詩于

諫議公事至有感云

跋第三書

東洲　印應雷

讀陳脩撰奏議聾瞽者知其死且不朽矣應雷今觀建炎第三書藳開卷如百神森列尊敬不暇尚何敢贅一辭淳祐己酉仲春

又

李　憲

建炎國步危蹙諫議陳公以草芧詣行在極言直諫歷詆當國其乃心王室挽回忠義一脈炎祚中興此其權

與載在國史著在人心千載猶一日也余何敢贅言淳祐庚戌自潤攺袁歸寓公里世孫示余伏闕書稿肅容拜觀使人忠義之氣勃勃不可遏欲著數語尾諸先達後因卧疾遂蔵之篋笥閲已而疾愈攺畀江右憲辭不獲請泝江而上遭風濤者數四深為遺稿憂越三年易帥東廣又年餘劾歸道中風雨大作湍流暴漲牽挽而上忽纜斷無容力聽其所之意此稿不復歸陳氏子孫矣少焉風轉若有物推至灘磧閒不然則為烏有矣歸

見索何辭以對始信諫議手澤神鬼亦相之何潛善伯彦之徒當時不見容也天乎人乎敬為之書于卷後歸壁云

又

京口 朱承祖

魏徵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今觀殿譔陳公建炎間以布衣叩閽斥權姦至于殺身殉國願為忠臣者也吁自古諫而死者前有逢干後有殿譔公可不謂之忠臣乎後之在位者宜有鑑于茲寶祐乙卯正月之吉

又

高世奇

世奇生之為太平民自齠齔時竊聞祖父話靖康之事毛髮為之寒凜既不識公手采又不拜公祠下豈非有負忠義之氣聞風而起不然何其景慕如此讀至拂袖趨府神色自若口呿目瞪不知涕流之何從也哀哉古人所謂死有重于泰山者千載之下于陳公見之矣

又

苕溪　趙與言

伏讀諫議陳公奏稿愛君憂國之忱言言剴切雖鼎鑊

在前而且不懼吁忠義哉寶祐戊午穀雨後二日

又

盧陵趙孟迥

忠簡胡公斬檜一疏敵求之千金知中國有人當是時葢殿撰陳公既死之後也奸臣誤國寘公死地自謂可以箝忠義之口矣豈知人心天理有不可泯滅者自公發之忠簡公繼之而六飛南渡以來世享忠義之福孟迥生于忠簡公之鄉獲睹忠簡公真蹟多矣獨以未睹公之手澤為恨迺今筮仕公里祇拜公像而公之四世

孫煜以公之建炎第三奏稿示予愀然曰此公所以死也嗚呼公雖死于東市忠簡公亦死于南荒而貫日精忠至今凜凜死猶不死也彼汪黄秦者獨不死也耶感歎之餘竟書其後寶祐戊午穀雨後三日

又

秦望　詹元鼎

舍生以取義殺身以成仁非至大至剛之烈丈夫不能也諫議以布衣叩閽抗言于羣奸吐皺萬喙皆瘖之時徑以一身試不測之禍淵拱觀遺稿凜凜猶有生氣足

以使亂臣賊子懼信所謂至大至剛之烈丈夫乎寶祐戊午楚節前四日

又

三山 許炎

此稿思陵殿前朱雲檻也當公再如南京上書時使天聽頫回則興櫬自隨之事寧非過計公乃自分必死固非汪黃所能害者然藉令公不死于此時他日秦檜挾勢要君計公亦不免嗚呼此中興百年所以竟不能取中原塊土也嗚呼寶祐戊午九月

又　　朱文炳

諫議陳公以忠言冒鈇鉞千載而下望其英彩真與日月爭光嗚呼中興之初得如公立廟堂居閫閫則必誓死城郭誓死封疆中原不足定也乾坤豈至中斷哉彼汪黃輩氣息奄奄如婢子然方且惡公議已以能殺公自賀於戲公為君父死爾為社稷死爾二奸烏能死生之乎雖然議汪黃如議犬彘誅糞土無益也愚于張公浚有不懌者焉當時君子命脈獨不在張公乎擊李綱

一誤也見汪黄柄國而弗爭二誤也殺陳歐二公而弗救三誤也春秋不責齊晉張公如可作試以愚言問之

寶祐戊午歲暮

䟦逸傳

江萬里

萬里青災餘生已與時世無相關涉偶從縣大夫潘君得其前脩撰陳公逸傳讀之又復憮然習俗之患在軟弱雷同後進者之不可作夫使忠義鬱于人心而大作于前無復伏槽安流而驅山塞海以為勇正像此氣脈

在下不在上也未知幾流涕淚痛哭長太息而後能伸此恨也往事姑置勿論即令陽氣微茫如縷雖一二昌言不過小小浸灌又常苦不續未有能渺然為國家深計長慮者時寶祐戊午九月二十六日

跋遺草

覃懷　李　節

鼂錯忠于漢以盎讒而死七國定謁者入見發其遺忠為之喟然太息而已脩譔陳公當皇祚險傾忠憤激發詆柄國大臣甘戮如飴蓋非特鼂大夫比也建炎天子

追念直臣奎筆綸言疊加奬錄引已自咎昭然布告于天下而無匿情焉錯安得此於戲此世之聖主而我宋之中興也歟時開慶改元正月下澣

又

古汴 趙時寶

劉陶抗章六館增氣未免有臣悲天下天下悲臣之言陳公此奏忠肝激烈輿櫬自隨何其壯哉公于宣和間詆斥奸京孽黼輩有中人所不能堪者彼猶吞聲躑躅不敢擠之死地汪黄何物乃為京黼之所不敢為而為

之投之豺虎吾知不食其肉雖然公之死得與龍逄比干含笑于地下義士何悲焉悲夫公之言不售中原數千百萬生齒一朝淪于敵國嗚呼痛哉開慶改元中秋書于南風堂

跋秘撰誥詞　　胡儼

余閱宋史至黄潛善密啟殺陳東歐陽澈之事未嘗不歎息流涕為高宗惜也今觀贈東澈誥詞有八年于兹一食三嘆不能自已之言則知東澈之死非高宗本意

實汪黄所為也至于飾非拒諫自咎商辛之不如其悔悟之深必非遂過者可及也嗚呼東澈雖誣死至今子孫猶有榮耀汪黄雖苟生人到于今誅之不已故雖以東澈之死豈易汪黄之生哉古人有言生有輕于鴻毛死有重于泰山其斯之謂歟

䟦贈誥臨終手書

古洛　畢亨

少陽陳先生在宋靖康間一太學生爾數詣闕上書論時政得失力詆羣奸天子嘉其忠與之官不受而歸若

将終身焉追至高宗建炎初年復起公至行在所未及見凡三上書乞留李綱罷黄潛善等與布衣歐陽澈同一報國之忠卒之二人俱死權奸之手嗚呼惜哉既而時君感悟無已錫誥追贈迄今三百餘年其史傳誥文俱無表諸墓者余奉命廵撫南圻考索郡誌乃得先生傳誥并臨終手書一一遂命礱石以記之庶幾先生之行不至久而泯没也已

吳郡祝允明

跋建炎第三書

陳公一死光燭千古史紀其所語高宗者在留李忠定斥汪黄及下親征之詔罪不進兵之將毋幸金陵數事其後言忠定請都江寧初奏之誤宜從後說即此書也令人見其碎諫鼓礫內豎至與櫬俟戮疑其所言必嶢絕近詳覩此稿開陳事體屈轉曲暢豈若是者哉史言八月壬午用黄潛善議殺東此稿八月二十五日按其日即壬午也然則具草錄進與遇禍皆一日也書中詞理明徹與其笑語收吏之言皆神度淵澄真善處死生

生者哉書云儻蒙賜盡于陛下之威命則死實甘心或恐遭害于權臣之毒手則死不瞑目故盡言以求死生之决庶父母遺體不至朦眛而没于是其死果得其素心矣書草石刻在鎮江郡學四方學士猶罕見之太學生孫育思和取拓本摹入木刻以便流布其志嘉而力勤天下良心之同也余與贊其事刻成因稍志其故云正德庚午歲十一月三十日記

蘄縣陳沂

跋盡忠錄

右少陽公之論諫凡七書還命一書答論薦者二書就逮時慰家人一書詩稿二十有七章公之弟南有所撰行狀友人李猷有贖屍記省臺有上論薦及死事劄子凡七欽宗御批一思陵諭命凡八哀挽題識凡四十有九宋史傳一編次首之以圖像狀傳者重人之思也前後論諫而間以勑劄者序其年也後雜咏于哀挽題識者見公之餘事也曰盡忠録者用其舊也昔丞相綱之孫大有名是書曰盡忠録葢掇取賜錢詔中語也板行

者縣令申君為民之勸也後學孫思和為鄉人之榮也思和初得建炎第三書遺草嘗刻于石可以觀素志矣公與歐陽德明同上書遇害歐陽有飄然集後附公三書獨不見其全今得次序之者亦沂之志也正德乙亥後四月晦

又

邑人孫育

公志在社稷名在史冊精爽在天地育生公之鄉後三百年遐想芳躅無任欽仰初得建炎第三書草即刻之

石以不見其全為恨今得此本卒成初志因托編于陳魯南氏圖梓行以傳此葢嘗考索于鄉先進丁君倫繼其志者李鳳氏丁玘氏暨吾族人曜也正德乙亥秋九月丁未

重訂文集跋

古今有不朽者三曰立德立功立言吾祖少陽公當靖康建炎之際應詔上書屢千萬言無不剴切時事使得見諸施行則其有功德于國家為何如者而乃受抑于

權奸致身于極典德與功人不而見之其言之所遺則千古所不容殘沒者也顧其書歷年久遠頗多散軼雖間有藏本而殘闕失次魚魯豕亥舛訛尤甚炳深惜之是以二十餘年搜羅考輯始得全書而今且老耄恐溘然就死以不及成歟流傳為懼爰命長男培細加校正互相考討其黃氏書自愧無力不能多為印刷以廣其傳專望後人繼炳之志嗣而輯之庶吾祖之立言與其功德永傳不朽云

雍正十一年癸丑夏月之吉裔孫炳謹跋

歐陽修撰集　　　　別集類三　南宋

歐陽修撰集序

宋中興有豪傑之士二一曰崇仁歐陽君澈一曰鎮江陳君東俱以言事忤權臣死天下悲之事載宋史歐陽君三上高宗書及所著詩詞八十七首會稽胡衍及邑儒吳沆嘗為之序當元末之亂舊刻既燬于兵令其十世孫齊復手自謄寫鋟梓以傳間屬予識其末凡人之生孰無言也君之言為天下而言亦孰無死也君之死

為天下而死君死逾三百年矣天下之人讀君之書談君之事莫不心許誠服以豪傑稱之仰慕慨歎不能自已君之死可無憾矣君之言足以傳信萬世矣愚奚庸贊哉其詩詞亦皆飄然可愛故以飄然集名之旹洪熙元年五月端陽日承德郎國子監司業同邑吳溥再拜書于金陵官舍

雪溪集卷一

和江子我見送詩

放舟夷清汎始覺南風清白雲認鄉樹永念隨父兄一夢三十載將老猶遠行聊將鄭衛耳一聽新蟬鳴空懷烟霞想下及飛鴻征多公久要誼獻紵復班荆茅屋照野水寒牕抱深明相期脫羈網豈肯縛簪纓此生繞一戲萬物何營營我行别良友執袂中心怦公來貽新詩折柳何多情他時簪還盍莫忘歲寒盟

送和斜川詩二首并序

歲後五日僕欲從西湖追和斜川詩是旦江子我居新市招張仲宗同遊後復雨止亦和此詩見寄事之脗合有若此者昔白樂天遊慈恩寺元微之在梁州同日夢其地各賦詩相寄議者謂相望千里而神會誠心流通無足怪者輙再和二篇為寄且識其異焉

雨脚垂天際愁雲慘不休尋幽抱奇癖欲繼斜川游中

原苦兵革誰能障倒流野老且吞聲蹤跡逐閒鷗策杖過短壑蠟屐登高邱臨風一長嘯慨然伊吕儔神交溯二子新詩遠寄酬魚緘生春色風流似舊不恰喜心期合且緩杞人憂余與二子未免有杞人之憂聊以自譬我曹非天厄伐木友聲求

又

採藥遊名山恐是韓伯休欺段下澤車久師馬少游兩公學真隱異世今同流遇害能鳴雁多猜不下鷗何如

脫羈馬尋壑與經丘人生亦誤計獨醒無匹儔天地本
虛静萬物自應酬陰陽驅意氣定能相勝否況復漆室
女浪為魯國憂真妄兩非是湛然一無求

斐然集卷十八

寄政府

大兵之後繼以凶年絶戸荒田所在皆是州郡雖已拘籍出賣大率皆歸於厚禄有勢之家百姓初不能買也今士大夫流寓者既重廟堂及吏部皆無闕以處之而終不能不與至於喪廉失恥干求奔競無所不至率皆三四人而守一闕至或五六人而共一官欲其不侵漁百姓難矣今宜降指揮立近限責取諸州荒田實數據

官品請給若干頃畝非流寓者不在此限如此不一二年人皆土著田各有税士大夫既粗得所即冗員便可减省干求奔競者亦可重禁而懲之此非特公私之利乃澄清風俗之本也言路固不可壅而側言改度辯言亂政譏說殄行利口覆邦乃自古聖賢所戒而不敢忽者伏覩上書在靖康初年天下忿怨初得伸吐則一時權制開闔勿遏固其宜也其後侵紊朝政使天下安危决於布衣之口上以為是下以為非朝以為可士以為

否國勢不得立馴致禍敗渡江以來深監東徽之事又開此途章交公車瀆亂聞聽朝廷不得已時取一人官使之士用競勸至有破家捐産身留輦下以投匭爲業者士風至是國勢可知今宜特降詔書明加戒諭使各修士業一待有司之舉北方游士則羣處於學校官廪給之東南士人俾各歸其鄉如有陳述當世利病並於所在附奏以俟朝廷采納或有可用自有招延之禮如此則官曹清淨衆志帖息學校雖爲文具然非此無以

收士心令軍興未已武士日衆功賞既多奏薦愈密而
科舉所進數目絶少是使布衣韋帶之士不得不獻書
投策以希名禄者也昔晉室南渡之時國步未安五胡
方熾亦必興建太學具在載籍古今不以為迂濶今宜
降指揮於建康權立太學量置官師立士額上體先聖
俎豆之對以免詩人城闕之譏所補非小稽考歴古聖
帝明王建官之意專以為民非為他也而令世則專以
為仕者而已曰私計不便曰不伏水土曰婚嫁未畢曰家貧累

重此何須於百姓乎彼既安而為之在上者又因而與之到官之後肯恤民不恤其私十無一人矣則又考慎不精資序不謹委付不專臨事不久新故相代譏謗相攻權勢相侵干請相責到官之後不為民害能稱任選之意者百無一人矣觀之方册見衰亂之世未有在官者如是而能維持歲月久而不敗亡者又况於中興之功乎今宜内自侍從卿監省郎外之監司郡守縣令精加考任惟務得人既得其人必久其任自非有殃民誤

國著見之罪必不可赦者不輕移易若有顯效只就本任轉官進職庶幾士有定心民有固志革弊興治此其本務仍降詔旨明示擇人久任之意古者人臣皆得進諫於其君後世專設一職既已乖謬居是職者又多以立異為心撓亂政事人君難於盡從故員多不備難於盡廢故姑設一二人比諸餼羊惟臺官亦然方祖宗時充臺諫之選者皆天下望士武中外踐更已久無所不知故能有補後世乃以新進利口為之宜其觀望喋喋

而莫可遏也然事有隨時官與世建方漢光武唐太宗馬上經營之日與齊小白秦苻堅專任一相以成伯業之時未嘗聞有臺諫官喋喋於其旁誠以三軍五兵之運伐人制勝之謀不可以告人亦非人所能與故也及夫平定之後法制既立則必設置臺臣使糾違犯開通諫諍以輔缺失時勢當然耳今宜以給事中兼諫大夫中書舍人兼司諫左右史兼正言政事下省便可救正諫員既廣院額可廢而御史臺只合彈擊官邪與

夫壞敗已成憲度者至於政事得失專責大臣與諫者若夫四方訴訟自有州縣監司臺省節次又不得直則有登聞檢鼓兩院存焉憲臺亦非受訟之所也如此則治有體統朝廷增重國勢不搖可以言治東南之民窮困已極更取不已大盜必興分兵擊盜外寇乘隙亡可立待二年以來斗之赴淮南者多矣而民不加多則軍食亦未能增廣蓋軍之耕異乎民之耕也今兩淮襄漢咸葺既立謂宜博選文臣分守州郡招徠流散漸廣農桑

以寛江南民力則兵雖未即撤備而邦本亦不至動揺伏見虔賊未息所連路分凋遠亦非小故比邦乞從朝廷特旨放免三年租税減省官吏自當帖息又見邇來國用缺乏終不明言加賦乃設為他説以取民財民亦有知豈可欺誑謂宜盡罷諸色科數量增田税田税所入其數可稽科數之害甚於加賦均及民亦樂輸此義上下共知特避重歛之名而不為耳自古軍餽只患食不足未聞以乏錢為憂今之所憂乃在錢乏以湖南一路言

之歲出緡錢且百萬增於平時十之八而百姓之存者比平時十之四耳錢之過大江者有北而無南故東南歲輸數千萬緡年雖豐而物愈貴更二三年當無復有錢而農夫益困則兵士食錢豈可不為之制也錢司令歲闕進十三萬緡比之逓年則為加數然會計公私本用及脚運所費則當七八錢而後得一亦恐朝廷未之知耳

寄趙秦二相

其幼承義方之訓才忝科第先父宦情久寂即便掛冠雖時艱虞不令自逸教以致身事主而某資才凡下造事多窮不能出奇振策為親榮顯加以轉徙僑寓脆甘大藥所以輔養老人之具往往不備自乙卯丙辰得疾日就衰耗某又從仕拘綴少得定省比及大故又不在左右叩地號天撫所逮及痛貫五內何以生為言念父子久荷眷憐伏惟聞之亦動鈞抱追念先父道學高深德行純懿潛心大典術業修明平生深自韜晦惟恐人

知雖交遊至熟賞文析義而心相忌媢白首如新者多矣獨蒙相公信愛於未識之前屢降指揮貴其晚節還職西清罷除便郡閔勞從欲委訓經籍秦云獨蒙相公信愛知重屢加汲引欲使振擢久而逾篤逮謗媢薰灼之後引疾告老復被隆渥加職賜金益貽聖明崇儒重道之意皆近代儒臣所未嘗有先父存日感戴固深今諸孤藐然待盡苫塊論報厚德未知其日血涕零隕言不能敘其上世世居武夷寸田不足以餬口逮先父起家名冠當代而廢黜之日十

居其九晩遭離亂百念灰滅獨以壯年守官湖外嘗愛衡山有卜居之志巳酉歲自荆門避地遂來湘中兵革相尋又五年乃克自肩人生不可以無寢廟也即欲結茅數間旗衆不可以吸風露也又欲買田二頃然僑寓力薄無由可成視公子荆之苟合猶未彷彿而譏疾之言靡所不至姑置是事但荆闔遼阻勢難歸葬禮有時制不敢踰越巳於八月内克襄大事於湘潭縣之西山先妣祔焉送終之具雖不得不可以為悦然無財不可以

為悅亦稱家之有無而已至於埋銘不獨先賢以謂非禮蕉先父韜蘊潛閟平昔號相從之久者亦不知其涯畧莫有任此事者惟是節惠易名或云官品未應得乃蒙朝廷特降指揮哀榮之典始卒並舉豈惟先父沒身之幸實自聖朝盛事耳哀感之情不能詳布某昨嘗收召列職天臺蕉直禁林仍司勸講要津華貫委於一身切度相公愛念之意非徒欲富貴之也而在職日淺十慮一得之言曾未伸吐今居苫塊哀毀方新罔無緣

致思時事而向日所有禀敘已嘗具稾者不忍毁棄就以附納萬一或少有取采亦先父病中遺恭出仕之遺囑也况潰亂威殺伏深戰越國都當一定不可數動蓋中國與外裔逐水草以射獵鞍馬爲俗必不能同今既以兩淮未成次第不居建康而臨安凡事又皆苟簡是不以爲國都所在示人無固志此大不可也比年士不守官軍不効死民不歸業寇盜不止一切苟且僥倖日閣而已皆由國勢不定自然至此大命將改實可寒心如

朝廷見得臨安決可為帝王之宅即須明降詔旨漸營
宗廟社稷朝市官府軍營賈區各有所在粗成規制使
列宿拱辰衆流赴海係心不動此策之上也若謂不敢
自保姑以平江為進取親征之地不得已即用入海趨
閩為萬全之計敵兵不過一再入而國亡矣禦敵捍患
實資軍旅然考南北戰爭之際全在鎮守得人所以然
者以保民為守國之本務也今荆襄兩淮重地帥臣郡
守不擇才望但取能與諸將俯仰者即以委之故流亡

不歸田土不關州郡不成次第朝廷因諝藩籬未固若自甲寅乙卯歲選委才智文臣而久任之今已四五年如張嵲之在冉州其效豈不可見然尚可為也若更不加措置金人兵一再入吾之君臣疲於奔命諸將必盡屯南岸以江為限則臨安真不可居終於滅亡而已諸葛公有言蜀自劉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立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何其切於今日之病

耶遲日暖風發育萬物增高繼長各極其性粲然於天地之間可謂美矣天亦不能常如是也故有肅殺之權嚴凝之令以斂成之不然則猶嶺南之地有暖無寒而瘴癘作矣宰相代天工則有賞罰當猶天之有生有殺今怙大權廢三尺傲朝命用智力持必取勝者無所裁制正晝掠人於都市刺以為軍而無所忌憚權酤者海之利柄移於下而不可復取但聞以功超轉官資添支食錢而無違律被罪軍數盈缺又不得知應統制官並

非朝命聲張虛數無由覈實竭力聚歛以塡其壑爲賄賂之貴大概行以姑息名曰調和此軍政之大壞也言章彈劾罪惡顯著者優加職序或與理作自陳宫觀惟恐少傷其意自言流落之久或婚嫁未畢或私計不便以幸仁卹有罪無罪並獲廪祿合除不合除盡帶銜位奏薦既多至於膏粱臭乳亦居民上故政事日偷而蔭補之原復不少冗官吏大冗無關以居寧受其懇禱之煩撥遣之難而進士科塲復不畧展從軍癃老之人給以

曠土自不失所而分隸州郡多至四五十員坐請俸給官有常職乃可責效而添差與不釐務不計員數監司帥臣互有爭論按其是非明行賞罰人必自服往往厭其分辨務欲兩平正直之吏為當路者朋比擠陷不加考核或廹於大吏寃苦失職者久不得伸大概隨順人情名曰寬厚此政事之大蠹也廟堂皆名公侍從多君子臺諫有忠讜而所行乃同劉禹之為嶺南之氣為奸雄經理之資得謂之智乎若不改絃易調如李光弼

入子儀軍使號令嚴肅人知所畏旗幟改色三軍竦然則何救於危亡之禍哉靖國之所以為靖者欲平朋黨元祐之黨耳靖康之所以為靖者猶前志也而終於不靖則以清濁不同句而飲梟鸞不並枝而集決無是道故也善處此者惟忠獻韓公蓋黨最難平而王呂之黨至韓而無禍則以韓公明否泰之象定內外之分德進乎朝廷材布乎方域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而已此乃安靖國家之本也今以朱勝非席益嘗為大臣而引與同

朝以汪藻孫覿能文而使之掌制以李擢綦崇禮博記知故實而使備顧問以田如鼇石公揆陳公輔敢言無忌憚而使司風憲欲兼收而並用何以加此然則可乎不可乎倘曰可則諸人尚置閑散久而未召何也倘曰不可則焉收並用之說無乃窒而不通或亦偏而不正乎此無他慮異日報復之禍耳不然知舊有在非類中將托此說而援之乃人欲之私非天理也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是皆天理人君國相所當奉若而不可違庶

幾乎世難可以弭矣人之生有定命而不可易自嘉祐治平以前元臣大老存沒哀榮熈豐而後以及宣政君子小人禍福更踐終皆不免豈智愚特異亦所遭然耳若其引用果皆君子偏私喜好與假善寄賢一不容於其間縱使事變反覆公議固存行法俟命夫亦何恤若在巳者尚有未盡姑欲守寵泛愛幸令而免後禍乃自取又將誰尤故兼收並用之說其言則是其事則不可不慎矣今政事與於丈具軍律壞於姑息士風哀於趨

利民心離於厚歛由而不變所謂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處古之君子其君用之而安富尊榮令以弊壞寖離之四者較之朱吕在朝之時抑巳勝之乎或尚相埒也以愚觀之特衆正盈庭玆一事不同耳夫衆正盈庭遷職進官逐隊隨羣玩歲愒日各為憫時憂國之空言未有安富尊榮之實效則何以賢於羣不肖而服其心譬如外道所言請佛如是我亦如是者矣石勒驅王公而下用鐵騎蹙而射之殺千餘人爾朱榮引百官於行宫

列突騎圍之縱兵殺二千餘人少則獨抑濁流亦能一空省寺盖名為賢者而實無智謀以救禍弭亂受此宜矣令東南善類殆亦引用幾盡扃若指周世宗開國之謀法仁祖慶歴求治之意詔令侍從臺諫條具中興策畫各令展盡底藴凡所以省文具變姑息革趍利之風除厚歛之害建都之所禦敵之畧足國之計裕民之術二三公進呈熟議取是舍非又集百執詢於朝堂衆謀僉同無有異意然後按為國論以次施行從此者向用

賞福違此者底用禍罰庶乎一新耳目有再安之䀝兆而正人善類進為長世亦免素餐之譏有小補云耳置神主於温州求其說而不得令士大夫避地窮荒亦必以家神自隨歲時祭享為天下主而恐倉卒不能奉七廟神主耳預置於他州委祠禴烝嘗之事於一官者是官者之神主耳非禮無義之極也非禮無義亡道也自行亡道尚何亡之救營屯之為名自軍而得故軍之所至而田其地則曰營田曰屯田令諸軍之費既盡仰大農出

民力矣又官出穀驅民而耕之謂之營田吾誰欺欺天乎今民有常産以旱荒之苦科調之頻詭名寄産無所不至甚則棄而之他邦而有餘力為官耕田乎昨來行遣樊賓王貫正坐以文具虐用民力而欺朝聽耳諸路州縣尚認營田而未罷是惡醉而强酒宜一切罷之其言便者假官力以催私課乃盜臣也諸大夫皆曰可猶當勿聽苟不能使軍士自耕則如勿營而已矣虜冦不止乃東南腹心之害非小故也緣十年已來外官苦不擇人而

又重歛小人素已喜亂且有以召之頻年荒害流散者衆深僻去處有私製紅巾以待萑苻之唱者皆大姓也又食菜事魔之風近來特甚遇事會一呼百十萬哦旬月可致非敢大言以恐朝聽緣久在道路耳聞目見咸有其實不欲隨衆諾諾是以告耳然此樞要乃在轂上得人與否向來張觷治有顯效不知天無意於斯人乎而何奪之速也衆方傾耳以聽代者乃除程千秋千秋者毀則之宗具戎之靡也任尚猶不足以繼班超而千秋可

以繼張觷失倫甚矣加以韓京移屯江西合在虔州駐劄京乃王以寧部曲千秋者以寧之高弟也欲一州不亂得乎一州亂則數路騷動其理必至此事所係甚大乞留念早有更改韓京素號狡獪久在湖南備見手足因呂祉受其賂遺力與主張而朱勝非感其護送太夫人遂移廣東路自入廣東以寇為資封殖不計其軍才逾三千而月請五千人錢米又要勒州縣百端恐嚇動要犒賜以其所得廣行貨賂帥臣連南夫在其術內事

事曲從因欲以平賊靜邊為己之功故此一路賊無已
時其實不至如此惟提刑韓璜出力排沮少挫其氣然
每有奏請京則無不如志璜則必見沮難於是京之奸
惡恣暴之狀無人以實上聞今既有金字牌累降處分
令移屯江西久而未至必是禱懇南夫為之奏請稱廣
東不可闕京新憲尤深須任韶州亦嘗受其資送諒同
此說亦為保明若中其計廣東之害方日滋矣契勘韓
京係娶趙伯牛之親妹舊制宗室女夫不得管兵馬宜

坐此與宫觀差遣其次副韓廣號九爪虎者尤爲凶桀近日軍潰打刼南雄一遭即日招安非惟不可付任自當行遣令須令依已降指揮過江西仍别選才智武臣揔此一軍委李光揀選冗濫然後用之此亦修明軍政之漸若不能行於一韓京尚何望其遠者大者乎諸州揀發禁軍三十人既而主者艱難其選自餘反以充役困苦之意欲明非西北兵不可衞王室東南兵決不足用今西北兵既不接續見在者豈能長生不死未能進取中原

會須用南兵豈可挫辱之如此此靖康元年以西方勤王兵開城濠自西京歸者人有怨言至李綱宣撫太原定議起三十萬衆移丈一下西方往往借稱調發在路矣才出國門賜宴瓊林苑耿南仲削其數比至河上三纔得一由是士氣頓挫精鋭銷磨是冬圍城西方之兵皆不趍赴轉而爲盜國都亦亡已往之轍可爲永鑒如聞國人論列放遣揀退人後却欲招捕敵吐渾兩軍此只是力行無道務欲取勝亦一一順從去留合散惟彼意所欲朝廷同

其證明而已尚何政之為今莫若委諸道帥守隨宜措置或以荒田招募或以錢額錢米招補每路有兵二萬人亦足以消弭盜賊漸壯形勢亦無丈臣盡不知兵之理係選任精與不精委付專與不專而已近者江西豐城縣有冠劫去潭州上供金銀綱道路為之小梗帥司當時遣發兵將體究縣官非不嚴急而冠竟不可得者乃放散揀退之人即時雲散鳥沒矣官兵出屯撫州時時一出其擾未艾只緣處置有失此徒貧且怨其流乃爾

非州縣之罪也荆南置帥豈可輕授自頃分裂之際每為重鎮財賦甲兵當朝廷之半蓋形勢如此十年以來才是王子尚經理有方又不久任自餘並無治績只增壞耳今選付薛弼已有成命如弼警敏熟事善與大將俯仰固應選格然觀所辟置有所謂吳知常者則張掞之火下曾趍事馬友孔彦舟大為姦利坐致富豪之人也有所謂張士襄者則曾任瀏陽知縣攜其美妻遨遊市肆與吏人通家賍賄巨萬㡳益常欲按治既而不果

者也自餘皆不閒名以此二人推類亦思過半矣嘗面
問二人才否盛稱譽之夫為藩翰葺殘破全以人為主
而所知乃爾尚何賴焉以愚度之必是武昌喜其能順
適己意弼亦欲結以進身令來除授未必盡出朝廷之
意彼既得此乃又乞奏還置謀議官以掩其迹狡桀詭
秘欲蓋而彰若實欲經理上流恐須遴擇名望才畧之
臣重寄而久任之庶乎其可耳二廣今日供財賦不少
然兩路仕習以貪墨為成規自前監司有强毅之聲者

猶不免盜泉之飲獨曾幾韓璜截然頽波之中真若砥柱然愛莫助之不能勝衆口之訾也今西路朱芾與舜陟為明因岳飛泛催軍需文字將運司辛字庫自來不支動準備朝廷非泛需索錢盡行應副凡數十萬其勢必更竭取重斂以為將來之繼舜陟又欲撰造邊事開已有騷動去處若不選人攺付一路耳目之寄必須生事郭孝友善士也到官以來將積年簿書逐一整治窮日之力計較毫釐聞已編排至紹興三年矣詳讞康刺

之職又可知矣又如東路師說專庇贓吏贓吏多鄉人故也新除林正並不能書判向來有詞狀行遣盡是胥吏先用硃筆擬下正從而押行耳尤深舊出王黼之門庸謬昏老加之好貨而以連南夫凡才爲帥則廣東之困蘇息無期矣湖南路監賦司比前日已差勝然自五月初不雨至今已四十日早禾將盡槁晚禾在黃埃中而茶陵之寇殊未息政要憲司得人比見子猷欲主陳麟且在廣東愚却聞麟困於韓京欲脫去甚急且令來湖

南乃善辛次膺到已旬月未關設施而本司人吏呼妓
置酒高會恐吕祉所喜周秘所薦自應如此若與朱芾
官觀而易以次膺却以韓璜向子志一人填次膺闕則
一路贓吏少戢民可少安盜可少弭矣向子志才力不
可掩衡陽治狀不可蔑其枉遭按削令涉四年當初連
章及表裏相和者趙子巖已敗路刑儔亦閑散席益不
當權乙卯冬給事都司或死或外獨辥弼典方而又其
季在要津若才為士大夫辯是非曲直使賞罰分明固

所不論否者尚恐江西體究文字未得速達朝聽也方朝廷廣施泛愛之心於人何所不容况經明堂赦恩亦合叙復而獨受凌藉無所告訴秉國之鈞不平謂何大雅之刺興矣夫心不偏惡乃可用度外之人以收衆功服羣志使子志得效尺寸决不在林正尤深郭孝友劉鵬劉廷佐趙伯牛之下矣若不與湖南職司亦可作武林守以代馬擴邵陽守以代王彦要之數為邵守不獲自伸莫若與一外臺俾詳讞刑獄捕治盜賊為當其才

耳

文定集卷二十一

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陳公墓誌銘

汪公為此銘十年矣焞屬栻書而立于墓淳熈三年十有二月始克書之張栻記

余戊戌歲來寓安國精舍索居荒陋懼不聞其過嘗記晦菴為予言陳侯官之為人既接而情益親因得見其先徽猷墓誌留纂盖玉山公之文而南書之者南軒也其文足信其書足敬所以能致文若書者其父

子之壻可知也東導鄭鑑謹䟦

秦丞相周陳公為淮西帥蓋將付以邊事公以其意叵測力辭不就頃年公再罷番陽熹見公考亭私第公為熹言此甚詳今不能盡記其曲折也淳熙辛丑因觀汪公所撰誌銘書此以補其闕時汪公薨已七年而敬夫明仲亦已下世令人悲慨之深新安朱熹書公孫坦藏

縉雲集　　別集類三　南宋

縉雲集附録

刋刻書籍呈

重慶府推官李壐呈為刋刻書籍事五月二十四日抄蒙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帶管提學道副使劉案驗奉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朱案驗前事照得川蜀名藩賢才輩出然文章之傳世者縷縷可以稱述而於賢才流寓之地乃或無之本院按夔州府問梅溪集按成都府問

三國志潛溪集少陵詩按眉州問三蘇文集皆無刊板所經巡歷之地如此則其他亦可知矣豈景仰先賢之意或未至耶為此仰抄案回道轉行全蜀各府州縣凡先賢生長流寓之地有文章之傳世者務要尋訪舊本動支無礙官錢翻刻具由回報等因到道轉行到府奉此本府知府崔允訪得所屬壁山縣宋有馮緡雲先生名時行字當可經明行修紹興間登進士第初宰丹稜有政蹟召入忤權奸坐貶復出守竟持節以死嘗居壁

邑北緡雲山中因別號緡雲著書立言授徒講道而書院至今尚存又有緡雲文集行於世迨後胤嗣落寞世代兵燹而此集竟失其傳本官隨已給由去任卑職又訪鄉少參劉培菴抄錄舊本五十五卷共計四百餘板已經呈送本院親覽求為首序但其原未刪正多散逸不全又復呈蒙欽差撫治重夔兵備副使張四川按察司分巡川東道僉事李命官校選凡得詩文之有關繫而精且粹者一十八卷計一百四十板理合遵奉翻刻

以傳永久為此會同該縣知縣孫奇等估計買板刋匠工食共該白銀九兩八錢但卑職佐貳理刑別無所措欲將原發該縣貯庫無礙贓罰官錢轉行本官動支翻刻緣係俱奉本院呈乞事理卑職未敢擅便呈乞照詳示下以憑遵奉施行須至呈者右呈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朱批依擬施行繳嘉靖十二年八月十八日推官李璽

縉雲集後序

夫所貴乎君子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又其次立功要之德發為言著為功可行世而傳遠矣否則功雖格天文雖葢世抑末爾奚足貴哉壐自童習讀縉雲馮先生語録竊謂吾鄉梓文獻無從而徵之迨倅渝過壁山適孫尹奇樹宋馮蒲二狀元坊考言論世始知先生為巴産也按廟記先生經明行修紹興間及第初宰丹稜以政最召行在論事忤權奸坐貶遂退居縉雲山築書院授徒講學著書明道因别號縉雲有重名人亦以縉

雲先生稱之及權奸誅復出守蓬黎竟死節於官合邦之人立祠祀焉王令書院尚存則夫社而讀書其中者弗衰歌也嘉靖癸巳兩厓先生按蜀倡道訪古令遺丈而表章之鄉袞劉培菴因示以縉雲文集典雅簡明而非剽竊突鶻以為文惜乎散逸未傳耳壐上之乃下學諭翟子表周子魯編輯得其精且粹者詩若干文章雜著若干篇屬奇梓之不彌月而告成嗚呼直言忤奸明道翊教則先生之隱德陰功衣被海内後世益有不專

於斯集之文者所謂德發為言著為功君子之道幾矣
烏可以無傳乎哉謹序嘉靖癸巳季冬之望晚學縉雲
李璽拜書於渝之欽式堂

默堂集卷十三

正月十七日上殿劄子

臣既言和與戰二議而一事不可偏執惟所施之宜而已又以謂天下有必勝之勢亦有必敗之理我與敵人之共用者若其必勝之勢在我而必敗之理在彼則在我者不可以不用雖未能亦不必過為之慮知此則和與戰之議可決矣何以言之昔者三國之際魏最强吴次之蜀又次之方孫權劉備無恙時以曹操之奸雄既

平中原僭亂因其餘勇以却烏孫鮮卑一弱子之力耳而不能并吳蜀而有之則以吳蜀之險可恃故也故吳蜀利于守魏利于戰魏雖能戰而吳蜀必不可入吳蜀并力以攻魏則魏可亡魏與吳蜀合而為一則内陵外侮皆不足憂矣唯其各守其所久之而不能合雖合而無以守之此其所以有而不能久也今吾據有吳蜀以為根本敵雖强大終莫能侵又益我以河南陝右六十州之地蓋三國之所難合者此雖五帝三王之天下絶

長補短未能遠過顧吾所以主張而維持之者如何耳故用此以戰則戰無不克用此以和則和無不成此所謂有必勝之勢也自古强盛無過于秦既已蠶食六國遂并天下莫與為敵矣然殘刻為性仁義不施而暴虐是用故傳之二世而亡今敵邈在萬里之外無河山百二之雄非能為秦也而以小加大志得氣滿貪黷無厭方且骨肉之間自相屠戮心腹之内日以離間專為淫侈以夸其所有之富旁附之國至有不忍其虐逃而遠

之者察其所爲必不能久此所謂有必敗之理也用我
之所必勝以當彼之所必敗可以有爲而我方約和不
欲言戰惴惴然唯恐彼之復來此敵所以得而輕我也
且我之所以不欲言戰者豈非以往日維揚之遷徙渊
東之奔播有不可以不戒乎此又過慮也胡不觀今日
之勢與靖康以後爲如何今日之勢方興也靖康以後
之勢已壞也此豈可同年而語哉蓋自宣和以來朝廷
所以待金人者有得有失其失在于靖康之前而不在

于建炎之後不可不辨也靖康以前敗盟于契丹貪得于燕雲敵來不拒敵去不追其失已不足咎矣建炎以後不守南都避而之維揚不守維揚避而之臨安又之會稽四明如太王之于狄人盖有不得已而然者非失計也其後復歸臨安彼固以我為怯無足憚者故我得以收人心强國勢選將治兵嚴為之備所以屢戰屢勝十年無患此非其得恥觀敵之意既得中原豈不欲謀吳而據蜀兼有四海之慮乎然每舉輒敗知我之有備

也必將待時而發則雖名得中原其寔不可保矣與其既得而不能保孰若棄而不守猶足以緩我而市恩乎此彼所以廢劉豫而退保河南之意也而我之所有如此猶且以往日之禍爲戒亦已過矣臣嘗游荊州見荊人所以事關羽者家置一祠雖父子兄弟室中之語度非羽之所欲則必相戒以勿言唯恐羽之知之也夫羽之死已數百年其不能守以害人者審矣而荊人畏之如此以其餘威在人上下相傳有誑惑其心耳今金人

去中國限以北界水慄陸讋不知經幾聚落然後能復至燕雲也不為之備而徒畏之豈知所先務乎且敵所謂生女真之兵者自南而北所存無幾所可致者諸蕃烏合之衆耳散而復集其勢寔難集而使之遠來必不能久縱使駐足于燕雲之境而垂涎于雍梁之地亦必猶豫未敢輕入盩進則有山寨必叛之虞退則有契丹脅怨之慮不顧而越河亦敵之所忌也又況河南之民既歸而安必以死守彼雖善戰恐未必得志耳臣故

曰用我之所必勝當彼之所必敗可以有爲不當以前事爲戒而和與戰之事可決而無疑者爲是故也臣本書生於用兵之事寔不能曉至於天下之理蓋嘗得之于經術矣意之所見不敢緘塞若和未可變戰亦當備則臣所言未必全無補也臣願陛下察今日勝敗之由與在我者可以有爲在彼者可以無戒雖未絶和以戰爲主如陛下所以諭臣者此計一定萬世無患矣臣不勝區區之忠惟陛下財幸

正月二十三日上殿劄子

臣衰晚不才誤蒙陛下寘之諫省凡有所陳必賜開納在臣微分可謂千載一時而自到省以來臣所不敢不言者往往多是細故雖蒙施行可以自幸而亦可以為愧以是朝夕皇懼未知所以上副陛下容諫之意者幾欲乞賜罷黜未敢遽發近因藍公佐歸自金國而同時正使王倫輒為金人所留又聞金人盡誅往日主議之人且悔前約以此重有邀索國事之大無過于此于是

輒以和戰二議不可偏執之說仰恩宸嚴冀以少塞臣
責荷陛下過聽臣計且語臣曰今日之和非唯不可偏
執自當以戰為主意積財練兵選將帥固要害過為之
備以待不虞可和則和可戰則戰此宗社之福天下萬
世之幸也臣當時不能自已雖已畧陳曲折多是承意
稱賛退而自省有未盡者將復進其瞽言未果而數日
以來不聞廣行咨訪但見已命之使又有斥黜將趣其
行莫測所謂臣固不可中輟必盡言之惟陛下矜其狂

愚而加察焉臣聞衆論未孚必稽其實是非混淆當俟其定語雍容則易從辭迫切則難聽臣既已知之矣而今日之事臣必欲亟效其區區者以謂事機之發近在朝夕不容有所待故也且陛下既知今日之和自當以戰爲主則和之不可堅守而戰之不可不備也審矣今乃急于遣使而不及其他此臣所以疑也且使之所以不可不遣者以敵之不能無求而我亦不得不許也雖不得不許而亦有不可許者如取河北之民則失人心

用彼之正朔而亂國政若此類者誠不可許朝廷亦將不許之矣至于誓書之從違歲幣之有多寡又在夫可許與不可許之間斟酌而予奪之尤所當愼也蓋誓書之未行必待歲幣之有定奪而歲幣之數寡則可從多則難繼彼方挾强以陵我求之者多而與之者寡必不諧矣且爲後日之計又不可多然則使其可遽遣而莫之議乎臣觀祖宗之待契丹可謂過于厚矣然景德所賜朝廷本有過許富弼損之止于三十萬慶歷所賜朝

廷又有過許富弼損之止于三十萬方是之時金帛之直每一疋兩不過千錢省百總而計之為省錢五十萬緡而已人猶以為多也今疋之直不下十倍而兩之直三倍有餘矣如聞敵人欲援舊例此乃祖宗續增之數其可盡許乎又況必不至此而奉使之人又未必有如利用如弼者若一一如其所請而不與之較後悔無及矣且獨不見宣和靖康間趙良嗣李悅李鄴之所許乎初欲靖難不復深慮其後敵人得以藉口遂至今日難

弭之禍徒以使之不得其人故也使之不可遽遣亦可見于此矣且使之不可遽遣而亦不可以不遣遣之則必有所許亦必有所不許臣旣陳之于前矣若遂遣之亦誠有可議者以臣愚見許之多固不若許之寡也盖彼之所求無厭以其本無意以和也況已見其解和之兆乎今吾固有所不許則已咈其欲矣就其可許者而許者十七八而不許者十二三可謂許之者多而不許者寡矣使其有意于和則可不然許之多者不足以得

其喜而許之寡者適足以發其怒多固不喜寡亦不怒皆不可以得其和則與其多許而失和不若寡許而失和之爲愈也何則多與無益與無損故也盖和戰兩途彼之意常欲戰不得已而後爲和我之意常欲和不得已而後有戰戰非我之意和亦非彼之意不能以相易也何以知其然以往者京城㴬東之變知之也方敵之犯京城必邀二聖以往凡皇族之在城中無一人得脫者及來㴬東逼逐衛兵遠逮海涯幾及屬車之塵此其

意豈欲復存我宋萬世之事哉賴皇天悔禍宗廟社稷之靈與海內愛戴之心共惟陛下以臨九有十年之間國勢已立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故彼亦不得已而約和耳然其不欲存我之迹固在彼非木石亦將懼我必欲滅之之謀矣縱陛下以天地之度愛惜生靈斷無復讎之心彼其能自安乎彼不能以自安其能終容我乎然則和之必變可立而待也或者必欲多與之幣以幸其久而無變無是道也故臣願陛下以和為息戰之權以

戰為守和之備惜財以厚民吝予以存信不計目前之利務為長久之策臨遣使臣訓之以不欺之誠示之以一定之議俾毋輕許以誤大計則蠻貊之邦無足憂矣然後遴擇謀臣精練戰士多積穀帛以備糗糧之用慎固封守以保安業之民覩釁而動動不失時則以和以戰惟我所欲耳古語有之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如是則金人之强將無所施其于厚幣以求盟不亦遠乎臣至愚甚陋自以天下至計莫尚于此敢布腹心伏

候採擇

竹軒雜著卷二

宋 林季仲 撰

周希父賦梅次韻三首

歲寒誰復慰棲遲籬落初横一二枝試問春從何處去又憑梅報有來期巡簷索笑如相識倚竹懷薪却自悲花瘦惱教人共瘦月明風定酒醒時

拙齋文集　　別集類三　南宋

拙齋文集拾遺

祭文 以下附錄

門人東萊呂祖謙

昔我伯父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南裵回顧瞻未得所傳踰嶺入閩而先生與二李伯仲實來一見意合遂定師生之分於是嵩洛關輔諸儒之源流靡不講慶歷元祐羣叟之本末靡不咨以廣大爲心而陋專門之媛姝以踐履爲實而刋繁文之枝葉致嚴乎辭

受出處而欲其明白無玷致察乎邪正是非而欲其毫髮不差昕夕函丈聞無不信信無不行前望聖賢大路九軌自詭以必可至三歲一詔士子莫重焉先生方上名於春官慨然惜會合之難而緒業之未竟也亟改轅解鞅而輙行具視内外輕重之分可謂審矣里居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若胡若劉更唱迭和於寂寞之濵韜積滀蓄固未捨所爲爲人意也未幾聲光四出而不可遏州黨推重擇居東面之席踵門請起至再至三不

得已而臨之長樂之士知鄉大學知尊前輩知宗正論則皆先生與二李公之力焉嗚呼西垣公既不及公道之開而二李亦皆以布衣死獨先生甫入東觀若將有爲而病輙隨之中原諸老之規模迄不得再白於世其用捨必有所繫矣嗚呼心迹之判固非達者之論區區專信耳目而量君子之用心則亦有大謬不然者先生所遇多忤少合意雖可尋而事不及見中雖無愧而外不及知悠悠斯世識此心者幾何人哉嗚呼先生之卧

家左支癈右支緩手不能指授口不能剸談若無與乎世道之升降抑不知百圍之木顛童立枯猶足為邛棨之鎮一旦仆地則意象哀落無復故國之遺矣嗚呼痛哉其未冠綴弟子之末行期待之獨厚出於千百人之右顧謭薄安所取此實惟我西垣公之故施及其後人培植湔祓閱閱焉如農夫之望歲也齒髪日衰業弗加修愚不自惜大懼先生之功力為虛施每靦然慚惕然恐也聞先生之喪念以辭侑奠而思慮不專條貫靡究

筆屢下而復握也既半歲矣而所言乃止於是益至善難名至痛無文而迄不能成章也先生之存音問雖濶睽舉首南望猶有慶焉今遽撤其所畏幾何而不爲小人之歸也惟當與二三子尊所聞行所知使先生未仲之志猶有考也尚饗

哀辭

隴西李棡

三山文物甲天下士之肇耕者拘於有司之程過此或未暇也紹興初紫微呂先生居仁來閩中汎觀俗學很

無佳士椆表兄少顥年甫弱冠先生見之謂其可與適道授以伊洛之傳而介質無猜胸若夙契先生慰甚於偕計西上賦詩送之畧云吾爲福唐遊破屋占城市城中幾萬户所識一林子蓊然衆木中見此真杞梓少顥行次三衢自謂未之能信翩然復歸請俟充實益爲先生之所嘉尚遂與之爲忘年友其後先生吕還支離陸先生亦頽歸自湖南宣幕門户簡峻士鮮知向椆先君於少顥爲舅而與支離友善謂少顥曰支離紫微一也

盍往焉遂從之棡從兄和伯适仲與少穎同研席俱以青衿之中文鳴場屋至是因少穎率昆季友同志登二先生之門怡怡偲偲迭相培植德育行果日以光大宗工哲匠莫不聞而友之文離既沒由是林李二家大爲閩中學者之所師趨出幽遷喬摩肩作柄中庸大學之蘊始振起於三山少穎天資樂易城府洞然謂學者久淪所習非誘掖莫進故其設科如發太倉之粟來者飽之後進感其樂育尤用奮發經史諸子悉爲訓傳其細

緯經術盡列古今師儒之論使諸家森然在目然後樞其是以歸諸中理之所契雖瑣聞脞說下至釜萫之言亦所不廢諸生心目開豁不滯一隅蔚然可觀矣紹興辛未閩憲孫公端朝勉其為萱堂而仕乃以經學中第授莆田簿丁艱服除調長汀尉以館職名入校讎二載因痺疾丐外由宗丞提舉門舶參帥議遂以祠禄家居而學者從之不置飲食教誨終身無斁淳熙丙申仲夏年止六十有五而逝雖其德不究用而回瀾障川不獨

有功於吾黨惘幼而鄙鈍其在父兄之間提誨推挽更見齒於師友者表兄之賜爲厚哀感之情見乎辭故併叙其初心之勤使來者知所自焉詞曰鬱閩山之鼇峙兮卯園藹乎衆芳畹滋蘭而畝蕙兮繚杜衡於藩牆紛總總其筆耕兮俯青紫於地芥雕繢絜而滿前兮歲有售以爲常喟時俗之工巧兮思夫君之疾懷遡源委於伊洛兮闢鄒泗之門旁皐心翕其來格兮覩青天於披霧舍山徑之委蛇兮遵大路以相羊春風暢而四達兮

殆時雨之滂流帝閶闔以延佇兮駟玉虬而騰驤濯晨曦於咸池兮望崦嵫而未迫油雲盍而歸壑兮流汩汩其湯湯嗟予生之倥侗兮眩淪習之奇厖服蕭艾以盈要兮甘戎菽之充腸鼎羞列而屬厭兮嚶鳴萃乎喬木懷瓊琚而未報兮涕感極以淋浪惟百世而一士兮斯文岌乎綴旒芳與澤其或泯兮悲來者之倀倀及雷電之未作兮覽遺芳於金薤雖百世之莫續兮猶參倚而不忘

太倉稊米集卷二十

夜半熱甚湖上短歌

江頭老父誰共語白髮垂肩汗如雨兒方高枕作鼻雷翁起開門傍河滸水邊雲黑雨欲成山外天高月將吐江湖滿地身未歸星斗横空夜如許

舟中睡起

幅巾聽雨卧風檣呼得青奴伴晚凉白髮蠹書緣已熟黑甜款枕味偏長月侵氷蕈何妨白舟入荷花不柰香

更倩長年打雙槳雲山青處是吾鄉

五月十九日雨中困卧起讀西清録見其中載歐陽文忠公與許昌齡事甚異作此

四字丹書亦偶然乃唐未必是真仙無人解得潮州意也復留衣與大顛

即席二首

凋盡朱顏年少春不堪柳下對離樽劉郎已是無腸斷更唱陽關惱客魂

舊家明月醉歸時夜靜朱樓歌折枝只有杜娘真好事樽前猶唱後山詞語在後山集中

太倉稊米集卷二十二

次韻韓伯嘉擬陸龜蒙坐眠行倚食學書吟八題

年來勀窣與誰遊林下婆娑萬事休草淺沙平谿路穩漫郎空棹小回舟

夢中㮚几得常憑更有南窓可寄情便是人間好消息別無勝解不須評

平生不識大官餘小摘時尋雪後蔬一歲不齋能幾日
北山菘韭未宜踈
技癢撩人不易禁讀殘書葉喜重臨牙籤玉軸知多少
浪與兒童較寸陰
妙畫心傳豈學能是中真樂不容聲識評盡入雌黄口
寫得吾心不要名
老來無意作悲秋不奈庾郎知處愁筆底波瀾何日了
人間風月幾時休

謁顏魯公祠時新築懷忠堂云

平生高目看兒童晚喜低頭拜魯公政恐父師千載後
未輸丞相百年中投諸魑魅知何事碎得狻猊有底功
長遣忠臣泣遺恨謾營華屋照豐容

吳興道中過落石祠廟貌甚嚴榜云唐李英公廟

天厭孤隋失羣醜鹿走中原死誰手爬搔痒疥不足平
虬髯少年十八九經營四海多腹心英公扶持真臂肘
從來斷國要老成公獨含糊無可否留得宮中老孽妻

幾度昭陵一杯酒蚕歲功名塞天破九廟丘墟只回首狐狸未幾狐掘之天上浮雲倏蒼狗吏憑頑石作靈祠頗似當年柳州柳不如梁公摩虎鬚為言百歳不祔姑提師十萬復誰可興邦一言還要渠人間萬事本難料老將未須輕腐儒

太倉稊米集卷三十

戊辰除夜四絶

七年長夢採江蘺此夜樽前倒接䍦莫問東來何歳月

諸孫言語似吴兒

無功飽食愧侏儒羸得霜添白頷鬚已是再逢生太歲

何須羞飲後屠酥

太倉稊米集卷三十八

雨中讀韓致光詩偶池上鹿葱盛開因效其體

彤晝朱顔白晝頭種花本為欲忘憂誰知花上煙和雨

添得周郎一段愁

天中節日謁告不赴贊祝擬王仲初

小臣拜舞奉千秋敕賜宫花憶滿頭今日江邉揩病眼
五雲東望帝王州
吾皇一出萬方春自合傾心祝至尊乞得養痾閒地禄
此生尺寸是君恩

題畫蛺蝶小扇

花裏飛來粉翅疎香羅扇上得形模只縁容易無人愛
但說滕王蛺蝶圖

太倉稊米集卷六十九

為郡僚祭李刑部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閏四月辛卯朔初四日甲午具位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前宣州刺史刑部李公之靈嗚呼維公儉以約已為民之儀勤以率下為吏之師事有夷險知無不為利在社稷生死以之一登仕版三易州麾所至有聲久為民思晚來宣城牧此煢黎粢迫遅暮遭時嶮巇朝營夕計慨然憂悲儲峙糜

會較及毫釐爰築我城爰鑿我池賦不箕斂民無怨咨
鳩董工役未明而衣屹然百雉曾不踰時丹樓如霞萬
柳依依蟻附之衆縮手俛眉一時之勞百世之基怗怗
悍將蜂屯蟻馳有衆百旅有馬萬蹄来粟芻茭百需莫
支持滿待亂坐有傾危一失其意怒如風雷公調護之
日笑以嬉千里之民安於耕犂民祠公像萬口一詞嗚
呼公乎忠信篤實洞然無欺禮此掾屬始終不移教以
吏事切切怡怡寢以就仆悲動郊圻諸孤萬里巴川之

涯有櫬在堂飛塵滿幃維公誠恪朝廷具知報以賻䘏寵以綸綍公復何憾窀穸是歸佳城嵳峩實天所遺何必故土始其安而何以寫哀奠此一巵嗚呼哀哉尚饗

鄮峯真隱漫録卷六

蕭一中親屬補官制

敕某天之報施不在其身必在其後爾父去暴歸仁宜得尊顯乃不克享肆爾有茲榮禄爾其益勵奇節以彰爾父教忠之懿

童順等換補官制

敕某等朕惟由余入秦日磾事漢皆克著其榮名矧爾等生本中華心惟慕德朕實深嘉許爲肆易王官就陞

一秩勉期勳烈以永終譽

鄭雄換補官制

敕某等不幸淪于異域能挺身而歸正固已可嘉矧率誘有衆而皆來臣虜則易汝以華資畀汝以戎護誠未為忝惟襄鄧實今用武之地尚思戮力以赴事功則朕之報汝將有大於此者

張振等轉官制

勅國有二病莫先爵禄以馭臣賞非一圖尤重干戈而

衛社具官某材資鷙勇智慮沈深頃敵勢之滔天視長江如平地能以虎貔之旅抗於波浪之間鬪艦所如陣雲分布掃郤強梁除蘖餘黨俾氛翳之四平實權輿于一戰惟今日采石之勝掩前人赤壁之功既已横階賞吾飛將增華資之三等示寵數之屢加噫功名已成惟其忠誠以禦侮富貴共守益思激勵以承恩

賢忠轉官制

勑某樞庭論賞爵則有勞陞秩之榮遲爵來效

錢卓等轉官制

勑某等漳贛之間阻山多盜爾能警戢悉底清夷按堵吾民厥功亦茂其陞爾秩用勸方來

曹輔轉官制

勑某便殿閲士葢由舊章爾于是時共事無闕陞階一等用以勸勞

陸德元降官制

勑某人懷一念之私葢無往而不為奬以官物為已貲

役軍士如奴隷不懲其始奬有不可勝言者其貶一官往自訟者

貴友仁等降官制

勅某等監臨之官在于督課入寀吏姦而已二者胥失何以官爲各貶一資爾其內省

趙不悔降官制

敕某爾以宗藩之秀爲一州佐敵不及境先事奔逃通守若斯邦人何賴鐫官二等尚示寬恩無忘省循以俟

褒復

李植落職放罷制

勅某士之處世充養以氣恢廓以量則内不失已而外之汎應曲當爾素抱朴直樂善而好義然有不合則如物骾喉不茹而卒吐之故所至輙不合此殆氣有餘而量不足也今褫爾職置之散地庶幾退養而趨于宏大之域則異時之所成就實基於此爾其勉之

李守中降官制

勑某國家好生之德洽于遐邇肆忿一朝輕殞人命獄成來上法不汝容薄貶一官往尚循省

鄖峯真隱漫録卷十一

進呈故事

唐太宗即位四年天下大治蠻貊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薄海内南踰嶺外户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羣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惜不令封德彞見之

臣聞帝王之興所遭之時異宜所立之治異體要皆胷中自有先定之規模是故下之所言上之所納千變萬化終莫能易其所守以規模先定也二帝三王不異此道故曰與治同道罔不興所謂道何道也仁義而已矣後世功利之說勝而仁義之治息非仁義不足用也不能以仁義存心而功利之說得以撼之也夫存心以仁義治雖未成一念潛萌冲和之氣已充塞乎宇宙由是而之焉則為帝王之隆平存心以

功利事雖未濟一念潛萌怨讟之氣已充塞乎宇宙由是而之焉則爲戰國之權謀務先仁義功利隨之雍容垂裕其福無窮務先功利權謀隨之斂數爭取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君之所以存心者可不審哉此有貴於規模之先定也唐太宗聽魏徵仁義之言如石投水無不契合行之果見其效說者謂徵詞旨愷切有以動帝心殊不知太宗胸中有先定之規模是以其言易入彼封倫何爲者哉力以功利求勝

仁義人主胸中無定論者固易欺也太宗可欺乎臣願陛下以仁義為規模先定於胸中凡施為注措一以仁義為本本立則末自隨若舍本而從事於末則殆矣傳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夫以仁義為本治定功成若此之易尚奚以權謀為哉太宗之治可謂得其要矣

唐文宗朝李德裕李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甚固文宗患之每歎曰破河北賊易破此朋黨難

臣嘗謂堯舜當朝九官相遜文武傳國十亂同心未嘗聞有朋黨之説也朋黨之説其起於後世乎夫人材之衆不能無賢不肖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聲臭之同有不期合而合者而謂之朋黨則乾之飛龍在天大人不可以有造泰之拔茅連茹君子不得而在内可也文宗不思化此朋黨而欲破之宜乎其固結而不可解也夫破者必誅鋤根柢然後能絶至於化則賢者用使不肖者退聽不知其爲誰之黨錮圓融和

會消患於冥冥此人主御臣下之要道也且以文宗之世德裕宗閔各為一黨說者謂德裕之黨多君子宗閔之黨多小人然德裕之黨豈無白敏中之傾邪反覆宗閔之黨豈無周墀之獨立不倚吾能於兩黨之中擇賢者用之則休戚不同進退以道自然破散不相為謀又焉有朋黨之迹哉然則化之破之其效不同文宗不知出此切切然以為憂則唐室之不振宜矣蓋君子小人固各有類然不可名其為黨名其

為黨則君子惪於投合小人惪於朋比雖出一時之標榜不知其能貽萬世之禍也後之著論若歐陽修司馬光等皆以謂君子不能無黨夫既已名君子之類為黨矣小人安得不結為死黨求以勝君子乎黨既分矣於是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退則君子進隂陽消長否泰乘除二者若循環理勢之必然其不可破必矣惟不名其為黨則泯然無迹第見賢者用而不肖者斥耳本朝吕夷簡范仲淹盖嘗有黨矣吕黨

用則范黨不用范黨用則吕黨不用雖其後二臣交惟解雖然朋黨之論終不能平至韓琦為相乃兩用之其黨遂消夫以一韓琦尚能化其黨與使國家萬世之福况以人主為之乎以是益知文宗徒興嗟惋之辭不得化之之道也

唐明皇時姚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荅崇趨出内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即帝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虚

懐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重煩我即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

臣聞古之帝王出而應世必以輔弼之臣為腹心若舜之禹皐陶湯武之伊周漢高帝之蕭曹孝宣之丙魏光武之寇鄧唐太宗之房杜是也葢人君挈大器而欲置之治安之地非一人之力所能辦必寄之腹心之臣而自提其綱譬夫富商之運貨必使能負者

負之而趨維持保護則在此而不在彼也苟欲身自負之行於夷途則可矣險阻崎嶇前有蹶跌後有遺忘力或怠焉左顧右盼恐無肯任是責者何者素無委任之意其可以一旦責成乎哉明皇之用姚崇知此道也是故委任之意專而崇乃得盡其腹心進賢退不肖了無疑忌之嫌君臣之間可謂兩得矣或曰人主當總攬權綱豈應以權付宰相對曰若舜湯武高帝孝宣光武太宗豈不知治而必以權付諸子者

知宰相之權重則朝廷之勢尊朝廷之勢尊則人主在上赫赫明明天下莫不知敬也然則以權宰相而摠攬其綱亦人主自尊之道也明皇曰大事吾當與決豈非自提其綱乎至用郎吏則曰崇顧不能重煩我耶豈非以權付之乎摠攬之道明皇得之宜乎巍巍堂堂處三宗之一也

別擬

臣聞荀況有言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

荒夫要者人主執其綱而百官有司各盡其職所以百事詳也若人主好詳則百官有司不任其責而人主日不給矣是以書稱元首叢脞必繼之以股肱惰萬事墮不謂之荒而何譬之富商寶貨山積欲轉而之他必使有力者負之所謂富商者當徒手在旁維持保護雖負者數百保其無遺忘矣若欲身自負之方且自顧之不暇焉能使數百人各盡其力哉何者不素委之臨時難以責其效力也明皇知此道者故

曰大事吾與決豈非能執其綱乎至用郎吏必責之姚崇况其小小者乎斷無好詳之弊矣開元之治百度具舉井井不紊豈非好要之效歟太宗嘗謂房玄齡曰公為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材比聞多閲於訟牒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且玄齡輔人主者耳太宗猶不欲以細務縈之則太宗之所以自處者為何如哉好要之道太宗得之此貞觀之治所以巍巍堂堂與三代同風也太

宗而下惟明皇知此其治之美幾於貞觀豈無所自而然哉

漢揚雄法言曰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臣嘗謂大學之道明於帝王之世不明於漢唐之世明於帝王之世者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其不明於漢唐之世者軻之死不得其傳夫大學之道何道也正心誠意而已矣葢自正心誠意而學焉推而至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所處而不當矣是道也堯舜禹湯得之謂之傳而不謂之學葢其心心相授出乎自然高宗恭默得於甘盤天命傳說發明其說高宗獨能領解於是學之一字始大彰明周公孔孟乃專以是爲設教

之門故揚雄有見於此而宣言之曰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於乎使周公孔子孟軻之教得行於中國後世聖明之王不恥於學者傳説倡之於前揚雄衍之於後其有助於吾道不為小矣其開導於後世可謂切矣後世猶有自用之君矜其智力而不肯學自聖之君痼其鄙陋而不能學夫惟自用則惡忠言自聖則忌勝已其奔走先後皆讒諂面諛之人爾此帝王周孔孟軻之道所

以不明於漢唐之世也其治豈無間有可喜要不純於正心誠意之學也故韓愈號於世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亦可悲夫恭惟太祖皇帝得天下如堯舜平禍亂如湯武文化如文王周公孔孟是以聖聖相傳心心相授皆出此道故能挈唐淺陋之習置之帝王周公孔孟大學之道也嗚呼盛矣太上皇帝得道在躬於干戈搶攘中崇儒右文繼統大學振乾綱於弛紐回既倒之狂瀾始克以此道傳之聖子陛下以

天縱多能之聖緝熙光明之學承太上口授心傳之妙無一念不出於正心誠意是故以之事天則三光全寒暑平以之事地則草木茂五穀熟以之事祖宗則神靈懽喜以之事兩宮則慈孝昭明以之感夷狄則向風慕義以之感人心則天下和平此正心誠意之明效大驗也臣愚猶覬陛下研磨此學不倦以終之使其道高出堯舜之上以符孔子之所望夫學而至於堯舜至矣盡矣而孔子語博施濟衆之事修已

以安百姓皆曰堯舜其猶病諸誠懼後世聖人學至堯舜而止也於是而進焉大學之道也大學曰德日新日日新新新不窮陛下之道將高出堯舜之上矣此臣區區之願也

唐太宗貞觀三年十二月壬午靺鞨遣使入貢上曰靺鞨遠來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臣嘗讀周宣王復古之詩小序稱其能内修外攘復

文武之境土竟以内修外攘為二事臣獨謂不然盖能内修所以能外攘也使内修外攘岐為二途天下不既多事乎夫惟内修則仁義並行教化益隆中國之民安寧富庶頌聲並作使鄰國望之若神人然謳歌思慕顒顒為之氐而不可得如是則恩信所被稽首稱藩干戈所指壺漿先饋又何必區區於戰鬬殺伐之間耶唐太宗得此道矣方貞觀間際天所覆荒區之長悉受唐璽纛蠻琛羌賮踵相逮於廷人皆謂太宗

雄武善用兵電掃風除之功殊不知其本葢在於治安中國之一言也故善徠遠者不急於外攘而急於内治治嚴賞罰之法塞僥倖之源故天下之仕者皆宿道而向方趨事而赴功紓州縣之責懲聚斂之吏使天下之民樂其生而安其業謹擇將帥卒乘必練器械必良使天下之兵有奮志而無惰心土地人民官吏士卒皆如故也法令品式紀律財賦不必益也一振作勤修之則内治立矣内治既立敵國將自服

故杜牧猷取山東之策於唐以為上策莫如自治其所謂自治者特在於制度條章井閭倉廩賢才好惡捘選廢置之間而已使文宗能用牧之言則太宗之功業可尋矣臣願陛下内修政事遠法宣王治安中國近迹太宗則復中原如運諸掌東都之會鞅鞨之朝雖跬步可待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

車徒馬

臣嘗聞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此言深可為萬世居中禦外之要法觀宣王中興得此道矣詩人美之非美其成功美其能待時也方宣王有志復古既已能內修而外攘車馬修而器械備使其發號出令聲言選車徒而北伐誰曰不可而宣王殊不欲稍露用武之心乃因田獵而選車徒葢恐敵人因此致疑必起而拒我則吾大事去矣此宣

王得待時之策也及夫事力已强時既至矣雖六月興師有不暇恤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宣王得乘勢之策也故復古之功可為萬世中興之冠嗚呼盛矣非獨此也臣因究觀後世凡有長慮之君莫不皆然越王勾踐懐會稽之恥忿行成之辱非不能收殘餘以決一戰顧乃奉皮幣玉帛春秋不絶男為之僕女為之妾不敢輕咈吳人之意知時有未至也故其堅忍不動之徳至二十二年吳人稍蠻不遺種而後能得

志馬勢可乘也漢文帝懷高祖白登之圍痛高后嫚
罵之辱非不能勵士卒以决一戰顧乃卑辭厚禮遣
女和親若養驕子若奉大國不敢輕咈匈奴之意知
時有未至也故其堅忍之德至宣帝時值其乖亂而
後能得志馬勢可乘也向使越勾踐漢文帝不知待
時之道不忍憤憤張虛聲以震懾之彼既為計以防
我又安得其後各有乘勢之功乎方今夷狄未服積
恥未雪一介之士咸知發憤濾吐忠言以勸陛下北伐

言之可矣行之在於審也臣願陛下以宣王之心為心飭議論之臣毋欲速戒邊鄙之官毋見小利斂形匿迹外不暴揚深機密計中常惕勵待其時有可為勢有可乘一舉而成復古之功使祖宗之責望太上皇之所付畀者一旦章章焉則陛下中興實與宣王同符不勝天下幸甚

漢班固景紀賛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獘罔密文峻而好究不勝漢興掃除煩

苟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臣嘗謂周三十七王莫盛於文武成康漢十一帝莫盛於高文景武而史臣於周漢之世獨推成康文景何哉葢創業之初民方狃亂不得不以法制整齊之惠養斯人之政葢未遑也及夫亂既去矣倘仍前轍何以壽一代之脉乎四君者深知此理是故以寛大忠

厚惠養斯人渠渠懇懇專意撫摩必使斯民咸登仁壽之塗而後已譬如人有疾疢而以砭劑攻之病雖去而氣亦耗矣苟不加調養之功則氣且益耗安能長久故良醫於此必去其藥石而用膏粱禁其作為而就安佚然後病者始得康寧如平時如是而不能保有天年者鮮矣然則壽一人之脉者良醫也壽一代之脉者成康文景也想當成康文景之時在廷之臣豈無進察慧之說殺伐之說聚斂之說者成康文景之心湛

然如止水皎然如明鏡照破羣邪堅忍不動決壽一代之脉為子孫萬世之計然則夏商之後周八百年漢四百年社稷綿遠政治光明實由四君寛大忠厚恵養之功有以致此其後宣王中興斯民喜於王化復行光武再造人見漢官威儀而增喜人心如是固結而不可解此豈法制整齊之功所能致哉惟我仁宗皇帝即周成康漢文景也四十二年之間其所以培養邦本者至矣盡矣靖康之難中原騷動天下恟

惟太上皇帝獨能紹復大業於干戈搶攘之餘苟非浹洽人心思宋何以能如是速耶迨夫投戈息馬之後亦專以寬大忠厚惠養斯人益知其所自也今陛下遠取成康文景近法仁宗太上發號施令一以寬大忠厚為本而臣區區之愚猶及於此者誠願陛下益堅前志勿惑他說以寬大忠厚之俗使天下禮義廉恥油然而生刑威誅戮措而不用和氣仁聲充塞宇宙誠心德意上動於天天之所助吉無

不利鄰國望之願立於朝願居於市願出於塗願耕於野以此恢復則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矣寧有不濟哉孔子曰我戰則克蓋得道矣陛下幸赦臣愚而力行之

鄭峯眞隱漫錄卷十三

上壽皇帝表

則天蕩蕩固靡俟於形容成功巍巍宜不忘於揚厲式昭祖武允屬孫謀神人悅怡臣民鼓舞中賀伏惟至尊

壽皇帝陛下承堯舜之統賡文王之聲措世治安游心
冲漠雖脫屣於萬乘猶制服於三年精誠已底於格天
思念未忘於陟岵茲涓良日肇舉縟儀雖出孫謀實繄
慈訓泥金檢玉重增九廟之光疊矩重規高掩百王之
躅臣伏限退休田野莫遑趨慶闕庭臣無任

竹洲集　　別集類三　南宋

棣華雜著

勑奉議郎吳儆除通判邕州

一郡之守在汝守武察姦舉能既復其舊矣則達政之吏可以有為爾通練民事既試有勞其允所請以觀來効勑如右牒到奉行

淳熙元年三月六日

勅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都廵檢

吳儆

延自畿甸遠至海隅朕視其地如户庭視其民如一家爾判邕州而廉平達於朕聽是用命爾安撫嶺表其一乃心毋或鄙夷其民如在朕側往惟欽哉勅如右牒到

奉行

淳熙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進竹洲文集表

臣資深言臣曾祖臣儆所著文集十卷繕寫成帙謹詣
登聞檢院投進者竊輯陳編悵祖風之悠邈遭逢聖世
希宸渙之褒揚進瀆闕庭退忘鄙野臣實惶實懼頓首
頓首臣竊以唐宗覩故笏猶思魏徵之賢孝廟序遺文
誕錫蘇軾之謚或睠求於數世或褒表於再傳伊人之
懷惟道所在臣伏念曾祖臣儆生而坎壈志則激昂抱
膝長吟以伊呂而自許著書垂世非孔孟則不談才挾
核結氣吞仇敵繫單于之頸視表餌之策非疏寢淮南

之謀於社稷之臣為近挺若偉節著於當時載觀乾淳之間實號人物之盛朱熹唱於古欽張栻顯於長沙浙左二吕之典刑江西兩陸之標致靡不相友咸與齊聲故在膠庠則其行尊歷州縣則其用顯府臺論薦交章公車旒扆歎嘉興思當宁雖懷才之甚遠竟賫志以莫施然禮樂彬彬尚多河汾之弟子而日月炳炳猶存歷氏之離騷儻待時而獲彰庶流芳之不泯恭惟皇帝陛下綱維治統寤寐英賢聞鉅鹿良將之名思得復用讀

上林子虛之賦恨不同時蓋嘗振發潛光襃錄往哲凡曰先臣之雅舊皆蒙謚典之徽稱忍令太陽之華尚遺枯骨獨使九泉之恨空結營魂臣隕涕潸然緘書惕若敢冀燕閒之賜覽特貽鴻霈以易名起地下之脩文死猶可作效身後之結草義其敢忘臣所繕寫曾祖臣儆文集總為一十册謹囊封隨表上進以聞臣冒犯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實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嘉熙二年十一月日徽州布衣臣吳資深上表奉聖旨

降付尚書省

文肅吴公謚議并勑牒

勑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准寶祐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指揮送下太常寺申據徽州布衣吴資深狀乞照前本州知郡謝少監保奏送所屬為曾祖故岂州安撫吴儆定謚事今具下項一寶祐四年十一月太常寺狀申准寶祐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指揮送下據徽州布衣吴資深狀乞照前本州知郡謝少監保奏送所屬

為曾祖安撫做定謚事批送禮部太常寺契勘申本寺除已開具條令數內一淳熙三年四月十五日勅節文三省同奉聖旨今後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法應得謚并勳德節義聲施彰著不以官品特命謚者並先經有司議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旨依舊制更不命詞止備所議給告吏部牒本家照會照得徽州申奏吳做定謚身歿之後官不及謚行當及謚若照前項條人係是特降命謚指揮申乞施行去後七月二十六日再准

指揮送禮部太常寺公明契勘吳安撫行實應否議謚

指定申本寺施詳吳資深繳到行狀及本州奏節文見得吳儆文行勵名度越前脩觀其摭鋭弭盜凜凜忠義真有汎掃河洛之志明經博史著書立言大抵皆有補於世教本寺開具條令在前未敢自擅議謚今欲指定具申朝廷如從今來奏內保明行實行下本寺以憑訂謚申乞施行去後寶祐四年八月十四日准都省批下本寺申前項事理送禮部太常寺從所申事理施行准

此本寺遵照批下事理請委奉議郎新除太常博士洪
并擬撰故邕州安撫吳公儆謚議議曰古之端師明傳
如鄉之老及大夫者以德行教其鄉其教人之大倫五
所以範風俗甚厚漢之東學士大夫閒居教授猶數百
人以故清節危行夾習鄉正師道廢久矣明道景祐安
安胡先生以仁義禮樂教東南之士士競以明禮適用
為學於時湖學最盛純仁之真溫深之淵篤覺之純明
公輔之簡諒以高第為名臣訖元祐嘉頼之公博極羣

書而約之經親格世事而貫之理兄弟自相師友又取正天下所謂有道者晦菴朱文公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極相愛敬公監邕州有嘉政南軒以書告晦菴曰吳益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及召還南軒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南方之强三章以别又勞以書曰益恭才氣事業爲可掩抑對揚忠言必當上意公嘗記尊己堂慨慨天爵人爵之辨重衰世之苟得無恥者晦菴讀之喜曰往者張荆州呂著作皆稱吳邕州之才今讀

其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蓋公存乎德行勢榮利達不與存焉初公為太學樂縣屏邏卒重學館體寧安仁勤吏事如麗官倅邕攝州事以清德服夷落時南軒經畧嶺右遇事疑必咨公籖郵往復日至再三南軒以公治行轉聞得召陛對條天下大計最深遠阜陵嘉奬甚渥卿用矣公以親老謁歸晨昏候起居膝下延親所素相好者從容觴詠以為親娛又時與來學者考德藝商古今分齋肄業如湖學教法四方之儁從者如雲相與推

尊曰竹洲先生士及門冠倫翹者方公恬汪公義端其他明經通政術者甚衆大率竹洲先生之教也夫教者以仁義為教學者以仁義為學者也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阜陵以孝治天下又得乾淳諸老轉相講授以教為人臣子者當時道誼風節之士參錯朝廷州縣閒愚夫婦皆知忠君孝父過江以來天地綱常與國脈相延洪以到于今夫豈一朝夕故哉今天子躬聖德建皇極闡洛大儒厥既褒德乾淳諸老以次易名

足以風四方矣謹按謚法敏而好古曰文剛德克就曰
肅公老學有剛操棄美仕養志以待其親又推所學以
淑天下士非博於文剛而無欲者能之乎請以文肅為
公謚謹議今承本官擬撰謚議一本題連在前伏乞朝
廷詳酌行下吏部考功覆謚施行伏候指揮本部承准
指揮送吏部覆謚申尋送法司去後一檢准條法指揮
諸謚先祿大夫節度使以上本家不以葬前後錄行狀
三本申所屬繳奏其文班錄事實或本家不願請謚者

取子孫狀以聞其蘊德即圖聲聞顯著雖無官爵聽所屬奏賜淳熙三年四月十五日勅今後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法應得謚并勛德節義聲實彰著不以官品特命謚者並先經有司議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旨更不命詞止備生所議給告吏部牒本家照會一本部請官覆謚去後承朝請郎行宗正丞兼景獻府教授兼權考功郎官龔應之擬撰覆謚議議曰乾道淳熙間天下有三先生晦菴朱文公在建南軒張宣公在湖東萊

呂成公在浙志同道合凡其著書立言躬行踐履莫不以周張二程為本而上遡乎洙泗之學慶元權姦用國立僞學之名以斥逐正人驅一世而納諸名利之域風頹瀾倒士昧所擇非卓然特立不以禍福得喪為念者不肯登三先生之門而與之交也炎漢東黨錮禍烈士大夫相尚名節一切不顧公之操守趨向迥出流俗獨取重於三先生往來汗簡中楊震黄憲之流也公資稟雄拔學貫古今諸子百家博習靡遺忠義果斷緩急可

伏文辭峽傾巖崎雷轟潮汎餘子縮手驚悸目為舉鍒以至為尉為宰為倅為州為帥政事皆奇絶陛對論恢復大計謂金亮送死之時可以長驅中原拓境土而立社稷諸將乃不能北渡以發一矢及南北之勢既分方謀進取以圖難成之功事機兩失議論切當前賢所未及使公得任鈇鉞之寄擒頡利以獻天子不為虚語矣歙之山攢青聚翠萬疊倚天神仙異人多所窟宅孕秀產奇鍾為人物而公與紫陽夫子同郡人也豈偶然者

才高而用少學與而售希公之不遇亦時耳功名事業得為則為之何足芥蔕孝弟忠信士所當脩者不可斯須缺結廬於寒松脩竹蒼蔚之地迎八十之親奉觴酒怡愉其間奚啻萬鍾哉下帷教授負笈而來者歲數百人師道立而善人多新田之邑中沚之莪所以助國育才者菁菁然其盛澤流教傳不可以日前論也公之交遊滿東南如龍川陳公梭山陸公石湖范公止齋陳公皆當世文章之伯問學之粹也慕公名而願與之友以

天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公之名實彰彰乎不可掩
矣生不得展其才殁不得揚其名爲善者懼何以勸聖
天子表勵周程朱張之學乾淳之老師宿儒班班皆已
賜諡奚庸缺典於公諡法敏而好古曰文剛德克就曰
肅公博學而文莊毅而肅諡曰文肅無異議謹議伏候
指揮十二月十八日奉聖旨依奏敕如右牒到奉行
寳祐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敕牒尚書吏部故朝散郎知
邕州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公事

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兼提點馬事吳儆牒奉勅宜賜
謚曰文肅牒至準勅故牒
寶祐五年

宋故朝散郎知邕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
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
公事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兼提點買馬事竹
洲先生吳公行狀

曾祖師政妣程氏

祖俊妣汪氏繼妣魏氏

父舜選故奉議郎賜緋魚袋妣金氏封安人

公初諱偁避秀園諱改曰徽字益恭吳其姓也吳自泰伯以國得姓其子孫散四方譜牒不可攷獨居歙之休寧者最盛公之高曾世以長者稱薄取而厚施視糶之貴平其價以米之施及旁郡全活者甚衆至奉議公襲德彌厚一夕與夫人金氏坐月下有二星飛入懷公異之曰其吳氏種德之證有子之祥乎已而宣和之甲辰

果生國録公脩乙巳十二月之朔又生公公生而頴悟日誦千餘言十歲屬文已能道先生宿儒之所不能道弱冠與國録公遊太學時四方之英俊萃焉月與角筆墨短長輒居首選儕輩相與嘆服為之語曰眉山三蘇江東二吳以上舍高選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明州鄞縣尉三十二年遇恩陞脩職郎隆興元年獲疆謚改承事郎三年差充婺州教授不赴乾道二年差知饒州安仁縣四年轉宣教郎七年丁母艱服闋淳熙元年

轉奉議郎通判惠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公事沿邊溪洞都廵檢使惠提點買馬事觀老𥘉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六年轉朝奉郎七年轉朝散郎差知泰州𥘉祠復主管台州崇道觀十年致其事以淳熈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卒享年五十有九公天資雄渾學該體用高遠而不為迂切近而不為陋上下數千年間世變升降制度因革縷然若指諸掌而能剸量之以道出入諸子百家天官稗説靡不洞究而能折衷之以聖

人之經故其發為文辭涵濇演瀁嚴潔淵奧每一引筆若飄風驟雨不可止過旁觀駭立悚汗而公初未嘗屑意也公英邁慷慨忠義激烈雖窮居戹處抱膝長吟常以社稷安危為己任方隆興天子銳意北向致奇獻策者無算公獨慨然曰是碌碌者釣取爵位耳烏足與語大計使吾得當一面提精兵數萬必擒頡利以報天子蓋公平日之志也當時宗工鉅卿如晦菴朱公南軒張公東萊呂公龍川陳公梭山陸公石湖范公止齋陳公

及知名之士數十人皆與公友善公之倅邕也南軒以書告晦菴曰吳益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及歸自邕而得對也南軒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子路之强三章以諗别既而又以書相勞於中都曰益恭才氣事業倘可掩抑對揚忠言必當上意至龍川則反覆太息徧告於東萊與石天民曰此君蹉跎日以老矣今兹得對或有遇合之理其為一時名公所慕重蓋如此初公未第為太學録時天子勵精以選卒廉察中外一日

且至膠庠公曰此曹挾小忠簸弄耳目今闖足至此異時六館之士以非所宜言與大不敬論報豈不上累聖朝執而答之曰國有令汝無故爲得輙入卒喋受笞去不復至蓋公之風裁峻整臨機果决已見於爲布衣時得第尉鄞鄞跂海盜出歿鬼神不可踪跡閒來掠民家輙去朝廷雖宿將重兵不能禁公潛布耳目盜所至輙知之單馬徑造捕者隨至盜驚謂神卒有先登被創者公鮮衣表以衣之親與傅藥士卒皆感慨爭奮願空賊

以報及宰安仁安仁舊號冷邑公至則肅吏厚民薄征緩賦異時負販少有至者公立為會市會之日官無征斂市不二價約束明肅商賈四集皆得所欲以歸於是井邑饒富江東壯縣或愧焉時歲大旱公度民將艱食預約一縣戶口所欠米若干令富民儲蓄以備境內賴以不飢會旁境飢民百十為羣攫食偷活惡少年乘之為盜勢駸駸且犯境州人以為憂遣兵數百戍之或有勸公避者公奮然曰吾為令顧委命若等是謂草問求

活者寧與賊死況不必死乎籍丁壯閲之公融橫縶其聲勢張甚有無賴子襲旁邑所為者法外出新意殺之以令盜聞之皆恐懼縮頸不敢犯事已自劾不報然不以令盜聞之皆之以是坐累數年公嘗言於孝宗皇帝曰盜賊弄兵驚陛下之赤子甚至阻山澤殺吏士遣大將發重兵而不能定皆由御憲守令罷軟不任職治之不早以至滋蔓難圖仁哉斯言使安仁非公盜滋蔓矣法吏乃反以為公罪此識者所甚痛也暨通判邕治邊

溪洞蠻獠少不得意則反側南軒張公經畧廣右有疑
事悉以咨公寘郵筒往來籌畫日至再至三公曲為之
畫畢就條理郡闕守檄攝郡事有自杞蠻者勢强盛服
屬化外諸國至羈縻州境上其人皆長大勇悍善鬬且
歲數千人至横山市馬日益横忽其酋必程持國書來
爭論淳熙三年蠻人與其官兵相殺傷因及十餘事以
乾正為年號州人大恐公嚴兵庭見之其詞色驕甚公
責以汝國本小小聚落只因朝廷許汝車馬歲得銀帛

二十餘萬今三十年矣汝國以此富强役屬諸蠻若忘
朝廷厚恩邪輙敢妄有邀求吾當閉諸朝絕汝買馬之
路又以不用本朝年號且犯廟諱詰之首遂屈服有田
州下閉洞首領凌議以掠良民與化外諸國為市人易
金一兩伎藝者倍之每歲上邊買馬遣丁夫除驛道輙
為掠去公屢委所屬追問議不伏以兵擒之梟首於市
遠近稱快又有安平州酋長李棫藏匿逃逋窺伺叵測
累年帥憲不能令州有農兵逸去公大書尺紙示棫如

期而來且惶懼遣使以書幣請罪公責而釋之還其書幣棧欵往時太守率以賄遷公清如氷吾敢慢乎於是兩江五十餘洞戒告部落無有違者且曰吾寧貧窮毋犯吳公留邕三年績効不可殫紀南軒露薦於朝得旨赴都堂審察去之日若士若民若吏若兵合數千人遮道流涕奔告諸臺借留公陛對首論恢復大計謂天下之大勢有二天下之大誤亦有二有紛紜未定之勢有五國相持之勢紛紜未定之勢利疾戰五國相持之勢宜

綏圖方逆亮就戮中原之勢幾至紛紜諸將乃不能渡淮而發一矢及逹葛定位南北之勢復成立敵張浚虞允文乃欲長驅以定中國進退緩急皆兩失之此功業所以未建今之議者不察持苟安之說者欲保守江左為欲速之計者便謂中原可平臣未嘗不痛惜於斯也臣願陛下治兵積粟涵勇韜力俟彼之勢寖以陵夷則以冉師出其東蜀兵出其西且戰且守稍稍前進東自齊以圖晉西自隴以圖秦為祖逖譙梁戰守之謀而無桓

温劉裕深入遠鬬之患追其壞亂糾合諸侯之兵以天聲震之一戎衣而天下定矣若彼之勢未至於是雖一兵一騎不可輕動聞者始知公規畧宏遠區畫精密平日慷慨自許非孟浪呼呼者也使公獲展其志應敵着數各隨局而如環無端功業可量也哉及論俎杙蠻二廣官吏與治賊之方皆切中事機孝宗皇帝嘉奬欲除公御史適邕又闕守上以馬政為憂復以邕筦屬公時奉議公已八十公曰吾奉親以往于親且老離井里以

戚吾親非孝也上方以孝治天下其念我乎力請上為惻然予祠已而思之擢如泰州復以親老請祠公孝友出於天性常視奉議公嚬笑以為欣戚所居之前有洲廣數畝舊種竹蒼翠可愛奉議公樂之於是結廬其上環以秋冬不凋之木日奉觴酒怡愉其中又以餘閒與從遊之朋窮經論史攷德訂業四方之士聞之負笈而至歲數百人居不足以容或相率結茅其傍因號為竹洲先生公分齋肄業如安定胡學之法以教之士由以

成材者有方公恬首春官汪公義端有臚傳其他簪佩滿州縣言有章行有操官有業問有學未有不自竹洲之門者公之没也奉議公已九十呼其子泫然流涕曰子之事親也生有養死有送今吾先而祖以死有餘恨矣汝其毋忘乃父之志以事而祖又曰汝其知所以立身立家乎忠孝者百行之本也恭儉者百行之端也其了然於死生之故有釋老所不能及者曾祖師政妣程氏祖俊妣汪氏繼妣魏氏父舜選奉議郎賜緋魚袋妣

金氏封安人娶金氏封宜人後公六年卒以紹興元年四月日合葬於績溪縣高車原男四人載宣教郎簽書高郵軍判官廳公事圻塈垌女一人適奉議郎知袁州萬載縣事王饌孫十一人鎬鋐鍚鎮錞鑑銓鐔鏞鉊錡曰鑑出繼國錄公之長子垕之後曰銓出繼國錄公次子塾之後孫女二人長適承議郎知江洲瑞昌縣事韓楚卿次幼未行曾孫資深習進士業卓與公同里閈先伯父文簡尚書與公同肄業而公之季子垌又從予遊

故知公之出處頗詳嘗論公之才足以佐理天下而身不得居卿相之位公之氣足以幷吞仇敵而身不得任鐵鉞之寄公之節足以排斥姦慝而不得綱維國之風憲公之文足以摩光雲漢而不得黼藻國之綸綍公之命固有所制矣然孝盡於親道信於友名尊於身識與不識皆知公為一世偉人公之所以不朽孰得而制哉公嘗作尊己堂記謂天爵義榮己所有也可常尊也人爵勢榮得失在命不可常也士大夫喪其可常之尊乃

籍夫不可常尊者以華其身得則喜失則悲甚而苟得至於忘恥是何異乞墦間之祭醉飽而歸其妻妾方羞且泣而施施焉未之知也晦菴朱公見而喜曰往者張荆州吕著作皆稱吳邕州之才今見其記文又可見其所存然則雲霧晦冥日月之光景常新公之存固有用舍得喪不得易者有文集十卷行於世或謂其峻潔類賈長沙雄麗類蘇內翰風骨類柳柳州世必有能辨之者不待予之言也公殁既有年其孫鉉入都門涕泣謂

予曰先祖言行久未編次將遂湮墜敢稽首以請予辭不敢鞋之請愈力因槩書其大節以備太史氏採録云謹狀

嘉定十五年十一月日通奉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三百戶程卓狀

竹洲先生傳

公諱儆字益恭發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明州鄞縣尉三十二年恩陞脩職郎隆興元年獲强盜改承事郎

乾道二年差知饒州安仁學四年轉宣教郎淳熙元年轉奉議郎通判筠州五年轉承議郎被召上殿除知州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公事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兼提點買馬事親老句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六年轉朝奉郎十年致其仕以淳熙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卒年五十九公天資雄渾學該體用高遠而不為迂切近而不為陋上下數千年間世變升降制度因革燦然若指諸掌出入諸子百家天官稗說靡不洞究

發為文辭每一引筆若飄飄驟雨不可止逷公英邁慷
慨忠義激烈雖窮居厄處抱膝長吟以社稷安危為己
任方隆興天子鋭意北向效奇獻策者無筭公獨慨然
曰是碌碌者釣取爵位耳使吾得當一面提精兵數萬
必擒頡利以報天子蓋公平日之志也公之才足以佐
理天下而不得居卿相之位公之氣足以并吞仇敵而
不得任鈇鉞之寄公之節足以擯斥奸愚而不得綱維
國之風憲公之文足以磨先雲漢而不得黼藻國之綸

繹公之命固有所制然孝盡於親道信於友名尊於身孰得而制哉觀文殿大學士廣陵郡公葛邲撰

竹洲先生像讚

儒林儀表國家棟梁風雲翰墨錦繡文章駕長虹於寥廓聽鳴鳳於高岡

陳狀元亮贈吳益恭序

亮兒時聞行都有所謂太學者四方之英大抵萃焉於是新安二吳以文墨妙天下而季吳獨好使酒任氣有

兒拊一世之心然而月從儕輩較一日長短儕輩往往口誦心惟吟哦上下記憶不少休試之夕晚不得交質明裏飯叢入坐定心搖搖特未寧吏持題賓廊間羣起就視相顧無人色君獨凝然問儕輩題謂何已則不復抒思開卷徑書筆不留行率至日中輒辦出即歌呼如平時更數日挂名舉眼皆驚曰果吳某也為首選者他日又曰復吳某也儕輩率服之然嫉之者至以為可殺而皆不計顧也久之得第尉鄞江鄞江並海海盜出沒

鬼神不可蹤跡間來掠民家輙去朝廷雖宿兵不能禁
君徹布耳目潛所至輙知之單馬徑造捕者踵至盜驚
謂神咸拱手疊足死不恨論功至不可計君不以屑意
猶得京秩授餞之安仁安仁故號冷邑至則肅吏厚民
薄征緩賦康不留一錢遇有急須片紙立辦民熙熙田
里閒而商賈之至者如歸江東北縣或愧焉會旁境大
旱飢民百十為羣攫食偷活惡少年乘之為盜勢駸駸
且犯境州以為憂遣兵數百戍之富民或勸君挈家就

避君奮然曰吾為令顧委命若等是謂草間求活吾寧與賊死况不必死乎籍丁壯閲之君馳馬横槊於其間聲勢甚張無頼有襲旁境所為者法外出新意殺之以令皆恐懼縮頸盜不敢犯事已自劾不報不便者從而媒孽之部使者一一擿摭出條目以詰君慨念曰吾所為固自不應法吾不勝法吏矣方急時吾寧計此今鼎鑊實甘吏從旁為答之持法者猶欲掇拾不合以罪焉龍川陳亮曰成周議能之法今不可行矣跳梁小醜孩

弄中國如無人天子赫然不欲赦之未有以屬之也於今且十年矣顧不能為一壯士道地邪人之有氣力者亦可嘆也已予以積憂多畏之餘遇君毋為之捉手起立於其别也舉杯相屬嘆離合之不常而毁譽之相尋而未已也已而開口大笑曰是亦何足較哉實乾道七禩中秋後八日也

陸伯壽書墨説後

紹興間太學號多文章士一時諸生最所推重者曰新

安二吳大吳造理深刻下筆如老師說禪學字有法不為才氣所豪奪其季乃以春秋是是非非之學行其凜然不可奪之志於塲屋間伯氏所無有也今大吳已不壽季始得通守邕管僕泛浙江而西邂逅相遇於臨安平時既得其為人因不復相問答而熟窺其氣象於稠人中吳目有力覺其用意之微亦復泛然以杖屨臨之僕則未有所覺於斯也一日有客論墨之品第吳恝然無一言僕亦於吳未始一語長揖而去折簡致欲人鄭

彦圭二九僕始得之錯愕自失而嘆曰昔劉元德心圖曹孟德而外亦以不然孟德一有使君與操之言元德為之手失匕筯僕心敬此偉丈夫外不失禮貌而静察之不知已為吳所覺此與元德之心一好一惡同不同而卒遽驚娩之情則一也譬如學奕之子從横布置私自踴躍奕秋起而應之決其所未發之機寧不狼狽離局銷其夙昔之心邪已而發所折簡蓋吳所着墨說大畧喜彦圭以窮冬凋谷之泉治千載推敗之松以成此

堅久不壞之墨猶有歲寒之遺意焉有旨哉此詩公托物之興也吾曹數奇易取摧敗何嘗養其所不可摧取者於煨燼埏埴之餘以為世用哉吳公剛大以立方為此墨說法吾儕小人其敢不勉因書此於墨說之後邪

溝陵唐老伯壽作

南軒先生贈别

予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予曰棖也欲焉得剛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

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寛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新安吳益恭來爲邕州通判其人剛決而有膽臨事不避難忠義自許疾惡如讐予始一見竒之兩年間

祭之熟矣而益加敬焉秩滿親老不可復留於其行會予有期服不得為之賦詩以致贈言之意而中有不能自已者敬書魯論及中庸孟子書中三義以諗之特欲知其所謂剛所謂强所謂勇者蓋如此益恭深思其義而體之於身于以捄偏而進德嗟乎其又可量也哉淳熙四年八月甲午廣漢張栻書於桂林郡齋

陳狀元亮與吳邕州益恭書

克一別不謂便是許久中間伯恭送到發所留之文不得一見為恨前年蕭山道中作一書附梁節推行記得燈下寫時縷縷今亦莫知所說何事也正月間到臨安又得梁節推書始知已出廣久矣甚念一見深以不可得為慮臨行纔得與天民促膝共語一夕復得君舉書亦知兄之來參差日子極不多人生會聚之難乃如此回思向來大醉井亭橋上船一時放手固是人間樂事也比聞有台對指揮丈夫年踰五十始得一面天頗自

不應復有留藏然有君如此亦不必量然後入也私以為必有非常遇合日日以冀忽鄭景元相訪未及寒暄首問此事乃知奏疏甚偉九重所以相期待者亦甚至然竟不免為邕筦之行吾人所向類多如此上方侍先堯萬壽豈忍使人八十之親重入瘴癘之鄉乎若明以為告宜無有不納乃欲待闕到而後乞祠殆不可曉天子一見遂遇合纔此當平步要津矣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無不可乘之勢顧吾儕之命咸然不是當耳欒武子

所謂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此言甚可念也聞見待從
州即當以情告上不可更待來年當機不發乃更求衣
他人恐他人不無遺恨耳伯恭君舉於兄極相知但其
力不能有所及在臨安亦嘗數數欵語否三四年來伯
恭規模宏闊非復往時之比欽夫元晦已當在下風矣
未可以尋常論也君舉亦甚別皆應刮目相待葉正則
俊明穎悟其視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有所
不及耳渠於亮甚厚其於亮所厚如兄與天民極惓惓

此殆未可以科舉士人論此君更過五十七年誠難為
敵獨未知於伯泰如何耳徐居厚卓然自要立脚亦與
其他士人不同聞安下處甚相近想時時得晤語也本
朝以繩墨立國自是文法世界度外之士往往不能自
容只如兩事之興滕宗諒張亢小小放手便為文法所
繩惟范文正公力保庇之孫元規滕達道李誠之皆一
世偉人而是非相半世人於此不能深相察者固亦其
勢也然亢以為齷齪拘攣之極其勢必須一番痛快而

後定今日之淺狹亦極矣兄輩不患不得少舒其意小小起伏頤且安之無聊賴豈有踰於弟者乎亦且磊磈度日想兄亦不待亮縷縷也

陳狀元亮與東萊先生書

違夫又復許久不勝尊仰日首夏清和伏惟編摩有相台候萬福廷試揭正則居厚道甫皆在前列自闕差考官固已如其如此然猶遺恨於德遠應先少望何也正則才氣俱不在人後非公孰能挈而成之天民對後

有無指揮益恭聞亦得對計亦有遇合之理此君蹉跎日已老矣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有所為也乎幼安王仲衡俱台還張靜江無别命否元晦亦有來理乎天下事常出於人意料之外志同道合便能引其類自非元惡大憝皆可借其利心以成回復之勢陰陽消長代謝之際可熟玩矣異乎之後其慮亦自不少況不必乎乎

南軒先生與朱文公書

學中重刻責沈納一軸并十本去近思録方議刻欲稍

故大守耳詹漕體仁致政講學每相見職事之外即商推義理殊為孤寂之慰其趣向亦難得也本路州縣間人才尋常不敢忽有思慮有才力者亦得數人有邕州倅吳儆者雖是狷疏然忠義果斷疾惡如讐緩急可用亦誤及之

朱文公與張南軒先生書

此來同志雖不為無人然更事既多殊覺此道之孤無可告語居常鬱鬱但每奉教喻輒為心開目明耳尋常

獻謂佛氏有所謂大心衆生者今世絶未之見凡今之人營私自便得少為足種種病痛正坐心不大耳予重語前書已及之誠之久不得書如彼才質誠欠追琢之功恨相去遠無所效力也陳君弢者舊十餘年前聞其為人悔未之識此等人亦可惜沈埋遠郡計其年當不下五六十矣吳儆者聞對語亦能不苟甚不易此等人才與温良博雅之士世間不患無之所恨未見前所謂大心衆生者莫能總其所長而用之耳

朱文公與汪伯虞書

示諭尚書金公名堂之意俾得贊一詞焉幸甚幸甚金公亦先友也熹頃歲嘗獲拜之臨安俯仰十有七年矣三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其謦欬者甚矣金公之厚於執事而所以相告者之切而當也邕州使君往見張荊州呂著作皆稱其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者益恨未得一聽議論之餘也顧二公之意所以望於執事皆非他人所能與獨在明者精擇而力行之

耳況如熹之淺陋其又將何以辱禮命之勤哉因風敬謝先辱旦夕儻得脫此羈馽歸臥田間呻吟之暇乃當有以報執事耳惠墨甚富且珍未有以報此間石刻各往一通幸視至未有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

朱文公與尤尚書延之書

某衰病杜門苟安祠祿方切自幸上恩不棄忽復収用已力懇辭諸公哀憐當爲開陳使得請也承問之及感愧良渥陳公必已到闕不知去任如何此事自繫天意

豈人力之所及哉江陵計今已赴久不得書不知為況如何吳邑州求免遠使不知得出何策直以親老丐祠恐無不得之理但恐別求任使則難必耳羅倅兄弟恐未參識自江西來者多能道其賢也程侍郎禹貢文字曾傳得否若有本便中幸借及分讀此篇常恨讀書不多無以考見古今之同異計所述必甚精博所願見也

又

尚書程公垂問曲折尤感其意因見幸為致問悃區區

之意蓋不殊前也羅兄亦告致鄙懷皆未得拜書也益恭得祠甚善材業如此何患不達須恬養以厚本根耳禹貢論得之開豁甚多歎服無已但恨未見盡圖得為求之便中寄示幸甚

鄂州小集　　　　　　　　　　　　別集類三　南宋

附鄂州遺文

淳安縣學齋堂六銘

育德齋

湯之新文之紱師聖王善吾身裳果行盡振民學而仕兩相因

養心齋

行有玉居有琴散堙鬱之積防非僻之侵今皆無此具

矣獨大經大法之可尋惟孝弟之真樂在涵養之日深克德性之純和象祈招之愔愔毀譽不能動富貴不能淫然後見士之常心

致遠齋

發軔詩書問津賢智遊翰墨場處居教地旣窺聖域亦上天衢英賢所志萬古同途

晦庵集　　別集類三　南宋

晦庵集序

愚聞之紫陽曰道在天下未嘗亾其托於人者或絕或續故行於世者有明有晦至哉言乎是言道者莫難於絕且晦之時至絕而得續晦而得明其為言也甚易愚則以為不然當絕而初續晦而得明非有一人焉為之集其成使續者之不絕明者之不晦其棄絕與晦也無幾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來至於孟子厥後不得其傳然

道雖無傳而道之行於世者未嘗絶也不獨江都見之三策昌黎見之五品即諸子百家何一非道之所在使謂道有竟則天地亦有竟乎無如繁則失於訓詁畢則流於功利其窮年累月汗牛充棟之所作非畸則詭非迂則誕蓋托於人者無其續則其行於世也不能明求其全體大用無一字背謬於聖人者舍紫陽奚屬哉周子之無極得紫陽而微言著明道之仁伊川之敬横渠之禮堯夫之數得紫陽而大旨出其大者既得力於學庸論及易詩禮諸

經其事業則見之於綱目至其切近而有用則見於小學近思錄諸編既已家絃户誦如日月在天江河在地而究其畢生著作之所在則全書一編又不可不讀也當其處不得為之地際萬不可有為之時而其所自陳所誡勉惟知有堯舜其君三代其民憂勤惕厲死而後已千載而下讀其書考其行事其心即子輿氏之心其所言即子輿氏不得已之言也眉錫於甲子入楚過嶽麓於乙丑至武夷謁紫陽書院院且廢白於大中丞公謀更新之夏五登鼓山

容烏石峯憑弔遺踪為石碣為扁額凡其遊屐之所述曠世而相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因泛棹建陽訪求遺書得其全帙歸而謀於平江息關蔡子校售以行於世眉錫不敏切附數言於後先生一生大縣先儒若勉齋若北溪若鶴山已詳述之余小子又何容贅一辭然道統絕續之所關人心安危之所係陷溺既久廓清匪易惱溺目甚砥柱為難令讀全書凡家國天下之事與夫飲食起居之節無顯無微無精無粗無鉅無細無本無末靡不見諸躬行

研體認求合聖賢本旨之苦心而從以朱子為依文衍義也至于信道之篤求道之勇踐履之醇涵養之密持守之嚴經綸之裕出處之正靡不造其極而幾于無間後之人非朱子而朱子不加益徒多其辭説以起紛爭之端皆未讀朱子平生之言以見朱子之為朱子焉耳朱子故有大全文集歲月浸久版磨滅其書不槩見于世竊嘆吾道一缺陷事適余友臧于喟亭具有同心相與竭歷從事始丁卯秋迄己巳春告竣原集一百卷又續集十卷別集十一卷

其有續有别者蓋集既成復搜採得之故另附于後初無所分别於其間余竊慨是集不出朱子手定又不由入室弟子所編輯惟片言必存而統之以類又未常就類而編之以年致使後學莫尋其言之先後而為多岐所眩定為晚年者或未必盡出於晚年然多聞記誦大都是少壯精力有餘時功夫若晚年進境未有不去泛濫而歸緊要去安排而歸灑落者也即以吾輩讀書行已處驗之自知 乃故反之而指為初年未定之論似亦失之矯

發之議論諄諄懇懇隨處感觸不驚於詭異不入於迂
濶推之則參贊之極功約之即愚夫婦之所可與知將見似
續之有人而道之得明於天下也或曰子刻全書知尊紫陽
矣尊紫陽則必闢象山闢象山又當斥姚江答曰孟子加
楊墨無父無君之罪以其非孔氏之門而創為異說以惑衆
其流弊足以壞人心若姚江非仲尼之徒乎即其抗劉瑾
定宸濠二大事而事功節義無愧於聖賢子知尊紫陽
已矣又何以斥姚江為也偶序全書而附之於此浙西後

學臧眉錫書於吳門旅次

晦庵集序

論人者必取其平生之言考之而其人見焉况乎接往聖之宗傳垂後學之標準如考亭朱子者乎今儒者童而習長而遵莫非朱子之言也習之遵之而聞道之人蓋寡則又何也朱子之學有體有用合内合外溯流以窮源即末以知本教固因人而施詣亦與年俱進朱子之為朱子未可淺窺而得也以其博綜羣說反覆講究精

誣余鈍根盲識未窺朱子之藩籬況前人且未能攷據編輯余何敢妄有更定故悉依原本即續别二集亦未依類附入惟字畫魚魯之訛則正之苟屬疑似寧仍其舊聊存吾兩人慎重不苟之意云爾天下後世精心以求徐思而自得之以見朱子之為朱子不惑於紛爭之論而相期為闡道之人斯集之有繫于吾道豈小補哉

平江後學蔡方炳謹識

文忠集卷八十七

得嶽廟謝宰相啓

陳情甚切自通公臺管記之前加惠至深俾綴嶽鎮祠官之後寛僭煩之大戮循省侍之寸誠延埴恩隆銘藏志極竊以重莫重於三旌之位微莫微於九品之官既霄壤之勢分宜鑪錘之理絶三上書而不報昔焉事有至難一出言而遽從令也詎何容易蓋上相體至仁之政故匹夫無不獲之私伏念某資本妄庸迹仍闒阨既

才力難充於晏御何姓名敢徹于膺門昨以賞延許親
簿領雖官期之浸邇顧親滕之滋遥中實徬徨勢惟怵
廹念終始受恩之厚誠無越于大人則愜宏播物之功
必不遺于小子用瀝肺肝之懇自投鈇鉞之誅豈謂竿
牘甫開甄陶已亹俾釋鉤稽之繁劇容叅卜祝之優閒
家請官供坐竊代耕之祿冬温夏凊行趨學禮之庭一
被洪私兩諧素願此蓋伏遇某官道公毋我德大有容
象極系天運四方於掌上垂紳正笏應萬變於胸中雖

彌縫輔賛之萛窺而汲引招賢之可考凡名片善已悉使之逢辰曾是微生亦并令其遂性門墻在望頂踵知歸某敢不静言厚幸之来推本曲成之自寛仁傑太行之顧將歸覲於嚴君反翰林蜀道之難願追蹤于前輩其如報効何憚靡捐

賀吏部周侍郎綰啓

同前

詔褒壽儁位列禁塗周子先生已著作成之効天官小

宰正資鑒裁之公上眷至隆人言無間恭惟某官鍾英
靈嶽藹譽儒林尭醲舜醺粹矣淵源之學周情孔思煥
然黼黻之文早被選掄屢甄盤錯吒馭屢辭于西土埋
輪幾徧于中州歲適凝寒獨見堅剛之操時方更化宜
先耆舊之圖暫假道于賢關果升華于法從矧是銓曹
之要實為政地之儲蓋為國求賢既已坐清于流品則
得時行道自能參斡于鈞樞揆理必然指期可俟某昔
叨聯事今睹除書憶别浦之班判未周歲月仰明庭之

持槖恍隅烟霄惟欣頌之交懷匪叙陳之能究

賀禮部侍郎曾幾啓

光膺書賛進貳儀曹陪紫槖之近班寵清時之宿望伏惟某官氣全剛大學造深醇有令聞廣譽而施諸身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先朝涵養早叅麟臺槐市之聯上聖選掄屢付龍節竹符之寄比圖壽雋再踐周行方總羣儒明二星于東壁俄升宗伯亞八坐于文昌惟由典議禮之秋且大報躬郊之歲假塗禁路姑寛輧于上儀

論政法官即咨詢于故老某傾風舊矣聞問欣然屬司
留鑰之嚴莫展高閣之慶其為頌詠罔罄敷陳

止齋集　　　　　　別集類三　南宋

止齋集後序

長繁少游泮庠學作文字時有同志者語及古有止齋之文可法求具本弗獲抑疑其言為未足徵遂置之去秋轉官於温過杭謁欽差侍御張公蒙以止齋之文見示且語之曰是文今亦罕得板於内翰可梓行於世以傳長繁以先生之文素所願見而不可得者遂欣躍拜領出至道次舟中披而閲之見先生之文平淡簡古有

行雲流水之勢冠冕玉珮之聲無陳腐無險怪又非所謂徒飾者真可法也而前同志者之言於是乎徵乃作而嘆曰自六經之後世之以文自鳴者多矣求其如先生之文者竟不多得惜乎得之不早也使非吾侍御張公善於知文具宅心公溥則是文恐終不得見矣嗚呼今日得見先生之文長篇之幸也抑後學之幸也萬世斯文之幸也遂匯至温諜諸僚友咸樂捐俸共市梓以壽其傳既訖工輙僭書於末以記其所自云若夫先生

批名氏暨出處履歷有行狀以識之詳王內翰先生已序其端故不復贅正德改元春三月既望賜進士第同知温州府事莆田後學侯山林長繁書

澹軒集卷一

宋　李呂　撰

次張文潛龍圖寄黃魯直太史韻

詩翁署門無容訪妻孥不譏官漫浪載醪問字人掃軌
聚案齊眉婦供餉久甘造化相疾苦句隨醪中獨無悫
從來文字煥星斗落筆風雲隨軼蕩不停聲鳴更少日
挑抉化工窮想像故令糢糊強古本暮年洗心摧意向
只令飈蕭素乘領筆力尚斡千鈞壯忍飢未悟詩能窮
得飽懸憂福無妄憐翁判與身世遺顧我強嬰兒女惱

詩翁事業故不貧與人胸中無盡藏

送崇長老

渺渺天童路今年草又秋淨缾誰解趯鈍斧子牢收作客如投子生涯只趙州山田一盂飯此外更何求

止堂集卷一

宋 彭龜年 撰

應雷雪之異詔陳時政得失奏議 此疏從名臣奏議補入

臣伏讀詔書喜至於泣臣官為侍從義則世臣不能遇事而論思致勤詔旨之訪問退揣私分甘受重誅儻復略舉細微而言何以仰稱懇惻之意謹昧萬死條列以上唯陛下留神臣聞雷者陽精之發雪為陰氣之凝雷震於驚蟄之前陽已不固雪作於雷震之後陰又太彊唯陰縱而不收故陽微而受制驗之古昔具有證詳春

秋所書晉漢所志雖人事感召之類不一而陰氣過盛之證則同故自一家而言則男為陽而女為陰自一朝而言則君為陽而臣為陰自羣臣而言則君子為陽而小人為陰自天下而言則中國為陽而外國為陰陰或侵陽故為此變志壹動氣實在乎君然欲尋災異之源必致精微之察儻有人事少有不盡是於天理猶未為純宜殫聖心廣求其類故在內則陽教不可以不立在外則君道不可以不明言路不通則小人或得以蔽欺

折衝無人則强敵必至於侵侮何謂陽教不可以不立夫姤卦以五陽之盛猶畏一柔之牽成湯無聲色之娛尚有女謁之戒私情難制自古則然儻有隙之可投雖一毫而可畏且如崇飲尤懼傷和若禁門啟閉之不時有緩急憂虞之當慮冀因警戒少屈皇明何謂君道不可以不明夫賞必有功罰必有罪操此二柄是為大君若賞罰無所勸懲則善惡何由分别且如近日廷臣之補外多因中旨而徑除若以為有罪而可懲何不明言

其過若以爲有材而可任何不因事而除惟舉直錯枉之道不能昭明故乘間抵巇之徒竊弄遂使人各解體士不盡心苟且偷安緩急難保君臣之情如此天人之際昭然可不明示過功公行黜陟庶免賞刑之過可名陰陽之和何謂言路不通則小人得以蔽欺竊謂臺諫之臣乃寄耳目之責儻無事之不達雖有姦而莫容陛下聽受直言超邁前古質之近日之事似有拒人之疑蕭鷓巴節鉞之除全臺論之而不聽周昭遜剌之命

給舍繳之而不回雖能申令出不反之威然殊非改過不吝之道恐致姦宄遂輕朝廷私託横行公議漸廢欲令沴氣之消弭當務奸慝之掃除畫窒私門大開正路何謂折衝無人則勁敵必致於侵侮近聞警報之至敵有他族之兵雖啟攻人之謀未免懼我乘其後或於境上畧示疑形可不審詳遽作煩擾有兵不練又復招兵多不精重以蠧國臣聞御敵之法莫若擇帥為先苟得其人付以統御之寄俾久其任自為攻守之謀一聽

所為無從中制課之歲月必有成功豈必今日泛然之
圖祇為諸將自潤之計如此等事殆非一條以次推求
敢擇大者以瀆陳庶幾萬一之有補臣尚有瞽見上裨
聖明嘗以今日之災考之五行之傳唯劉歆以為恒寒
之罰在洪範是為聽之不謀陛下既盡求言之誠乃得
應天之道然嘗聞景祐之五載止因雷震於春初亟出
明綸博求直諫首及聖躬之闕失盡令百辟以箴規今
雖故事之循尚有未盡之旨止憂庶政未及反躬僅逮

館臣不能盡下求之旣已不廣用之豈可不誠葢言不難求其難在聽言不難聽難於必行若不能行徒文無補陛下自逐遺補之後屢出言論之臣雖皆假以他辭授之美職人終以其忤上而去故大率皆以盡言爲懲況兹明詔之頒旋有渝古之責事雖中輟聲已四馳伏願亟取封章之言擇其剴切之論重加開奬與之施行以開天下疑沮之心以答蒼穹仁愛之意反禍爲福如響應聲臣識淺言狂命輕意切俯伏私室敬竢大刑

止堂集卷六

宋 彭龜年 撰

代襄陽帥張尚書論邊防事宜䟽

臣聞金人近有韃靼諸國之兵河北又遭水旱狎至之變度其事勢和好必堅惟聞河南流人並無歸着未免聚爲盜賊又云流人往往有歸附之語亦知朝廷已有指揮令沿邊諸州謹守彊埸至即約迴但恐此輩以救死爲心彼既無從得食忽爾衝突而來未必可以攔約儻或攔約不住又難驅逐以兵敵人亦恥心于百姓流移

當必反以本朝誘引人過界為解設或至此不特失中原之士心又將失兩國之和好事當早圖不可坐待寧謀之而不用勿事至而旋圖欲望聖慈宣諭大臣令密與侍從臺諫兩省官熟議所以處之之道庶幾不致緩急誤事

代襄陽帥張尚書論邊防事宜畫一疏

臣材疎智淺不堪任使惟是先臣服役兩朝頗有時望而臣獲侍陛下又玷從班一旦出守極邊未免耳目所

屬所以舉措不敢不謹謀慮不敢不周然時方無事過
為隄防大似張皇豈免疑議然臣與其畏避小嫌而貽
憂于國孰若歷叙情實而預為之圖儻獲妄言之誅臣
亦甘心于此謹條列下項一鄂州副都統其人雖有麤
才為人兇横向者辛棄疾之事實自其人啓之其人向
為環衛官臣嘗與執政言此人不可在人主左右其人
後聞此語頗出怨言今日忽有此除其人必更疑忌邊
事未動内隙先開主將不和緩急孰恃朝廷若不許臣

辭免即乞改其人別一等管軍差遣若以其人在襄陽已著績效即乞別差臣遠小縣難州郡一照得襄陽在今日最爲上流重地既有屯兵又有民兵朝廷方擇守臣增重其勢而猥及于臣顧臣之才何足及此但先臣嘗服戎兩朝頗有時望臣復叨冒獲在從班一旦出守屯戍民兵必屬耳目豈可不使具知帥意儻平時情既不接則緩急使之甚難臣照得乾道八年葉衡出守荆南嘗陳乞犒軍一次及從來閱習武藝亦乞時加犒賞

以為激勸朝廷並從其請欲望聖慈檢照乾道八年許
葉衡犒軍指揮劄付臣一例施行庶幾憑藉朝廷威靈
可以少効微勞一臣竊見襄陽係是極邊去處田土開
墾絶少租賦所入不多客旅亦稀商販尤薄雖有酒庫
緣諸境司賣酒稅其利甚輕平時亦費支吾緩急何以集
事臣照得向來陳天麟司馬倬吳琚守襄陽日皆嘗陳
乞財賦並蒙朝廷給降臣愚欲望聖慈下禮部給降度
牒一百道付臣前去變轉支用如後來無事支用不盡

當盡數繳納朝廷不敢妄費一臣照得本府雖有官屬與臣多不相識並未諳其性行竊恐緩急之際無人商畧事宜臣照得臣兄栻守荆南日嘗乞辟置官屬特蒙朝廷矜從臣愚欲望聖慈許臣辟置文臣幹辦一員武臣幹辦一員及書寫機宜文字一員乞從廣東求安國例許辟外姓庶幾可擇盡心力耐辛苦之人與之協力濟事以報萬分伏候勑旨右臣條具到前件事宜欲望聖慈特賜詳酌如臣言可採乞付三省樞密院施行如

不可行即乞檢會臣前後累奏別與一遠小繁難州郡別擇廷臣任此委寄伏取進止

止堂集卷七

宋　彭龜年　撰

辭免知贛州劄子

臣昨准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彭某王炎並與郡臣已具辭免今月初八日再准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彭某差知贛州替衞涇王炎差知湖州替周夢祥並待闕供職者威命洊至如履淵氷自揣凡庸何以稱此臣

本無材學僅以戇直誤蒙簡知負累十年忽叨錄用若臣稍可勝任再三控辭是為欺罔聖明冒黷君父下虧素守上負大恩若臣不知疾病不顧危亡徒戀寵私有懷不吐則臣為以利事君雖死莫贖甚失陛下平日知遇之意臣所以冒大譴大呵而再伸其不得已之請者蓋為此也伏念臣自今年五月咯血之疾再動及今三月屢止屢作已用之藥再投不效藥嘗中病後效復違此非藥之罪也乃臣福過而災生所以向榮而疾作此

去闕期未迫尚可訪醫然使臣儻無知止之心必召虧盈之罰病將益甚生不可期唯有罄竭愚誠仰投君父免此除命庶獲保全此身苟存報德有所終祈淵鑒俯徇忱情意迫辭危罪當萬死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伏候勅旨

再辭免知贑州劄子

臣昨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彭某王炎並與郡臣于八月初五日具辭免狀申省乞賜敷奏未准回降

再准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差知贛州臣又於八月初九日再具辭免劄子奏聞今月二十日伏准省劄以臣乞免與郡指揮八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仍蒙進奏院附到告命一軸者臣洊貢忱詞已瀆淵聽威命狎至不勝恐惶臣竊惟人之于天臣子之于君父其勢至相遼絶而疾痛必呼者亦以死亡之難忍或冀君父之興憐況臣顓愚素辱知察今兹蒙恩予郡去家密邇地望隆重俸入不薄使臣自擇亦不能如此便利

臣自宜俯傴稟承而乃敢申不移之愚方已成之命者政以實病爾臣固知闕次尚遠未應力辭然臣自聞命之後辭受之際莫知所安緣此心志靡寧其疾復作一月之間血凡再動尸居餘氣難望生全苟俟闕到而後辭必以避事而罹罰臣今閑居無事尚不任勞强使臨民豈不誤國臣所以瀝肝以寫不盡之悃忘軀而犯不測之威惟恃君父知遇之深或察臣子危迫之意曲垂恩眷再予閒祠使臣不唯今日可以免避事之譏後日

亦可以逭誤國之罪糜身殞命不足酬恩干冐宸嚴臣
下情無任祈天竢命之至所有告命臣未敢祇受除已
繳申臨江軍寄收軍資庫外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代許國公辭免賜第劄子

伏念臣年弱冠性尚顓蒙方朝夕侍慈親之旁而頂踵
受隆天之施已爲踰分深切負慚忽拜洪恩賜之列第
顧勝衣之未久豈大厦之敢專輒控忱辭仰祈矜許

代許國公乞立班行馬於宗室承宣使之下劄

子

臣不避斧鉞之誅輒控愚誠仰干天聽臣今月十五日伏准尚書省劄備奉聖旨令趁赴朝參起居立班行馬在宗室正任承宣使上臣聞命震驚莫知所措伏念臣年猶稚弱粗任衣冠自此日侍清光豈不榮幸但臣竊見今朝參宗室臣行最早欲望聖慈只令臣於宗室承宣使之下立班行馬庶幾可以少安愚分冒犯宸嚴臣下情不勝殞越竢命之至伏取進止

代其官乞蠲積欠以安縣令劄子

臣竊觀今日縣令之難非特士大夫知之朝廷亦必知之夫朝廷以新改官人必使為縣是知其不可為而強之也獨知縣得以二年為任是慮其不可為而優之也然不求其不可為之實而去之何哉殆未有以此告陛下者乎臣出入州縣粗知其故凡今日縣令之所以難者蓋以財穀之出入不相補爾豈特不相補直有銖兩之入而鈞石之出甚相懸者臣不暇縷數但深所怪者

一責其出而不予其入也夫天下之財賦縣當受之民州當受之縣而今之民輸財者皆在州矣縣之合輸于州者初無額可取也唯無額可取故逋欠積壓有至十數萬緡者夫州既以得之民者輸于上矣而其責之縣而未得者皆以為逋也縣令初至新政未修舊欠已迫那移借兑所不能免猾吏假託以為姦大姓㛖嫉以為訟而令不能久其職矣甚者嚴號令事箠楚誣良民以為逋假公事以罰錢而監司不容不取問送勘而令

不得安其官矣此非獨令之罪蓋有以使之然也臣愚欲望陛下將諸路屬縣欠監司若州乾道九年以前未解錢盡數並與蠲放庶幾縣令不為積欠所壓可以少行其志如此則雖不強之而可使就雖不優之而可使安庶亦能使之為陛下盡撫綏之職矣實天下幸甚

止堂集卷八

宋 彭龜年 撰

辭免除司農寺丞申省狀

正月初一日伏準尚書省劄除司農寺丞某祗聞成命

跼蹐不皇伏念某近三具狀申尚書省乞免再辟御史臺主簿仍乞在外差遣方懼得罪乃蒙遷擢不勝皇恐緣某前狀所申不特以林侍御出臺法合隨罷實以某在臺之日裨贊無狀今林侍御既以論事外補某義當同出若乞出得遷實所難處欲望鈞慈檢會某前後所申特賜敷奏與某在外合入差遣庶安愚分伏候指揮

辭免除秘書郎申省狀

照得某今月初四日伏準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彭

某除秘書郎某微賤之官祇拜恩命自合即日供職不當辭免緣某疎庸不學濫厠班行三年三遷蔑有補報近嘗控告朝廷乞一在外差遣繼蒙除丞農扈僅涉兩月復有此命晉遷之數本自異恩揆之初心委實難處欲望檢會某前來陳乞補外各狀特賜敷奏與某一在外合入差遣庶安愚分伏候指揮

辭免除起居舍人申省狀

某今月九日準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彭某可除起

居舍人日下供職者某忽拜隆恩不勝悚懼伏念某學
踈才下無以踰人濫廁班行疊叨遷用分當引去屢請
未從方此懷慚驟膺拔擢竊惟記注之職士林高選顧
如今日在廷之彦與夫寰宇未用之材若采其學識則
某最凡計以資望則某尚淺雖蒙睿簡有此親除既匪
其人難以冒處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命改畀時
髦庶穆師言少安愚分伏候指揮

止堂集卷十四

宋 彭龜年 撰

致王母祝聖語

祥開虹渚實生天下之君節出龜臺來祝聖人之壽沸雲和之琴瑟擁絳闕之旌旗嵩嶽聲中仙車縹緲山河影裏帝座熒煌恭惟太上皇帝陛下輔相天地而莫名其功師友造化而不見其跡遊心於淡不謀訪安期羨門之徒與物為春直可居伏羲黄帝之上唯清淨所以長久而泰定是為康寧萬國嚮風不間仙凡之路千秋

紀節顧依日月之光妾玷籍玉京修身少曆自參朝會莫知其始莫知其終不㸃禱祈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輒陳口號用罄愚忠

宮闕巖巖碧水涯團欒拱揖萬仙家朝擕玉篋收雲實暮濯瓊甌飲月華翠盖風帆辭弱水飈車雲輅徑流沙年年來祝君王壽不記蟠桃幾度花

天申節祝聖語

琴度薰風適啟生商之旦詩歌湛露爰頒在鎬之恩歡

動兩宮福流四海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參天地而獨立
與日月而並明整齊乾坤一似成湯之勇智昭回雲漢
無非帝堯之文章而乃脫屣萬乘之尊遊心羣物之表
鬼神饗德産金芝十二莖壽考維祺過大椿五百歲恭
惟皇帝陛下心傳精一功邁往初天祐下民作之君已
見之授受之日予有天下尊於父不違於溫凊之間式
逢繞電之祥大錫需雲之宴麒麟至止芬菲複殿之香
鳳凰來儀鼓舞彤墀之樂花嬌迎笑日暖留陰懽譁騰

山嶽之呼懇切効罔陵之禱臣等世蒙聖澤職在伶官
顒祝君王輒陳口號
佳氣葱葱仰太空山河影裏混元宮巍巍太上如天大
日日官家問聖躬不老丹砂元自得無為事業有新功
阿誰得似金卮好長在唐虞揖遜中

象山外集卷四

宋　陸九淵　撰

象山先生謚議　附

孔煒　撰

議曰學道以聖賢為師聖賢遺書萬世標的也孟軻氏有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甚矣古人之講學其端緒源委誠未易言學而未至於安難與議聖賢之閫域矣傳記所載不曰安而行安則久恭而安胥取諸

此也自軻既没逺今千有五十餘年學者徇口耳之末昧天性之真凡軻之所以語來世者卒付於空言有能尊信其書修明其學反求諸己私淑諸人如監丞陸公者其能自拔於流俗而有功於名教者歟公生而頴悟器識絶人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為章句訓詁其持論雄傑卓立不茍隨聲趨唱唯孟軻氏書是崇是信葢謂此心之良人所均有天所予我非由外鑠先立乎其大者

則其小者莫能奪信能知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大端既立趨嚮既定明善充類以求之強力勇敢以行之如木有根如水有源逺其久也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將渙然釋怡然順真有見夫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皆吾分内事所謂操存求得蓋行不加窮居不損者端不我誣也公惟見理昭徹加以涵養踐履之功故能自得於心有餘於身即其成已用以成物四方才俊之士風動雲集至無館舍以容公

矩矱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消沮論説爽邁聽之者如指迷途如出荊棘質之遺編義利之分王霸之別天理人欲凡介於毫芒疑似之間者辨之非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會也哉由其推是學以為文則辭達而不事雕鐫理勝而無庸繚繞無意於文而文工施是學於有政則視民如赤子遇僚屬如朋友誠心所孚自有不言之教當時元臣碩輔或薦進其心悟理

融出於自得或稱美其治郡善政可驗躬行夫理而造於自得政而本於躬行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使天假之年上之得君行道次之言立明道俾獲盡宣其用則以利生民以惠後學可勝旣哉謹按謚法敏而好古曰文貌肅辭定曰安公天稟純明學無凝滯服膺先哲發揮憲言非敏而好古乎抗志宏毅師道尊嚴記久傳遠言皆可復非貌肅辭定乎謚曰文安於義爲稱謹議

覆議附

丁端祖撰

議曰儒學之盛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我本朝者也夫六經厄於秦而士以權謀闕尚申韓晉尚莊老唐惟辭章是誇先王之道陵遲闕我本朝伊洛諸公未出之時易之一書猶晦蝕於虛無之談書之皇極詩之二南禮記中庸大學之旨春秋尊王之義皆未有能發明其指者也自濂溪明道伊川義理之學為諸儒倡而窮理盡性之說致知格物之要凡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大原始暴白於天下
其後又得南軒張氏晦庵朱氏東萊呂氏續濂溪明道
伊川幾絶之緒而振起之六經之道晦而復明是三君
子奉常既已命諡矣又有象山陸氏者自丱角時朗誦
伊川語嘗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
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及長而與朋友講學因論
及太極圖斷然以太極之上不復更有無極其定特立
之見超絶之論不一而足要皆本於自得天分既高學

力亦到蓋自三四歲時請問於親庭其立論已不凡真所謂少成若天性惜乎不能盡以所學見之事業立朝僅丞匠監旋即奉祠以歸惠政所加止荊門小壘而已世固有能言而不能行内若明了而外實迂濶不中事情者公言行相符表裏一致其吐辭發論既卓立乎古今之見至於臨政處事平易而不迂詳審而不躁當乎人情而一循乎至理而無一毫蹈常襲故之迹若公者在吾儒中真千百人一人而已奉常謚以文安誠未為

過博士議是謹識

象山先生行狀附

楊簡撰

先生姓陸諱九淵字子静其先嬀姓至齊王少子元侯諱通始封平原般縣陸鄉因以為氏曾孫諱烈為吳令子孫遂為吳郡吳縣人自吳公四十世為唐宰相文公諱希聲是為先生八世祖七世祖諱崇六世祖諱德遷五代末避地于撫州金谿高祖諱有程曽祖諱演並以學行重於鄉里祖諱戩父贈宣教郎諱賀生有異禀

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母孺人饒氏生六子先生其季也先生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三四歲時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宣教公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角總經夕不脫衣履有弊而無壞韈至三接手甲甚脩足跡未嘗至庖廚常自灑掃林下宴坐終日立于門過者注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也五歲讀書紙隅無捲摺六歲侍親會嘉

禮衣以華好却不受季兄復齋年十三舉禮經以告先生廼受與人粹然樂易然惡無禮者讀書不苟簡外視雖若閑暇而實勤於考索伯兄總家務常夜分起必見先生秉燭檢書伊川近世大儒言垂于後至今學者尊敬講習之不替先生獨謂簡曰丱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亦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先生生而清明不可企及有如此者他日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

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考官呂祖謙能識先生之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先生曰未嘗欵陳足下之教僅得之傳聞一

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其始至行都一時俊傑咸從之游先生朝夕應酬答問學者踵至至不得寐者餘四十日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強聽其言興起者甚衆還里遠邇聞風而至求親炙問道者益盛先生既受徒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體自莊雍雍乎後至者相觀而化猗歟盛哉真三代時學校也有一生飯次徽交尺飯既先生從容問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畧思曰已省先生曰何過對曰

中食覺交足雖即改正即放逸也其嚴如此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槩而盡得其為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又曰今天下學者唯有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嗚呼

至哉足以明人心之邪正破學者之窟宅矣嘗攻切問者之疵問者不領惡聲輒至旁觀不能堪而先生悠然從容乃及他事淳熙元年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未上丁繼母大孺人鄧氏憂服闋調建寧府崇安縣主簿八年少師史公浩薦先生之辭曰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得旨都堂審察陞擢不赴九年侍從復上薦除國子正諸生叩請孳孳啓諭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十年冬遷勅令所删定官

同志之士相從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與問辨太信服先生自少時聞長上道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遂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十一年當輪對期迫甚猶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即對上屢俞所奏修寬恤詔令書成有旨改承奉郎十三年轉宣義郎親朋謂先生久次宜求去先生曰昔時面對粗陳大識明主不以為非然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思欲再望清光少

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五日還將作監丞後省駁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自出學者輻輳愈盛雖鄉曲老長亦俯首聽誨言稱先生先生憫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咸惕然以懲躍然以興每至城邑環坐率一二百人至不能容徙觀寺縣大夫為設講坐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比貴溪有山實龍虎之本岡先生登而樂之結茅其上山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復

大集至數百人從容講道詠歌怡愉有終焉之意於是
人號象山先生十六年祠秩滿今上登極除知荆門軍
是年轉宣教郎又轉奉議郎紹熙二年九月初領郡事
吏以故例白内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賔受
詞分日先生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推心豁然論
事惟理是從先生家書有云每日同官稟事衆有所見
皆得展其所懐辨爭利害於前太守唯默聽俟其是非
既明乃從賛歎以養其狥公之意太守所判僚屬郤回

者常有之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喻以理義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内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豪强先生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先生唯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近遠立限皆如期即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元詞自毁之以厚其俗唯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辨求

決亦有證者不召自至問其故曰事久不白共約求明或既伏俾各持其狀去不復留粢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為羣卒所殺先生判翌日呈僚屬難之先生曰子安知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先生之明有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先生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掠者即其

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為神初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藏其間近邊尤以為患先生首申嚴之奸無所蔽有刼僧廬鄰伍遽集捕獲不逸一人至是羣盜屛息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為此自古戰争之場今為次邊在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夾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隣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田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脇由鄧之鄧城以涉

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淺津陂陁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唯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彊壯可用而倉廩府庫之間麋鹿可至累欲修築子城憚於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决計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工畢後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上置敵樓衝天渠

荷葉渠護險牆之制畢備纔費緡錢三萬又郡學貢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俗習惰人以執役為耻吏惟好衣閑覩至是此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荆門兩縣置壘事力綿薄連歲困於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税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于門檢債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税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其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権杜奸弊而門吏取

販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
日縮先生罷去之或曰門譏所以防姦列郡行之以為
常一旦罷廢商冐利必有不至務者先生曰是非爾所
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復減正稅援例是日稅入立增
有一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廵尉卒於岐
捕之先生詰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行旅聞者莫
不以手加額誓以毋欺私相轉告必由荆門旁觀者詰
其故商曰罷三門引減援例去我輩大害不可不報德

稅收增倍酒課亦如之荆門故用銅錢後以近邊以鐵錢易之銅錢有禁而民之輸於公者尚容貼納先生曰旣禁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即蠲之又減鈔錢罷比較不遣人詣縣給吏札置醫院官吏民咸悅而郡吏亦貧而樂獄卒無以自給多告罷先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遂廩給之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郡有故事上元設齋醮黄堂其說曰為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

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為之泣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庸直無饑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逆者絶少他日宮兵按閱獨荆門整習他郡所無先生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先生之家居也鄉人苦旱羣禱莫

應有請於先生乃除壇山巔陰雲已久及致禱大雨隨至荆門亦旱先生每有祈必踈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孚洽久而益著既踰年笞箠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其家事識者知其為郡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遺人書有曰荆門之政于以驗躬行之效三年冬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没女兄盡然又嘗謂

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奈何先生曰亦自然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實十二月丙午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屬僚與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室命洒掃焚香家事一不掛齒庚戌禱雪辛亥雪驟降命具浴浴罷乃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先生却之自是不復言癸丑日中奄然而卒郡屬棺斂竭誠哭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各有辭以敘陳痛戀之情柩歸門人奔哭會葬以千數郡縣於

具講學之地為立祠先生遺文諸生已次第編紀先生生於紹興九年二月乙亥享年五十有四娶吳氏封孺人二子持之循之女一明年十有一月壬申葬于鄉之永興寺山距妣饒氏孺人墓為近先生之道至矣大矣簡安得而知之惟簡主富陽簿時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又獲從容侍誨偶一夕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簡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簡雖凡下

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所畧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謹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三 別集類三 南宋

慈湖遺書

慈湖遺書序

侍御史秦君祇命按大江之西丕釐庶政罔不協於一馴致融浹則深惜夫俗學惟馳騖口耳俾聖道不明於人心畏難苟安恥論懼蹈支離為功辟若汎江河望茫淼罔知源委若啖蔗脆服綺縠罔克間粟帛雖行以習莫著莫察乃出舊所藏慈湖先生遺書若干篇手自勘讐得十有八卷復節縮稍食以鏝諸梓將貺夫世之學

者比訖功遺予一編讀且繹既終卷則識夫所謂天命之正與公人心之靈與廣理欲義利毫釐千里之異為學存省體克先後緩急之序古今禮樂制度之變之詳天地日月鬼神歷數高遠運行之與之幽人倫庶物之巨之細之要規模條貫潤大森整而詩文若賦諸什皆温潤爾雅不規時好作俗下語沛乎若有契遂不辭贅言簡端於乎士君子為學以自命於聖賢必托諸言以昭示無極然立言亦未易也精思力踐恍若有悟措諸

詞說氣昌而意足以不背古訓道斯至矣有宋專門文章無慮數十家其言卒澤於道可以俟百世於不惑則惟濂洛關閩之學為然蓋其學以窮理尊道為本以明體適用為貴式是古訓以迪知忱恂靡有他適其或未得蚤夜孳孳不遑寧息真若卒歲者之於衣褐若農夫力穡以必求有秋又有若致遠負擔不弛於肩以求必造視古聖賢同賦均予弗敢多讓體認既真積習漸巳久乃由中以出推於人人敦典厚俗凡上下内外罔不

章叙孚格比擂諸言明粹洞徹指深慮遠與古訓若合符節於百世之上天下後世讀其書得以引伸觸類感發本然以不迷所適以不甘與草木鳥獸同罔罔於化育於乎君子之學至於是其效不亦遠且大哉邇厥所繇亦靡有他自吾心之正以求諸道優柔涵泳用俟自得焉耳慈湖先生之書其殆若是也與哉閒先生之書尚多茲特其什之四五耳然非侍御君篤信而好之亦并歸於散佚也已先生姓楊名簡字敬仲浙東慈谿人

宋乾道中進士終寶謨閣學士侍御名鉞字懋功正德甲戌進士蓋與先生同邑云皇明嘉靖四年歲在乙酉十月庚子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巡撫江西等處地方武陵陳洪謨宗禹謹序

慈湖遺書卷十九續集

宋楊公伯明封志

於乎道非心思言論之所及雖聖人不能强人之必明孔子大聖具所啓明惟顔子三月不違餘則月至日至

當是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曾子諸賢餘不能强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厥後孟子得不學而能之良能寥寥千載無所考見我宋邵康節程明道至矣而偏象山陸夫子生而清明某先大夫頤沛而拱如初伯兄諱籌字伯明晚而頓覺不勉不思云為變化易簀之言曰昔猶今今猶昔有能覺斯隨意而適於乎斯豈庸衆所能知時嘉定三年二月

庚申壽七十有八月甲申葬於慈谿縣之石臺鄉句容村孝順里王㬪先大夫墓左娶李氏塋同域子恬惟㤗慥愉孟女歸顔袞仲歸舒鉞季歸李球孫圭至學仲弟朝請郎新差權發遣温州兼管内勸農事某與哀起敬以書

錢子是請誌妣徐氏墓

某於淳安錢子名時字子是至契子是先已覺惟向有微礙某剗其碍遂清明無間無内外無始終無作止日

用光照精神澄靜某深所敬愛後遺冢子標奉書至并
其妣徐氏家傳紀其孝敬燭疑事如見族人事有難決
就問一言而定閨閫不嚴而治歲大歉數日杵米給隣
里有生子貧不能舉者急諭止之給以酒米其救活餓
死不可殫紀棺櫝野殍捐地數畝為藳里其夫號筠坡
翁字晦仲吳越文穆王九世孫夫婦德同行合子是起
敬請誌銘其墓某與子是道心洞照無一毫間阻某亦
嘗為至契銘其親墓今思孔子書於予有吳延陵季子

之墓異乎後世槩辭其已戒子孫我死後毋為誌銘子是欲其考妣之善譽垂於不朽子是之子標字誠甫亦近於嘉定十有二年元夕後一日有覺至晦日又大通於予子孫皆覺又皆兢業仁守足以垂名於後載之家傳亦垂不朽奚假誌銘誠甫其以此紙告於父

宋慈谿縣孫孝子墓誌銘

自古罕知孝之即道奚止不知孝之即道亦不知日用庸常之即道聖人患斯道之不明曰夫孝天之經地之

義可謂昭白而學者習讀夫天經地義之言猶罕達天經地義之旨就閱近似終非本真孩提無不知愛其親斯愛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斯愛無體貌不可推其所始又不可窮其所終百姓日用斯道而不自知不自信惜哉慈谿之金川鷄鳴山孫孝子文舉名之翰少志於學孝行著于鄉母疾病且革文舉封體取肝為粥以進母越夕如醉而醒迺底於寧隣里以其實上於縣縣上於州時郡侯嗣秀王聞而異之國大夫人亦願見命縣勸

駕嗣王温顏褒稱將聞於朝文舉曰本心救他無覬嗣王嘉其誠不奪其志致饋帖敘其事吁人情驚異為甚難也以此為難則夫人皆知愛其親之心為異乎道無難易人自難易心無難易動乎意者自難易使文舉以為難則不為矣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因物有遷生意起異始析難易而道心始不明孝德始衰當知日奉甘旨扶持先後出告反面昏定晨省無非大道毋以為庸常而忽之自不知自不信文舉居親喪里人稱哀厚于

昆弟睦于親族周急矜亡先義後利嘉泰壬戌六月庚寅以微疾終壽六十有六閙禧三年三月壬寅葬于五磊之明山銘曰道心大同孝弟無所不通伐一木不以其時非孝戰陳無勇非孝不難不易天經地義

宋故孺人蔣氏墓誌銘

先聖有訓曰吾行在孝經孝其至乎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此某所以盡心焉矧某外氏乎矧外氏而有致政承務臧楷之妻如蔣氏之淑德者乎蔣氏名處定字常

一妣氏之姪婦也曾祖俊明贈金紫光禄大夫祖璿左
朝議大夫知江陰軍父抬迪功郎處州青田縣主簿母
陸氏封孺人某老矣思妣氏之不復見見妣氏之家賢
婦則如妣氏存焉某既誌舅氏墓兹又誌舅氏之孫婦
墓於乎傷令思昔尚忍言之蔣氏在母家志趣高潔來
歸外氏敬事舅姑默符禮經淑質凝重悉能先見閨門
之内進退有度安心澹然不以處約為恥子女衆多人
不堪其憂其心若固有之宗族敬之家用平和上下無

怨克相夫子義訓諸子悉有成績嘗曰心自坦夷吾何慊乎哉疾甚命子曰吾其已乎勉其力學清明不亂如此生於紹興丁丑卒於寶慶乙酉塟於鄞之桃源封孺人子四曰夢祥曰元凱俱入學請舉升舍曰元哲曰元圭登癸未科修職郎新婺州司户叅軍女三適里世曾文郁李正君姚鑰孫震亨巽亨夢祥領諸請銘某以外氏之義不敢辭乃引筆而銘之曰人心即道一貫不二

外氏賢婦慈湖敬誌

盤洲文集　　別集類三　南宋

拾遺

戸部乞免發見錢劄子

某近准省符令將本州諸色錢並行裝發見錢不得買銀已具因依申稟切念本州在崇山峻嶺之間婺源到州二百里有五嶺之限難於登天黟縣績溪皆是陸路祈門水路乃通饒州自有郡以來不可漕運所以秋苗折納絹帛發往諸處逐縣苗米各行據數催科雖本

州有小溪遇春夏水漲始可通行客人作排筏陃年何候梅雨方趂勢發下才晴便阻又灘勢險惡載物舟舩所不敢行切念本州買銀係本省則即不虧損省部用度每貫却又有回杈頭子錢今若必欲令本州發錢則諸縣錢物無水可以行舟及雨退水落城下小溪亦通舟不得必致稽留省限又有灘險不測之患雖使官吏坐罪何益於事欲望矜察特賜憐免

又

其近以本州水路不可發錢具事目瀝懇方慮妄發獲譴過蒙誨諭裁減一半足見仁人之心即合依稟奉行然事有利害不容拑口所賴鉅賢理財灼知其故方敢再三瀆尊伏念本州六縣只是休寧有小水路到州城遇春夏之交時雨連併方能通行木筏地高勢下轉眼傾瀉常時淺涸可涉今本州官錢當有水之際又無緣樁辦數足而外縣之錢登陟山險一一般運倍有所費州縣何皆窘乏脚乘之費何所從出又無水可以趁水

同時遣一歲之内或得水而無錢或有錢而無水其不可一也小郡在山谷之間無積鏹之家富商大賈足跡不到貨泉之流通于廛肆者甚少民間皆是出會子往來兑使今若一旦拘刷見錢發納不半年一歲即見錢竭無流布善後其不可二也水道灘險阻皆是亂石與䃮硬相類舟破錢没雖坐罪官吏禁錮管押人何從追理其不可三也自有郡以來因水不通流故苗米無上供之綱一切折絹而以錢作銀行之已久故本州發納

亦不曾出違省限非若他州拖欠之比今若發錢則無水之時非人力所及必有經年留滯之患却致有悞給遣又侵欠盜用弊從而出其不可四也有是四事不敢緘嘿伏望詳酌許令依舊

浪語集卷九

喇欲借予雜藁者

神文道本可言形退也收藏用即行要得任牽驢狗在無端何似借書生

郎君到底亦何知奪卷書生真數奇惡語故應多艾氣

殘藤無用寫來詩

浪語集卷三十二

八陣圖贊

八陣圖蜀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之所作也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中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在高平者自酈道元已言傾褫難識在廣都者隆土為魁基在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俱立陣周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三十在魚復者因江烏埶積石憑流前蔽壁門後依却月縱橫皆八魁間二丈偃月内面九六鱗差廣都舊無聞焉惟見於李膺益州記其言魁行皆八財聚其

半趙抃成都記稱耆老之說以為江石兵數魁應六十四卦則知兩陣二首之意以體乾坤門户法象之所由生也然其陣居平地束於門壁營陣之法具而奇正之道藴魚復陣於江路而因水成形七八以為經九六以為緯體方於八陣形圓於郤月壁門可以觀營陣之制郤月可以識奇正之變故雖長江東注夏流湍駛轟雷犇馬不足以擬其勢回山捲石不足以言其怒峩峩八陣實瀨其衝子石峯如灘沙攸積而歷年千數未嘗回

撓隱若敵國屹然長城故桓温以為常山之蛇杜甫傑其江流而石不轉也若夫四頭八尾隅落鉤連隊陣相容觸處為首則廣都魚復之圖其法皆八陣也居則修諸壁壘出則備其行陣雖有奇正之變一生於正而已李興不在孫吳之頌端有以焉先王寓兵於農而居之以丘井折衝尊俎而舞之以行綴經國有途軌之制畫野有鄉遂之法文事武備未始判為二途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顯仁而藏用爾在易先天之象天圓而

地方八卦相重皆六十四陰陽相錯剛柔相交而天文地理備焉先天之文愚於八陣見之矣八陣之作寧武侯私智自營之乎風后握奇有天地風雲龍鳥蛇虎之名則八卦之象也漢法大司馬常以立秋月斬牲祠白帝肄孫吴六十四陣則六十四卦之象也中興罷郡國都肄而陣勢浸亡非有王佐之才明於天人之奥則八陣之變化其誰能嗣興之愚以為八陣之施非徒教戰而已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非虛言

也至於洞當中黄龍騰鳥飛折衝禽翼握機衡陣之法
本諸孫武方圓牝牡衡方罘罝車輪鴈行之制唐人裴
緒之論非無所起六十四陣之變其出也亡窮知此八
名特八陣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於四千九十有六
奇正相準庸可盡名之乎觀古思今敬為之賛曰
堂堂八陣法地之維經緯從衡端如置棊左右有行後
先有列錯綜相成鉤連互設孰知其首孰測其端直道
如繩循如象環八八相乘陣間容陣在翼斯張在前斯

奮陣形維八天七攸存回轅轉隊虛實斯分亦有握奇

列于陣後翕闔乾坤混融六九風雲天地體則陰陽虎

旛虵旐龍旗鳥章奇正相生方圓遞出混沌紛紜杳冥

恍惚其闔無方其闔有儀幽若鬼神夫誰知之轅門之

設實司啟閉無鍵而關視之孔易行而為陣居則為營

堅重如山能疾而輕我則通途平平坦坦致敵天羅莫

知遹返顯允武侯經之營之阿衡天漢以作六師君子

所為衆人不識曰易勝哉七擒孟獲先王體國卹由本

兵干戚之容萬舞于庭四頭八尾文成井字旁睞斜窺
孰知其次易有八卦洪範九章天道昭昭曰惟典常在
帝有熊其臣風后爰作握奇蚩尤是討六十四陣演自
孫吳豈其妄作文本河圖三代往矣漢墮都肆誰其興
之天啟明智惟此武侯罷宏管樂龍隱隆中雲蒸左蜀
先王遺法尚克興之漢家餘業豈不成之營頭下墜蒼
蒼叵測心服奇才歎興勍敵廣都之壘雲守儲胥匪石
凌江邱陵屹如甘棠古木尚云勿敗此道之存其何能

壞卒然之虵無頭無尾易象先天於乎不已

石湖詩集卷十二

龍津橋在燕山宣陽門外以玉石為之引西山水灌其下

燕石扶欄玉作堆柳塘南北抱城迴西山剩放龍津水留待官軍飲馬來

劒南詩稿卷十三

舟中

木落霜清水鳥呼扁舟夜泊古城隅吹殘畫角鐘初動
低盡寒空斗欲無浪迹已同鷗境界遠遊方羨雁程途
高檣健席從今始徧歷三湘與五湖

劒南詩稿卷二十七

癸丑重九登山亭追懐在興元常以是日獵中梁
山下樂甚慨然賦詩予于是生六十有九年矣

生年六十九重陽轍遍秦吳歲月長南鄭從戎嗟尚壯中梁縱獵最難忘離披雉翋雕鞍墮夯窟狐穿古冢藏夢斷酒醒今萬里亦逢佳節重悲傷

劍南詩稿卷六十六

北窗雨中作

鬱蒸作不解風雨來有信豈惟窗户清更喜草木潤簡編既陳前燈火亦可近跂予望聖賢傾河洗驕吝扶衰幸未死吾道其少進安得平生歡懷抱為君盡

戲書觸目

貍奴閒占薫籠臥燕子横穿翠徑飛我亦人間好事者
憑闌小立試單衣

四月二十八日作

四月欲盡五月初九十未及八十餘開口何曾談世事
收身且復愛吾廬

又

行徧人間病不禁鬢毛能受雪霜侵茅檐一夜蕭蕭雨

洗盡平生幻妄心

劍南詩稿卷八十二

秋日遣懷

又

今年秋氣早風露應時令晨起換熟衣殘暑已退聽松聲滿庭戶蕭然失衰病人衆何足言天固不可勝

跋

孝宗一日御華文閣問周益公曰今代詩人亦有如唐

太白者乎盖公以放翁對由是人競呼為小太白篇什富以萬計今古無雙或評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或評如翠嶺明霞碧溪初月何足盡其勝槩耶近來坊刻寡陋不成帙劉須溪本子亦十僅二三甲子秋得翁子虡編緝劍南詩稿又吳錢兩先生嚴定者真名秘本也亟梓行之以公同好其命名次第具載跋語云湖南

毛晉記

南湖集卷七

宋 張鎡 撰

敬和東宮春日泛湖韻二首

畫鷁風隨舞燕輕鏡中天地著佳晴湖山自古詩多少妙處青宮為發明

壬寅立春

路轉脩林特地殊九光霞氣冪仙廬蒼瑤不刻飛天篆盡是三清玉帝書

南澗甲乙稿卷十八

宋 韓元吉 撰

戒先酒文

處之公醞多敗賓至率取酒他所人以爲病紹興十五年易庫於郡廨之西南負山嚮明下臨大川地極爽塏其冬之閏遷焉好事卜日之吉以桃茢葦索取釀具而祓之命巫祝以戒於先酒曰咨汝帝嬴儀氏之英下逮唐杜誕著厥靈窺竊造化合和黍稷須天之祿伊酒是職導養血氣五味之醇已疾扶老以壽我民凡禮之大

賓嘉吉凶非爾不成萬方攸同夏王胼胝弗克爾吉唯商之高良弼是視周登太平有醉之既叔季厭德崇湎於池亂性傷生上惑下迷嗟汝基胎允罪允功利將害除為世所容令我是邦公厨百壺泉有並醴米有稃珠汝胡曠瘝弗即乃事惟醯惟醨是類是比口則起羞釁則受耻邯鄲之園貽誚萬世吉日良辰爾居告新饗盎潔清麴蘖載成却除不祥屏蚋去蠅往其協心悉效汝能希於聖賢毋受惡名我俟在堂歌舞具設獻酬倘佯

一飲千日汝奠汝祭醉飽有餘嗟罵弗興百神與俱變
毀為譽不亦美乎敢陳訓言請問何如巫對曰唯唯

易足堂上梁文

生長番陽因早孤而背井飄流胥浦適久住以成家乃
結茅茨以避寒暑轉菴居士世間長物海内窮民書劒
遠游老作諸侯之客簞瓢獨樂常多長者之車定居雖
愛於江山高卧每憂於風雨賴豐歲石田之入兼故人
草堂之資始辦數椽僅容雙膝焚香讀易知天命以何

疑延景揮觴稱吾心而易足修梁斯舉善頌攸同

兒郎偉拋梁東五十今成一老翁賸種秫田留客飲醉鄉無日不春風

兒郎偉拋梁西秋水年年滿稻畦四老堂中揮翰手甘心壟畝把鉏犂

兒郎偉拋梁南鄉國羣峰碧玉簪夜鶴曉猿休悵望江鷗沙鷺火相諳

兒郎偉拋梁北邊頭無事民休息諸壘不殊在家僧一

切隨緣安樂國

兒郎偉拋梁上青西老人諱實相大鵬斥鷃永逍遥明月清風無盡藏

兒郎偉拋梁下親戚時來共情話感懐誰復助蒸甞努力從今畢婚嫁伏願上梁之後四大輕安五窮辟易里社同春秋之宴田園了伏臘之需有餘閒之人過門問字無催科之吏妨我吟詩永佚餘生式貽後嗣

雙蓮堂上梁文

草滿池塘喜謝公之得句花深林館稱韓老之杖竿地
接仙都時容吏隱跡別纂蕪之舊盡還水竹之幽湯齋
主人意廣才踈心勞政拙自愛桑榆之暖靡辭枳棘之
栖拄笏看山寄吟情於天外移牀對月橫逸興於座中
視執扑於兩筵方儁功於一堵清香畫戟雖無燕寢之
風流官柳野梅猶有草堂之氣味闢軒窓而面水浮枕
簟以生風式舉修梁用伸善頌

拋梁東山鎖溪流一箭通江路數行新柳緑海天千頃
斷霞紅
拋梁南千步虹橋跨碧潭玉匣雙龍人不見劒池寒水
夜光涵
拋梁西金碧琳宫寶篆題介福舊開元命殿觚稜鬬角
與天齊
拋梁北令尹堂中民訟息村歌且和竹枝詞社酒猶嫌
醅甕窄

拋梁上日盡青天連疊嶂長安家信日邊來千里白雲長在望

拋梁下水竹光中詩酒社菱葉荷花取次生天香國色俱無價伏望上梁之後兇攘永息水沴不興樽酒追歡賓友來過於稷下詩書解説主公毋滯於周南從犬吠之相聞任烏來之亦好長為盛事以燕後昆

石屏詩集　　　　別集類三　南宋

石屏詩序

戴石屏之詩有樓攻媿先生之序文諸名公鉅賢之品題不患不傳遠也趙懶庵為選其尤者別為小集乃命僕為此序無乃以非人為贅耶懶庵于詩少許可韋閭之外雖輞川柳州集猶有所擇令於石屏詩取至百三十首非其機有契合者乎夫詩之傳非以能多也以能精也精者不可多唐詩數百家精者纔

十數人就十數人中選其精者纔數十篇而已惟少陵謫仙能多而能精故為唐詩人巨擘也葢藝之難精者文也文之難精者詩也運奇于斧鑿者少從容之態受成于材具者希汲取之功豪逸者欠雋永慘淡者乏膾炙取妍耳目者興未必高遠寄吟性情者詞多至流宕凡是者皆詩之瑜而瑕者也石屏之詩平而尚理工不求異雕鎪而氣全英拔而味遠玩之流麗而情不肆即之冲淡而語多警

懶庵之選其旨深矣雖然石屏自謂幼孤失學胸中無千百字書强課吟筆如為商賈者乏資本終不能致奇貨也又言作詩不可計遲速每一得句或經年而成篇僕曩在贛州見懶庵論作詩亦然二公契合之機豈不信然乎石屏其所居山也即之為號其名復古字式之天台人其姓氏不待人拈出也紹定二年三月浚儀趙汝騰序

石屏詩集後序

石屏戴式之以詩鳴海内餘四十年所蒐獵點勘自周漢至今大編短什詭刻祕文遺事廋説凡可資以為詩者何啻數百千家所游歷登覽東吳浙西襄漢北淮南越凡喬嶽巨浸靈洞珍苑空迥絶特之觀荒怪古僻之蹤可以拓詩之景助詩之竒者周遭何啻數千萬里所酬唱諗訂或道義之師或文詞之宗或勲庸之傑或表著郡邑之英或山林井巷之秀或耕釣酒俠之遺凡以詩為師友者何啻數十百人是故其詩清苦而不困於

瘦豐融而不豢於俗豪健而不役於麤閑放而不流於漫古澹而不死於枯工巧而不露於斲聞而爭傳讀而亟賞者何啻數百千篇蓋嘗論詩之意義貴雅正氣象貴和平標韻貴高逸趣味貴深遠才力貴雄渾音節貴婉暢若石屏者庶乎兼之矣豈非其搜擥於古今者博耶豈非其陶寫於山水者奇耶豈非其磨礱於師友者熟耶雖然此舊日石屏也今則不類行年七十七矣焚香觀化付斷簡於埃塵隱几閑闗等一樓於宇宙離羣

絕侶對獨影為賓朋而時發於詩曠達而益工不勞思
而彌中的然則詩固自性情發石屏所造詣有在言語
之外者非世俗所能測也淳祐三年六月日荆溪吳子
良序

唐人以詩名家者衆近時文士多而詩人少文猶可以
發身詩雖甚工反成屠龍之技苟非深得其趣誰能好
之黄巖戴君敏才獨能以詩自適號東臯子不肯作舉
子業終窮而不悔且死一子方襁褓中語親友曰吾之

病革矣而子甚幼詩遂無傳爭為之太息語不及他與
世異好乃如此子既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
收拾殘編僅存一二深切痛之遂篤意古律雪巢林監
廟景思竹隱徐直院淵子皆丹邱名士俱從之遊講明
句法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詩益進一日攜大編訪
予且言吾以此傳父業然亦以此而窮求一語以書其
志予答之曰夫詩能窮人或謂惟窮然後工笠澤之論
李長吉甚悲也子惟能固窮則詩愈昌矣予之言固何

足為軒輊耶嘗聞戴安道善琴二子勃顒並受琴于父
父没所傳之聲不忍復奏乃各造新弄廣陵止息之流
皆與世異其孝固可稱然似稍過果爾則琴亦當廢矣
武之宜其苗裔耶而能以詩承先志殆異于此東皋子
其不死矣嘉定三年嵗未盡三日四明樓鑰書于攻媿
齋
石屏以詩鳴東南半天下其格律風韻之高處見諸當
世名公之所品題者不可以有加矣况予他日未嘗學

詩又安能措一詞第嘗私竊評之古詩主乎理而石屏自理中得古詩尚乎志而石屏自志中來古詩貴乎真而石屏自真中發此三者皆其源流之深遠有非他人之所及者理備於經經明則理明嘗聞有語石屏以本朝詩不及唐者石屏謂不然本朝詩出於經此人所未識而石屏獨心知之故其為詩正大醇雅多與理契志之所至心亦至焉石屏痛念其先君子平生不肯作舉子業而專以詩自適臨終以子在襁褓而慮詩或遂無

傳石屏長而有聞深切疚心求以傳父業顯父名是其志也實繼父志也故其為詩感慨激發多與志應陶靖節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故讀書不求甚解黄太史稱杜詩無一字無來處然杜無意用事真意至而事自至耳黄有意用事未免少與杜異不知四詩三百篇用何古人事若語哉石屏自謂少孤失學胸中無千百字書予謂其非無書也殆不滯於書與不多用故事耳有靖節之意焉果無故事則有真詩故其為詩自胸中

流出多與真會三者備矣其源流不其深遠矣乎故詩有近體有古體以他人則近易工而不及古在石屏則古尤工而過於近以此視彼其有效晚唐體如刻楮剪繒粧點粘綴近得一葉一花之近似而自耀以為奇者予懼其猶黄鍾之於瓦釜也此予所私竊自評者亦未始為石屏道今敢以是質之請石屏自剖決予也奚敢妄為若是決淳祐壬寅孟夏四日盱江包恢書於赤城

恢於卧疾未能自書不免今朋友代札伏乞尊照

恢皇恐申禀

戴石屏詩備衆體採本朝前輩理致而守唐人格律其用工深矣是豈一旦崛起而能哉集首東臯子二詩雖斑駁不完而思致風骨槩可想見此其源流也少陵之詩是固天授神助而發源實自於審言審言之詩至少陵而工石屏本之東臯又祖少陵雖欲不傳不得而不傳少陵所謂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名者是也石屏與

遊皆當世鴻儒鉅公精筆妙墨極力摹寫曽不盡其妙又假僕輩以為置郵何邪若僕輩正有託於石屏者也端平甲午十月既望東平趙以夫書

式之與蹈中弟齊年而又俱喜為詩式之謂蹈中有高鑒盡出其平生所作使之擇焉得百餘首此編是也余讀之竟見式之才果清放弟識亦甚精到皆非巧拙所能逮者然式之老益窮奔走衣食四方猶未得歸休於家而蹈中則下世踰年矣自古文士往往困躓其稍幸

稱遂者天輒不假之年葢存殁俱可哀也余暇復論詩哉姑命録藏而歸其本式之且題其後以致余歎惜云

甲申歲夏浚儀趙汝談

戴君詩句高處不減孟浩然予叨金鑾夜直顧不能邀入殿廬中使一見天子予之媿多矣嘉定甲戌月日建安真德秀書

近世以詩鳴者多學晚唐致思婉巧起人耳目然終乏實用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要不專在風雲

月露間也式之獨知之長篇短章隱然有江湖廊廟之憂雖詆時忌忤逹官弗顧也猶每以不讀書為恨予曰平生不識字把筆學吟詩非韋蘇州之言乎蘇州興寄沖逸遠追陶謝顧不識字邪蘇州且不識字式之亦何必讀書哉端平甲午良月初吉潛齋王埜子文

作詩難選詩尤難多愛則泛過遴則遺逸懶庵為石屏戴式之摘取百餘篇兼備衆體精矣章泉所拈出則其尤精而汰者也然染指知黿美窺管識豹斑愛式之詩

者讀此足矣式之方盡屏世學坐進此道發其英華見於章什必當方駕李杜深入陶柳得天之趣侔神之工回視舊編遂成組繡余未老尚及見之壽峯倪祖義書於西江談笑堂

學詩者莫不以杜為師然能如師者鮮矣句或有似之而篇之全似者絶難得陳後山寄外舅郭大夫巴蜀通歸使妻孥且定居深知報消息不忍問何如身健何妨遠情親未肯疎功名欺老病淚盡數行書此陳之全篇

似杜者也戴式之亦有思家用陳韻云湖海三年客妻孥四壁居飢寒應不免疾病又何如日夜思歸切平時生計疎愁來仍酒醒不忍讀家書此式之全篇似陳者也蹈中所選乃不在數何邪趙蕃謂詩盛於唐極盛於開元天寶間昭僖以後則氣索矣世變使然可與識者道也式之詩天然不費斧鑿處大似高三十五輩使生遇少陵亦將有佳句法如何之問晚唐諸子當讓一頭紹定六年三月廿四日剡姚鏞

石屏南歸過僕於渝江村尉舍出示雪蓬姚公所選四下卷僕永歌不足併入梓以全其璧端平甲申九月十日月洲李賈友山敬識

乾道間東皋子以詩鳴式之幼孤壯乃能承其家余項於都中嘗見江西胡都司楊監丞皆甚稱其詩蓋二公導誠齋宗派不輕許與别去踰三年矣一日忽見過於武川村舍袖出近作一編欵論終日余為之廢睡挑燈熟讀仍為摘句猶未能盡大抵唐律尤工務新奇而就

帖妥道路江湖間尤多語意之合讀之使人不厭余益老矣不復能進矣倘未委土壤尚及見君淩厲斯世捫參歷井横翔而傑出也東坡云詩非甚習不能工余謂如登羊腸之坂中間無地駐足不進即退雖有過人之才可不勉哉嘉定七年正月甲戌栗齋鞏豐

陶元亮責子不好紙筆杜子美喜其子新知句律詩人春春於傳業如此式之再世昌其詩東皋子可無憾矣甲戌冬孟眉山楊汝明書於道山堂

式之以詩鳴江湖間垂五十年多識前輩晚乃與余為忘年友余既流放式之由閩嶠度梅嶺涉西江弔余於衡嶽之陽此意古矣觀近作一編其於朋友故舊之情每惓惓不能忘至於傷時憂國耿耿寸心甚矣其似少陵也忠義根於天資學問培於諸老故其發見非直為言句而已式之復俾銓次不敢辭得六十篇為第四藁下且效李友山摘奇左方端平三年歲在丙申五月丁卯剡人姚鏞

江湖長翁集卷二十二

秀野堂記

延陵吳公佩守符為高郵大侵之後歲饑中熟公下車弱良撫寧彊梗爬梳利害罷行惟恐後德心下孚咸有四疇之樂振蠱興壞亹亹日力百廢緒舉人視之良甚戛戛公則優為粤明年民氣洽和稼事十倍迺除圃西荒茀地重建秀野堂堂成領賓僚落之酒行主客胥樂笑語之餘周視四覽不假刻畫點綴而景物前陳目謀

而心愜𠑽乎披仙所謂秀而野昔人謂即兩言可圖畫者至若池荷動而倏魚物木蔭濃而鳥烏樂北垣挺竹千箇微風披拂舞翠幢而嘯𩆜鳳人情愉怡物態固若效奇佐之喜也公顧客陳某是不可不記予毋辭其得諸故老是堂自元祐則有之詩人楊公濟暨衆賢咸有紀詠中間兵纏淮地堂廢詩亦不傳紹興辛巳國家引元祐故實陞縣而郡之四十二年矣而守者多故欲復之未暇也乃今有成夫遊觀燕息之地為政者雖不汲

汲然當為之屑為也神閒者物不撓中趍然若有餘應高郵雖小邦而兵刑錢穀訟牒聽斷使客酬應亦夥矣不時有以休裕其躬疏瀹其虛明之地則何以使慮不煩而政不倦柳子厚謂君子遊息之地高明之具必清寧平夷常若有餘則理達而事成而處臺榭遠眺望何與治忽而月令可之李材叔知柳州南豊欲其有久居之心毋寧屈指計歸因述其土物風氣之不惡足以為治者昔人於其政之所自者求之詳昧者迂之公之來

無一毫鄙薄其民而狹其所臨之心設施後先不動聲色脗與古合是堂也宜燕休宜領客宜退食思政吾知其神益閒中益超然一郡不足為矣堂三挾屋二步廊十三廊盡承以小亭大小凡五十棟鳩工衆役之後緩急之序也堅久是計而不務華故財不費募遊手食其饑而使之故役不勞經始以某月落成以六月中澣故暇豫不迫而人宜之昔文公營建衛人美之曰得其時制魯為長府閔子子其仍而惜其改作公於古信無愧

設不命猶將有述及是其容不表公之用心而諗諸將來予於是乎書

應緯之教授生祠記

能惠人以德而不能使人之我忘被德之深遽忘之世有之士不爾也天台應先生職高郵教官滿而去諸生繪其像事之先生不屑也止之不可則請記于里人陳某不以不文辭志其所不容忘者也始先生來所謂郡學之政教官之職名而已帑庾空匱廚煙不起衿佩過

逢例有挑達之唶先生教事自詭慮晝營為不項刻置
念視士脩贌不啻父兄之於子弟課試有程朞迪有方
寒暑昕夕在私家絶少被其教者粹于經麗于辭多可
觀食士之資訪諏研覈奇蠹隱弊鏟剔無餘既籍焉又
石之人可按圖而𢇁犢息心是皆惠利無窮不可忘而
可書者世猥曰仕難乎行志予常非若言事固有掣其
肘不得逞彼且心之悠悠事何由舉心存是才或不周
也何益應先生心則恪而才足以副之亟濟登兹謂志

果不可行其然乎先生居官適河南陳公為守公文而好儒表表有家法於庠序切切也祭奠之器服武校之齋官貢士有院而不恩教養之地公創而備焉先生所為無製其肘蓋與公意契鑰也公與先生相得幸矣而吾邦之士一旦偶二賢者不幾至幸歟予故併書之而亦有感焉昔茫然今截然三歳爾夫孰敢冀今顧若此而事之興壞人之才否不能齊截然之後渠能必其不復有茫然之歎二三子他日拜先生之像其思之不忘

又將如何吾儕且過憂恕之者知其為鄉邦計也云爾

燭湖集卷二考證

第二頁前二行　案宋史宋綬謚宣獻篇中有宣獻以來二語此啓當代宋氏所作

第四頁後一行　案涑水諸孫二語此啟當代司馬氏所作

十一頁前七行　案楊簡撰應時壙誌云丞泰州海陵丁承議君憂服闋為嚴州遂安令而張淏會稽續志孫應時傳失載餘姚志因之此啓乃官遂安時所上

十三頁前三行　案會稽續志應時自蜀回改秩知平江府常熟縣既滿郡將以私憾据撫倉粟流欠三千斛士民相率擔負詣郡代償竟坐貶秩又案三省官請甄録應時子開祖劄云公朝察其無罪特予改正僅授郃武通判云云篇中自叙即指此事

勉齋集卷六

復盧子陳鎣酒

幹講聞盛名甚久每以未得參識為恨忽沐台翰之辱縷縷滿幅如對面欵非吾臭味何以至此感慰無量幹昌昧此来以二百餘指無以自活之故鄉況才名如許何故不屑居此犒賞闕其見如此而況於貧賤之小民乎以幹之所覩者如此況其所不可見者乎則幹深惜明公之勤斷而事反不

理吏反不惧是以冒昧言之斡之來自都城也乃於交遊間皆云執事行即名還矣豈此胥者平日自有所憚而今乃有五日京兆之意耶

與或人

雠恥之未雪竟土之未復中原之地為敵所有江南之民疲於歲幣此臣子之至痛也八十年間聖君賢相更有奮然欲一洗祖宗之大恥率以羣制而不敢發其官識不顧羣議斷然必為雖不克就然而萬世之下皆有

以亮其心也葢吾之心非不美而人事不能盡如吾意耳自舉兵以來所向敗衂而不如吾意者閣下亦知其所以然乎將士驕惰兵力單弱無必勝之謀有必潰之志雖三尺童子知其如此也愚獨以為不然是固兵將之罪而士大夫之為國謀者將不知之乎抑知而不以告乎不知則為不智不告則為不忠平居暇日養成驕惰單弱之弊既不能隨時整葺以無廢其舊一旦有事又不肯力言其弊更張整刷而各自懐私迺因循偷取

爵秩為身謀則善矣是豈所以忠於國家者哉雖然天下事謹之於始始之不謹救之於後始之不謹事既敗矣終而不救則其為害又有甚於始者此幹所以深為憂也幹自荆襄來江北之地莽為丘墟盜賊之區江南之官吏百姓皇皇凛凛若不可以終日入江西之境則不復知其為憂矣然行路人猶有問戰征之事者入浙東之境則不復知有兵革之事矣至中都則安然如太平之時而搢之士大夫之論則又有甚可駭者此幹前

曰荆襄之憂反不若今日憂慮之深也蓋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外邪客氣干吾之一節而心腹耳目手足無不同其憂者憂則慮慮則病可愈矣今兩淮荆襄如彼而内地如此是豈不深可憂乎今士大夫之論閤下欲知之乎寒賤小官固知觸犯衆怒言出諸口禍及其身然敢閤下特賜垂問幹而來言是亦無以異於今之士大夫也今士大夫之論往往腹誹心議曰吾非不知也非不欲言也閤下不信人耳閤下之志豈不忠於君忠於

國乎豈不欲名譽著於後世乎豈不欲上無玷於祖父而下以垂訓於子孫乎使吾之言尚當於理閤下何患而不從令乃相視而不肯言使閤下徒以一身朝夕營營於上堯舜大聖尚資人諫閤下雖聰明然一人獨見豈若衆慮之精乎斡自荆襄往來薛吳二宣撫間見其所謂之事無一不從閤下豈拒人言者乎士大夫持禄保位自不肯言爾

桃符

壬戌考亭寓舍堂門

卜築從師千古願出門求友故鄉心

新淦鼓門

和氣滿城樓照日歡聲到耳漏催春

中門

萬家赤子安田里一夜青春到户庭

自公堂

食租衣稅當知愧律己齊家更自勤

漢陽譙門

二水抱城朝海去一山環帶送春來

漢廣門

一牕紅日文書省滿坐春風笑語閒

法雲寺寓舍

廬其居　仁者壽

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五

代人奏藁

臣聞今天下有若可安之勢而實非所以為安者不可不深為之慮有若可緩之形而實非所以為緩者不可不急為之防夫山東諸豪乘北人逃死之機紛然四起而共圖之蜂屯蟻聚跨州據邑大者數萬人小者數千人一旦皆相率以中原遺黎而歸附於我俯伏轅門惟吾命之聽此其勢若可以為安矣然彼之所謂豪傑者

本非循禮守法之士純為忠義而發其大槩不過民之元兇劇惡里之老雄巨俠平生素負跌踼不可羈之才而素蓄桀驁不可御之志每思其便而一逞之非能帖然真有屈服於我則我之容接之當如御龍蛇御虎豹畧其禮法而操縱之適宜非可遽以為得計而恃之以為安也北人自入夏以來退伏屏息不復為吾疆埸之擾而吾三邊之民為之解嚴自江淮達荆益數千里皆得以偃旗卧甲弛轉輸寛調發而京畿萬姓亦得以莫

枕而無北顧之驚自目前視之亦若有可緩之形矣然彼狼子野心非實畏我而遯也以蒙古深仇分道夾攻之急倉皇抗禦為救命之計未暇以及我而其咆哮蹂躪之素態固未嘗一日不思騁於我則我當亟為之圖萬全之備如拯焚溺如刀鋸之迫其後非可便以為無事而視之以為緩也今按山東諸豪乃安然不復顧忌而以庸將董之庸將若何而可以得其心乎且運糧而餉之吾糧若何而可以常繼乎束縛之以規矩繩墨如

内執事之比使不得與妄行攻取以起兵端此固聖人愛民之至仁而有妨於祖宗復讎之大義蓋山林獨善閉戶自守者之私態而堂堂立國於天地間豈其正道之所宜無乃區區過為畏敵之情而非所以待中原豪傑也彼其心岋焉不得騁無以發其怒而飽其所欲則必至反搏而内噬正如養虎於房室之内不與攫狐囓免於山林則必至於壞房室而傷人豢龍於池沼之中不與行雲致雨於霄漢則必至於裂池沼而為淵亦其

勢之所必然容可不為之慮乎況彼之能糾集統帥亦必有超羣出類之智謀勇略吾能虚懐大度以高祖所以御韓彭之術御之束縛於規矩繩墨之内籠之以高爵之虚名結之以不時賜賚之德意淑之以故國遺黎之大義而付之以中原舊物之雋功使各隨機會乘便進取得郡則與郡得邑則與邑禽敵帥則爵之王其不捷於吾無損而吾亦無容責之也夫如是則彼將人人踴躍於前趍而以後為羞矣是乃所以駕御豪傑得其

心而為吾用之道不可忽焉而不介慮者也今於北騎之退邊庭方稍寧謐則以為幸安上下中外便歌詠太平百司庶府一切為之紓緩廢弛不知思患預防不可懈也宴安鴆毒不可懷也似聞金人甚祈安於蒙古使命至懇萬一蒙古與之有講解之漸則必復來肆侵軼於我或夫果積怒勦滅其衆而蒙古奄其故墟則與我為鄰者又當强梁之新敵志驕而氣盈其變必益急而其應必益繁容可圖之或緩乎且吾自顧吾國亦能如

杜牧為唐人之上策品式條章果自治賢才姦惡果自治干戈車馬果自治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又能如王朴為周人先立不可勝之計羣才果既集政事果既治財用果既充士民果既附乎舉天下官軍狃於承平不用之久無一可恃甚有似於崇觀靖康之不能兵蓋不特沿邊之不足用而惟靠於民兵耳如沿邊民兵謂姑以暫濟一時之急可矣非可專恃為長久計也不早覺而為之變通則一旦噬臍如何其悔之政事必

内脩而後中原可自定王猷必允塞而後徐方可來庭
朝廷之本强而後精神折衝禮義廉恥之臣誠死封疆
社稷而後有金城之固未能厚德允元而難任人則四
方何以率服未能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無怠無荒則四
夷何以來王妄進一男子必起單于之笑在位無一賢
必莫制千里之難必汲黯在朝而後淮南寢謀必顏真
卿守太原而後河朔有所恃必藺相如在趙而後秦人
不敢加兵必真儒用於魯而後齊人歸汶陽之田必軍

中有韓范而後西賊骨寒膽破必中國相司馬而後遼人夏人無敢生事開邊隙此正古今所以尊强中國鎮服外域之常經而當世切時之急務不可一日緩焉而不講者也惟陛下特留神介念深為之慮而急為之防無以苟且拘攣失大機無以宴安廢弛壞大計則禍患庶幾其可弭安强指日其可致實宗社無疆之幸也

代王迪父上真守論塔會

某輒有所聞冒浼台聽六月初道路讙傳以為闤闠之

民聚議欲於本府衙前創建塔會云舍人已峻却其請矣有識之士方嘆咏識度之高明越旬日後又讙傳已得郡判許其為塔會民間安排措置欲赴道場所云有定期矣識者聞之愕然為之不敢信誠以此等事乃出於鄉閭武斷者假托異教裒歛民財以為媚上行姦之計而非出於細民戴慕歸美之誠心蓋好名俗吏之所喜為而高明正大君子之所深惡也意道路之傳其然豈其然乎夫佛氏絕滅天倫枯槁山林本欲遂其獨善

爲我之私蓋特西域一方外之士非可通其教於世自王道不明邪說詖行流入中國而華人之譎誕者又文莊列之虚無以佐其高於是無父無君之教充盈乎天下七閩自五代僭僞荼毒生民罪惡彌天妄靠浮屠以爲讖悔故度僧創剎視他所爲特盛泉人至今動輒以佛國自名而不知爲生靈巨蠹愚民蚩蚩奔趨日熾其憚耕種偷安佚者競樂爲其徒且莊嚴金像大倡冥司福田果報之說鳩索寶財肆爲安居美衣豐食之計其

聚男女雜坐以梵書輪玩則謂之傳經率男女躡足行拜於通衢則謂之朝嶽列男女行伍張燈膜拜則謂之塔會充為勸首者非豪强之姦民則暴横之公族執䟽登門如誅所負無告愚民一怵於身後之冥福再怵於儔類之嗤笑三怵於勸首之陵壓至妻子藜藿不充而典質以赴佛會父母甘旨不贍而供具以奉他人奪仰事俯育有用之財而為無用之給剝塞向墐戶至切之貲而為不切之費生理日窘皆此之由今者無故復於

通都大衢創為此會在隨波逐流時様之官之前亦未足為恠在立節守義學古名賢之下則大為不便蓋不惟大可恠而亦大可嘆不惟大可駭而亦大可惜以舍人平日器識甚正名義甚高斥白玉蟾之妖術於羣公趍和之日却呪水巫厭之邪説於奉行天討之時何於今殆若相反豈昨明而今遽暗歟竟不知其果何説也謂為百姓祈福歟昔韓公持國帥許伊川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屠何也公曰為民祈福也程子曰福

斯民者不在公乎韓公即為愧悔服義今寇盜清夷年
穀豐熟民均安堵吏絶登門閭境和氣熙熙實皆賢太
守精神心術之所運哀矜惜怛之所形其賜有不可誣
者夫豈必待數百人膜拜而後致此哉謂斯民欲以種
太守之福歟聞聖經有求福不回之説矣有自求多福
之説矣未聞以邪道外求也彼佛氏所謂福田果報天
堂地獄等説撥之天地大化與幽明實故萬萬無此理
如依憑邪法為之私祈陰禱是乃衰世州縣貪夫納賂

以囑公事者之鄙態寧有當乎天地神明福善禍淫之
公心正道寧不反以貽笑於天地神明之側乎若曰邪
說本無足惑但斯民拳拳酬恩報德不自已之誠有重
違其情耳果然則是豈不可明言以諭四民謂爾但各
安爾田里各勤爾生業各脩爾孝弟忠信無為非理爭
訟以虛撓太守之庭是乃所以實報太守而亦太守之
至願也何用為此虛幻之舉乎且大賢君子時人耳目
當世所儀則舉動一不謹則無知之民視為當然羣趍

百和猶揚狂瀾而助之長鼓頹風而使之旺也其害寧有既哉昔王公詹事守此邦當時豪民亦有以蔚前塔會為請者詹事公照其姦送之理以正其裒斂之罪末雖以閩郡公贖從恕猶封罪名於案以杜其後自是一懲良民得免掊克之擾者二十餘年最後姦雄之徒久鬱不得逞乃從臾權貴子弟為倡首而塔會復興識者觀其顛末未嘗不為此邦風俗慨嘆也先生德望器局王公詹事輩行也豈舉措尚在王公詹事後乎或恐謂

外典之道甚高未容以遽輕則彼高談性命所謂最精妙處將不離告子以生為性之說而其內省工夫至極處亦不過滅情以復性而已蓋皆儒家所深鄙而指為吾道之賊則維持名教者尤不可不謹也況乎夫耕婦織之業於是而廢焉男女淫奔之風於是而作焉醉夫爭鬪之獄於是而興焉回祿不虞之變又於是而可慮焉虛福未見而實禍立聞抑其利害又有甚者此邦近創大道場有三所一則衙前二則壽寧三則開元寺之普

度會所謂勸首者雖隱匿姓名托之他人而主其謀者大抵實豪強之宗子也此等平日聚博屠牛交結胥吏肆為非法本非向善之人所以為此者特不過以姦謀詭計遇賢太守無所施故借是色目裒斂民財而恣其醉飽淫蕩之私耳集衆定社已封羊釃酒一出題疏僕夫負財爛醉而歸原其假托實與平時聚博屠牛等事同工而異曲耳矧頭會箕斂動以太守為名到梵音一畢則所積丘山席卷而歸誰敢冒虎焰而勾稽之此其

肺肝自可灼見假如一受其陷則異日有違法至於黃堂之前寧不為之動而躊躇其筆乎區區一介非固為是狂僭之言所深惜者以明月之珠夜光之璧有纎微玷纇則非十全之寶矣幸毋以山判已出為嫌此正聖賢不遠之復而闔郡觀聽所由新所謂正人心移風俗之機也惟大賢君子深詧之

山房集卷四

宋　周南　撰

經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至聖人之徒也

抑遏也兼并也言并治之也膺當也言北當戎與狄也懲乂也言南服荆及羣舒也承止也言天下莫能禦之也聞之曰聖賢之生斯世必以天下為已任當堯之時洪水為天下害商之末夷狄禽獸為天下害周之衰亂臣賊子為天下害戰國之際邪説詖行為天下害洪水

夷狄之害則生人不得安其居不得安其居則不得適其性矣亂臣賊子之害則生人不得定其分不得定其分則不得適其性矣邪說詖行之害則生人不得修其學不得修其學則亦不得適其性矣是皆人心之所由紛亂而昏蔽也聖賢者天民之先覺將使之啓迪人心而歸於正者也則以生人為已任者聖賢之責此正人心以承三聖孟子所以不得辭也是故禹不抑洪水周公不兼夷狄驅猛獸使斯人脫於不安其生之患而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禹周公之責不塞孔子不明亂臣賊子之罪使斯人脫於不定其分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孔子之責不塞孟子不辯邪說詖行之非使斯人知所學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孟子之責不塞禹周公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功孔孟不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言凡以盡聖賢之責而已且夫禹周公人臣也孔孟布衣也夫為人臣為布衣不敢不以天下為己任況尊為天子富有四海

之内乎今敵國之為患大矣播遷我祖宗丘墟我陵廟
踐蹦我中原殘害我生靈自開闢以來外亂侵陵未有
甚於此者也高宗崎嶇百戰撫定江州將以討賊而沮
於議和孝宗憂勤十閏經營富彊將以雪耻而屈於孝
養二聖人之責至今猶未塞也陛下以仁聖之資嗣有
神器豈得一日而忘此耶陛下誠一日不敢忘此則當
以天下為已任而不敢以位為樂所謂一日不敢忘此
則不敢以位為樂者每行一事每用一人必自警曰得

無為敵國所侮乎吾民困窮如此吾士卒驕惰如此吾內外之臣背公營私如此吾父子之間歡意未洽如此吾將何以待敵國也常持此心常定此計周公豈欺我哉則大義可明大功可立矣雖然臣恃因蕪夷狄發明一事爾若夫人心不正豈止於此皆陛下之所當講也臣不勝拳拳

後樂集卷十一

宋 衛涇 撰

上經筵劄子

唐憲宗欲庶幾太宗玄宗道德風烈因李絳言詔絳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唐憲宗嘗曰惟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之無益于治者則材能出斥宫

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即詔絳與崔羣錢徽韋洪景白居易等搜次羣臣成敗五十種爲連屏帝每閱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爲如此事臣聞始於憂勤終于逸樂言國治于始而孚成于終逸樂非晏安謂也仲虺之告湯曰謹厥終惟其始伊尹之告太甲

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蓋始勤終怠者人之常情故昔日君臣相與警戒未嘗不致謹于斯也憲宗元和初銳意有為慨慕貞觀開元之盛李絳告以正身勵己進忠遠佞敬大臣親賢者擇將帥而任官師行法令而崇教化初非驚世駭俗之說亦無甚高難行之論而皆修身治國之要道古今不易之至理又謂言之不行行之不盡而無益帝既嘉納又詔搜次君臣成敗列之連屏以便觀覽且每顧左右戒以勿為如此事惟帝因絳之言

心知警懼故一事委用忠賢不惑羣議削平僭叛威令幾于復振其剛明果斷雖天資之美亦憂勤之效也使帝盡行其言殆不止于度越二祖而已柰何淮西既平浸至驕侈信任非人程异皇甫鎛之徒或以羡餘或以賄賂相次而進凡絳所言于帝者漫不復省遂使昇平之業遽自隳壞史臣有不克終之嘆言之不行行之不盡卒蹈絳之戒豈非此心怠忽之所致哉人君臨政願治儻因憲宗之所以得鑒憲宗之所失聽言之際尊其

所聞行其所知充而至于髙明光大一政令之設施注措一人材之進退用舍本之以至正持之以至公兢兢業業謹終于始而勿為逸豫怠驕之念所移奪則唐虞三代之治可以馴致唐之三君奚足道哉

竹齋詩集卷一

燈下偶次前韻

北風吹雨夜正寒北牕吟詩舌欲乾千辛萬苦浪如許
飯顆山頭誰著汝何如一尊隨意傾酒酣不問濁與清
明朝縱有三尺雪灞陵詩句無庸說

梅山續稿卷十二

啗筍

自從孤竹夷齊死清節何人萃一門唯有此君無俗韻
至今風味屬諸孫

赴飲席家一供新禾

勸我著新禾深辭老不宜如今百事懶不比舞雩時

柳

森森萬木勢崢嶸千尺孤標更上征唯有柳絲依拂路

腰支憔悴為多情

梅山續稿卷十四

甲辰夏獻詩百篇孝宗皇帝翌日宣諭宰執召試

中書令兹節鉞之賜皆三聖恩德建堂貯節有

上梁文一聯云百首之清詩夜上九重之温詔

晨頒因足成篇以侈大賜

百首清詩夜上九重温詔晨頒自古封侯賜璧慷慨只

立談間

驟寒擁爐

雪霰晩漫漫天公剩作寒林梢棲白鳳爐焰舞紅鸞

梅山續稿卷十八

節堂上梁文

建寧遠之旌節初無汗馬之勞依光宗之風雲晚拜攀龍之寵實一時之剏見雖千載而難逢顧惟吾家本非世閥因先君之死事被恤典而得官雪案寒窻幾勤燈火之讀乘田委吏屢從州縣之游夫何衰晩之年乃有

遭逢之幸百首之清詩夜上九重之丹詔晨頒既試中書復登上閣侍主上之潛邸僅及六年奉輿國之真祠殆踰一紀誤蒙異獎錫以殊名紅旆碧幢共仰皇朝之文物緑蓑青笠有光漁父之家風幸遇良辰輒陳韻語

拋梁東曉日曈曨照海紅山勢住時鼇背起浮圖千尺插晴空

拋梁西堂接如山萬瓦齊更有一峯金作柱玉泉千丈

漏虹蜺

拋梁南仙掌魏峩聳翠嵐夜半老人呈瑞處丙丁光彩照重㦬

拋梁北山田水繞山翁宅醒心煙壑接池亭四時好景宜留客

拋梁上棟宇翬飛符天壯豈唯瑞氣覆重重更有台星光兩兩

拋梁下燕雀爭飛來賀廈黄幡豹尾妥神靈兒孫代代

傳香火
伏願上梁之後一人有慶萬國交權畫棟朱甍永作雲
山之盛事龐眉素髮長為風月之主人林婆之酒休賒
孔老之尊長滿時招佳友共樂清詩

琅山長生庫記

通古之徐土面江帶海始郡於五代之周地斥鹵無他
產飲食百工之具悉仰内地藏商行旅率以悉貨收倍
蓰息生人患之琅山叢淮東之名刹僧伽之道場歲時

傾數州民輦財艘帛穰禬祈福不絶間有名師則挑囊求道者不遠千里惟是供億費為射利者漁取帑用單乏入不償出莫克受多衆長老蘊衷以叢林大手領袖茲山祖令既行禪規亦振刓弊剗蠹人天歡喜四衆磨集學徒霧會師因太息曰衆多則用日促貲乏則道難行是不可不計與其外市以屈用孰若内營而自足與其厚己以獨善孰若因事以利人乃遵諸方式朔長生庫傾槖權輿之約媽息為祝聖四齋餘以贍衆乗屋非

主利也監院師曇云亦助營齋之羨由是宰官居士緇袍黔首悉發信心不踰旬獲數百千董有員稽有書蔡有防積者日增來者未艾遂為茲山無窮勝利嘗聞經曰於前福德百分不及百千萬億分乃知福德有淺深獲報有多寡今是庫之建凡施銖錢絲帛粒粟指貲懋遷有無流通運轉事雖已往福則常新獲福德多未有若茲庫者也如月流空而往來莫窮如珠走盤而循環不已茲山可磨而福不磨茲江可竭而福不竭誠為無窮

善利永遠津梁宜乎常情所樂聞而檀衆之喜捨也顧不題歟顧不題歟

跋永康陳宰畫先夫人繡羅漢

佛之徒曰經是佛言禪是佛意余亦曰像是佛相是言是意是相析而言之不無精粗眇而觀之同歸一念黄花翠竹盡是真如瓦礫稊稗無非至道但能即心即佛何用騎驢覓驢今夫人霍氏念先大夫罔極之恩繡尊者像十有八身極女工之妙既而兵火失之其子靖侯

居士遂以水墨追畫以述先夫人之志嗚呼孝乎休哉余先君以丙午敵人犯闕奉命冒圍索援南京竟死於敵先妣夫人陳氏年二十三而寡居亦嘗繡觀音大士聖像至今家藏余方兒時不鮮悲戚每侍立繡床之側日聽母氏哀哀之聲不絶口今雖不睹夫人霍氏之繡像且獲覩靖侯之名筆想見線蹊墨意無非孝誠所寓既以歎夫人居士之念親抑亦重余之思毋

種松說

庚戌仲冬之吉姜子種松于西岡之上將芘其室廬焉諏時令飭工役具畚鍤而斸取之根欲其豐而不傷土欲其聯而不解陰陽欲原其向背而不差又沃之清泉培之新壤築之甚密護之亦至適有客來姜子不覺有感曰不知後幾年將有斧而為薪者乎客亦憮然明日姜子復至于岡之上懷昨日之感嘆今人子孫伐塋木諸家林坎宅垣以自取衰敗者日相尋焉吾今為茲松之計固至矣其所以為計者則未也沃以水不若沃以

仁而其葉茂培以壤不若培以學而其根固然則向之為松計者雖勤且至皆不若仁與學之久遠而茂且固也余意方念此昨日之客復來因以告之客曰旨哉於是得種松之說

跋陳宰梅花賦

夫梅花者根回造化氣歛氷霜禀天地之勁質壓紅紫而孤芳方之於人伯夷首陽之下屈子湘水之傍斯為稱矣自說者謂宋廣平鐵心石腸乃為梅花作賦嗚呼

梅乎其將置汝於桃李之間乎余謂唯鐵心石腸乃能賦梅花今靖侯不比之佳人女子乃取類於奇男偉士可謂知梅花者矣非靖侯莫能續廣平之賦非梅花無以見靖侯之心予亦以梅山自號故樂其意而書其末

跋趙君鼎風月集

詩道難言久矣近世操觚弄翰之士恃才氣雋偉率爾有作不知詩為何物詩豈如是而已耶取之欲其廣資之欲其深備六義之體盡百家之能遲以歲月涵養變

化自然天成然後無媿古人玉牒趙君鼎與予相遇括蒼唱酬幾月嘗贈予詩曰黄卷本無閒事業白頭却有嬾聲名真佳句也因得其風月集反復讀之筆力益遒所謂取之廣資之深者歟因書其後嘉泰二年六月晦日

漫塘集卷十九

送王頡叔序

人之情閉戶而几坐也頃刻踰時之間猶可勉强終日及旬難乎其處矣若其艱危厭立而喧囂倦酬也蓋終日及旬以及歲月者有矣若更年歲而迄無出戶之情未之有矣浮游江海遨嬉都市風馳雨憩而波濤洶㵎也未有不暫而解顧久而厭畏之矣動而靜靜而動人情之常耳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又曰歸與歸與然則時

行時止固聖人意也予嘗于所至名山輒遊至于遐觀高步之處豁然心開未嘗不快忽然下幽履險輒心悸膽慄慨然欲返人生一世之内凡事亦猶是耳適情快意之處豈可常得而有哉夫居者樂便安戀幽閑有一跬步而不肯踰者矣出者非繁華之鄉即物産之土有終其生而忘其家者矣而皆自以為得意而適情也而不知其皆不近于人情者也余友人王君穎叔有淮宿之遊淮宿風淳民儉非有閩浙之佳麗也而穎叔居不

戀使安動不趍佳麗其于不近人情者相去不甚遠哉顏
叔行矣劉宰序

二薇亭詩集

附録

徐璣字文淵從晉江遷永嘉為長泰令初唐詩廢久璣與其友徐照翁卷趙師秀議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隻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由此復行矣

徐璣字文淵從晉江遷永嘉官建安主簿龍溪丞武當

長泰令嘉定七年卒年五十九按璣與照同姓同里同調同時實非兄弟曹能始云二徐俱隱居不仕耽情邱壑以故發之詠歌清真澹遠出于自然亦未嘗言璣為照之弟但璣巳歷官丞宰謂之不仕則失考云詩名二薇亭集宋元詩會

徐璣有泉山詩集東甌詩集

靈詩徐在丁位瀛奎律體

白石詩集卷下

菖蒲

岳麓溪毛秀湘濱玉水香靈苗憐勁直遠節著芬芳豈謂盤盂小而忘臭味長拳山并勺水所至未能量

范大參入覲頗愛郚作以詩謝之

問句石湖老如將日指標枯中說滋味高處戒虛驕頗喜唐音近寧論漢道遙政聲今在耳萬樂聽簫韶

小孫納婦

慶事集朋親孫枝喜氣新歌雲停碧落舞雪眩青春暖
日花君子清樽酒聖人一春行樂地不負牡丹辰

和王祕書遊水樂洞

自是瀛洲客還因野趣來解衣吟寂寞攜酒上崔嵬石
洞山山秀梔花樹樹開只應巖下水相送上船回

呈方叔

聱牙落鬼一閔官職事何曾見一斑不是論松須說劍
若非尋壑即觀山閔看落葉隨風去冷笑奔雲送雨還

更有荆巖楊處士件渠癡坐老花間

夏日奉天台禄

青天揮箑卧籐牀翠袖擕壺過酒漿蜩腹出波烹芰實鳥蹄和露擘蓮房相呼時入雞豚社獨坐曾無雁鶩行便是赤城真隱吏不將劉阮更相將

冬夜不寐

宵柝迢迢警睡魔靜思甘分老林坡忍飢但有嵇康嬾扣角曾無甯戚歌不起妄心思世事只將閒意養天和

時人休說長生術學著長生事轉多

閒詠

虛麼廩祿飲醇醪不押文書不坐曹檢點園花為日課
旁尋詩草記年勞仍將書冊供慵臥時喚盃盤佐老饕
感激大恩何以報惟祈聖壽與天高

負暄

不是羲和德澤流寒鄉何處覓温柔絕憐天上紅綿襖
大勝人間紫綺裘旋欲胡牀隨影轉更攜書卷與閒謀

天和妙處知誰會欲獻君王卻自羞

和陸放翁見寄

遙知三徑長荒苔解組東歸亦快哉津岍紛紛羣吏去船頭衮衮好山來平時佳客應相過勝日清尊想屢開若許詩篇數還往直須追挽古風回

和放翁

午庭風雨撼高槐一洗城頭十丈埃老子坐間尋句好故人門外寄詩來勁鋒久服穿楊妙鈍思深慙擊鉢催

清珮左符君未可安聽吟思發春雷

寄汪尚書

五十年間歎闊踈相忘兩地復江湖書來筆底驚強健詩去吟邊想步趨好對青山看歌舞莫嫌紅粉笑髭鬚鳳毛已有哦松韻尚記金章舊範模

白石詩說 附

大凡詩自有氣象體面血脈韻度氣象欲其渾厚其失也俗體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脈欲其貫穿其失也

露韻度欲其飄逸其失也輕

作大篇尤當布置首尾勻停腰腹肥滿多見人前面有餘後面不足前面極工後面草草不可不知也

詩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雖多亦奚為

雕刻傷氣敷衍露骨若鄙而不精巧是不雕刻之過拙而無委曲是不敷衍之過

人所常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花必用柳對是兒曹語若其不切亦病也

難說處一詩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僻事實用熟事虛用說理要簡切說事要圓活說景要微妙多看自知多作自好矣

小詩精深短章醞藉大篇有開闔乃妙

喜辭銳怒辭戾哀辭傷樂辭荒愛辭結惡辭絕欲辭屑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惟關雎乎

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餘而約以盡之善措辭者也乍序事而間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不知詩病何由能詩不觀詩法何由知病名家者各有一病大醇小疵差可耳

篇終出人意表或反通篇之意皆妙

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

詩有出于風者出于雅者出于頌者屈宋之文風出也韓柳之詩雅出也杜子美獨能兼之

三百篇美刺箴怨皆無跡當以心會心

陶淵明天資既高趣詣又遠故其詩散而莊澹而腴斷不容作邯鄲步也

語貴含蓄東坡云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尤謹于此清廟之瑟一唱三嘆遠矣哉後之學詩者可不務乎若句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

體物不欲寒乞

意中有景景中有意

思有窒礙涵養未至也當益以學

歲寒知松栢難處見作者

波瀾開闔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陣方以為正又復是奇方以為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而法度不可亂

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捨文無妙聖處要自悟

意出于格先得格也格出于意先得意也吟咏情性如

印印泥止乎禮義貴涵養也

沈著痛快天也自然與學到其為天一也

意格欲高句法欲響只求工于句字亦末矣故始于意格成于句字句意欲深欲遠句調欲清欲古欲和是為作者

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礙而實通曰理高妙出人意外曰意高妙寫出幽微如清潭見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剝落文

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

一篇全在尾句如截犇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辭盡意不盡若夫辭盡意不盡剡溪歸棹是已辭意俱不盡温伯雪子是已所謂辭意俱盡者急流中截後語非謂辭窮理盡者也所謂意盡辭不盡者意盡于未當盡處則辭可以不盡矣非以長語益之者也至如辭盡意不盡者非遺意也辭中已彷彿可見矣辭意俱不盡中不盡之中固已深盡之矣

[illegible]家之語自有一家之風味如樂之二十四調各有韻
[illegible]乃是歸宿處模倣者語雖似之韻亦無矣雞林其可
[illegible]哉
詩說之作非為能詩者作也為不能詩者作而使之能
詩能詩而後能盡吾之說是亦為能詩者作也雖然以
吾之說為盡而不造乎自得是足以為能詩哉後之賢
者有如以水投水者乎有如得兔忘筌者乎噫吾之說
已得罪于古之詩人後之人其勿重罪余乎

蒙齋集卷九

葉莫除吏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尚書郎髙選也而天官之屬尤重葢將贊而長以衡鑑羣才顧可輕畀歟爾聲猷炳蔚踐歷寖深頃以麾節宣勞江右趣還郎位所以旌外庸也爾其一意奉公恪守舊章為朕蒐雋賢拔淹滯以成思皇多士之美則予汝嘉

朱復之除太府寺簿劉伯正除軍器監簿王好生

除耤田令制

敕具官某等棫樸官人之詩也傳曰能官人則民無覦心官以才選有是才乃稱是官不才者自當知分而敢萌覦心乎爾復之抱負瑰偉爾伯正器局秀整爾好生智略愜閎或簿正寺監或典司帝耤可謂以才選矣然朕玉汝于成之意不止是也欽乃攸司嗣有襃擢

韓濤除大理寺簿楊伯嵒除太社令制

敕具官某等禮刑相為表裏理寺之有簿正奉常之有

司社秩雖卑關於禮刑則一也爾濤之歷練爾伯喦之疏通職理寺者觀周禮之三典職奉常者思伯夷之播刑則表裏之說明矣汝往欽哉毋辱朕命

陳至除國子監丞曾三異除太社令制

敕具官某等在詩有之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士有靖共自重老成可敬者於其德心有取焉耳爾至履行有常勤於審計爾三異韜養不露精于典校朕察其德心葢能安于素守者或晉聯胄監或列屬奉常皆清選也尚

其懋勉以對休命

清獻集卷三

仙山知寺心剛示予以漫碧唱和詩謾繼其韻浸碧軒臨小池則師所扁剛亦頗可與語

窮年奔走繚郷隅暫此凭欄意已殊一水光明平處現四山容色淡中鋪莫羞塵鬢臨氷鑑自有靈原照玉壺碧浸主人應領會試言此碧有聊無

林倅到迓之迹中小詩 四月初一

簡書奔走日衝衝偶此郊行與易濃雨意醞成春野意

雲容點就曉山容蔺絲貯色桑條上餅餌吹香麥隴中
忽憶故園歸去好雲山知隔幾千重

和林簿二首 一謝喻總幹 一題香山寺

憂喜從來巧聚門刖人有足未為尊人生向用家萬石
世事還輸酒一尊荒徑賦歸人已遠急流湧退意猶存
功名千古成何事眼底榮枯不足論
宦途元自險于山我輩孤寒分外難蕭寺羡君成勝槩
新詩為我觧愁端自嘆落落無三語底事區區為一官

初夏北窻新桃簟碧梧晝影正清圓

大雨喜成小詩呈百里

顒顒萬目望窮蒼連日雷車走阿香不用甕中留蜥蜴已聞野外無商羊霶霈施澤盈千澮穲稏收巧可萬箱令尹愛民天所相三年境内樂穰穰

清獻集附録

丞相杜範傳

範字成之台州黄巖人登嘉定元年進士第調金

壇尉嚴弓手出入每入鄉即以己俸給從行者食一不為里正擾再調婺州法曹行義烏經界籌畫曲當村翁野媼有欲言者必召至前使人人得自盡昔時侵擾隱漏之弊盡革紹定三年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六年除大理司直端平元年除軍器監丞每月點戎器必計工役多寡良窳而上下其食以示勸懲明年陞對首言三四十年權臣擅國百蠹交潰陛下親攬大政召用正人天下延頸更新

之治兩年於兹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之蠹習至於浸漬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奮大有為之志而適當天運人事之窮固宜懲其弊源使私意淨盡顧以天位之重而或疑其為私德之報以天倫之親而或疑其有私憾之蔵天命有徳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

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功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詞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敕事不預聞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廷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正塗未闢捷徑已開朝端未清舊習猶在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為虛文是以賢能不見實用而流俗易至於移人私意橫流

充塞宇宙各身其身各家其家而陛下將孤立於天下之上豈不危哉貼黄言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感其言則將有厭棄儒學之意而姦馹嗜利之徒偷為一切以攖取陛下之爵禄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毋徒誦說以事美觀而墮或者清談之誚越兩月除祕書郎又兩月除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

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

陛下親政公道方開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獘斥去姦邪改聽易視於旬月之間然廟堂之上牽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収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頒除目汰去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諷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欲望明詔大臣力除回護調停之獘臣當誓竭愚忠以報君父上深然之

又奏何炳守九江年耄不足備風寒廟堂匿不行再奏
一守臣之末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沮臺諫
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布此豈勵精親政
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奏丐去有
危機將發朋比禍作等語且謂範承順風旨粉飾擠陷
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但
當同心以為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者
臺官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未免於攻訐清

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獎臺諫有聞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怒者也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諫皆出於親擢若廟堂不欲臣言親故鉗其口而奪其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又疏言呂夷簡有社稷之功而歐陽脩論之文彥博負天下之望而唐介劾之況功烈聲望未能萬一於夷簡彥博而論其未報之章又非大有觸忤乃含怒不已累牘譊譊若於臺諫較勝者不

知所謂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者何事乞檢照臣前奏賜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不量才非妄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之敵邊境繹騷中外大困範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閫之詐謀罔上風采大振於是凡待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忌之除太常少卿轉對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向之專於一門者今分列四出向之形於緘題者今潛

達密致旁蹊曲徑競致本趨小黠大癡共為奸利名譽已隆者賈左右之譽以固寵宦遊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採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撥支軍旅之費太廉國帑而盡付承受之手分致權門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褻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者名亂而肆掠當重勢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而難制鹽軍羣聚而剽刼蕩無治紀浸成亂階欲望陛下

剛明以體天德奮勵以振主權毋以小恩廢大誼毋以
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闈禁約閹
宦不使讒諂得以售其姦然後明詔大臣至公血誠嚴
窒私徑同以社稷存亡為慮貼黄又以宮中宴樂太過
為戒範自入臺屢丐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上皆不
允除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以韃敵擾江陵俾近臣條
邊事範乞屯兵蘄黄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兼江淮
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

陵且用邊頭義甲土豪與官兵相為表裏因言虜見遣
王檝持國書議和宜令邊帥諭以必俟斂兵始可奏聞
不從則殺檝等過江南僻遠州郡置其徒於獄以究情
僞亦伐其謀之一端十二月除殿中侍御史辭不獲命
乃因講筵奏臣嘗冒耳目之寄輙忤上宰至煩陛下委
曲護調令又復以向者負芒之地陛其職而畀之豈以
臣朴無它錫行絶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以臣巽
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若以狂直之可取

敢不勉竭以報隆恩如以臣易於調護則向也守執不固已為親握之羞今更不務飭厲而脂韋苟禄則臣之罪大矣且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疎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也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名用正人以振臺綱天下翹望風采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牽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

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為之致疑不意陛下以
其言為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為仕
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奬臺諫為盛德而不知沮抑直
言之為弊政也抑其言而奬其身則是陛下外有好諫
之名内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虚名可以蓋實哉範始
以不得其言不去為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
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淮震恐遂極論清之横挑强敵
幾危宗社及其子柗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

以易貨外國具有實狀與蜀帥趙彦吶及其子垸夫昏姻貪鄙妄易主將以至喪師害國皆乞重行鐫斥併言僉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為之地鳴復庇姦人以犯衆怒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上以清之潛邸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忍行範亦不入臺上促之入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去安敢入經筵方再奏之鳴復俄抗疏自辨臺臣論臣未知所指何事豈以臣嘗主和議故為陳韡地欲扼史嵩之而

奪其權耶不知今日國勢但當和而不當戰又謂幸未斥退則安國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否則無家可歸惟有扁舟五湖耳範遂再極言其寡廉鮮恥既而合臺劾其鄙夫患失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嗚𠊱猶眷眷未肯去詰旦會朝入待漏院範語閤門吏李參政已被劾今日不可使立班閤門手扞去之始出閾上遣中使名囘範遇諸塗舊比臺諫行車避執政執政被論不避至是範前騶呵殿中侍御史嗚𠊱謂其陵巳泣訴於上範𠊱

合臺奏鳴復身為宰執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相與陰謀不過賂近習蒙上聽以陰圖相位臣近得其自辨之章見其交鬬邊臣以啓嫌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既破蕩而欲泛舟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復久居政府有何安利之策欺君罔上無所不至見者無不駭笑其無識固位一至於此用是不免洊干天聽如臣等言是乞即賜施行如臣等言非則是臣不識事體上忤聖意下觸大臣乞早賜罷斥除起居即範

奏臣論鳴復未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臣前奏臺諫但為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躬言之而躬蹈之臣之罪愈大正月二日即渡浙江歸上聞之愕然諭宰執貽書勸範回辭愈力二月除江東提刑改浙西鳴復亦出守越範辭名赴行在又辭嘉熙二年差知寧國府明年三月至郡適大旱市中絕粒勸富人發粟人賴以免於餓邑令期會但以紫袋往復如一家請於監司亦如之於是縣之應郡郡之應諸

司無督趣之煩而免淹滞始至倉庫多匱及去米餘十
萬斛錢亦羸數萬計悉以代輸下納淮民流南多剽掠
有水寨首領張世顯尤悍勇率衆三千餘人泊城外範
檄其頭目犒之俾勿擾以俟處分世顯乃先陰為窺城
計範不得已以計擒斬之安輯其衆給之使歸四年五
月造朝上疏言今旱暵洊臻人無粒食楮券猥輕物價
騰踴行都之内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流民充
斥未聞安輯之政剽掠成風已開弄兵之萌是内憂既

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闖中原羣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淮堧近又由夔峽以瞰鼎澧疆埸之臣肆為蔽欺勝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為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矣人主上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星文示變妖彗吐芒犯王良絡紫薇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於干戈死於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

氣盈腹謗言載路等死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巳怨矣内憂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下之上乎陛下既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蓋自曩者權相陽為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内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為以致紀綱陵夷風俗頽靡軍政不修邊備廢闕凡今日之内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醖成之如養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改元號為更化而居相位

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而旁蹊邪徑捷出爭馳敗壞汚𢦤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為讐而以為德不以彼為罪而以為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觖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使持此一念振起頹頹宜無難者然闓之道路謂警懼之意秖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廷燕褻之際名為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皆出於中書而御

筆特除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蒙蔽陛
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而不自覺併指陳宰執臺
諫與凡內而百執事外而邊守帥臣偷盜苟安徇私忘
公之獘忠憤感發聞者竦歎於是範去國四載矣上撫
勞備至即日除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六月以久旱復言
陛下嗣膺大寶垂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於今
而益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羣
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得之傳聞謂內廷

好賜外邸營繕如故也左右蠱惑私親請託如故也夫不務反躬悔過而徒覬天怒之釋天下寧有是理哉欲望陛下卓然奮發厲精有為濯去舊習以新天下出宮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蔽欺省浮費以給國用薄征斂以寛民力精白一意勉為後圖貼黃言儲貳未立國本尚虛乞選宗姓之賢者育之宮中而教導之二劄言詮法之壞廟堂既有堂除復時取部缺以徇人情士大夫既陷贓濫乃間以不經推勘而改正凡此皆徇私忘

公之害後有此比容臣執奏上皆然之七月旱勢亢烈範乞禱雨須聖駕一出上即親行禱事烈日炎赫上命撤蓋流汗沾衣須臾大雨隨至上喜甚範慮以久旱得雨為喜復進戒數百言時歲比不登米價大踴範不勝憂再入疏言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上下凛凛殆如窮人昔所無也物價騰踴昔固有之而升米一千其增未已日用所需十倍於前昔所無也民生窮瘁昔固有之而富户淪落十室九空竈罕炊烟

人多菜色昔所無也楮券折閱昔固有之而告緡譏關錢出楮長物價反貴人以為病昔所無也甚而闔門餓死相率投江愁歎相聞怨氣蒲腹里巷聚首以議執政軍伍辞語所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城衆大之區浙西道米所聚而赤地千里繼以飛蝗大至苗禾槁死未盡者一旦俱空太湖揚塵河港斷絶嘯聚剽刼所在相挻會稽帝鄉道殣相枕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畿密邇之地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欲歸無棲狼狽道路其

泊於沙上者亦奄奄待盡使邊塵不起尚可相依茍活
萬一敵騎衝突彼必奔迸南來或相携從敵為之鄉導
巴蜀之覆轍可鑒也豈不重為朝廷憂哉中夜以思矍
然而起為之痛哭流涕竊意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皇
然宮中安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嬙嬖未聞有所放遣
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逺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絶朝
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秉國
鈞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政則

相持而不决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輒行命令朝更而夕變紀綱蕩廢而不存無一事之不獘無一獘之不極陛下盍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思當今急務如河道未通軍餉若何而可運浙右旱歎荒政若何而可行財計空匱糴本若何而可足流徙失所遣使若何而可定敵情叵測邊圉若何而可固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二三大臣推血誠黜私見叶慮併智擇其可行者行之十一月除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淳佑元年四

月陛下即位次來二十年間變故大者如山東逆酋輙肆反噬遠近方震動而彼巳陷淖隕軀矣此幸之一也京畿汏卒驟突澒洞旦莫方莫保而彼巳服刑順令矣此幸之二也輕啓兵端大稔冦孽巴蜀荆襄彌望茅葦國勢幾岌岌矣而哨騎亟退稍寛憂顧此幸之三也清野有令流民剽掠焚蕩城邑其勢益張人心亦凛凛矣而烏合之衆未幾解散此幸之四也以至江潮失道推陷衝擊巳迫城闉幾不可以為國而怒濤復殺寢安故

流此幸之五也積此五幸將玩之以為不足畏此其勢之必然也然變至今日亦極矣去歲京輔旱饑田野小民嚙糠粃以延旦暮之命殣于道填于壑所至積㦸無異𩟖獸相食之風甚行甚則生致而烹之雖其子亦忍焉京城委巷夜無行人不幸遇之輒遭其毒哀哉陛下為民父母其得不為之動心乎旬月以來麥秋有成民稍得食米價漸減死者漸稀冦盜亦少人情至此孰不喜幸不特天下幸之而朝廷亦自幸矣臣所深慮者懼

其幸而至於玩也以根本之撥而為太平之粉飾以財用之乏而襲豐亨之調度事力日微而典不急之土木蠹弊日甚而濫當尼之恩私使今歲有一稔之望猶懼疲氓難以遽甦壞證難以遽復萬一歲事復不可保揭竿一呼羣黨趨和當是之時尚可幸而玩之耶又況韃敵多詐出没不常斥堠不明傳聞多端海宇將有鼎沸之憂人心已有瓦解之勢而玩視苟安類若平時何哉遂復極言宮中宴賜之不節内殿修造之不時以為皆

玩幸而縱欲者凡數事俄兼權兵部尚書十一月除權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二年六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至日大雷電公因奏言動不以天其何以弭變願陛下罷宮庭之宴賞左右右之姦欺杜禁掖之批降禁斜封之除授使天下欣欣有望治之想先是當國者專權執政祇押勅尾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寛容内實忌之劉漢弼入臺劾右正言葉賁賁聞之亦上章劾漢弼二人皆

罷而葉獨寵以閤職翌日奏事因言賁已先被劾則為罪人乃取臺諫之臣以為報復之舉其罪尤重退而謂嵩之曰濮斗南劉晉之小人之無忌憚者丞相何不去之乃尚留要地耶嵩之滋不悅俄除劉晉之為諫議大夫四年正月除范同知樞密院事亦除李鳴復參知政事使范不屑與共政而去范即出關上遣中使名回且勑諸城門不得出范會太學諸生上書留范而斥鳴復且併及嵩之嵩之乃亟遣其客劉棫密約劉晉之等併

論範嗚復範始得遂其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拜範右丞相善類相慶都人歡呼載道範以遜游侶不許力疾入覲上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事一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二曰肅宮闈謂嚴内外之限使宮府一體三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于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四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貼衛不當為徇私市恩之地五曰節才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

宮掖始自貴近始攷封椿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
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貼黄乞早定
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内降恩澤屢引前朝
杜衍例封還乞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
留書庫架閣京教及要地幹官時人情久狃於私多以
為不便太學生方大猷等亦上書言之上封以示範範
奏三四十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禄而市私恩取吏部
之闕以歸堂除太學諸生亦習于見聞乃以近年之獘

政為祖宗之成法是必有從諛為之者陛下如以臣言為是上下堅守則諛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幾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上求治甚急用仁祖故事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條上十二事一曰公用捨願進退人才悉參以國人之論則乘蹐抵巇者無所投其間元祐之變為紹聖非所慮矣二曰儲才能内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通判為幕府

郡守之儲以江面之郡守為帥閫之儲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矣三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行義事實不許止為褒詞朝廷籍記不如所舉者並罰舉主仍詔宰執侍從臺諫不許為人覔舉四曰懲贓貪自今有以贓罪按上即行下勘證果以贓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貪贜實迹而監司妄以贓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贓罪以行下勘證五曰専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户

部經筵亦必專官六曰久任使内而財賦獄訟詮選與其它繁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七曰抑僥倖布告中外各務職業朝廷不以獎例而過恩宫庭不以私謁而廢法勳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八曰重閫寄九曰選軍實十曰招土豪十一曰謂宜倣祖宗方田之制蹊畛為溝洫縱横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為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陝西之制則

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内又可以耕屯勝於清野多矣十二曰謂治邊理財實為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凡此皆素所欲施行者孟珙擁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云古人謂將相和調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籠駕非某所屑為也幸勿以此見施珙大感服謝曰某四世受國厚恩自當效忠今蒙推誠如許與前人以術相馭萬萬不侔願效死不辭未幾虜

入大五河絶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
援為必取壽春計範命維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策
應為隄防虜卒敗走計功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恱範
孜孜憂國知無不為雖在疾疢猶不廢機務疾革四月
二十一日薨為相纔八十日年六十有四上震悼御劄
賜謚清獻初國朝自紹興姦宄摧折士大夫正氣至嘉
定權臣復柄國三十年士習遂銷軟為貪佞無一一吐
氣鄭清之尤其所親信者闖其死紿其子約以保户門

而薦諸上以承其位既而一反之以為名又欲生事為功以壓勝之三十年架蒲扶持之天下遂至一輕擲而敗國家多事方自此始而秉時得志之士或反誇為小元祐於斯時也追駡已寒之肉者何難矣獨範趙然其間痛憤時事屢與時相力争如縱口而談古人豈不難哉相繼而叶助之者惟唐璘又相繼而興無所附麗而敢言者惟王萬嗚呼亦難乎其人哉然範死而清之再相矣所誤又不止國家矣其誰與争之嗚呼亦可惜哉

範有令質至行讀書窮理必深玩味以聖賢格言大訓
實見諸躬行事親以孝居喪哀毀骨立事其兄如事父
訓誨孤幼盡恩處族黨謙和少賤與均禮雖御僮僕皆
有恩意未嘗見其疾言遽色有田二頃粗給饘粥雖貴
為宰輔未嘗增尺寸室廬僅庇風雨見者莫知為公相
之居自其未貴人已比之司馬公其後清脩苦節身若
不勝衣至臨大事則賁育不能奪天下傒其出處為休
戚得政未及大設施而遽甍識與不識莫不痛傷輒車

所過聚祭巷哭果與司馬公事皆相類嘗夢自為門銘曰守之以一報之以五且自釋曰守者守也報者應也既覺書於座右而言曰一者不易之理也所守在我不可㦯變也五者適中之數隨事而應必當中理也此其平生素學形於夢寐至為宰相亦不出此其遺文有古律詩歌詞三卷雜文六卷奏稿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易禮春秋禹貢關洛諸儒微言皆有論述漫塘劉宰嘗為名其居曰立齋故世尊之曰立

齋先生二子濬淵皆能世其家法範既甍清之再相時以私憾損其恩數大半濬淵食貧七年閉户讀書淡然不問濬嘗以薦縣大理正知汀州纔三月卒省諸邑月解錢數十萬計盡捐舊比之私得者代輸户部欠以寛民力南渡距端平百餘年間未有正人得政柄者也然則尚何望哉李忠定趙忠簡皆正人也遭時之厄力不能勝一秦檜壽皇思治宰相皆無足當其意者不三數月輒易然則尚何望哉於是内則賄賂成風衆奬膠鶻

外則邉將収拾中朝所屬鑚刺之人使備數帷幄而國家所仰惟在天祐端平大壊之餘方得正人如杜公我理宗方傾心仰成衆獘方條陳更革邊將亦方洗心聽命乃纔八十日而終嗚呼其所關繫何如也豈不重可惜哉

文獻書院記

臨川危素撰

新安朱文公為浙東常平使者台之士杜煜與弟知仁護從公遊煜知仁以所聞於公者授從孫範字成己宋

嘉定元年同煜舉進士自為軍器少監奏對詳明歷官郡縣多有惠政淳祐四年理宗遣國子監主簿與郡守包恢即家拜右丞相其制詞曰學貫聖賢之奧識明義利之分曾未八旬而卒沒世之後特贈少傅謚以清獻建弼直坊旌異之沒之百十有八年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劉仁本言於行省請建文獻書院於丞相所居黄巖州之杜曲以祀朱氏而丞相配享別為祠堂合祭徐温節先生郭正肅公洎兩杜先生割私田二頃以共其

貴行省達於朝禮部議從其請劉君以書來屬臨川危素為之記方朱公弭節黄巖相其鹵地高下開河通江為牐源泉常豐石湫等十有三處時其啓閉灌田數萬頃其民至今利之此其遺愛實應祀典况以聖賢之學作則垂憲两杜先生用其親見親聞者授於丞相高明光大厥有本源故能直道正言風節彌著論右以為澤潤生民學承道統祭法所謂以定於國法施於民丞相實兼有之俎豆而尸祝之孰曰非宜初州之父老阮舜

咨趙必皓等請建書院以祠丞相進士周君仔肩首倡其謀州上於郡府不報劉君至是乃能企儒學之正傳慕前修之清節建學立師以為州里之望何其盛哉至正初予出黄巖拜丞相畫像於杜曲讀其遺文論著其言行載之宋史今乃與聞書院之事於政府執筆以為記又惡可辭

黄巖州新剏文獻書院記　郡人朱右撰

道之顯然之謂文賢有足徵之謂獻夫道在天下由人

而行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然則文獻書院之作實有關於世教矣台之黄巖素稱文獻之邦自宋文公朱子為淅東常平使按行其地表温節徐先生墓而士風以勵修置常豐石湫十有三閘而利澤在民又以道學淑諸台士若趙師淵郭磊卿杜煜與弟知仁皆從公遊杜以所學授從孫範嘉定改元同煜舉進士範自金壇尉歷官州縣多有惠政兩入臺諫直道讜言淳祐

四年理宗遣使即其家拜右丞相益著風節僅八十日竟薨於位特贈少傅謚清獻詔建弼直坊於宅里以表之惟二先生師友淵源闡聖賢道統之學文章政事暴白當時利澤風烈儀刑百世既沒之百二十年今江浙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劉君仁本言於省請建文獻書院祀文公朱子以清獻杜公配别為祠祭二徐先生郭正肅公磊卿趙納齋公師淵泊南湖先生煜方山先生知仁授基於邑南五里之名山曰委羽洞天携守若干楹

門廡堂舍像設服器靡不具備仍割田二頃竒以供春秋朔望師生廪給行省達於朝令下將以明年二月仲丁率州里諸生行禮其間麗牲之石既具俾撰以辭右惟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周東而幾熄集前聖之大成以敎萬世者孔子也孔子之學至濂洛而始明集羣哲之大成以淑後人者朱子也其道著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而講於家塾黨庠術序之間無非所以化民而成俗也茍知講學以明道則唐虞三代治教將

不在今日乎先哲往矣後之人日益景仰謂不專祠而尸祝之則無以致如在之誠而興起於百世之下此書院所由作也在禮入學必釋菜於先聖先師然二公道學行業為天下法傳之後世又豈止一鄉一國所歆慕而崇祀者乎惟斯道未墜文獻足徵後生俊髦朝夕游泳誦詩讀書是則是倣有以裕身而善俗則劉君之舉於世教豈小補哉斯立學之本意也若區區以二公謚號為名則陋矣右忝居里閈習聞二先生遺教敢不述

其梗槩以俟君子劉君字德玄邑人也今以溫州路總管陞行樞密院副使云

杜清獻公祠堂記 _續增原在赤城續集_　　程公許

淳祐八年春正月台州黃巖縣以故大丞相清獻杜公祠於學公天下士也砥節礪行於終始金石崇論宏議焜燿冊書精忠可質之鬼神盛名揭乎日月方百里之國焉能得以地產私其有然甞論之天下惟是是非非不可泯於人心而是是非非之公訂之鄉黨為得其

實必其修於身行於家信於州閭也而後可使從政由一命以上推所學以行已及物達而立乎人之本朝以道事君施利澤於天下皆其取信於州閭者推之也蓋古者尚賢崇德始於校庠之習射習御而鄉先生殁得祭於社之義距古未遠舉三老孝弟有詔月旦有評至於邦彥碩老生有令聞卒有遺烈或立之祠或樹之碑江都相之塋過者為之下馬郭有道之葬銘者自謂無愧色彼其徘徊顧瞻悲慕綢繆必有以心服於人而人

自不能弭忘者民之秉彛好德之懿豈吾欺哉公之解
送於鄉第春官仕州縣也腥然一儒生耳掌故府四嵗
不遷稍進而列屬寺監為郎中祕安知其際更化於端
平任言事官以直道結主知以風節聳動四海逮其出
輔碩藩入扈禁槖兼掌書命攉二事樞尋見嫉於權臣
歸食洞霄之禄猶前日一腥儒耳安知其積天下之重
望又際更化淳祐入秉國鈞以全德終始也先是甲辰
嵗時宰以憂去位上覦監久若未有所屬者中外疑慮

異論蠭起公許奉祠寓雲被起家之詔以左璫直禁苑
嘉平月之十二日賜對便殿晝漏盡十三刻而退日晏
宣麻之命遽下秉燭問詞頭公與寶婺范公並命拜左
右丞相丙夜二制脫稿進入偶當上意翌旦路朝宣布
縉紳舉笏更慶都人士懽聲如雷動上側席延佇驛召
旁午且申戒郡邑長吏趣發人情厭於朋比徯公相國
一振刷之以六旬始克輿疾造朝理機務八旬而遺表
上矣疾革索紙筆欲有忠告淡墨數十字僅一字可辨

上深悼爲之不視朝者三日詔贈少傅謚清獻公許屬
當演綸中有兩聯如聞餘息之僅存頗欲有言而已溘
雖數字歘傾而若辨想九京忠愛之未忘識其實也嗚
呼士君子幼而學之壯而行之每患乎無其時無其位
有其時有其位道可得而行矣命之不淑則天也天於
斯民何薄其祐而啬其予也意者氣運之伸屈來往如
環無端蒼蒼正色亦姑任其自然而已乎抑陰數偶陽
數奇爲善者不能以勝夫爲惡者之名猶陽之奇不能

以勝夫陰者之偶乎不然何望始於上者注意之切若是而事與人迕十常八九温文正公所云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吕獻可臨訣謂天下事尚可為以今揆往信可為於艳而流滞也已聞者邑子戴君汝白過我谿滸甞及其長官趙君必适之意曰清獻公祠堂成惟疇昔心事之同非程公孰當筆頓首謝不能自已何以書來申前請益堅甞聞黄巖之為邑與赤城鴈蕩岡阜聨屬下際滄海湫無涯涘毓秀孕竒有衍未艾趙君之作斯

堂也尊賢紀善宗化厲俗非但為一邦衮繡之誇圭璋特達近接目耳之間見焄蒿悽愴寧忘歲時之瞻思德容如存風蹟未泯繼自今父詔子兄詔弟此吾曹之鄉先生也則必竦然知所敬慕退而自力於學以求為矩矱之遵炳靈載英豈特賦三都得以專美於江漢哉公諱範字成之學者尊之曰立齋先生而不以官稱云

重建清獻公祠堂記 見赤城續集

黃中德

竊觀漢唐以來以勳業文章居相位者代則有之未聞

以道學登台輔若宋丞相清獻杜公之為人者是宜社而稷之尸而祝之於無窮者也丞相諱範字成之台之黄巖人以宋淳熙元年十月乙丑生於杜曲里幼孤能掾志勵行歷從從祖南湖方山二先生學以承考亭朱夫子之傳道學淵源有自來矣嘉定中舉進士調金壇尉再為婺州司法律已以廉臨民以恕所至有聲其入為御史也則能整飭朝綱而屏退奸邪其出知寧國事也則能損俸發食而多所賑給厥后以吏部而兼侍講

累除而參宥密莫不盡心竭力以効厥職由是聲譽烜赫朝野屬望矣淳祐初公退居田里詔即家拜右丞相公挺身當國者八旬以淳祐五年四月丙戌薨於位其豐功盛烈直言極諫具在國史傳中及其所為文集奏稿可考也公薨時上為輟朝減膳者三日尋贈少傅謚清獻錫以上公之服及飯含龍腦水銀郴板以斂有勅還葬於本縣靖化鄉杜黄嶺之原明日上率百官設祖帳於東門外親述文以祭之復出内帑銀絹三千兩疋

左帑所賜如之即其山為造五鳳樓及封壙壇塋翁仲祠宇象設之物莫不具備仍以境內鴻福寺為香燈院俾供灑掃神道有碑祭祀有田燕享以時若是先朝加殊禮於丞相者可謂至矣至元丙子兵燹荐更杜氏子若孫浸陵替而寺日強盛由是墳塋不治祠宇傾圮碑識無存錫山土田寺僧奄為已有而杜氏之祀忽諸間有一二舉正其祠以復先圖者復為豪右勢家所脇今杜生回者丞相六世孫也年最少而貧又特甚一日讀

少傅家傳即泣涕白其父欲直其事於臺省而父方以力綿任重難之生即自奮勵日以規復先業為事呉元年大兵南下總戎朱公過而熡之既竄諸家右仍命有司拘還其舊物而寺僧終以頑傲拒命洪武元年六月日僉浙江提刑按察司事能公鼎實來下車之初問民疾苦杜生回首白其事公一見撫几嘆曰先賢之故宜不在我乃以其事屬之州長官唐侯承命即集其鄉之長老里胥訊狀無異詞遣五伯追呼凡浮屠之頑不率

化者詣公所公面諭以禍福不施棰楚而寺僧咸叩頭謝罪歸其田若干頃而退既乃命州屬官其等節其故址重建祠宇以奉祠事仍以杜生回一人掌金穀出入以為永久計他子孫不與焉於是州之人士莫不感戴忻忭願紀其事於石杜生回函公命來請於予予惟丞相公以道德名節冠前朝以勳業文章垂後代蓋自趙抃之後謚清獻者一人而已廟食百世誰曰不宜前元時部使者亦屢上其事於朝矣然祠事之復起復廢豈

天不妄以屬非人耶抑將有待於明時而為之耶欽惟
聖朝混一區宇屬當更化之初凡在儒先宜加恤典况
以清獻功德之盛必有感慕而為之興起者祠事之舉
維其時矣屬公以節制之尊行人倫之重首以斯文為
己任復其業不絕其祀方且為之建白其上而大施行
自非志清獻之所學疇克修祀典於廢墜之餘埀休光
於淪没之際者哉將見公之盛德令譽與清獻相為無
窮其履歴不至於台輔不止也余既重上官之請嘉杜

生之志樂清獻之事有成故為叙述其事不惟使人人知風化之源且俾為杜氏子若孫有所勸焉是為記

寄立齋二首見赤城詩集

秘書戴良齊

玄雲太山阿倏忽起天際悠哉復何心適與飄風會雲間翔虬螭蜿蟺炫五彩萬生方顒顒豈但千里内吾鄉作者幾俯仰旣千載願言慰斯人名實施四海蜚鴻時秋南鴻時以北翩翩堂上燕來往逝安適秋聲來九天星漢浩無極巖巖北有斗可望不可即極望勞我心

夢想三太息下有縱壑鱗上有飛雲翼

懷五齋先生　　王峰車若水

乾元含望久及是事方新四海看更化皇天忍誤人多於間論議得聽古經綸豈不懷斯世吾今愛此身

鶴林集卷十二

宋 吴泳 撰

賜喬行簡授左丞相兼樞密使肅國公口宣

御三朝壽俊間代耆英爰采搢紳之公言俾司鈞軸之

大柄勉祗光命益究遠猷

方壺存稿卷四

真直院西山書

德秀昨耑造行屏不獲留陪餘論重深悵仰適辱寵惠五言絕句良用歎服令直院曾侍郎秘書陳少監劉祭酒及館中三數士皆名妙賢類從者一枉訪之不知肯辦屐否更希示諭為幸右謹具呈汪丈學士

右　即日德秀劄子

壺山四六　　　　別集類三　南宋

通長汀黃知縣

三山福地聚廬而居千里鄞江分邑以理然而實異得以條陳材有智愚境分大小京秩之權穹而選人易與相門之望重而宗子則輕況又來至而不先與乎僻左而非近相去霄壤遠甚並稱子男得乎某官質得天成美亦世濟儒服醞藉不墜家聲胸襟玲瓏無非縣譜沛乎易矣有以覘之獻羨司征百乘之賦何以蜚聲貳令

一同之主可知果以最聞孚於衆聽不嫉頑而攘敚者息不留訟而凶囂亦消執疑長汀之民難化以理或問莊定之後誰登於朝郎選方虛公歸則重某半生良苦一第可憐更十九年雖舐亦乳凡再三仕如魚上竿曾未闚於金閨誰實驅之鼎鑊業已失計寘諸勿言寄聲杭境之名望來母遽促滕槐堂之上求教名行縣見於辭母孫所望

臞軒集卷十

宋 王邁 撰

漳州辭廟文

乙未秋閏奏對未央其未信而諫也似訕其私憂過計也似狂俯不媿於此心仰不媿於彼蒼明不負於天子幽不負於寧皇惟是結怨乎邊帥擬怒乎廟堂交惡乎閹宦取譏乎妃嬙反舟蓬島奉祠故鄉聖恩寛大俾倅於漳聽求言之有詔將獻忠於皂囊疏已成而未奏俄白簡之飛霜謂不當謟事真某而慕名勝交結洪魏而

相誇張又不當詆二相之為牛李以今日而比有唐以此得罪分之所當歸處南山之下讀書養正之堂誓無片言以干時不作一書以入杭亦有神明質之在旁臨行告别寓誠辦香神之聽之綰無他腸

東野農歌集　　　　別集類三　南宋

跋

此詩有五絕吟藁零落十朋先生黃巖前輩行誼甚高嘗有詩云數枚豚犬粗知書二頃良田樂有餘杜家三杯碁一局客來渾不問親疎梅溪先生尊敬之有杜酒三杯碁一局王十朋如趙十朋之句

快閣上繡使蕭使蕭大着長短句

廊廟補天手，夷夏想威名。上前張膽明目，傾倒漢公卿。二百年來章貢，前趙後蕭相今古，兩豪英。四海望霖雨，可但總祥刑。　自兒時，文字裏，已心傾。魁躔邈在霄漢，薄宦偶趨承。山見崆峒秀麗，水見玉虹清絶，猶願見先生。寄語二三子，洙泗在江城。

元夕上秘丞酹江月 并引

判府秘丞郎中永嘉陳公鎮横浦之明年化洽政成民無札瘥歳無荒饑冬既寒而雪春方交而與邦民德之乃因民所欲而尊其知正月之望張燈公廨以旁施於亭也令民遊觀無禁前乎此也陰雲晦暝連日不開青炎既舉霾雲掃青萬象軒豁城之中邊士女闐咽以遊以嬉以歌以舞穹壤之間同一和氣官民之際同一至樂穆乎休哉屬吏徐鹿卿偶得周旋其間思有以寫父老之所欲言而不能言者以為公壽顧其詞語淺薄不足發越乃雜取東坡先生上元諸詩檃括成酹江月一闋與邦民共歌之

其詞曰

雪銷平野正雲開天宇燈輝花市明滅吐吞無盡藏巧

闕飛橋激水鐵馬響氷牙旗穿夜簫鼓聲歌沸豐年歡
笑釀成千里和氣
相歡交遊嬉賣薪買酒歌舞昇平裏記得前年隨玉輦
吹下天香撲鼻壁月騰輝仙毬穩絕歸有傳柑遺來年
此夜通明仍許歸侍
水調歌頭餞提舉陳秘丞
嶺嶠轉和氣英蕩挾新涼登車攬轡慷慨風采肅臺綱
第一澄清官府次第咨詢民瘼餘事到囷倉謹勿養稂

蕎蕎戚稻苗傷　金芝秀蒲澗碧荔枝香此中風味不惡漦借使星光　毋薄炎荒瘴海曾著廣平李勉歸去廣平章喚起昔賢賡千載續遺芳

賀新郎餞郭府判趨朝

解組輕千里趍朝來風高氣爽波平如砥試問餘思深幾許江澗秋清無底看雨徑常陰舞翠明月歸艎輕似葉只梅花香裏詩千紙端不媿西江水謫仙才氣蘭亭字更清姿雅度修竹長松標致官職幾人曾此過萱草

春風誰似任綵服蹁躚娛戲此去雲霄真一握籌今公勳業渾餘事中書考從今始

杜南安和昌仙詞見示次韻酬之

狂吟江浦不食人間煙火語韋曲名家也試河陽一縣花尋仙推去暫寄嶺梅清絕處笑俯清溪只有清風明月知

再次韻

雲横遠浦一段秋光煩着語月下誰家丹桂迎風一兩

花雙凫來去不踏人間風日處繞入雲溪問我來時總不知

賀提舉陳秘丞除憲酧江月

薰風有意還年年吹下九天綸綍庾嶺高哉知幾仞不隔清名突兀明月扁舟圖書之外所載無南物襄公往矣遼遼直到今日

南來北地閒蓄甘棠好在一夜春光入父老懽迎相告語依舊朱顏緑鬢四海無波西江無訟是先生清德嶺

梅迎笑和羹消息

水調歌頭賀史牢受薦

五剡乃脫選通籍入金閨祖宗立法初意正欲獵英奇近世流風薄矣強者立躋霄漢弱者困塵泥流水伯牙操底處有鍾期　公為政民不擾吏無欺春風桃李滿縣當路幾人知五馬弘開公道一鶚首旌治最遲乃速之基不枉受人薦更看薦人時

水調歌頭壽林府判

别駕映旋麾父老繞稱觥西風夜底事手役造物豈無情知道神生崧嶽大庾嶺邊和氣未足助勸聲小試活人手詳讞命公行　贛灘石青原雨快閣晴西江一帶風物盡把祝長生福與此江無盡壽與此江俱遠名與此江清江水直到海公亦上蓬瀛

漢宫春和馮宫教詠梅依李漢老韻

庾嶺梅花到江空歲晚始放南枝豈徒氷雪蹊徑不受侵欺孤高自負儘炎凉變態無期便瘴雨蠻烟如許淡

粧也不隨時末肯移根上苑且竹邊院落月下園籬除
却西湖句子此後無詩向紅紫要十分嫵媚因誰貿只
有天憐清苦紛紛蜂蝶爭知

重和

吏隱南昌問盤根幾世長子孫枝仙風道骨如此信不
吾欺素姿傾國難昏坐覺愆期笑好與水仙作配又還
恨不同時嵗晚尋盟有幾早蘭辭湘浦菊謝東籬自向
月中弄影雪裏評詩角聲吹動這一天清興闌剛喚起

赤松孫竹此心惟許君知

滿江紅餞林府判

斗大横江舊曾著周程夫子譚道處踈梅迎笑雙松延翠百載高風勤景仰數椽老屋重經始更大書留與後人看公歸矣

可齋雜稿　　　　別集類三　南宋

可齋雜藁序

先公少保觀文可齋雜續三藁杓侍官荆渚時竊伏會稡而鋟之梓繼而庚使介軒劉公籖又刻之武陵端明木石先生尤公焴序于篇首二刻之行乎世也久矣昔我先公羽忠翼明簡知當扆入儀著佐出吏幹方于淮于荆于蜀于湘于嶺于鄞海嘉謨勝略指陳手奏靡不援據古誼鋪繹事情炳然如丹其勲在王室書在國史

至於賡頌賦詠游戲排偶足跡所至篇帙隨積其間代
庭闈參幙畫掾都曹凡廟堂閫府諸所製作多出公手
見者歎服曰冠冕佩玉之文也先公少勵舉子業薦於
漕者三晚賜奉常第殆天者酬之而先公愀如以不得
吞自場屋為恨生平為文初若不經意或時掀髯散步
俄頃抽思泉湧口授筆吏有脫腕苦五六十年間所作
何限散逸亦不少矣歲戊辰先公棄諸孤覩遺草而有
思儼慈顏其如對令所傳者手澤存焉藐是不肖大懼

弗能讀以閲于前文人光嘗欲手抄小帙未果會書市求為巾笥本以便致遠杓曰是區區之心也亟命吏楷書以授之乗刻告成用識于後咸淳庚午仲冬嗣男杓百拜謹書

後村集卷三十六

祭龍神

孟夏之月陽德方充時雨忽降祥兆歲豐天地訢合山澤氣通青秋白水生意芃芃豈曰人為繫神與龍昔迎令餞敢不敬共龍返於湫神歸於宮惟賤有司惓惓殷衷隱憂暫紓大賜未終尚嘉惠之無棄前功

雪窻文集叙

古之君子之於言也求盡其心而已夫言所以宣志而達猷也君子蓋慎之言行於居而用利大之可以謀王經世次之可以格事勸功飾詭而違實遷物而隱情則徇冨貴者之所以自壞也吾讀雪窻孫先生之文而知君子之心矣先生生於宋季事穆陵其立朝議論有輪對有繳納有建白有論進故事忠愛之真所以志也予

見其疏聽納之原辨忠邪之界閑得失之故極興亡之幾焉耳是故人主能審於其言而治可幾也知聽納之原然後可以廣善也知忠邪之界然後可以論相也知得失之故然後可以更化也知興亡之幾然後可以合危也其言抑而不阿抗而不激博故而不迂練務而不瑣有敬與之遺焉蓋先生不以利害怵其素故其言盡不以嗜欲詘其剛故其行危鄉貴柄朝可以藉位兩府而先生弗為也屢承郡紱而終身焉雖嘗晉參法從位

末紓其用時未殫其言然先生之心則罔不盡矣斷國論者可以徵謀焉稽行實者可以徵節焉議道術者可以徵學焉信先生之為君子也嗚呼穆陵於南宋可謂僅治然多慾内訌匪人外附動色於殘金之既殄而忘大敵之壓境也蓋先生獨懷隱憂而舉朝方然泄泄其何望於諒先生之言矣先生裔孫文鄉甫恩斯文之或湮也將傳之梓自江陰走書金陵俾塏叙塏惟先生之賢雖光昭史册然世更二代年歷三百而為子孫者能

實遺編而不墜使夫喬木增蔭流風激頹則孫氏之賢可徵矣祖宗有美而弗知知而弗傳可謂賢子孫乎吾近閱宣志則先生之名無聞焉乃知考聚難該文獻易缺今日之傳之也吾得無慭慿乎文卿甫吾畏也舉進士為給事中以言落職茲江陰是無忝其祖云嘉靖歲丁酉九月丙申賜同進士出身徵仕郎南京吏科給事中陳塏謹叙

雪窓文集後序

雪窓文集者宋吏部侍郎孫公之所著也公裔孫司諫君將梓行之出以示予予讀之喟然而嘆蓋傷夫宋事云夫忠臣之事君豈顧樂有是名哉遇不遇庸不庸故臣或享直名而國無救於禍敗若公之所遭是已夫宋之亡也理宗寔速之何則金人雖殄元寇方張輕信寡謀日尋干戈而蹙疆土謂宜悔過厲精植良屏奸之没汲也顧崇信奸回疎逖俊彥使國是日非士氣日挫長

玩愒之習以成消沮之勢欲祚之永得乎公之仕也適當其時立朝多所建白皆援古證今指事陳勢鑿鑿可施之行事而理宗聽之如水投石卒無一言之入豈非有臣而無君也哉嘗以歲月揆之公之解司成吏侍出知建寧也其當丁大全逐董槐之後乎是時理宗之相惟槐差強人意而大全鄙夫得以逐之雖大學生顯斥其奸反得罪以去公直前之奏蓋體婉辭切而事已不可為矣剡奸臣仇大學又非司成所能一日居也懇辭

要階力請闕郡人皆高公之節而亦豈公之所樂耶夫理宗要亦非昏庸之甚者而舉措若此心窒於欲而蔽於諂故爾公如彼何哉集凡二卷曰奏議曰故事其誌贊哀誄爲附録一卷讀是集者可以論其世矣

嘉靖十有六年秋八月丁卯廬陵劉教序

文溪存稿　　　　別集類三　南宋

文溪存稿原序

先公以鼎魁當宋末造歛歷中外隨地著勲今觀其立
朝奏議追斥王安石叛經請正儲君名號擊奸相史嵩
之劾樞密陳韡京尹趙與𥲅力詆巨閹董宋臣盧允升
務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非僅激烈於詞
章者其在外也節推汀州則靖亂兵存郡守破劇賊提
舉福建則驅濁吏活饑民秉憲江西兼知贛府則劾贓

僉決冤滯置平糴罷官酤化尚蠻為良民其居鄉也綖城諭賊旋解去攝鄉帥邱迪吉誣戮平民則檄詰敎辯其冤梳閣職有但得四方存性命何妨三字減頭銜之句初以右正言劾陳趙不允引裾留牘去後除知贛憲閩改漳俱辭不赴參大政徐清叟力薦起官旋以侍郎劾董盧不納遂同御史洪天錫出國門歸隱文溪著書講學以植彝倫存節義為本宋社屋而丈獻凋殘家藏御書四十二道盡為昆明劫灰先公之文幾不可問幸

先公門人東莞李春叟収拾燼餘得奏稿雜文一百二十二篇詩詞一百二十五首付之剞劂名曰文溪存稿歷元至明踰二百載成化庚寅族祖禎得先公所撰墓誌二於裏水林巒正德己卯族祖達元得先公所撰清獻行狀於崔公文集中嘉靖己卯族祖翀同知興化得先公請方謚狀及祭方文挽方詩並先公轉朝散郎制書一道於大琮十世孫方宗重是年九月復得文文山跋曾子美書文於御史朱淛嘉靖癸丑彙集重梓板藏

宗子家後沙灣房請板留於祠中迨遭鄉變板遂失落嗟乎先公功業文章炳耀今古僅存此集世變屢更梨災棗厄所幸舊帙猶存因訂其魯魚分類編次而授之梓亦此集更新之會也念厥紹者惟懷承圖焉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加一級掌光禄寺卿事前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禮部司祭清吏司員外浙江道御史改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實加陞一級知南直隸池州府建德縣事十四世孫際

明頓首撰

文溪文集二十卷諸體具備宋侍郎諡忠簡李公之所著也厥居文溪之上肆以名集公弱冠起鼎魁歷仕中外垂三十載名在史志昭昭乎世憲故稱其人與文者曰南方間氣余無容贅特因而有感焉君臣之際不其難乎漢文之世而賈生長沙武帝之世而仲舒江都長孺淮陽夫二君賢矣何其遇不易如此哉究不必論理宗者非宋之英主哉謂宰相曰李昴英南人無黨中外

願畏憚之公亦曰一介孤遠不由薦進故其陟言路登從橐知為斷乎親擢非不知公者而竟取嫉於史嵩之讒間於盧董年未老乞身端揆輔弼之績無自見焉則公為遇耶未盡耶於乎難言矣公歸三年沒又十有六年而宋七時文文山陳文龍二公皆以大魁起家食此亦非盡遇其君者竭忠徇國乃公不及與矣要之精忠大節易地皆然何感乎何惑乎故臣之於君所遇者時也所以遇者道也道苟在已百世而下猶想其所以為

遇者安得不悄然思慨然俯以悲也昔余南遊拜公祠於海珠之山作歌詩弔焉茲幸得觀遺跡於其孫如鳳氏完整可愛抑亦有道者言宜永其傳則公之遇不遇吾奚悲云如鳳君諱翱同知吾郡德徽惠政績其家聲翱付是稿於梓余嘉其仕不忘學尤不忘其世之所從也樂為校讐而又重之以辭致其古今之感焉於乎嘉靖辛卯孟秋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奉勑提督南畿學政莆陽鄭洛書撰

嘗觀古今士大夫有其資者或無其才有其文者或無其行有其遇者或無其氣故進退出處得失恒不能齊也吾廣忠簡李公崛起南服為宋名臣其傳在國史不可尚已一日公嗣孫璧山氏遣其子鼎來持所著文溪集見遺予反覆誦玩手不能釋見其資粹然如麗金崑璧其才浩然如江漢溟渤其文蔚然如天葩雲錦其行犖然如泰山北斗其遇殷然如雲龍風虎其氣肅然如秋霜烈日出則危言危行距邪翊正處則且農且漁靡

適弗樂故徐梅埜稱公爲南方間氣文文山評公爲菊坡樣人如公真可謂完人矣所著集凡二十卷文百十二篇奏議二十一篇詩詞百七十六首遐哉邈乎公不可作已讀其人想見其人猶凜然有生氣也壁山翔名字如鳳守潯州剔歷中外三十年所至卓有政聲尤刚毅不隨有文溪之風鼎來爲邑諸生英資未艾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尚克承哉並書以復時嘉靖癸丑中秋後學南海鐵橋黄衷子和甫頓首書

文溪集者宋侍郎忠簡公李先生之所著也其文質實而簡勁盡脫陳俗初讀頗難偶以為樊柳之儔也及觀跋莆坡之作及淳祐赴闕奏劄乃知公正直忠信學宗清獻崔公而立朝之讜論浩氣骨鯁凌人數被史嵩之讒沮有經綸之才而不獲輔相之任其言之奇古固有由也語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不其然哉公至今且十餘世矣其嗣孫翺仕為南禮部主客郎中言動不苟文雅清修綽有公風方將纘公之緒而益光大之則公

之道雖未大行於一時而實遠流於百世矣吾知斯集也當與文溪並行於永久而不替乎嘉靖十七年歲次戊戌冬十二月辛亥高陵呂柟書

文溪存稿論

嶺海巨浸浮天巍峰薄漢鍾山川之秀者不減嶽降生申雖炎嶠天末地遠交疎然間氣特出卓行軼㝷千古唐張文獻先生九齡宋崔清獻先生與之此非山斗共瞻聲施振古者乎吾祖悳簡先公居二獻之間德業文

韋班史删本傳載之詳矣百世下惟陳江門湛甘泉文文山三先生論隲甚當陳之論曰觀文溪存稿渺瀰汪洋若江河之奔駛而又好為生語險怪百出讀者往往驚絶至或不能以句謂文溪直文耳徐考其實則見其重内輕外難進而易退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卓乎有以自立葢庶幾浩然自得者湛之論曰公忠孝義勇惠廉備六行以立身奸臣觀之將愧其忠蕩子觀之將愧其孝師友操戈者觀之將愧

其義怯懦畏難者觀之將愧其勇殘剝殃民者觀之將愧其恩貪進無恥者觀之將愧其廉而至於文文山之評則曰崔公天人文溪崔公様人崔公不可作已顧見文溪嗚呼尚論千古各抒心期三君子可謂知言矣立教維風得一善猶足以表矧文章德業如先公者可不謂百世之師歟先公之自題者有曰岭𡸣山癯搭颯野服蒼茗松根煨芋巖曲且農且漁非仙非俗其傍何有秋鶴霜竹寓言之意何深且遠也人世昏昏熱夢非茗

不醒非入林不冷有松根之茗而熱夢不知何去矣人世貪饕擾逐豈知藿食可飽幽巖可棲有巖曲之芋貪逐無勞營營矣耕獲矢志於伐檀釣絲力繫乎九鼎有農漁之樂而素餐隕墜可無貽誚矣溺志蓬壺老死海上與不出牖下者均於世教無補脫仙俗之藩而行已措躬別有實地矣雖鶩營爭於宵旦蒲柳先零於望秋職性弱質傷壞名檢有秋霜之竹鶴而清標勁節高出塵表矣凡此皆先公之自繪即先公之所以立教也明

遠維志謹揭其立言之旨共印於三先生以告夫後之知言者

文溪存稿傳

李昴英字俊明番禺人少雋穎絶人寶慶丙戌試春官知貢舉鄒應龍欲置第一時方諱陰或曰上始即位宜崇帝王之學遂擢王會龍書義第一昴英第三人調汀州推官郡守陳孝嚴鷙悍不恤其下江閩寇相挻郡無壁壘力請增埤浚湟以備不虞會守虐殺兵校昴英爭

不聽徑棄官歸丞出郡郊倅貳偕士民數百邀而留之曰環境皆盜公忍棄吾民乎泊回悍兵王寶已閉關將殺守吏士民擁之入昴英開諭諸賊乃解既朱積寶合磜冦攻城設備待之調左翼軍合民兵討賊面授方略躬督戰相持五日戰二十餘合賊敗功聞於朝特遷太學正乙未摧鋒戍卒叛昴英出諭賊甫縋城羣兇露刃森立毅然不為動從容諭禍福賊退事聞除大理司直主管經撫司機宜文字後崔與之平賊以昴英有贊畫功

召除太學博士賜對上奏數千言極剴切上賜金酧其直尋召試館職除校書郎兼沂王府教授遷著作郎兼屯田郎官首言天變抑至所以仁愛人君也人言交進所以忠愛人君也天惟不言故告戒寓於災異臣當進言故論諫出於憂危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此王安石所以誤先朝者今災沴頻仍言路壅遏當開心聽言以弭天變上意嚮納尋丁父艱既終喪累召不起杜範入相首薦為監司以吏部郎官召丐祠不允丙午赴闕

上言請正史嵩之罪以伸杜範劉漢弼徐元杰之冤又言陛下於定國本猶未決去權奸猶未勇宮媪閹寺猶未斥絕是皆為更化之累上謂宰相曰李昴英南八無黨中外畏憚之除兼侍講益感知遇知無不言抗疏乞早正儲貳言極懇切又極言史嵩之包藏禍心乃誤國巨姦賊民巨蠹疏三上語益切上為動容以抗疏與在外差遣俱辭不赴人咸謂有唐子方劉器之之風徐清叟叅大政力薦之上思其賢起家除直寶謨閣江西提

刑兼知贛州劾貪決滯一道肅然課治最召除大宗政卿赴闕兼國史編修實録院檢討上殿疏極言時事既奏左右皆側目上有西太乙之幸又抗疏諫上嘉納除兼侍講擢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封開國男董盧二閹竊弄威福昴英乃直前敷奏疏入不報又再疏之不報上屢有大用意竟爲憸嬖尼焉遂歸卒謚忠簡平居温然接物至於臨大節雖鼎鑊在前不慴也

李昴英字俊明番禺人寳慶間以春秋擢進士第三人

初調汀州推官還太學正除武學博士未行推辟戍卒
鎔惠寇廣崔與之登城撫之昴英偕楊汪中出城諭賊
事平召除大學博士試館職為校書郎累疏言事上意
嚮納丁艱服闋淳祐初赴闕擢右正言劾奏知臨安府
趙與𥲅聚歛害民理宗難之至牽裾力諫後罷歸適權
鄉郡邱迪之處殺無辜昴英繳告勅乞辯平民之寃於
是全活甚多以此竟褫閣職而歸淳祐壬子徐清叟薦
起除直寶謨閣江西提刑兼知贛州被召赴闕兼國史

實録院檢討尋擢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又中官董宋臣竊弄威福御史洪天錫攻之俄解言職昂英奏乞與俱貶留疏拜辭遂歸居文溪卒年五十有七謚忠簡

論曰孔子稱叔向曰古之遺直於子產曰古之遺愛也李昂英信兼有之觀其攻擊貴史䇿揭綱常於宇宙間而奸人為之寒膽惠先鄉閭寧削職而不顧粒饑坻肉白骨在在歌舞之非胸中仁涵義茹其何以有是白沙陳獻章曰嘗觀文溪存稿初涉其流渺瀰汪洋若江河

之奔駛而又好為生語險怪百出讀者往往驚絶至或不能以句以謂文溪直文耳徐攷其實則見其重内輕外難進而易退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卓乎有以自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蓋亦庶幾乎浩然而自得者矣斯言也殆知言也乎

公名昴英字俊明别號文溪廣之番禺人其先家秉國史未詳父奉直大夫諱天棐有隱德母夫人黎氏有娠時大星降庭未幾公應期而生弱冠登上第洪平齋徐

梅埜諸公異其才以為南方間氣調推汀州平反清讞民無冤者時守陳孝嚴鷙悍刻下遄致變作公委身蕩平之端平乙未戍卒亂由惠州直趨番禺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守帥曾治鳳航海潛去公與崔清獻公提兵討賊一道生人賴以安全事聞入朝理皇以膽略褒美首上疏言畏天變恤人言追斥王安石叛經之罪風紀凛然提奉閩粤貪吏望風解印葢氣節之倈人也如此淳祐初杜公範入相與劉侍御漢弼徐祭酒元杰時稱為

三賢僉庭薦公公至抗言時事一曰定國本二曰去權奸三曰斥絶宮媪閹寺尤奮及論列仲三賢暴卒之冤士論壯之上甞從容謂宰執曰李昴英南人無黨進秩兼講筵公益自感勵知無不言劾奏史嵩之奸險貪残罪浮四凶宜遠投荒裔疏三上乃出嵩之於外時陳韡趙與𥲅輩夤緣爲尊公力詆之至引上椐奏不納旨與外遣三學生用李師中送唐介韻餞之有庾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與論傳誦然公之忠正出

於天性未幾除直寶謨閣進大宗正御貳冢宰志在格心時宰側目竟以世議迫阨不容其高公亦莫之顧也若其廬墓卓行積倉惠民孝弟之化及於嵩酋嗜殺之殃止於鄉帥尤有出人情守官常道之外者及歸田賦詩抱道自樂湛然若終身焉謂其立身制行大節足以廉頑而立懦是耶非耶卒之前數日忽一夕大星殞既而公没識者謂公之辰繫於天固異云所著書文有二十卷行於世名文溪集論曰嶺之南雋士奇人亦多矣唐

宋而下莫重張文獻公九齡崔清獻公與之立朝造粤皆有異勲由今觀李忠簡公班於二公之間豈其軒輊哉善乎文文山評之曰崔公天人文溪崔公樣人崔公不可作已願見文溪嗚呼文山振古人傑其為評亦心服於文溪可以觀公之平生矣士有懐琬琰而含輝光者亦何可泯哉

李昴英字俊明番禺人父天棐龍圖待制母黎氏時大星降庭而生昴英少雋穎一覽成誦文思絶人弱冠以

春秋首解崔與之深器重焉寶慶丙戌進士第三人授汀州推官郡守陳孝嚴鷙悍暴虐部卒搆亂帥英討平之以母憂去起武學博士未赴會推鋒卒叛攻廣州承平日久人不知兵闔郡大震帥守曾治鳳輩航海潛去庾使黄歲請於崔與之為守禦計與之令帥英偕楊汪中縋城下諭賊退擢大理司直轉太學博士賜對奏劄語多剴切上賜金犀之眾還大宗丞權兵部郎中以親老求外補除直秘閣福建提舉甫下車貪吏望風解印

去歲大侵捐俸賑貸所活萬計崔與之卒請歸持心喪不許尋以父憂去既塟築室墓左與宗姓子弟講業其中累召不起淳祐初以吏部郎召會丞相杜範侍御劉漢弼祭酒徐元杰相繼暴卒人皆疑史嵩之所為廷臣莫敢言昴英獨請正嵩之罪復陳三事曰定國本曰去權奸曰斥閹寺上嘉其直書名御屏尋擢右正言謂宰相曰李昴英乃南人無黨中外頗憚之除兼侍講益感知遇知無不言會史嵩之服闋謀再起昴英奏嵩之罪

浮四凶當遠竄荒裔不報率同列抗疏亦不報於是復自疏曰臣疏列嵩之奸狀踰旬不報陛下一則曰保全大臣二則曰保全大臣第嵩之包藏禍心乃誤國巨蠧賊民巨蠹何足直念乎上為動容乃策免嵩之時執政陳韡剛狠京引趙與𥲅暴歛並奏劾之上却其疏昴英引上裾跪奏上怒拂衣入留疏御榻再拜而退命與外補三學諸生餞諸國門外歸之日父老爭持彩幟郊迎焉三除外秩皆不赴會權廣帥邱廸吉淫刑以逞戮及

無辜移書請雪之不從而暴益甚昂英繳告敕留郡庫乞糶平民之冤於是全活者數百人竟以此落閣職淳祐壬子徐清叟薦起直寶謨閣江西提刑兼知贛州慨然以洗冤澤物為已任糾會疊決冤滯一道肅然郡人崇像祠之擢直寶文閣尋徽為大宗正卿兼國史編修實録院檢討時賈似道丁大全用事首疏論之上有西太乙之幸復諫曰蒙古方強四郊多壘卧薪嘗膽此其時也湖上游觀路途迢遞回輦必暮意外可虞上嘉納

焉尋擢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封番禺開國南屬內侍董宋臣輩竊弄禍福御史洪天錫疏攻之俄解言職昂英乞與俱貶留疏拜辭歸隱文溪之上久之召為端明殿學士僉樞密院事辭不赴上賜其所居額曰久遠曰文溪曰獨陽堂丁巳秋忽一夕大星降舍東閭城駭觀次日昂英卒年五十有七謚忠簡昂英天性勁直議論高邁其文簡而婉一時同館名流如江萬里文天祥皆推服之平居接物寬而有容至於臨大節處大難毅然

不可奪所著有文溪存稿二十卷行於世廣州南江中有海珠山昴英讀書其上後人因祀焉有司復祠於城中

文溪存稿行狀

公諱昴英字俊明別號文溪初祖邵宋侍御史由豫章至南雄四世祖承奉大夫僊之始自南雄溪塘鎮遷於番禺鷺岡村傳六世至奉直大夫天棐公子五人公居長馬生宋寧宗嘉泰元年辛酉九月二十一日巳時將

誕母南海郡開國夫人黎氏値大星降庭因名少儁頴絶
人及長讀書海珠山博學多識一覽成誦嘉定壬午弱
冠以春秋首薦於鄉菊坡崔公深器之諸老見其文咸
謂當遜一頭地理宗寳慶元年乙酉再薦於鄉明年試
春闈知貢舉官鄒應龍得公文欲置首魁而公治春秋
或曰上始即位宜崇帝王之學時帝方諒陰遂以台州
王會龍書義第一而屈公鼎魁三名洪平齋徐梅埜諸
公皆異其才以為南方間氣由是名動海内如景星鳳

凰士爭先快覩初授汀州推官州守陳孝嚴鷙悍不恤其下江閩寇相挺郡無壁壘公料其禍必至力請增陴浚湟以備不虞適守虐殺兵校十數人又欲造州楮強戍兵充口券公爭不聽吏持州楮請署押公厲色呵之徑棄官去方出郡郊倅貳偕士民數百邀而留之曰環境皆盜公忍棄吾民乎盍回救民命洎回則悍兵王寶已閉關殺吏矣士民乃擁公入公以身翼守諭賊退而賊鬨然必欲得守公叱曰若欲得守盍先害我自投於

地衆咋舌共掖公起乃散去守始獲免既朱積寳合𥗽
寇攻城公設備待之調左翼軍合民兵討賊面授方略
躬督戰相持五日戰二十餘合賊敗走功聞於朝有旨
特遷二秩除太學正未行是年壬辰十月繼母夫人潘
氏卒公丁艱歸番禺端平乙未服闋除武學博士未赴
會廣州摧鋒軍戍建康歸不踰嶺復更戍江西戍卒皆
怨卒有曾忠者相率為亂焚惠州二月遂圍廣州聲言
欲得連帥幕屬而甘心焉帥守曾治鳳聞之航海潜遁

右曹孝淳避危水之南獨庾使黄公歲請於蔺坡崔公權宜措守蔺坡乃登城曉以禍福賊羅拜城下而公獨毅然偕經幹楊汪中縋城出諭賊賊擬刃欲向公公不為之動從容明利害順逆以感動其心賊皆聽命而首亂者懼誅終不肯降公知其黠不可口舌説徑歸厲兵秣馬遂啟闗擊賊賊知有備遁去事聞除公大理司直主管經撫司機宜文字起蔺坡鄉帥措投諸將悉力討賊不數旬而定一道生靈賴以安公賛畫之功名多名

除太學博士丙申至都陛見賜對帝曰前此五羊之冦卿能絕城諭賊可見膽略公奏曰疎遠小臣辱陛下簡記宣勝感激因賜公以金公首言陛下非不恪遵先朝之成憲而干請為撓非不欲使臣下之奉命而威令漸輕給舍繳建節之濫而終莫回大臣進除擬之目而不盡用近習乗間而宫府非一體旁蹊捷出而政事或多門又言願陛下赫然發憤惕然改圖念祖宗土地不可尺寸與人厲披輿地圖之志毋使人有幾如是而不及

郢之歎凡一千言帝皆納之丁酉嘉熙改元歳當秋闈公被命衡文取劉必成為解首人咸稱為得人戊戌召試館職除校書郎兼榮王府教授辭五月改授秘書郎兼沂王府教授還著作朝散郎兼屯田郎官時朝廷屢召菊坡崔公為右相不至帝以公游菊坡之門俾奉御札還召菊坡因除公直秘閣知贛州而菊坡固辭不行公還朝亦辭贛州之命尋還知大宗丞權兵部郎中以親老乞外便養葢是時奉直公年已六十有四矣帝從

其請遂除直秘閣出為福建建寧縣倉提舉已亥奉奉直公之任建寧甫下車倉吏望風解印去歲大飢公多方賑濟捐俸以助之活者甚衆是年十二月菊坡崔公卒訃聞公請於朝乞歸服心喪不許會臺臣彭方以風聞劾公公遂奉奉直公歸番禺還至江西臨江城南慧力寺奉直公以病終焉時嘉熙四年庚子十二月十九日也淳祐辛丑奉柩歸里哀毀終喪壬寅十二月奉葬於增城南鄉嶺大面山親書以紀因築室墓下聚宗族

子弟講學若將終身累召不起甲辰廣帥方大琮行鄉
飲禮請公為僎既而大琮復立四先生祠四先生者公
與校書古成之秘書温若春正言郭閶也蓋謂公之行
誼可以媲美古人故生與古人同祠焉乙巳立齋杜公
範入相首薦公曰李昴英好監司也以吏部郎官召丐
祠不允再召始慉然改曰權姦去國衆賢拔茅正朝廷
清明時也吾敢有遐心乎丙午夏赴闕帝曰卿去國幾
年公奏曰臣以嘉熙三年叨福建庾節以臺臣劾去因

進二劄言范鍾之昏耗建儲之遲滯史嵩之奸邪吳知古之詭秘又言欲培養根本莫先於久虛節之任欲綱羅英俊莫先於寬資格之拘每劄中讀至一事帝必從容問之蹟畢帝又問曰外間有何所聞公奏曰臣之所聞已盡見於奏劄中矣帝深嘉納且書御屏紀姓名杜丞相範劉侍御漢弼徐祭酒元杰忽相繼暴卒人皆疑姦相史嵩之所為而廷臣緘默無敢言者公獨斥言不避廷紳學校始相繼論列乞正姦相之罪以伸三賢之

宪十月擢左正言帝謂宰相曰李昴英南人無黨中外頗畏憚之除兼侍講公感激覩擢知無不言首抗疏乞早正儲貳且曰正天下之大本貴乎豫定天下之大計貴乎果副貳早建所以繫海内之望成謀堅凝所以釋人心之疑言極懇切既而史嵩之服除有鬻用之意朝論洶洶公與殿中侍御史章琰監察御史黄師雍復奏史嵩之譎詐貪婪狠愎残忍罪浮四凶盍遠竄荒裔不報又率同列抗疏亦不報公獨再疏曰臣疏列史嵩之

奸狀踰旬不報屢入催奏未聞制可陛下一則曰保全大臣二則曰保全大臣臣何敢不將順然事有害大禍深與吾國勢不兩立者嵩之包藏禍心竊據相位乃賣國之賊臣蠹國之盜臣擅國之強臣誤國之奸臣將為害國之亂臣疏三上語益切帝為動容即日與嵩之宮觀勅令致仕十二月公上殿復劾樞密院陳韡臨安尹趙與篡未及讀劄而帝即問所論謂誰公以陳韡趙與篡對帝却其疏不納公引帝裾復奏帝怒拂衣入宮公

留其疏於御榻再拜而退諫議大夫鄭寀因乘間劾公又㗋同列再疏有旨罷公言職與在外差遣翰林學士李韶上疏留公不允遂出國門三學諸生用李師中送唐御史介韻餞公國門外有庾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聞者壯之歸之日又老特幟郊迎里閈訖爲盛事踰年丁未十二月三省同奉旨除公知贑州十二月三省復奉旨公依舊直秘閣除福建提刑又改公知漳州俱辭不赴戊申九月又致書於鄭丞相清之

求免知贛州時庸齋趙公汝騰有三老八士之薦三老李公韶陳公愷徐公清叟也八士公其一也所謂國之干將莫邪者也天下聞公之風咸謂有唐子方劉器之之風家食數載杜門却掃己酉權卿帥卯吏吉安指平民為盜攝倅陳知章復恣為羅織深刑以逞戮及無辜公移書吏吉爭之吉不聽而暴愈甚公遂繳告勅留郡庫乞辨平民之冤於是全活者數百人然亦以此為僉壬所陷竟削閤職免新任公聞之怡然賦詩曰但得四

方全性命何妨三字減頭銜其勇於爲仁如此淳祐壬
子十月除公淸吏參知政事又力薦公帝思公賢遂起
家除直寶謨閣江西憲使兼知贛州慨然以洗冤澤物
爲已任乃劾贓貪決冤滯一道肅然置平糴倉以恩飢
氓罷官酤聽民自釀而薄其征民至今以爲便郡人崇
像祠之諸峒負險盤據撫御乖方則相挺爲亂公申嚴
保伍之法使相糾察且諭峒酋各率子弟詣臺訓治掇
魯論首篇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一章解義以訓飭之

酋豪各録本以歸私相告諭自是革心向化無復為梗
徐公清吏奏其事詔以其本頒示天下使為矜式課治
天下最陞直寶文閣寶祐甲寅正月被召除大宗正卿
赴闕兼國史院編修實録院檢討賈似道丁大全方用
事公首疏論之又上殿奏劄援唐憲宗之言曰朕幼在
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未有再三執奏者皆
懷利偷安卿輩亦宜用此為戒當力諫不已勿畏朕之
怒而遽止此又陛下所當責之大臣者也時宰左右皆

側目帝將有西太乙之幸又抗疏力諫其略曰方四郊
多壘此正卧薪嘗膽時湖山在目似涉游觀道路頗遥
駕還必暮意料之外事非一端帝嘉納除兼翰林侍講
學士時皇子忠王冠即度宗也復進公太常卿為之贊
禮禮成除右史遷左史兼權吏部右侍郎尋除龍圖
閣待制尚書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監修國史封番
禺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時宦者盧允升董宋臣竊弄威
福御史洪天錫公所薦也三論之不報遂解言職以去

公乃直前敷奏其略曰今歲以來天變頻仍正當修人事以應之倘人事又變是以變弭變天怒何從而釋耶臺臣非他官比今以劾寺璫而去之紀綱紊矣是非易置去留倒施人事之變孰大於此疏上不報公又再疏曰近日北司專恣日甚一日他人不敢言察臣天賜獨言之俄而解言職以去中外莫不駭愕始天賜登朝臣實薦之如不行其言乞與俱貶遂留疏拜辭與御史俱出國門搢紳士庶祖餞者絡繹於道咸惜其去時寶祐

三年乙卯也公遂歸隱於羊城文溪之上又於城北白雲山搆文溪小隱軒玉虹飲澗亭遨遊山水間漁釣自適著書行於世自是無復仕進意矣時軍國多務帝屢有大用意竟爲憸壬所厄尋有詔除公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公乞辭不赴帝念公賢因賜其所居扁堂曰久遠里曰文溪洞曰鸑陽御書大字賜之丁巳秋忽一夕大星隕舍東遠近駭觀後數日而公没時宋理宗寶祐五年丁巳秋八月初九日也年五十有七聞於朝

錫謚曰忠簡葬於增城縣雲母里豊湖山癸向之原景定三年壬戌漕使洪天錫因邦人之請祠公於海珠山咸淳九年癸酉士人又請於郡與崔菊坡合祠明嘉靖十五年丙申舉人倫諌梁津李鷟曾貫周懋德黎文表以合祠湫隘又請於僉憲李公默特命祀公於城西後以稅監道擾萬歷二十九年辛丑督學袁公茂英又改建新祠於雨帽街備倭府故址有司春秋專祭今祠地入為某王府而俎豆於海珠論曰先公之生也值大星

降庭而生及其没也亦以大星隕舍而没豈偶然哉觀
其由筮仕以迄宦成皆以直節侃侃於時百世而下讀
其書想見其人所謂廉頑而立懦者非先公其誰與歸

文溪存稿事文考（廣誌傳不入）

明楊慎曰自有史册以來未有宋史若是之多者其
為卷六百文百萬言可慨者紀一事而先後不同紀
一人而彼此互異長不知美短不知刺誠哉是言朗
忠簡先公諱昴英官理宗朝直節勲名彪炳宇宙而

修史者不為之特傳只附之黃師雍傳中不熟覧宋史者竟以先公政績徒見省郡邑志而已可慨也昔文中子王通為隋代大儒而唐修隋史不為通立傳時魏徵陳叔達房玄齡杜如晦皆王通門人以通曾孫勮勃貶侯君集集與長孫無忌因并惡勮曾祖通修隋書雖魏徵為總裁陳叔達秉筆竟畏無忌不敢為其師作一傳後宋景文修唐書始附通名於其弟王績暨曾孫王勃諸傳中至明嘉靖九年通乃得與后

倉歐陽修胡瑗陸九淵五人從祀聖廟況先公孤忠突兀理宗雖有南人無黨之稱而屢疏權奸糾劾三世丞相史嵩之之罪烏知其子若孫與門生故吏子弟雖宋亡而恨猶在不為之切齒如王通乎乾隆壬申秋七月當事大人延董浦杭太史為吾廣書院山長甫至即札請諸大人送先公與黃文裕公兩神位入祠院中紳士為之稱快今癸酉上元太史顧山舍適見先公集板與海珠舊誌半為朽敗因囑朗首倡

族人重新更命朗兩紀大生大作監刻不日而成憶自曾大父天曹公重刻百餘年集中暨先考為先公行狀者俱已蒙壞而太史力勸重新與海珠誌一朝刪竣誠為忻抃因并輯先公事文附録以便考覽琯朗崇僕謹識

李昂英傳 戴仁和邵經邦弘簡録邦正德進士學者私謚弘毅先生

李昂英字俊明廣州番禺人父天㚖母黎氏夢大星降庭而生長從崔與之游弱冠登上第考官稱為南方間

氣調汀州推官平反民獄郡無寃者守陳孝嚴薦剡下倉卒致變昴英委身直前脫之虎口時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循州戍卒亂由惠州直趨番禺守帥曾治鳳潛遁昴英與崔與之皆家居提兵討賊廣城被圍昴英緫身而出諭賊禍福歛兵退城賴以完事聞理宗褒其膽略召為監察御史首疏畏天變恤人言追斥王安石叛經之罪一時氣節凛然推閩粵提刑貪吏望風解印淳祐初杜範與劉漢弼徐元杰偕薦除朝請郎直秘閣抗言

時事一定國本二去權奸三斥宫媪閹寺值三賢暴卒昴英奮激論列稱其宽抑士論壯之進秩朝奉大夫兼侍講益自感厲知無不言三疏嵩之奸贓貪殘罪浮四凶宜遠投荒裔至引上椐不納外授主管建康府三學諸生作詩送之用李思中送唐介韻有庾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與論傳誦未幾還直寳謨閣進大宗正卿吏部侍郎志在格心時宰側目其忠鯁出於天性竟以世道迍阨不顧而歸作詩為文抱道自樂

親喪廬墓積倉恵民孝弟之化及於崗峝嗜殺之風止於鄉帥尤有出於人情守官常道之外者卒之前數日大星夕殞識者言其死生咸繫於天所著有文溪集二十卷文天祥陳文龍加以評論得謚忠簡

黄師雍傳 載宋史列傳

黄師雍字子敬福州人少從黄幹學入太學寶慶二年舉進士詔為楚州官屬出盜賊白刃之衝不畏不懾李全反狀已露師雍密結忠義軍別部都統時青圖之謀

泄全殺青師雍不為動全亦不加害秩滿朝議褒異師雍恥出史彌遠門不往見之調婺州教授學政一以呂祖謙為法李宗勉趙必願趙汝談皆薦之師雍慕徐僑有清望欲謁之會其有召命師雍曰今不可往也僑聞之賢之至闕以其學最聞宗勉在政府力言於丞相喬行簡行簡已許以朝除師雍以書見行簡勸其歸老行簡不悅宗勉之請遂格知遂之龍溪轉運使王伯大上其邑最行簡罷宗勉與史嵩之入相召師雍審察將至

而宗勉卒嵩之延師雍密示相親意師雍不顧還糧料院又曰料院與相府密邇所以相處師雍亦不顧嵩之獨相權勢浸盛上下懼禍未有發其姦者博士劉應起首疏論嵩之帝感悟思逐嵩之師雍與應起相善故嵩之疑師雍左右之諷御史梅杞擊師雍差知興化軍旋奪之改知邵武軍及應起為監察御史師雍還宗正寺薄尋亦拜監察御史首疏削金淵秩送外閑住再疏斥趙綸項容孫史宵之嵩之終喪正言李昴英殿中侍御

史章玦共疏乞即斥之師雍亦上疏論列帝感悟即其
日詔勅令致仕權直舍人院劉克莊封還詞頭乞畀嵩
之以貼職如宰臣去國故事遂得守金紫光祿大夫觀
文殿學士致仕議者曰大夫官也觀文職也元降御筆
但云守官無本官之職辭觀文之命自克莊啟之朋邪
顧望不可赦師雍遂劾克莊臨事失身犯義免所居官
玦亦繼劾克莊師雍又乞罪嵩之家隸張叔儀皆從之
未幾昴英劾臨安尹趙與𥲅及執政玦亦劾執政帝怒

昴英并及琰鄭宷秉間劾琰昴英又嗾同列再疏以昴英屬某人琰屬師雍師雍毅然不從獨擊葉閶乃與篋腹心琰昴英去國宷於是薦周坦葉有大入臺首劾程公許江萬里善類日危矣未踰月坦攻參政吳潛去陳垓為監察御史時宷與篋坦垓有大合為一師雍獨立宷惡之尤甚思所以去師雍未得召四人共謀之會大旱求言應詔者多指宷坦等為起災之由牟子相李伯玉盧鉞語尤峻坦等僞撰匿名書誣三士師雍揭前辨

謂匿名書條令所禁非公論也不知何為至前因發其
僞撰之迹適鉞疏譽師雍朿乃以鉞附師雍帝不聽推
師雍左司諫未幾宋入政府謝方叔趙汝騰疏其奸宋
遂罷去師雍與丞相鄭清之欵同舍然以劾劉用行魏
峴皆清之親故清之不樂坦喜曰吾得所以去之矣遣
其婦日造清之妻讚曰彼去用行峴乃去丞相之漸也
帝將以師雍為侍御史清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留遷起
居舍人兼侍講力匄去清之猶冀師雍稍貶師雍曰吾

欲爲全人終不屈數月坦卒勍師雍及高斯得俱罷久之以直寶文閣奉祠陳垓又嗾同列殿之清之卒起師雍爲左史既而改江西轉運使遷禮部侍郎命下而卒於江西官舍師雍簡淡寡欲靖厚有守言之若不出而於衰正之辨甚明視外物輕故其博采公論當官而行受蔭名節無愧師友人言云

洪君疇論 載元周密齊東野語

近世敢言之士雖間有之然能終始一節明目張膽言

人之所難者絕無而僅有曰溫陵洪公天錫君疇一人而已方寶祐間宦寺肆横蔽弄天綱外閫朝紳多出門下廟堂不敢言臺諫長其惡或餌其利或畏其威一時聳畯真足動揺山嶽回天而駐日也乙卯元正以公為御史公來自孤遠時莫知為何如人首疏以正心格君為說且曰臣職在憲府不惟不能奉承大臣風旨亦不敢奉承陛下風旨固已聳動聽聞矣次月囊封言古今為天下患者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謹按入內內侍

省東頭供奉官幹辦内東門司董宋臣宦寺之貪黠者也並緣造寺豪奪民田容召倡優入褻清禁先是正月内呼營妓數輩入内祇應摟覽番商大開賄賂不斥宋臣必為聖德之累將作監謝堂外戚之貪黠者也狠愎之性喜於废物攫拏之狀旁若無人不曰以備中殿宣索則曰當取教旨谿除淑德令芳天下備頌不去一堂必為宮闈之累集英殿修撰知慶元府厲文翁小人之無忌憚者也神臯流毒屢玷抨彈藉衣錦盛行攫金術今又移其剝越者

剝鄞奚然民敢怨而不敢言者以其依憑邸第耳不去文翁必為王邸之累臣恐社稷之憂不止累陛下累宮闈累王邸而已乞將宋臣逐出堂姑予祠文翁罷黜臣雖九隕不悔疏上兩日不報君疇程出江干待罪於是中書牟子才存叟右史李昴英俊明交章留之乞行其言乃令堂自陳乞祠除職予郡宋臣自乞解罷令首尾了日解職文翁別與州郡差遣仍命臺臣吳燧勉回供職會立夏日天雨塵土奏乞屏絕私邪休息土木以弭

天災又案少司監余作賔后戚謝德懋至五月復疏都
知盧允升門局董宋臣及内司諸吏恬勢作威奪民田
伐墓木等事盡言不諱直擣其奸疏留中不下止令尚
書省契勘内司爭田伐木等事及罷内司諸吏職事而
已公論為之抑鬱大宗丞趙崇嶓上時相謝方叔惠國
書略云竊惟今日閹寺驕恣特甚宰執不聞正救臺諫
不敢誰何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鋭意出身攻之此豈
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聞不責備於他人而責備於

光範不然倉卒出御筆某人除少卿亦必無可遏之理
矣大丞相不可謂非我責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極
儻言之勝宗社賴之言之不勝則去去則思君子必不
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況未必去耶謝君得書有報
色翌日果有御筆洪天錫除大理少卿而公去國矣太
學先生元堅上書數二璫之罪乞留君疇且曰天錫左
遷豈非罰其不當言宦官之過耶李衢朱應元之分祭
豈非諭其不復言宦寺之意耶王埜程元鳳同日超遷

胡大昌丁大全之竝遷臺長豈非甞其不敢言宦官之功耶陛下喜羣臣之默默憒天錫之嘵嘵右遷以逐之於天錫何損緘默受賞者獨無愧乎既而三學亦皆有書常丞趙崇潔敏可書略云譬如一家之中强奴悍僕作姦犯罪為人子者泣涕而告其父母反逐其子而留其僕今臺臣爭之不勝則諸閣所畏者誰歟右史李俊明再有封事言北司洋洋得志蔑視南衙將至於不可控制之地矣姚宗卿希得暫兼夕郎遂繳吳燧儀曹之

除謂近者天錫拜疏留中燧謂天錫曰今日之事留則
俱留去則俱去既聞有疏遂變前言曰吾不孝家不喪
女不憚暑則可俱去今當柰何負天錫所以負陛下也
謝集賢一疏自解云臣自班行叨塵相位一命已上皆
出親擢賦性僻介素不與內侍往還應干文字悉由通
進司投進自知潔其身而袖手旁觀之人往往察臣之
所避而燧之比者天錫又論二璫恭聞聖訓以為爭田
伐木皆王墉舊事臣用盡心力上則忠告陛下量作處

分下則彌縫事體安恤人言不謂下石之人撰造言語鼓弄宦寺曰天錫攻汝相君之意也相君許其弟除朝士而唉之也既誣臣以教天錫攻内侍之事又誣臣以啟陛下遷天錫之說必欲醜詆臣於不可辨白之地但臣分量已盈歸老山林正其時矣從此為宰相者必將共宦寺結為一片天下皆在籠絡中矣惟望陛下早正右席之拜使臣亟釋重負退延殘生實出保全之賜御筆慰之曰但安素志奚足深辨越一日除天錫太常少

卿而君疇已在汶上矣朱應元既為御史月課乃首劾
李俊明公論大不平同舍生作書責之略曰溫陵洪公
出臺以執事繼之者正謂其平時負骯髒之譽法足之
初疏莫不延頸以聽乃及文溪之左螭時煥之倉節豈
以其近言二璫順忤上意而時煥與洪有瓜葛亦二璫
所惡者邪信然則執事之志荒矣二璫之横三尺童子
恨不囓之洪公因衆怨出死力以决之貂璫逐臺諫豈
人主之本心哉執事昧有所擇不知所得幾何所失如

是之大也時方逢辰君錫在閭閻亦上廟堂書勸以去就力争而謝相不能用公論既不能勝二孺乃黄讃於
上謂内司爭田伐木詞訟皆臺吏受賄以強察官之判所以上囙聖聽況臺吏之家貧極富若使簿録其家儘可上裨國計於是竟降宣諭指揮令諫官丁大全追上
御史臺點檢楊昇金永隆楊叔茂牒送臨安府根勘籍没家財各行黥配以快其憤焉初意欲令臺胥妄供以汚官嗜賴上察其奸而止大全竟以治吏之功躐除副

端未幾謝相罷而二孺猶未大快其意復厚賂太學率履齋上舍生林自養裁書投匭以攻謝相為名力詆君疇云竊見洪天錫之分察出自陛下親擢不能為觸邪豸為指佞草專以能攻上身為急務以剪除上左右為立名以奉承風旨為大耐官職棘卿左遷所以正舍財問狸之罪內侍縱曰有過使其得賢宰相以制之又何患馬天錫之去乃剪方叔之羽翼豈恕其掃除二孺哉人但見天錫言事而遷他官則曰此劾內侍之過也吳

遂以改除致繳則曰此天錫之薦主也李昴英以月評被論亦曰此天錫之救兵也甚而臺省之胥贓盈惡貫以置典憲亦曰為内侍泄冤也貪繆之相誤國殄民逐之已晚亦曰為内侍翻本也一犬吠形百吠犬聲向者李昴英直前奏劄嘗謂天錫為方叔私人矣游攻内侍實出方叔指嗾之而欲撓亂聖心耳欲乞將方叔亟正典刑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内侍初無預焉於是學舍鳴鼓攻之且上書以聲自養之罪復

申前廡備申公堂乞行重罰遂從第一等規屏斥盡除
學籍毀抹綾紙備榜監學曉諭而朝旨亦有聽讀指揮
雖紛紛若此曾不傷二孺之毫毛至庚申歳吳丞相柄
國始以外祠斥馬景定辛酉起君疇爲廣東計使甲子
八月以大蓬召不就十一月度宗即位首除爲侍御史
兼侍讀明年六月上封事力陳公田關會之弊七月改
除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公力辭旋畀職名出
帥閩馬公在閩閫日嘗書桃符云平生要助墺崖面到

此當堅鐵石心益其剛勁之氣未嘗一日少沮也

跋曾子美萬言書稿 宋文天祥跋語載文山全集原嘉靖丁卯

子美名士偉

監察御史朱洲已附入先公集末今移此以便考覧

菊坡天人文溪菊坡様人菊坡不可作已顧見文溪五仙如在天上丙辰夏五集英殿賜天祥第進士第入局一日同年曾兄子美來訪議論慷慨知非凡人扣其所宗則傳菊坡法衣參文溪講席者也當布衣時春宫一疏已能發菊坡之所欲言他日為天子御史直氣凜凜

必能赤文溪幟悠悠風塵安得若人寶祐丙辰書於期

集所

嘗讀文山先生文觀其稱引菊坡文溪二先正愧讀書不多於文溪之行實述作無所考近得本集於壁山連日繙閲不能釋手去古日遠先輩之風益可愛重是集之刻也何可少哉文山之文敬録以備集後之簡嘉靖辛卯秋九月下澣前監察御史莆揭岦朱淛拜手書於文峰琢玉臺

白沙陳獻章語録 論先忠簡載道體門

予謂李文溪重内輕外難進而易退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卓乎有以自力不以物喜不以已悲陳子曰有剛氣者常伸於萬物之上

夢崔清獻坐床上李忠簡坐床下野服搭颯而予參其間 載陳獻章白沙詩集各詩一首今録先公一章

宋史記中堪列傳菊坡門下豈無人彈文驚世頻登閣散髪從師懶着巾嶺海一星原屬李古今全華總歸陳

山齋夢破公何在夜半歌聲徹四鄰

遊龍霧洲覺海寺次李文溪壁間韻 自註名昴英侍郎五字

戴宋文天祥文山集中

闍黎鐘後訪團蒲江色漫漫晝欲晡一笛梅邊何滿子千襲蘆外筆頭奴急風吹鴈還家未新雨生濤到海無本是白鷗隨浩蕩野田漂泊不為孤

朗按先公集中有重九遊覺海寺詩但七言絶且用删韻無虞韻律詩時宋社已屋先公之文盡為昆明

刼灰至元所存皆公門人李春叟之刻而已明季板復無存曾大父刻時已失其半可嘆也董浦杭太史爲予言杭州戚屬有先公原集高可五寸許聞之悵然神物有靈延平其終合乎書以誌感

書忠簡先公後集載瑲朗大父韞菴公諱文燦天山草堂集

宋詩近俚當時諸公多所未免良由習尚使然亦一代風氣所關也至詩餘則風流跌宕各極其致元人不得不讓爲先驅先忠簡嚴氣正性其人與文皆峭岸令人

有不可干之意獨小詞情致斐然曉風殘月何減柳七郎風味比之東坡不至煩丈二將軍銅琵琶鐵綽板也楊升菴謂送太守有腳艷陽難駐一詞得名今按集中送王子丈知太平州也又謂蘭陵王一篇絕妙可並秦周而集中芳跡任飄泊楊詞品作芳踪任飄泊當是傳寫之悞尚未至怪至謂李公昴英昴英號文溪賁州盤石人不知先忠簡之為寶祐直臣世産南州遂妄加名字邑里則升菴之博殊不精覈葢升菴涉獵既廣偶憶

其詞之佳而録之不暇檢對無異讀坡集而以幼安為
管寧希白為錢易也讀書論世可易言耶
琯朗曰升菴楊慎詞品謂先忠簡為李公昴名昴英
既誤矣通者紅友萬樹詞律載先公城頭月一首并
以公昴為名更訛昴為昴升菴已誤紅友再誤也又
沈氏雄著古今詞評至謂李俊明字名昴更以先公
字為名而并去昴英之名其錯繆尤甚先公當宋理
宗朝中原半陷止位居清要非丞相中書樞密之要

地故西北人知公不甚詳沈氏詞評爵里一本升菴故於公皆云資州而資字乃廣字之誤升菴云盤石人者盤字乃羊字也集中字畫殘闕廣字脚類資彼既以資代廣而資州有盤石因石字上闕遂以盤字補之妄以著先公居里耳公居廣州龍頭市即晉五仙騎羊化石之地故舊集書廣州羊石李某著者此也升菴自謂文溪全集予家有之升菴富藏書為明代冠先公居里與名或為蠹蝕但採其詞因按集中

傳記首云李公昴英遂誤截名下一字竟作李公昴而文中有昴英之名故以公昴當字昴英爲名相沿日久諸刻竟以公昴爲名而昴又訛爲昻也昔梁元帝長子蕭芳等字實相著三十國春秋通鑑晉元典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唐書宋史藝文志皆誤削等字意爲等類之等則先公名字之誤無足怪也瑄朗所見諸史傳載先公名字不誤者惟元周密明邵經邦陳繼儒爾按先公諱昴英字俊明廣州城

北之水匯於先公居後是為文溪因以為號生宋寧

宗嘉泰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巳時先一夕大星降庭

因以昴名英乃其派也寶慶丙戌中王會龍榜第三

人歷官龍圖閣待制尚書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侃

侃鋤奸為權倖所沮乙卯罷官歸里丁巳秋一夕大

星隕舍東越數日而公歿時理宗寶祐五年丁巳八

月初九日也壽五十七聞於朝得謚忠簡自宋迄我

朝永垂祀典春秋有司復專祭於廣州海珠山祠堂

因并録於右庶袾先公政績文章者得詳耆爵里生卒毋墮井菴藁曰也

書先忠簡蘭陵王詞後載瑺朗一貫山房冬見集

瑺朗曰先忠簡蘭陵王詞楊慎稱其絶妙可並秦周載之詞品而集中芳跡任飄泊慎作芳疎任飄泊先大父韞菴公謂是傳寫之誤無怪也近見一書載此詞竟去上一段只留下二段更為可笑又集中望不斷芳草香絮飄泊竟以泊字為叶上句碧雲絮作望不斷芳草香

杳渺天涯各不知此句從無用叶者至第三段集中孤酌任春腳酌腳韻也而彼改爲撩天去春腳又以兩句作一句不特無此體并不成句矣至闌干猛拍亦改猛拍闌干其韻乖字外顛倒如是

書先忠簡城頭月詞後（載琯朗一首山房冬兒集）

琯朗曰先忠簡城頭月詞萬紅友詞律止論調狀入不註其題（先生名字訂誤見上）今按集中乃步和廣帥馬方山贈斗南樓道士青霞梁彌仙原韻（彌仙居廣州斗南樓自號青霞道人）萬樹謂

此調與少年遊字句同疑是一詞但係仄韻不敢擅以為一詞故於少年遊下另收之不知城頭月一調乃馬方山原作非先公始也考方山名驥為廣帥經略安撫使其贈彌仙云城頭月色明如晝總是青霞有醉酒茶醒飢餐困睡不把雙眉皺坎離龍虎動交媾煉得丹成就借問羅浮鶴侶還似先生否其住持斗南樓道士黎道靜和云陽光子夜開清晝照了無何有弱水蓬萊河車忽動萬頃金波皺紅鉛墨汞相交媾片餉丹成就把

握陰陽一中造化此訣人知否當時唱和二十餘人録成一帙刻之（篇長不能盡録）跋其後云寶祐甲辰上元日模此詞於羅浮之蓬萊閣一時傳誦彌仙由是知名然是詞或以馬方山起句名調未可知然先公集中亦云城頭月而已

忠簡先公軒亭舊址（載黄佐黄州誌）

廣州城北白雲山西南曰棲霞山下為太霞洞中有泰泉水宋李昴英搆文溪小軒及玉虹飲澗二亭舊址又白

雲山寺前公建雲泉亭自為作銘并詩載集中

除秘書郎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李昴英轉朝散郎

制 載起居舍人方大琮外制稿中

勑具官某典禮在魯實惟光輔王室今之藩邸古侯服也朕明俊德親九戚爾昴英以鼎甲之彥秘林之選而職茲教其必曰此書姬公所作也中絕而復傳河間之力也教者既以徽章受賞聽者其亦知朕所以賞教者之意乎爾歸而試紬繹之見其心思必於是被服造次

必於是則賞非過而受非忝矣可

重嘗閱世祖鐵菴忠惠舊集見文溪忠簡公之文斐然成章獨一家之制者矣至於論文則又見其同道相謀同名相信同事相先同處相下之意溢於言表故鄉進士大父澹菴公繕寫珍藏以遺我後者益不專在於文將以論其世也然文溪之文甚廣而梓之傳者所遺亦多交於鐵菴甚篤而見之文者傳亦未盡壁山來貳吾郡修葺烏石先生舊墓假而相從追

論二祖遺事大收文集遺文而盡梓之重即取鐵菴遺事中所載外制二篇章二輓詩三哀而獻之以附壁山之梓固以廣文溪之傳亦以章同寮世講之義則為二公之後者豈不幸歟繼今以往者豈無傳歟昔無恤能存簡子命戒於一世尚大三晉之地今壁山能修文溪之集於十世之餘當幾無恤哉後學忠惠十代孫宗重頓首謹跋

先公祠

四先生祠

祠為廣帥方大琮建以祀宋校書古成之狄書溫若春正言鄭聞及公四人公丁父奉直公憂服闋家居講學三君不起淳祐四年甲辰大琮行鄉飲酒禮請公為僎既而大琮於祠中為公立位與三賢同祀謂公行誼可媲美古人顏曰四先生祠公亦榮矣哉

江西贛州生祠

公淳祐十二年壬子十月除直寶謨閣江西憲使兼知贛州洗冤澤物勸賑貪決冤滯直平糴倉以惠飢民罷官酤聽民自釀而薄其征郡民德之祟像祠於贛城之東

崔李二公祠

宋度宗咸淳九年癸酉郡紳士請於大官建祠合祀崔菊坡公暨先公二人於廣州郡城南

廣州府學鄉賢祠

公沒於理宗寶祐五年丁巳秋八月初九日至景定二年辛酉三月邦人

士奉公木主入祀

番禺縣學鄉賢祠宋理宗景定二年辛酉三月邦人士奉公木主與府學鄉賢同日入祀

廣州府城西祠明嘉靖十五年丙申郡紳士以公與崔菊坡公合祠狀監因請於僉憲李公然役建祠於城西官巷以祀公

廣州府城雨帽街祠萬歷二十九年辛丑督學袁公茂英復以城西祠税監遏捷非所以安先公乃建於雨帽街備倭府故址順治間祠地入為尚王府至今春秋祀典有司專祭於海珠山祠而已

海珠山祠山在廣州城南江中公未遇時讀書之所公沒後景定三年漕使洪公天錫因邦人之請

即下惟處建祠以祀至今有司春秋專祭於

此胙盡為子孫陪祭者所得咸沾 上恩焉

新安縣大奚山祠

先忠簡以靖冦功得食貫邑七邑新安縣大奚山其一也嘉靖間為土豪所據瓊朗泉祖太守璧山公諱翔時以部郎報政及家白於巡按王德溢諸大官轉督撫姚虞田由是得復姚公更撤新安縣令卜是山形勝特創祠堂豎坊表以彰名跡顏曰錫田餘券以志先公忠純所遺庶耕食其澤者歲時伏臘得以虔事無忘先忠簡公云事載南海黃矩洲文集矩洲先生諱衷字子和弘治九年丙辰進士歷官兵部侍郎復先公賜田記集末

廣州粵秀書院先賢祠

書院雍正間 國朝建以育士者乾隆十七年冬月當事大人廷仁和杭堇浦名世駿太史為掌院到即手札致中丞落泉諸大人請先公及明黃文裕公諱佐二人入

祀至十八年十月十六日奉木主祀焉

順德縣陳村書院碑像亭既亭在陳村排村里琯朗曾大父天曹公建為子姓讀書之所中有亭竪先公行狀碑像以祀載順德縣建置誌

子孫祠祀者凡五鄉一在碧江一在沙灣一在陳村一在石壁一在市橋凡五鄉

先公墓

忠簡先公墓在增城縣雲母里豐湖山癸向載萬歷郡乘廣東通誌其墓公生前自定云

琯朗秋日謁先公墓詩二首附録

公孫願遂寄瑕邱祖贊生前自定故以公孫枝事喻萬仞飛岡勢欲

浮相家書飛岡與世富貴出神仙浮岡隨世浮沈於無災厄祖墳如飛而浮故云大節不隨

星共殞祖生時大星降於庭比歿光歎日亦大星殞於庭高名常與日長留

松根煑茗還堪薦鶴翥橫霜恰值秋公自讚有煑茗松根秋鶴霜竹之句

祀典光沉珠海潤自宋迄今春秋遣官專祀於海珠祠濮大簡公若水顏其堂曰百世流光西風源渺思悠悠

經世文章濟世身才名聲起駐陽春明陽慎謂公送王太守有有脚陽春難駐之句由是知名引裾如見牽雲樹公常引帝裾而諫吠犬焉知

間氣人元周密齊東野語謂公同洪天錫諸人抗疏林自養輩誣公為吠聲大時朝士洪平齋徐梅埜咸謂公為南方間氣

蕉步日高山寂寂蓮塘風起水粼粼墓右為蕉步鄉左為蓮塘鄉登臨不盡添惆悵一曲樵歌愧荷薪

朗多病失學先公之文有未經寓目者更望族人增入具祠堂及賜田與廢載卷末

秋崖集卷二

春思

無何桃李又成陰水抱孤村岸岸深徑草不鋤隨意綠要觀天地發生心

秋崖集卷三

觀刈

其二

蹄豚盂酒祝甌窶一飽人間百事休已約山妻同野飯

今年又勝去年秋

其三

秋來誰不貿歸田炊玉嘗新喜欲顛乞我一年橫短笛

太平有象是豐年

李監餉四物各以一絶答之

土瓜

蹲鴟不紫伏苓黃初斸春烟帶土香久覺相如詩肺渴

入山餐玉不傳方

甘蔗

老境于我漸不佳一生拗性舊秋厓笑人煮簀何時熟

生啗青青竹一排

鱘鮓

肉未為奇骨最奇透明碼碯碎琉璃老饕不奈殘牙齒

却愛桃花軟玉脂

鵝鮓

翠筯紅泥麴米春篆灘風月入厨珍誰令渠識黃庭字

且醉胸中無字人

秋崖集卷八

夢尋梅

野逕深藏隱者家岸莎分路帶溪斜馬蹄殘雪六七里山嘴有梅三四花黄葉擁籬埋藥草青燈煨芋話桑麻一生煙雨蓬茅底不夢金貂侍玉華

勿齋集卷下

回王監官賀宣名

處士歸山仍居牢席使人赴隴促返蓬廬升轄猶嚴子之選官誥闕類胡孫之入袋偶然洗幽谷之恥或者興捷徑之嘲寵詒詩篇極佩友誼方移庭而勸俗駕敢犯犀而應客星較八斗一石之才言語浪夸于子建觀九尺四寸之軀功名宜屬于曹交共載而東當復于上

文山集　　　　別集類三　南宋

文山集序

昔人歎隨陸無武絳灌無文又云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數於篇章言文武經緯富貴才藻之難兼此猶就翰墨纓緗論耳不知天地有自然之真正氣自有自然之真文章有自然之真人品此非忠烈純粹根日星喬嶽之真精英者難以語之則文信公之文章者是公之文非以科名傳非以爵位傳而以忠節傳者也嘗聞之

讀陳情表而不涕泣者其人必不孝讀出師表而不涕泣者其人必不忠今讀公之正氣歌而不涕泣者其人賢不肖何如邪海内五尺童子聞公名讀公文章沁心刺骨赴義成仁之氣不覺油然自生豈雕繪章句風雲猥瑣之悅人耳目者同日語乎公自弱冠魁天下及柴市騎箕之年纔四十七海内慕公忠烈亦佩公之文章而全集不多見則後人不傳之過矣今者讀公全集詩律詞賦疏牍歌頌簡訊雜著一片清冽忠厚篤摯纏綿

動人起敬起哀恨不同時親炙執鞭欣慕焉非天地間之真正氣真文章而能令千百載下有如是之仰止者乎在昔吾鄉王伯厚先生以讀卷官讀公金馬策公卷在第七伯厚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以得士賀遂擢公第一如言哉若人君子哉若人乎迄今丞相祠堂半天下而公之全豹狼籍人間旅菴曾先生於壬子歲重鐫歐陽公集癸丑重鐫公集耄耋好學校讐綜覈風雨不弛匝歲而工告成梨棗劃然文章

煥然不啻日月經天山河亘地並垂不朽則曾先生表章之力茲二公垂不朽矣余因思韓昌黎恨李翰為張睢陽立傳不及許遠作傳補之為遠也中間又備述巡好學於書無不讀見嵩讀漢書久讀未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因誦嵩所讀書卷盡不錯一字亂抽佗帙無不然又取架上諸書巡應口誦無疑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世但知睢陽之忠而不知睢陽之文惜乎著述每多流落耳則昌黎不止為遠補其

闕又為睢陽補其闕是役也其得昌黎之遺意深乎嗟乎安得輯古今之大忠烈裒其真正大文章示天下與出師陳情正氣三大簡勒之金石羞奸回於既死激忠孝於將來其與帖括講篾纂組絺繪之文相去又當何如耶而余尤有感者歐陽信國兩公并産文江仁山義水實出與人豈扶輿清淑之氣獨鍾於斯乎宋史詳註信國吉水人宋史成於元初去信國不遠必有所據信國有詩云田園荒吉水妻子老幽州吉水為家此亦一

證按公集住廬陵日久則往來接壤以備闕疑可矣若
歐陽不特瀧岡阡表證之攷公手書歐陽世次碑歐陽
之先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自皇祖始定居沙溪至和二
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分屬永豐稽公至和二年
乙未公年四十九矣官翰林學士勲封開國伯則公之
生長仕宦皆在吉其為吉水較著也醉翁亭記稱為廬
陵歐陽修者臨文聲韻以郡名概耳如唐李白蜀之彰
明人而曰廣漢李白者以彰明屬之廣漢云時惟康熙

十二年歲在癸丑菊月登高後三日賜進士出身知吉水縣事四明古句章後學王雅頓首序

原序

吉安舊刻文山先生文集簡帙龐雜篇句脫誤歲久漫漶幾不可讀中丞德安何公遷來撫江右既出素所養者布之教令復表章列郡先哲以風厲士人會郡守浦江張公元諭始至即舉屬之張公手自編輯釐類剔訛出羨帑選良梓刻將半致中丞之命於洪先俾序所以

校刻之意嘗觀孟子論北宫黝孟施舍之養勇而有感焉彼其不挫與無懼者若詛盟而要結之終其身不可解也夫二子憑氣者也猶有為之所者以主於中刼其進於是者耶洪先於是反覆先生之事取證其詩與書因得其平生之詳而論之始先生弱冠及第憂歸四年授京兆幕而邊遽起董宋力主和議首應詔數其罪乞斬之以安社稷且自罷免既改洪州復自罷尋用故事以館職召進刑部郎而董宋復用又上疏求罷自知瑞

州轉江西提刑為臺臣論罷後兼學士為福建提刑即
又連論罷如江西已而權學士院草制忤賈似道𡨥臺
臣劾之罷其步監及除湖南運判又論罷之遂引錢若
水例致仕去當是時年纔三十七耳當其甫入朝著非
有兵革艱大之委而國事它屬又無臺諫糾剌之權其
言與否宜未有嘗及者乃不能一日稍待何哉人之遭
蹉跌者往往回顧而改步三已不愠古人難之今罷而
仕仕而復罷經歷摧創至于六七志愈堅氣愈烈曾一

不以自悔此其中必有為之所者矣且自始進而遠早休當盛年而甘退處目為猖狂而不辭置之危地而不攺彼非異人之情也亦曰為世道計吾之心未能已也與吾相持而不使其直遂勢也吾屈勢而忍違心耶亦求以自盡耳是故事寧無成不敢隱忍以諱言言寧不用不能覬望以全身身寧終廢不欲玩愒以充位其必為此不為彼決絕審固於死生之門秋毫無所皇惑是先生之平生也今觀其文辭矯乎如雲鴻之出風塵汎

乎如渚鷗之忘機械凛乎如古劒之藴鋒芒至於陳告
敷宣肝膽畢露旁引廣諭曲盡事情則又沛乎如長江
大河百折東下莫有當其騰迅者此豈一朝一夕之故
偶得之者哉及其灑泣入衛捐家餉軍流離顛頓出萬
死一生以圖興復力既不支猶以拘囚之餘從容燕市
收三百年養士之功跡愈久而聲光不滅使天下後世
曉然知有人臣之義莫不以為處死之難古今未有是
烈者不知其屢踬而不悔為之者誠豫也使幸而不值

其變則處死者人必不聞不幸而聞於人人且歎其難矣或擬之憑氣而莫能原其所以為心使先生平生所養卒不暴白於天下後世是尚可為知人論世乎夫不幸非人所常值也值其幸而能自盡則亦何至於縲罷夫惟求自盡而不免縲罷則知決絶審固於死生之間益有大不得已而非先生所願明矣非所願而必豫為之所逆知其不免而未嘗少動古之知所養者益如此有世道之責者其思有以豫待之哉洪先生先生之鄉想

槩其平生設以身處而深有感於養氣之說因序集而并著之嗚呼使人人皆知所養不徒仰嘆先生之難將於世道必重有賴二公風厲之意至是效矣嘉靖三十九年庚申二月望後學吉水羅洪先頓首謹書

文山集卷十三

燕氏族譜序

嘗謂人之有祖也如水之有源木之有本也夫源之深者流必長本之固者末必茂此自然之理已然之驗也

燕氏榮泰来自龍潭循州好山水之勝通陰陽之理歷吉之東鄉大北溪見其江山秀麗地勢盤旋於是遂徙居之榮泰生男貴玉勤而力學未遂厥志而早卒孫長曰祐字天益號愛月領職都差次曰祺字天祥號瑞軒領職通判得其禄得其名廉公可畏治政有方年逾耳順乞歸骸骨故勑誥以還鄉積善成德宜永享其悠久也益生男宗美清白傳家謙恭處已以金石締交盟以詩書立門戶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朂業守成實有

光於前聞人矣美生三子長曰希禹次曰希仁三曰希舜兄弟俱有文名以仁睦族以禮待人若河東之三鳳謝氏之彦秀者也自是子孫蕃衍食指浩繁常於餘暇之際從容商略故有陸賈之分長禹受永昌鄉濟灘居焉次仁受永昌鄉青峒居焉三舜受祖基家焉禹生國賢國賢三子曰德祥德勝德卿德祥領職司舉德勝領職司戸德卿領職司理德祥之子曰均治徙泰和城南德勝之孫曰子實徙盧陵華美坊德卿之孫曰子昇徙

永豐桃源雖星羅棋布是皆同一源也恐後世久遠真偽不辯故命予修諸譜系載諸詳悉以見先公一人而來迄今有年矣雖族屬疏遠長幼尊卑按此譜歷歷殆可見矣若夫水源木本培植深固支流柯葉蕃衍盛大亦在乎基之於前而有顯諸後矣爲賢子孫者可不鑒哉

文山集卷十四

自筆

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文山集卷二十二

拾遺

與方伯公書

天祥百拜覆梅溪尊舅舅天祥為子不孝老母已矣每誦如母存焉之詩今惟此一舅矣每一南望未嘗不為之潸然也天祥自國難以來間關兵革鞠躬盡力百折

而不悔以致家國艷爲之何哉當倉皇時仰藥不濟以致身落人手死生竟不自由及至朔廷抗辭奉節留連幽囚曠閱年歲孟氏云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如此而已矣老母年方望七客殯餘憾然生榮死哀粗慰人子之情以此故應刀鋸在前亦含笑入地矣不肖固不能躬畢大事天地鬼神諒昭鑒之母喪歸葬已戒仲氏八哥來復審尊候萬福仰惟德人動履神物護持優游餘年萬萬珍重兒子道生不幸夭折今立陞姪爲子凡百

惟舅公教之誨之是望區區拆骨已分滿壑當具衣冠藏於文山之陽疇昔舅所指之處也并哀而窆之謹奉書永訣萬古萬古

正月書

天祥惶恐奉稟制使都承侍郎天祥至汀後即移建以次論失朝廷養士三百年無死節者如心先生差强人意不知今果死否哀哉哀哉坐孤城中勢力窮屈泛觀宇宙無一可爲甚負吾平生之志三年不見老母燈前一

夕自汀移屯至龍巖問道得與老母相見即下從先帝

游復何云都相公去年館伴用情甚至常念之不忘故

回書復遣羅輝來永訣伏乞台照

齊魏兩國夫人行實

先母兩國夫人諱德慈吉泰和縣義陽曾氏中女也曾

祖知和祖昌權父珏以端平甲午歸於先君子太師公

革齋先生先夫人生有摯性事舅姑盡孝相夫子以儉

勤自奉極菲薄惟延師教子至鬻簪珥給費無吝色寶

祐乙卯天祥璧俱忝鄉貢先公攜二子如京師又俱忝丙辰奏名天祥赴大對後先公屬疾臚句傳天祥進士第一未幾日先公不幸即世璧兄弟扶柩歸先廬先夫人號痛欲絶爾後與繼祖母劉夫人相依為命執婦道至老益恭天祥累更麾節移任瑞贛奉重闈以行然先夫人雅意淡薄曾不以迎養易家居之樂德祐乙亥祖母歿於贛先夫人悲不自勝璧侍先夫人護柩歸里天祥時以兵部侍郎江西安撫使職事起復詣行在所璧

以直秘書閣主台州崇道觀母於家復以知惠州迎養
屬時多艱版輿無定所璧深懼以隕越遺憂先夫人處
之泰然歲在丁丑天祥自閩來諗兄弟迭娛侍意頗自
適戊寅天祥以樞密使開府潮惠間九月駐海濱之船
澳璧以戶部侍郎再任惠州倏報先夫人感疾扶服省
侍中道得訃音號呼奔赴及與天祥璋次妹淑孫哭歛
惟長妹懿孫不在側是月璧兄弟各起復天祥趨潮璧
與弟妹奉柩還治所十月權殯於河源縣義合鄉古氏

之里是冬大兵至廣諸郡瓦解不能支天祥以身狥明
年春宋祚終焉璧以宋祀不絕而綫皇皇無所歸遂以
城附粤一歲巳卯實惟至元十六年璧以仲冬攜家出
嶺庚辰累起詔入覲辛巳宣授臨江路總管兼府尹九
月赴官日夜痛念先夫人旅殯遐陬欲奉歸葬而東廣
寇攘道梗癸未秋八月聞道稍通令惠之舊屬林端榮
與其徒取建昌路達循即河源殯所十二月林護柩至
循以暴疾卒路總管李英俊俾林之徒日夜守視甲申

夏璧將令孫禮入循囑李總管差人赴江西省稟事就
令其親彭縣尹與僧方燦及林之徒持護由贛之龍南
而出時璧以省委部糧南安竣事還至吉先夫人旅櫬
適至遂得與長妹懿孫於值夏江口哭迎其柩衾易斂
先夫人面如生髮如沐扶柩歸故里權奉於先廬近之
別館且三載璧幸授代歸枚卜宅兆於廬陵淳化鄉靖
居里三衆之原得吉山口丙午向日壬子璧率弟妹將
以七月十七日壬午奉柩窆焉先夫人生於嘉定甲戌

時歿於戊寅九月初七日子時得年六十有五初天祥行秘書省正字先夫人始授封至齊魏國夫人男四天祥璧霆孫璋霆孫早卒女三懿孫淑孫順孫順孫早夭孫男十人陞子道生陞子新子直老寧老佛生辰子京子申子道生後夫人兩月卒於惠佛生亦早夭孫女十有六人先夫人婦德母教上應圖史當世非無大手筆可以發幽潛者然正亦不待賛也刻石納壙如以識歲月云爾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時至元丙戌七月十五日

孤哀子文璧泣血百拜謹書

本堂集卷八十六

賀天寧寺主僧可舉泉生歸堂

其茲審暈飛成厦龜吉開堂禪笠歡騰挾風雷于鐘鼓食輪妙轉納湖海于鉢盂聲色不形功德無量其聞之亦喜耄矣莫前聊寄尺箋仰塵丈席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　　集部·第三册
作者＝
页数＝８７４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